武俠世界

魔宮異寶

（俠情技擊鬥智故事）馮嘉·新著

一個十分富有的商人，爲了一件「王兔」而不惜任何代價，請了司馬洛上筆山冒險偷取寶物，而這「王兔」竟是假貨……這是一個情節緊湊，驚心動魄的故事，請勿錯過！



1048

編者話

本刊登載的長篇武俠小說「天蠶變」經由麗的電視台拍成電視劇，麗的電視台這一舉措，不特轟動了影、視界，也哄動了全港百萬觀衆，由此足見「天蠶變」具有如何之吸引力，喜愛觀看「天蠶變」的觀衆切勿錯過閱讀「天蠶變」原著，因爲文字的描述，較之影視的演出更能表達出故事的演變和人物的突出，閱讀本刊的「天蠶變」再觀看電視劇的表演，保証你能收到相得益彰之妙！

＊＊　＊＊　＊＊

本期巨型小說是馮嘉先生的「魔宮異寶」，馮嘉先生的司馬洛傳奇故事，向以驚險，緊張著稱，書中主人翁司馬洛喜愛冒險刺激的事情，這回大富翁王泉要求司馬洛上筆山偷取「玉兎」，司馬洛在無路可攀的情況，由溝渠一節節爬上去，在最後緊張關頭，忽然下大雨，雨水灌滿溝渠，但司馬洛却奇蹟般活着回來，欲知詳情，請先睹爲快！

＊＊　＊＊　＊＊

下期的巨型小說將是滄海客亡命江湖故事之二：「煉火」，切勿錯過！

巨型俠義傳奇恩仇故事

魔宮異寶（司馬洛傳奇故事）

司馬洛應王泉之邀，上筆山某一別墅偸取一隻「玉兎」，但筆山上戒備森嚴，連第一流飛賊，也無法完成這任務，而司馬洛運用他的勇敢，機智，經過不少艱辛，風險，終於把「玉兎」拿到手。……

精選短篇俠義奇情故事

惡貫滿盈（俠情短篇故事）
人鬼冤仇　果報不爽……朱　羽 39

武松出差（水滸補遺——武松傳）
奉命赴京畿　歸家辭兄長……鐵　翅 52

罪　証（浪子奇行錄）◀下▶
誤信巧言　甘作護花……馬　雲 63

俠情中篇傳奇故事

一身是胆（民初俠情鬥智故事）
十里黃塵路　千古驚人謎……獨孤紅 75

玉劍傳奇（楚留香新傳）
好心遭雷殛　救人反害己……古　龍 83

鬼魅江湖（江湖敗子金不換故事）
忠義婢女　代主受死……諸葛青雲 89

英雄槍下美人血（俠情中篇故事）
財可動人心　義字值幾文……龍乘風 97

長篇新派俠義連載故事

天蠶變（俠義傳奇長篇）
武當戰雲湧　賓主爭上陣……黃　鷹 105

無憂公主（長篇俠情故事）
淒風冷月夜　驚心動魄天……蕭　逸 113

金筆點龍記（正宗武俠故事）
主僕習仙律　同闖斷魂壘……臥龍生 121

軼事珍聞

張巡（民族英雄軼事）……秦中客 119

督印人：羅　威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鄭　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新街五至十三號四樓
電話：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營業部：香港皇后大道西七十七號
大生大廈九樓（按8字電梯）
電話：四六四六四六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5-13 NEW ST. 3RD FL.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半年港幣	$ 81.00
一年港幣	$ 162.00
澳門・台灣：半年港幣	$ 87.00
一年港幣	$ 173.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	$ 100.00
一年港幣	$ 199.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郵政劃撥帳戶106375號　電話：5110086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門市部：中華商場義二樓115號　電話3319150
批發部：中華路二段75巷一弄2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1100 半年26期NT.$555
郵政劃撥帳戶13165號

新系機構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7-13號A
新報大廈五樓
電話：H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封面設計：培新
內文配圖：盧令

武俠世界

第1048期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冊港幣三元五角・
H.K.$3.50

Printed in Hong Kong

奇俠司馬洛傳奇故事

馮嘉．文
盧令．圖

魔宮異寶

接受新挑戰

那是一片差不多垂直的懸崖，不過却不是一片光滑如鏡的懸崖。這座懸崖的表面有很多凹凸的地方可以讓一個人扳手和踏脚——那是說，假如有人有興趣爬上去的話。

假如有人有興趣爬上這片懸崖的話，並不是全無辦法的。事實上，一個愛好爬山運動的爬山家，猷會認爲這是一個大展身手的理想塲所了。而且看是很難，在一個會爬山的人做起來則並不是很難的。

世界上有許多地方都有形勢險峻的山崖，而許多這些山崖都有爬山家去爬。並不是爲了什麼。並不因爲爬上了山崖猷可以得獎，也不一定因爲山崖上面有什麼寶藏。祇是爲了征服那山崖而已。爲了滿足一種征服的慾望。

探險上筆山

現在，這座山崖也有一個人正在爬着。一個「全副武裝」的爬山者。他究竟是爲了什麼，那暫時猷是不得而知了，他自己知道。另外一件他自己不知道的事情却是，此時正有隻望遠鏡正在遠處監視着他的行動。而且這並不是一副普通望遠鏡。普通望遠鏡的鏡片的中間是不會有十字綫的。這十字綫是作爲瞄準用的，通常猷是爲了輔助一把長距離步槍的瞄準性能。

這副望遠鏡亦是裝在一把槍上的。望遠鏡所看到的地方，亦是槍彈可以射中的地方。

這個爬山的人一點也不知道，猷是因爲距離太遠了。假如不是距離遠，當然也就不需要動用到一副望遠鏡了。

這個人還是繼續爬着。

他的裝備是齊全的。他穿着一套紅色的爬山衣服，把全身都包裹着，頭上戴着一頂黃色的帽子，眼睛上則罩着一副黑色的防風眼罩。這個人之所以全身都包裹起來，主要的作用猷是爲了防風。太陽光雖然明亮地照射着，而且天氣很晴朗，但是這裏是在山上，是在高處，所謂高處不勝寒，這裏的風很大，使人感到寒冷，即使一個人是在做着一種吃力的運動，還是抵抗不了那寒冷。而且這個人全身都給防風的裝備包裹着，也使人不容易看出他究竟是一個男人還是一個女人了。

大風使爬山者的動作倍感困難，因爲風不會長時間保持着均勻的風速，總是一陣一陣，吹了一陣，猷忽然減弱一下。當風吹得動的時候，人的身體總是向風來的方向傾過去，以抵抗風的推力。風忽然一停，沒有了推力的時候，人假如不小心，就很可能會一仆仆過去了。也許這困難是會增加興趣的，不過這個人整張臉都是給藏在防風罩之內，看不見他的表情，也無從知道他的心情了。

這個人小心地把鞋尖伸進崖壁上的縫隙，踏穩，手伸上去，把一隻椿子，插進較高處另一條縫隙，再伸上去一隻鎚子。

敲，敲，敲！那隻椿子陷入了岩石之內，緊緊地鍥住了。這人再把一條繩子扣在椿子上。這椿子就是另外一個支持身體的重點了。他萬一失足墜下去的話，這根繩子就會把他吊着，使他仍然有機會再爬上去。

他就是這樣，很有耐心地，一步一步爬上去。

這人在崖上是孤獨的，與他爲伴的祇有一隻背囊！

但實在，他又並不是完全孤獨的。這一點則是連他自己都不知道的了。與他爲伴的就是那隻望遠瞄準鏡，這隻瞄準鏡很耐性地監視着他的每一個動作。他每升高一呎，望遠鏡的監視範圍亦是升高一呎，毫不放鬆地監視着他。

這個爬山者毫無所覺，還是很有耐性地繼續向上爬。爬着，爬着，在風中一點一點地爬上去。

現在，天雖然還是很亮的，但時間已經不早了，黃昏很快就要降臨，而跟隨着黃昏來臨的就會是黑夜。他爬的速度是那麼慢，看來，當他爬到崖頂的時候，天就會已經黑下來了。他怎麼下來呢？在光天化日之下，已經是這麼難了，假如是在黑夜之中，更加是不可能的。

他似乎並不担心這個問題。而即使他是担心的話，也不需要了。那隻望遠瞄準鏡的鏡頭此時有了一種特殊的靜，忽然凝住了，那十字綫本來是相當隨便的，那交叉點有時是在他的身上，有時則是在他旁邊的岩石上。現在，這個交叉點却是凝住在他的背脊的中間了。

交叉點也就是槍彈會射中的地方。

這鏡頭微微震了一震。這是射出去了一顆槍彈所發生的反座力造成的。一顆槍彈鑽進了那個爬山者的背脊。

那爬山者此時是正把一隻手伸上去，要把身子向上拉，此時就忽然窒住了。然後，那隻手無力地垂了下來，另一隻手則極力執緊着那一枚已經握在手中的椿子。但他顯然是已經乏力了。背上進了一顆槍彈，他就再也不可能用一隻手支持着自己的體重。

他的手終於一鬆，身子便直跌了下去。腰間的繩子把他的下跌之勢止住，他就這樣吊在那裏。

自然，這根繩子本來就爲了保險而設的，現在也是發揮了保險的作用了。不過這繩子所保險的祇是他不會跌下崖底吧了，並不保險他不會中槍。

現在，他是死定了，即使那顆槍彈並不是射中他的要害，他亦是死定的了。這樣吊在那裏，即使有人聽得到他的求救，在趕到上來救他的時候，他起碼也要因流血過多而死了。

不過，那把槍仍然是不肯放過他。

那隻望遠鏡瞄準鏡又動了。十字綫的交叉點移動，這一次是放到那條繩子的上面，射中一條繩子，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爲目標太小了，那個放槍的人顯然也是明白這一點的，所以鏡頭一連震動了好幾次。好幾顆槍彈連續地射過去，終於有一顆射中了那條繩子，繩子斷掉了，於是那人便直向下跌，跌到了幾百呎之下崖脚。

假如那一槍沒有取掉那人的性命的話，這一跌則是毫無疑問地取了他的命了。沒有人能够從這樣高的地方跌下來而仍然能够活着的，他就這樣躺在那些亂石之間，一動也不動。很可能他全身的骨頭都沒有完整的了。

天差不多全黑了的時候，有一個拾柴的人經過，發現了屍體，於是便召來了警察……

× × ×

幾天之後的一晚上，司馬洛與一位美麗的小姐參加一個舞會。

那是個非常高貴而隆重的舞會，而他的舞伴亦是一位天仙化般的美女。這個舞會是需要穿晚服的隆重舞會。司馬洛並不欣賞這些舞會上那種拘謹的氣氛，以及那些充滿虛假的面孔。他參加這個舞會，祇是因爲他這個舞伴。他的舞伴名叫貝絲。

但是他也漸漸覺得連貝絲都不大滿意了。

那是爲了貝絲的眼睛。那些與會的闊太太們都是珠光寶氣的，互相炫耀着。貝絲的眼睛，多數時間都是注意着那些名貴的首飾。

「貝絲。」司馬洛說：「你眼睛。」

「怎麼了？」貝絲說，「我的眼睛有什麼不對嗎？是不是我的眼睫毛歪了？」

「你正在看着不應該看的東西。」司馬洛說。

「哦，那個，」貝絲說，「但是女人與珠寶是分不開的呀，難道女人對珠寶不應該注意嗎？那就不是女人了。」

「你這個女人是與衆不同的。」司馬洛說。

不錯，貝絲的興趣，與別的女人是不同的。貝絲本來是一個女飛賊，她也曾出現在類似的宴會上，施展空空妙手，使一些最名貴的首飾不翼而飛，女主人大爲心痛，保險公司對着帳簿大爲頭痛。自從結識了司馬洛之後，司馬洛就使她改變過來了。並不是說使她改邪歸正，祇是使她的眼光放得遠一些，做一些更大的事情。也算是改邪歸正了，因爲司馬洛這個人所做的事情，總是站在正義那一邊的。

「我不過是看看吧了。」貝絲說。

「假如你不是想拿，」司馬洛說，「那你爲什麼看呢？」

「祇是一種懷舊的心情吧了。」貝絲說。

「我得提醒你，」司馬洛說，「這是小玩意，花不來的。給人捉住了的話就百辭莫辯，也太不值得了。」

「我眞的祇是看看吧了。」貝絲說。

「那很好，」司馬洛說，「我也跟你一起看好了。」

「事實上你也不應該把我帶來呀，」貝絲說，「假如你認爲我是會受不住誘惑的話。」

司馬洛苦笑聳聳肩：「有時是人情難却的。我並不喜歡這種場面，不過我也有一些上流社會朋友，我就是不能够跟他們絕交的呀。」

他與貝絲看着那許多名貴的珠寶首飾在周圍游來游去。這些名貴的東西，唯一的用處就是出現在這種場合之中，所以也難怪每一個女人都把自己最名貴的首飾戴出來了。有些女人戴了珠寶之後是好看得多的，但是有些又老又醜的，却是益增其醜。假如打扮得平常一點，不引人注意，那反而會好些。但是珠光寶氣吸引別人，那就反而令人噁心了。

「我總是對鑽石特別感興趣。」貝絲說。

「有什麼特別的目標嗎？」司馬洛問，「當然是假想的目標。」

「還沒有，」貝絲說，「不過我却發現這裏有四個警探在場呢！」

「正確的數目，是五個。」司馬洛說道。

「噢，」貝絲聳聳肩，「也許我是退步了，不彈此調太久了。」

「你祇數到四個，」司馬洛說，「這一點倒令我比較放心的，證明你並不是正在很認眞地找尋下手的對象。」

「事實上我却正在有所計劃的，」貝絲說，「左邊那個女人，手上有那隻巨大的鑽石手鐲，旁邊那一個，手上有一隻紅寶石手鐲。我的計劃就是替她們把這兩件東西對調。甲的戴到乙的手上，乙的戴到甲的手上。」

「數到那麼多警探在這個地方，」司馬洛說，「這件事情是更不值得做了。」

貝絲咭咭笑起來：「我是一時技癢。我一直在猜，當她們發覺對調了之後，她們會不會吵起來呢？抑或就這樣規規矩矩，不動聲色地再換回？我看得出這兩個人是口和心不和的。」

「這一點，」司馬洛忍不住笑起來，「恐怕沒有實行過的話，是眞的不會知道了。但是還是不要亂攪的好。」

「我就是不舒服，」貝絲說，「我們現在實在是太空閒了。我和你都是一樣的人，不能够空閒下來的，總是要找一些事情做。」

這一點司馬洛是不能够否認的。他是一個天性愛冒險的人，而貝絲也是這樣，就是因爲有這共同之點，所以他們能够成爲感情超然的好朋好。貝絲的感覺，他很明白，因爲這也等於是他的感覺。沒有一些事情讓他去攪攪，他就是覺得悶。貝絲那個計劃，他實在也相當感興趣。唯一反對這個計劃的因素是不值得。

跟着，忽然有一把聲音在他們的後面說道：「司馬洛先生，你是正在找尋對象嗎？」

司馬洛有點生硬地轉過身來，看着說這句話的人。因爲這句話實在不大好聽。至少，聽在耳朶裏是有點刺的。

他看見那是一個不認識的人，一個老人，花白的頭髮剪得很短，有一隻紳士的單眼鏡，但這隻單眼鏡在他的臉上，看上去却是略爲有點像電影中的德國蓋世太保頭子了。蓋世太保就是二次大戰時德國納粹黨的秘密警察，橫行無忌而手段兇殘，就是德國的軍人也要忌他們七分。自然，這樣多年之後，這個組織是已經不存在了。這個人祇是有那種味道吧了。

這是一個年紀很老但是很强壯的人，那一套禮服是很稱身的，可以看得出他是一個慣穿禮物的人，一個慣出大場面的人。這是一個有錢亦有地位的人。

「你在說什麼？」司馬洛皺眉，看着他。

「我是在說，你是不是正在觀察有那一副珠寶是可偸的？」那人狡猾而帶點兇氣地說道。

司馬洛瞥了貝絲一眼，像是在埋怨貝絲連累了他。這是貝絲的專長，他跟貝絲在一起，就自然地使人以爲他是與貝絲合作，事實上還以爲貝絲乃是他的手下了。當然，知道貝絲是這一方面的專業人材的人也是不多。司馬洛奇怪這個老傢伙的情報又是從何而來的。

「時間這麼早，你就已經喝了那許多酒了？」司馬洛以牙還牙地說道，「而且，以你這年紀，你實在亦不適宜喝那麼多呀。」

「別假裝吧，司馬洛，」那人說，「你們是賊，雖然很少人知道，但總算是有人知道。你否認不來的，不，你否認不來的！」

司馬洛瞪着他：「別說你不能够證明的話好嗎？」

「當然沒有人能證明的，」那人說，「假如有人能證明的話，你現在已經在監獄裏了，對不對？不過，我們還是別討論這一點了。反正我又不是要證明什麼，我並沒有意思把你送進監獄，我祇是想跟你談一宗生意吧了！」

「一宗生意？」貝絲把頭伸過來，小心地打量着這個人問道。

「哦，你是貝絲小姐，」那人說，「司馬洛先生的得力助手！」

司馬洛嘆一口氣：「你似乎知道得很多，所以我否認也沒有用了。但是你是誰呢？你認識我而我不認識你，那是太不公平了。」

那人掏出一張名片來，交給司馬洛。司馬洛把名片拿到眼睛前面看清楚。那名片上祇印着一個名字：「王泉」。祇是一個名字，沒有什麼銜頭，連地址電話都沒有。

這是一張很奇怪的名片，也祇有少數很有名譽地位的人才能够這樣印名片。這表示他的名字一聽就知道是誰了，你也知道哪一些地方可以找到他，但你不能隨便去見他，他亦不會隨便接聽你的電話，所以，地址和電話號碼印在名片上是沒有用的。

司馬洛看了這張名片，表示肅然起敬。他向那人點點頭，說：「哦，你就是那位王泉先生？」

「那位」兩個字即是說並非普通的王泉，而是盡人皆知的那位王泉。這個姓和這個名雖然都是很普遍的，但是司馬洛相信以這個姓而配這個名的人大槪不會很多。諧音唸起來變成近似「黃泉」，那是不吉利的。

這個名字司馬洛果然認識，貝絲也認識，事實上許多人都認識。王泉是一個出名的億萬富豪，樣貌也許認不得，名字却是認得的。王泉的身份使司馬洛的興趣提高了。

「這裏似乎不是談生意的地方吧，王先生？」司馬洛說。

王泉微笑：「相反地，司馬洛先生，我却認爲這裏正是談生意的最好地方。沒有人會注意我們在談什麼的！」

「你是要買什麼珠寶嗎？」司馬洛說：「如果是的話，那就請恕我愛莫能助了。因爲我不是珠寶經紀。」

「可以說我是要買一件珠寶，」王泉說，「但是這件珠寶的主人却是不肯出賣的，所以就得勞動你了。同樣的事情，你是已經做過了不少了的，對嗎？」

司馬洛撫着下頜。同樣的事情，他做過不少，但是亦不算做過很多，因爲他是很選擇的，祇有那些使他深感興趣的事情他才會去做。這個人大槪亦知道這一點的？他並沒有作正面的答覆，祇是等着這個人說下去。

「你怕死嗎？」王泉忽然又問道。

「當然怕了，」司馬洛說，「不過，假如代價够高的話，我却是願意去冒生命危險的。你要問的大槪也是這一點吧？」

司馬洛這個答覆，是對王泉投其所好的答覆。

「對了，」王泉果然點着頭說，「對了，司馬洛，你答得很好。而且，我相信你一定有看報紙的。你一定看過前兩天那一段新聞吧？有一個爬山的人死在山崖之下，背上有一個子彈洞。」

「嗯，」司馬洛點頭，「是的，那是一段很駭人的新聞，也有點神秘的味道。一件毫無頭緒的謀殺案。爲什麼會在那麼奇怪的地方進行謀殺呢？」

「而且還是謀殺得那麼明顯，」貝絲說，「本來嘛，祇要把繩子射斷，使這個人跌下來就行了。但是却一定要在他背上放一顆子彈，就像害怕沒有人知道這是謀殺！」

「正是這意思，」王泉說，「開槍的人就是怕沒人知道這是謀殺。這是一個警告，使人以後也不敢再去爬那山崖了。」他頓一頓，又說：「司馬洛先生，我所要的東西就是在那崖頂上，你敢去偸嗎？」

司馬洛臉上的肌肉抖了一抖，說：「這就要看代價如何了。」

「還有一件事我覺得我應該告訴你才算是公平的，」王泉說，「那個墮崖的人，他是你的同行。他的名字叫張義！」

司馬洛正在把酒杯擧到唇邊，聽見這話，就差點把酒灌進了鼻孔了。他詫異地說：「他是誰？」

「張義，」王泉說，「我猜你是聽過他的名字的。」

「我當然聽過，」司馬洛極力保持着外表的鎭靜，「他是我的一位朋友，而且，他是一位高手。」

「他當然是一位高手，」王泉說，「不然的話，我也不會聘請他了。」

「他是去替你做事的？」貝絲驚詫地說。

「是的，」王泉微笑，「我請他上去替我拿那件東西。但是他失敗了。現在，

司馬洛先生，你還有勇氣去做這一件張義做不到的事情嗎？」他的眼睛烱烱有光地看着司馬洛，就像是正在向司馬洛挑戰似的。

司馬洛低下頭，玩弄着手中那隻酒杯，腦筋又在努力運動着。終於，他又說：「假如價錢夠高的話，我是不怕的。」

「你先考慮清楚吧，」王泉說，「後天到我的寫字間來，我們再詳細地談談。有一點你不需要担心的，那就是，我的價錢決不會太低。」

「你的寫字間？」司馬洛說，「哪一間寫字間？照我所知，你的寫字間是多得很的。你在全世界都有公司的，就是在本地也有好幾間。」

「到我經營電器的總公司去吧。」王泉說，說完，他便轉身走開了，又去和別的賓客們打招呼和閒談，就像他剛才並不談過什麼重要的事情。

司馬洛和貝絲很早就離開那個舞會，開車離開。司馬洛本來就沒有興趣在這些場合久留的，現在他的心情更顯然地是大大受了影响。

他對貝絲說：「我先把你送回家吧，我還要去一些地方。」

「你打算接受王泉的聘約？」貝絲皺起眉頭看着他。

「你可是在担心了？」司馬洛說。

「那個張義的下塲，」貝絲說，「難道不值得担心嗎？」

「本來是你忍不住，你說手癢起來的，」司馬洛說，「現在，担心的却又是你了。」

「我手癢的事情是不會令我致命的。」貝絲說。

「沒有危險性的事情就不是大事，」司馬洛說，「一個人做事，要就不做，要做就做大的。」

「那你去吧，」貝絲嘆一口氣，「終有一天，我會離開你的。担心最容易使一個女人蒼老！」

司馬洛把她送了回家，看着她上了樓之後，便又開動了車子。這一次他却是向這座城市的一個較爲貧瘠的地區駛去了。

他的漂亮汽車在那蹩脚的街道上行駛着，最後在一條窄窄的小街的街口停了下來。司馬洛下車，爬上了十幾級石階，便到達了一間木屋的門外。司馬洛輕輕敲門，門內一把聲音說：「等一等！」跟着有脚步聲走近門口，然後門就開了。開門的是一個長鬚的老人。那個老人瞇着眼睛看了司馬洛好一會，然後臉上就綻開了一個開心的微笑。因爲他認得了。

「司馬洛，」他說，「你來了，什麼時候來的？」

「來了兩個多月了。」司馬洛說。

「爲什麼不先通知我一聲呢？」老人說。

「你也知道，我們這些人都是無事不登三寶殿的，」司馬洛說，「假如沒有事來麻煩你，你也會覺得我是多餘了！」

「對了，」老人點着頭，「我們這種人，就是這樣的，我們是一種特別的人。來吧，坐下來，讓我給你斟一杯酒！」

「多謝，」司馬洛說，「近來你的風濕病如何了？」

老人又是搖頭嘆息着：「愈來愈不行了。人老了就沒有辦法！」他找出了一瓶酒，斟了兩杯，一杯交給司馬洛，舉一舉自己的那一杯，「還好有這酒，我會死得慢一點。但總之我是正在沉下去，再爬不上來了！」

「你是一流的，」司馬洛拍拍他的肩，「我們都是二流，祇有你是一流的！」

老人自滿地微笑着：「你也是一流的，司馬洛。我在江湖上打滾了這許多年，人見過不少了，就從沒有見過像你這樣的人才！我也不肯承認我是二流，不過那是以前的事情，現在，人老了，爬不上牆壁，就沒有用了。我已經沉下來了，就是沉下來了。我再也爬不了上去的！」他感慨地伸出那滿是皺紋的手掌，在那張簡陋的木桌子上一拍，嘆一口氣：「看看我現在！你敢相信我賺過千百萬，也花過千百萬嗎？」

司馬洛凝望着他。眞是一點都看不出來。這個老人叫張國忠，昔日是第一流的飛賊。他的確賺過上千百萬的錢，也隨手花去了，後來風濕病纏身，他便潦倒了。幹這一行的，不能夠飛簷走壁，那就等於是完蛋了。於是現在他就祇能夠蟄伏在貧民區裏，過着起碼的生活。

「但是，」司馬洛嘆息地說，「你却不肯接受任何人的幫助。你有那麼多朋友，其實你祇要開口，你的朋友仍然可以讓你得到享受的。你要什麼，你祇要對我講一聲——」

老人搖着手制止他說下去，又喝了一大口酒。

「不，」老人固執地搖着頭，「我不會要任何人幫助的。我所花的錢，我都要自己賺回來，別小覷我，我還有最後一件案沒有做，一件空前的大案。這件案做了之後，我就可以舒舒服服地養老了！」

「你肯接受我入股嗎？」司馬洛微笑着問。

「我還未找到對象，」老人說道，「但我每天都在留心，每天都在守候。當時機成熟時，我是需要一個好手與我合作的，那時，我也許會需要一個像你這樣的好手！」

「但目前你正在留心，」司馬洛說，「你正在看着周圍的一切！」

「是的，」張國忠說，「我一直注意着身邊的一切。我留意着每一件新聞，留意着一切人物。我甚至訂了全市的報紙，而且把值得剪的都剪了下來。告訴你，司馬洛，我對這座城市裏的一切人物都瞭如指掌的，他們幹的事情都逃不過我的觀察。我現在祇是在等着一個機會，一個破綻。當我等到的時候，我就會發達了！」

「我就是爲了這個而來找你的，」司馬洛說，「你知道這座城市的一切，那麼你一定可以帮忙我。」

「你果然無事不登三寶殿的，」張國忠翻起眼睛看着他，「而且你的確是找對了。你想知道什麼呢？」

「筆山。」司馬洛說。

張國忠馬上站起來，踏着不大靈活的步伐，走過去把一隻櫃子的門拉開了，從裏面取出一本剪報來，那是一本用白紙釘成的簿子，每一頁上面都貼上一段從報紙

上剪下來的新聞。他把這本簿子放在司馬洛的面前，翻開了，指出一段新聞：「筆山，最近從崖上跌下來一個人，是爬山之中給人用槍射中背脊，跌下來的。」

「你可能知道這個跌死了的人是誰嗎？」司馬洛問。

老人小心地看了司馬洛一會，然後慢慢地說：「報紙上是沒有刋出來的，警方也査不出這個人的身世。但是我可以告訴你，是一個我們的同行！」

「張義，」司馬洛說，「他就是張義，是嗎？」

老人的眼睛詫異地一睜：「你也知道了？」

「是一個可靠的消息來源告訴我，」司馬洛說，「張義到筆山山頂上去偷一些東西。他就是因此而被殺死的。對嗎？」

「這一點我倒不知道，」張國忠說，「我的情報來源也沒有提到！」

「筆山是一個怎樣的地方？」司馬洛問，「那上面有些什麼呢？」

張國忠抖一抖：「筆山，一個並不可愛的地方。假如張義是到那上面去偷東西，那麼他這個收塲是一點都不意外了。」

「那山上是誰的地方呢？」司馬洛又問。

「我不知道山上住着誰，」張國忠說，「我不知道山上住着的人是姓甚名誰，但我可以告訴你，司馬洛，那山上是經常有十個以上的武裝守衞看守着的。那山上是一座像堡壘一般的住宅，祇有一條路可以上山，而這條路是經常被屋中人監視着的，所以張義祇好爬屋後的山崖去了。」

「這樣一座住宅，」司馬洛說，「它的主人應該是一個很出名的人才對的呀，怎麼會不知道他是誰呢？」

「因爲這個人神出鬼沒的，」張國忠說，「不是常常在家，而來去總是匆匆的，又總是戴着一副黑眼鏡的。傳說他是一個退隱黑社會大亨。不過這祇是傳說吧了，而且是一種近似推測的傳說，沒有什麼實在的根據的。」

「唔，」司馬洛搓着下頷，「假如是一個退隱的黑社會大亨，那麼就比較合理了，這些人都不是喜歡在人前露臉的，而且也解釋了爲什麼屋子裏有那麼多槍手在着。」

「也許吧，」張國忠嘆息地搖着頭，「但是，張義實在是不該到那裏去的。」

「他一定以爲那裏的後路是沒有人提防的。」司馬洛說。

「現在知道了，」張國忠說，「所以，司馬洛，假如你也想到那山上去的話，你最好改變主意了，前路不能走，後路也不能走，難道你飛進去嗎？」

司馬洛笑起來：「我上去？爲什麼你認爲我是要上去呢？」

張國忠抬起眼睛，狡猾地看着他：「不然你爲什麼前來問我呢？」

「有很多理由的。」司馬洛說。

「我却是有這一種感覺！」張國忠說，「我認爲這樣一個地方，正是你會最感興趣的地方。」

「我有興趣去？」司馬洛微笑着，「難道那上面是有什麼可以偷的東西嗎？」

「假如你是對名貴的珠寶感興趣的話，」張國忠凝視着他，「我是說，名貴而罕有的珠寶，而這也正是我們最感興趣的。他們不惜巨資去買回來，我們呢？我們運用我們的頭腦和身手去拿回來。」

司馬洛淺淺地呷着張國忠給他的酒，沉默着，好一會才再開口，他又說：「王泉呢？對於王泉這個人，你又有什麼所知嗎？」

「王泉？」張國忠聳聳肩，「這個人最大的特點就是有錢，每個人都知道他是一個有錢的人——很有錢。」

「這一點我也知道的，」司馬洛說，「你能夠告訴我一些並不是人人都知道的事嗎？」

「醜聞？」張國忠問道。

「不一定是醜聞，」司馬洛說，「既然你對我這個人的爲人也是頗有所知的，那麼你就知道我需要知道的，也許是一些什麼事情了。」

張國忠又皺起了眉頭：「王泉是一個好人，沒有出過什麼醜聞。照我所知，他的錢全部都是做正當生意賺回來的，我可以講一句，他是一個做生意十分有魄力的人！」

「沒有什麼值得提的了嗎？」司馬洛問。

「我看，」張國忠說道，「假如你能告訴我你的眞正目的的話，那樣是會好一點的。」

司馬洛心裏在想：「一個好人怎會聘請像張義這種人去爲他偷東西呢？事實上王泉這個人，爲什麼聘人偷東西呢？」不過，這話他却沒有說出來，他是很難把王泉對他講的話對張國忠講述出來的。

「王泉跟這件事有什麼關係？」張國忠又在問。

「沒有什麼，」司馬洛聳聳肩，「昨夜我在一個舞會中認識他，我們談得很不錯，而我對他感興趣。你知道的，他是一個很有錢的人，而我們總是對大富翁感興趣的。」

「王泉，」張國忠撫着下頷，「不錯，一個好人，沒有什麼醜聞，也沒有什麼壞的記錄。在有錢人之中，王泉可以算是相當難得的一個人。」

「聽起來似乎太好一點了，」司馬洛說，「除非是祖上遺下來大筆財富，不然的話，多數的大富翁在發達的過程之中是總有過一些不名譽的事情的。」

「王泉却沒有，」張國忠說，「照我所知是沒有的。他的聲譽是很好的呀。」他抓着他那些有如亂草似的鬍子，顯然是還在繼續極力思索着，企圖想出一些什麼綫索可以告訴司馬洛的，但是他又並不成功。他終於又抬起頭來，刁鑽地看着司馬洛，問道：「你有什麼圖謀嗎？」

司馬洛聳聳肩，不置可否。

張國忠的眼睛在他的臉上搜索着，然後伸起一隻手指着他，狡猾地說：「你瞞不過我的。你是正在計劃着一些什麼事情。假如是一件大的，那你讓我加入吧。我喜歡你，司馬洛，你是一個有志氣有本領的人。你正在計劃的事情，一定是一件大的事情！」

「我的確是正在計劃着一件事情，」司馬洛說，「不過目前不能決定，當我決

定時，我會記着你的，事實上一個大的計劃，也是需要你這種腦筋和經驗呀！」

張國忠格格地笑起來：「這就是我最喜歡你的地方，司馬洛，你是識貨的。」

「你沒有什麽可以告訴我的綫索，」司馬洛說，「不過不要緊，你慢慢想一想好了，我們保持聯絡吧，現在我得走了，時間已經不早！」

「我眞高興你來了，」張國忠說，「你使我覺得我還是有用的人！」

司馬洛離開了張國忠的屋子，回到自己的家時，貝絲還沒有睡覺，正在等着他。當他坐下之後她就把咖啡拿出來。

司馬洛皺眉：「我還以爲咖啡是提神的，現在已經是應該睡覺的時間了！」

「希望我沒有猜錯，」貝絲說，「我猜你一定不肯睡覺，你一定會需要坐着思索，你需要咖啡提神！」

司馬洛說：「我剛才去見過一個人，就是張國忠，他告訴了我一些不大有價值的情報。」

「不大有價值的就不算是情報了。」貝絲說。

「又不一定，」司馬洛說：「他似乎相當肯定王泉這個人是沒有什麽醜聞和虧心事的。這一點我們則是未能肯定的，所以，他這些算是情報，但又不能算是很有價值的情報。」

「唔，」貝絲說：「我倒找到了一些關於這個王泉的資料。」

「什麽？」司馬洛詫異地看着她。

貝絲把一張紙交給司馬洛，說道：「都寫在這裏了，不算是什麽難得的資料，不過却是一些眞實的資料，可以幫助你了解王泉這個人的。」

司馬洛把那張紙拿過來，小心看看。他看見那上面用鉛筆寫了好些資料，都是關於王泉這個人的資料，這些果然亦並不是什麽難得的資料，祇是關於王泉的家庭狀況，生意狀況等等的，相當詳細。

「你這些是怎麽弄來的？」司馬洛以相當欣賞的眼光看着貝絲，問道。

「我在這裏有一位朋友，」貝絲說道：「他是一位律師。我這些都是向他問來的。」

「唔，」司馬洛點點頭，「律師是一個很好的情報來源，因爲律師是必須了解他周圍的社會形情的。」

貝絲的眼睛嫵媚地一轉，說：「爲了報告他的情報，我答應了明天晚上跟他一起吃晚飯，但當然，這個約會我是可以推的。」

「爲什麽要推掉？」司馬洛微笑，「年輕女孩子，出去交際一下，這不是很應該的事情嗎？」

貝絲咬着下唇，啐了他一口，跑回裏面去了。

司馬洛獨自一人在那裏呷着咖啡，思索着，有時也拿起那張資料看一看，那張資料告訴他的事情還是一樣的，那就是，王泉是一個好人，一個很穩重的正當人，但是，這樣一個人，爲什麽却要叫人去替他偷東西呢？

這是一個問題，他不願意直接去問王泉，但是，暫時，他自己則是研究不出來的。

司馬洛想着想着，就在沙發上睡着了，當一個人太過勞神的時候，咖啡也是不一定能够令他保持清醒的。

× × ×

第二天，司馬洛出現在王泉那豪華寬大的寫字間裏，王泉早已在等着他了，司馬洛在他面前的客椅上坐下來。

王泉微笑着說道：「司馬洛，既然你已肯來，你顯然是已經征服了恐懼的問題了！」

「詳細一點告訴我吧，」司馬洛說：「你究竟想要什麽？」

王泉打開抽屜，取出一張照片來，交給司馬洛，說：「你看看這個吧。」

司馬洛把那張照片接過來，看一看，皺起眉頭。

王泉說：「這東西美麗嗎？」

「這叫什麽？」司馬洛問。

「海寶。」王泉說。

司馬洛朗笑：「這並不是什麽海裏的東西呀。」

「這是指它的顏色而言，」王泉說：「碧綠如海。」

「唔，」司馬洛說：「很美麗。」

「照片還不能表現出它的美麗的十分之一，」王泉說。

「美麗是美麗了，」司馬洛說：「但是看來像是蠟製的。」那張彩色照片中是一隻碧綠色的兎子，一隻縮成球形的兎子，彫工很神肖，而由於它的旁邊也還放了一隻啤酒瓶作爲對比，所以看得出這隻兎子究竟有多大，它有一隻小型足球那麽大，假如是玉，那就太大了，世界上不容易找得到一塊那麽大的碧玉，因此它看來像是蠟的。一隻兎子蠟燭倒是差不多了。

「這是玉的，」王泉說：「上好無瑕的碧玉。」

「我不相信有這麽大一塊玉，」司馬洛說：「世界上沒有這件東西存在。」

他的話是頗有道理的，假如是這麽大一塊玉而製成一隻玉兎，沒有理由會沒有名堂的，沒有理由像司馬洛這樣一個人也沒有聽過它的，司馬洛是一個消息靈通的人，有這樣的寶物，他起碼也應該聽說過的。

「這是眞眞正正的碧玉。」王泉說：「我看過它，我把它拿過在手裏，我知道這是眞的碧玉，我告訴你，司馬洛，這東西是眞的東西。」

司馬洛用手抓着後腦：「這就是在筆山上那件寶貝了，也就是張義要去偷的那一件了？」

「是的，」王泉點頭道：「他沒有成功。」

「你的錢，」司馬洛說：「已經收買了一條人命！」

王泉聳聳肩：「張義的事情，我是感到很難過的，但是我並沒有強逼他做這件事情，而他亦知道自己所冒的是什麽危險，這是你情我願的事，我也是希望他成功，活着回來的呀，假如你是我，你又如何呢？」

「也許我是不能怪你的。」司馬洛說：「你也並沒有逼我。」

「現在，」王泉說：「我相信你又問我爲什麽要得到它了，這個我馬上就可以回答你，我要得到它，只是因爲這是一件用錢買不到的東西，我有錢，可以用錢買得到的東西，我是肯出錢去買的。」

「但這玉兎的主人不肯出賣，」司馬洛說：「所以你就要把它偷過來了。」

「是的，」王泉說：「我要得到它——不惜代價！」

「你的所謂不惜代價，大概是什麽數目呢？」司馬洛問。

王泉微笑：「這件事情的難做程度你是已經知道的了，張義就是爲了它而死的，你以爲它該值多少錢？你告訴我吧！」

「你以爲這東西值多少錢呢？」司馬洛說：「比較公平的辦法應該是我把它偷到手而賣給你，對不對？」

「這很公平，」王泉說：「我看這東西對我值一百萬。」

司馬洛再看看那張照片，說：「假如是眞的東西，那麽這個價錢是不算很貴的了。」

「不算很貴，」王泉說：「但是，司馬洛先生，這是一樁無本生利的生意，你不是用本錢買回來的，你祇能當工錢計，這雖然是一件無價之寶，你不能够當你自己是賣家，你祇能够當你是替我做一件工作吧了。」

「你們做生意的人總是很懂得講價錢的。」司馬洛微笑，「假如我沒有猜錯，你的意思就是，這東西我不能够賣給別人，除了你之外沒有別的買客了。」

「也可以這樣說，」王泉說：「這祇是其中一個理由吧了，我告訴你爲什麽我這樣有錢吧，司馬洛先生，就是因爲我做生意有一個很特別的原則——我很少出公道價錢。」

「這不是你獨有的秘訣，」司馬洛說：「價錢出得公道，也發不了達了。」

王泉看了他一陣，臉上雖然沒有明顯地表示什麽，但是司馬洛有一種感覺，覺得王泉不大高興司馬洛向他潑冷水，似乎他找到了王泉一個弱點了，這個弱點就是喜歡誇耀自己，而司馬洛却不加以奉承。王泉又說：「我專買比公價便宜的貨物，但是我付現錢，有人也許會認爲這樣做缺德一點，但是我却認爲我救過不少人，有人需要現錢，銀行也不肯救他的時候，我却可以救他，我認爲這也是一件積德的事情。」

其實司馬洛並不完全爲了錢而感興趣，他主要是因爲張義死了，以及奇怪王泉實在爲什麽要拿到這件東西，假如單單是叫他爲了錢而做這件事情，他是不會做的，他說：「我不是在抗議你的價錢，我祇是在研究技術問題吧了，我要有把握的事情我才能答應你的，對不對？」

王泉微笑：「我出這個價錢，就是不可能的事情，你也會去做的。」

「也許吧，」司馬洛說：「但是，爲了使這件事情更容易做起見，你也該供應我一點資料的，既然你摸過那隻玉兎，你一定也到過那上面了，而且你一定也認識那玉兎的主人，也許你跟那玉兎的主人是朋友，既然如此，我相信你一定可以告訴我——」

「告訴你那上面有些什麽防盜設備之類嗎？」王泉說着，從抽屜中取出一隻大大的鷄皮紙信封，交給司馬洛，「資料都在這裏了，屋子的圖則，防盜設備的分佈，一切你需要知道的都在這裏了，打開來看看吧。」

司馬洛打開來看看，發覺那裏面果然是一大疊圖則，像是建築師的資料似的，他一抬眉毛：「你是怎麽得來的？」

「我有錢，我也有辦法，」王泉說：「我用我的錢和我的辦法，我可以得到很多東西，我也給了張義一份，他已經研究過了，他斷定唯一可以進去的路就是從山後爬上去，但事實已經證明了這是不可能的。」

「你給張義多少錢？」司馬洛問。

「你的價錢的一半，」王泉說。

「你認爲他不够我值錢嗎？」司馬洛問。

「這祇是一個公道的價錢，」王泉說：「你第二個去，大概不祇難了一倍吧？張義去的時候還可以乘他們沒有心理準備，但經過了張義的事，他們會提防還有人再來了。」

「對了，」司馬洛說：「我覺得你很公道。」

「是的，」王泉說：「你看，他失去了性命，我也失去了那筆錢，我是預先付了給他的。」

司馬洛翻閱一下那些資料，太大一叠了，他一時也看不出什麽頭緒來，他說：「張義的辦法既然不行，我就要另外想一個辦法了，我相信我是可以想到一個比他更好的辦法的。」

「這個你拿回去看看吧，」王泉說：「我相信這需要花你好一些時間才能够看完的。」

「那上面是怎樣的人呢？」司馬洛把資料放回信封裏，問道：「張義這樣死掉了，看來那上面住着的一定是一個很兇的人了。」

司馬洛已經向張國忠問過這個了，但是他還要再問一次王泉。多問一次，他得到的情報是會準確一點的。

「那上面住着的人是一位司徒先生。」王泉說。

「司徒先生？司徒什麽呢？」司馬洛問。

「告訴你也沒有什麽用處的，」王泉說：「因爲這是一個假姓假名，而且是他的許多個假名之中的一個。還是讓我告訴你他是一個怎樣的人吧。

「一個危險人物，」王泉慢慢說：「他曾經一度是個風雲人物，他的潛勢力可以伸到世界的許多地方，現在他老了，有錢了，退休了。但是他結過很多怨，仍然有許多仇家想殺死他而甘心，至少他自己認爲是如此的。」

「他那裏的是防盜設備抑或是防仇家的設備呢？」司馬洛問道。

「這有分別嗎？」王泉說：「總之是防止別人進去的。偷東西或者是殺他，都是要進去才行。」

「會不會張義是給誤爲一個刺客而給殺掉了呢？」司馬洛問道。

「很可能。」王泉說：「很可能他以爲張義是來刺殺他的，通常，人是不會把竊賊打死的，偷東西罪不致死。」

司馬洛尋思着，消化着王泉的話，王泉的講法和張國忠差不多，那麼，起碼這一點是眞的了，或者，假如是說謊或者弄錯了的話，那就是他們一齊說謊，一齊弄錯了。

「張義似乎對於時間的拿揑不大準確，」司馬洛說：「他應該等司徒先生不在本地時才上去的。」

「你這話有點道理，」王泉說：「但是我猜張義一定也有想到過這一點的。問題祇是，沒有人能够肯定司徒先生是否在那屋裏，他的行踪是那麼詭秘，他不肯讓任何人知道他的來龍去脈。也許張義弄錯了，他以爲司徒先生不在的時候，司徒先生却偏偏就是在的。」

司馬洛沉默着，看着王泉，王泉也看得出司馬洛是還未曾滿意的，王泉問道：「你還有什麼問題嗎？」

「祇有一個問題，」司馬洛說：「你不害怕司徒先生？」

「我跟他沒有什麼過節。」王泉說。

「但你現在要拿他的東西，」司馬洛說：「假如你拿了他那隻玉兔，你就不怕他來找你算帳嗎？既然他是一個那麼可怕的人。」

王泉點點頭：「不錯，他是一個可怕的人，假如他知道是我拿了他的東西，很可能他會來殺死我，而把東西拿回去，但是，我認爲這個問題却是不難解決的，我祇要守着秘密，不讓他知道就行了，我喜歡的祇是這件東西，我並沒有打算讓每一個人知道我擁有它，以我今天的地位，我是已經不再對出風頭的事情感興趣了。」

司馬洛看着他：「你倒是眞信任我的，這個秘密，別人雖然不知道，我却是知道。」

「我是可以信任你的，」王泉說：「雖然你不大清楚司徒先生這個人的爲人，但是你應該也可以想像得到的，你不會把這個秘密洩漏出去，因爲，假如是你洩漏秘密的話，司徒先生就會先找你，然後再找我了，是不是？」

司馬洛祇是看着他，王泉也似乎猜得出司馬洛的心裏現在又是正在想着什麼，他說：「你也不是一個會做兩頭蛇的人，即使你是，我勸你也不要考慮了，你不能把這個秘密賣給司徒先生，甚至不能送給他，他不會感激你的。因爲你是經手偷這件東西的人，他不會放過你，所以，你是比我更加需要守秘密了。」

「是的，」司馬洛聳聳肩：「我不能不承認你所說的話很有道理。」

「那很好了，」王泉說着把抽屜打開來，取出了支票部，「我應該先把錢交給你。」

「那是理所當然的了，」司馬洛說。

「先付你一半如何？」王泉問。

「爲什麼你付給張義的是全部，付給我却是一半呢？」司馬洛問。

「這也祇是公平吧了，」王泉說：「你比張義高一倍。假如你成功了，你不愁我不會付足，假如你失敗了——我付你多少，你都是用不着的了，但是假如我一分錢都不先付給你的話，又不能够令你有信心。」

「很公道，」司馬洛點點頭，又是拗不過他。

「萬一你改變主意，」王泉寫了支票，撕下來給他，又說：「認爲這件事情你幹不來，也不要緊的，你祇要把支票寄還我就行了。」

「這個可能性恐怕不會很高了，」司馬洛接了支票說：「謝謝你。」

他站起來，走向門口，到了門口，他又轉過來看着王泉。「噢，對了，王老板。」他說：「假如我想知道司徒先生在不在本市的時候，你能替我查個準確嗎？」

「我不敢保證，」王泉說：「但是我會盡力的。」

司馬洛離開了王泉的寫字間，回到家裏。

貝絲已經準備好了咖啡在等他了，她說：「我相信這會是你所需要的。」

「這正是我所需要的。」司馬洛說：「我相信你也需要。讓我們合力來做一些研究吧。」

他與貝絲一起開始研究那些資料，後來，貝絲說：「這是件不可能的事情。」

「你剛剛有時間看了一遍，你就說不可能了，」司馬洛說。

「有些事情是不需要考慮的，」貝絲說：「假如問你，從二十層樓上跳到樓下會不會死，你需要考慮嗎？」

「我又不是要從二十樓上跳下來。」司馬洛說。

「我不是跟你詭辯，」貝絲說：「總之，你是不能够接受這件工作的，太冒險了。」

「我就是喜歡冒險的，」司馬洛說：「愈是冒險的事情我就愈歡迎。」

「你這個人眞是不可理喻，」貝絲說道。

「你才是不可理喻，」司馬洛說：「不先研究清楚就說不行，這就是不可理喻了！」

「但這一次是不同的！」貝絲苦着臉說：「這一次是非同小可的，這個司徒先生是一個完全不講道理的人，他不會開口的，他祇是會開槍，他不會和你說話，祇是會開槍打死你，你沒有機會辯駁，任你是有第一流口才，你也沒有用武之地。」

「人生自古誰無死，」司馬洛微笑道，「那一天反正是要來臨的，何必太緊張呢？」

「我不跟你講了，」貝絲尖聲叫了起來。

司馬洛還是在微笑着：「假如我死了，你就可以繼承我的事業，那不是可喜可賀嗎？那時，你就是一流了，因爲我這個一流已經死了，你就坐上第一把交椅，不是嗎？」

「不要笑，」貝絲叫道：「你再笑，我就要把咖啡淋在你的頭上了！」

「不要浪費，」司馬洛說：「淋一些在我的杯子裏吧。」

「不要叫我，」貝絲說：「你自己去弄好了！」

她一轉身就跑回房間裏了。

司馬洛仍然靠在那沙發上，在思索着，他的樣子雖然很安詳，已像快要進入夢中似的，但實在他的腦筋却是運轉得很快，與他的外表是完全相反的。

後來，過了一會，貝絲又出來了，她臉上的表情是溫柔的，也顯得有點難爲情，她囁嚅地說：「你……想到了什麼嗎？」她問着，並且爲他添一些咖啡。

「沒有，」司馬洛搖着頭說：「還沒有。

「我正在想，」貝絲說：「我那位律師朋友也許可以帮我們的忙的。」

「帮一些什麼忙呢？」司馬洛奇怪地看着她，「我們總不能够把這件事情告訴他吧？」

「我是想，」貝絲說：「我們現在最需要的就是了解這屋子的形勢，這些祇是圖則吧了，沒有什麼眞正的大用處，我們一定要親眼看到，我們不能走近去看，我們不能從山上看，因爲附近沒有高的山了，所以，我們最好就是從空中去看了，假如我們租架飛機，帶着一隻攝影機……」

「唏，」司馬洛說：「那是一個好主意，貝絲，你進步了，進步得眞快。」

「什麼進步？」貝絲說：「我本來就是一個懂事的人。假如我不懂，你會讓我留在你的身邊嗎？」

「很好，」司馬洛說：「我們什麼時候可以動身呢？」

「明天吧，」貝絲說：「假如明天天氣好的話，讓我先打一個電話看看。」

她拿起電話。司馬洛奇怪地看着她，說：「你不是反對這件事情的嗎？」

「但是你是老板呀，」貝絲對他作一個嫵媚的微笑，「我總是要服從老板的，除非辭職不幹。」

司馬洛聳聳肩：「僱着了你，倒是一件幸運的事情，很難要求找到一位比你更好的助手了。」

貝絲微笑着撥動電話號碼。

駕車苦追蹤　神經女遇救

第二天中午，貝絲和司馬洛已經在天空中飛翔着了，這是一個風和日麗的晴朗日子，天上的雲很少，有時更簡直是一點雲都沒有，視綫是極其清晰的，司馬洛拿着一副連望遠鏡頭的攝影機在空中攝影着，飛機飛得很高，就這樣望去，一切都是那麼細小，不過，那副望遠鏡的鏡頭則是可以把視綫的距離大大縮短的。

他所乘的是一架小型的私家飛機，可以乘坐三位乘客，這飛機就是通過貝絲而向她那位律師朋友借來的，連同機師也借來了，那位律師是一位富豪，他那種職業是一種很賺錢的職業，起先，司馬洛祇是在拍攝風景名勝，浪費菲林，他們並不打算讓那機師知道他們的眞正目的是什麼。

「這邊呢？」貝絲後來指着地圖問機師，「這個地區我們好像沒有去過，是嗎？這邊有些什麼呢？」

「那邊都是山區，沒有什麼風景的。」機師說。

「我們過去看看吧，」司馬洛提議，「祇要我們不是拍攝什麼軍事設備，應該就不要緊了。」

「好吧，」機師把飛機向那邊飛去。

那邊就是司徒先生的住宅所在的地方，飛機在高空慢慢飛過，並沒有接近那座住它，而司馬洛也沒有提議他去接近，他的望遠鏡頭是强力的，通過望遠鏡他可以很清楚地看到那屋子，而且也拍下了一些很清晰的照片。

飛機在那裏盤旋了好幾圈，司馬洛簡直忙得不可開交。

因爲他主要要拍攝的就是這個地方，他當然不肯輕輕放過的，而飛機也不能够在那上面盤旋得太久，否則就會引人懷疑了，所以他要盡可能利用這不怎樣長的一段時間多拍幾張照片。

「要不要低飛一點呢？」機師又問。

「不必了，」司馬洛說：「我這副望遠鏡頭就可以解決距離的問題，而且，現在已經拍完了，我們到別處去吧，還是那邊的風景好得多，我想多拍幾張。」

飛機又依他所指的方向飛過去了。

× × ×

這天下午，司馬洛就忙得不可開交了，因爲他要在家裏把他所拍到的照片全部冲出來，一方面，貝絲則去了赴她那位律師朋友的晚餐約會。

當貝絲回來的時候，整間屋子都面目全非了，簡直沒有一個地方沒有照片的，有大有小，照片佈滿一地，牆壁上有，地上有，沙發上，桌上，甚至窗緣上也有。

那些是冲好了而還沒有完全乾的照片，放在那裏等乾。司馬洛還正在把一叠半濕的拿出來。

「你在開展覽會嗎？」貝絲問着，微笑。

「沒有辦法了，」司馬洛說：「這裏不是一間影樓，沒有足够的設備。」

「看你把屋子弄得天翻地覆似的，」貝絲說：「要收拾起來的時候，就是我受罪了，不過，你的成績如何了？」

「很不錯，」司馬洛說：「拍得清楚極了，幾乎就像是站在那屋子裏面拍的一樣，當我買這副望遠鏡的時候，我已經知道這是很值得的投資。」

「我所付出的代價也眞不小，我這位律師朋友就像一隻八爪魚似的，我簡直需要一把鉗子才能够把他的手撬下來！」

「證明你的吸引力是多麼强，」司馬洛說：「這是一個好現象。」

貝絲咬着牙瞪着他：「你好像一點都不在乎的。」

「哦，哦，我是在乎的，」司馬洛說：「不過我也放心。我知道你是能够照顧自己的。」

「哎，別談那個了，」貝絲說：「跟你講也是多此一舉的，還是讓我們來欣賞一下你的沙龍傑作吧。」

司馬洛動手把那些照片在沙發上還剩下的一處空位鋪開來，然後拿起放大鏡，仔細地觀看着。

貝絲在那些照片的中間走來走去，檢閱着；她不能不承認司馬洛的成績的確是很好的，那座山頂的屋子，簡直是每一個角落都給拍了下來了，拍攝的技術優良，再加上天氣是那麼好，所以拍出來的照片，效果是十分令人滿意的。

「現在，」貝絲說：「你就像親身到過那間屋子一樣了，是嗎？」

「可惜就是沒有機會到裏面去。」司馬洛說。他把一張照片拿起來，放大鏡遞到照片的前面看一看，對貝絲說：「來吧

，你看看這個。」

貝絲也蹲下來，接過那張照片，看一看，她看見照片中拍到的是那間屋子前面的陽台，一個老人正坐在那裏，喝着一些什麼。

「這個看來就是司徒先生了，」貝絲說。

「不會的，」司馬洛說道：「他不是的。」

「他的模樣並不像是一個僕人，」貝絲說：「他穿着便服，他應該是屋裏的人，看他的態度又是那麼權威的，他應該是司徒先生了，起碼可能性很高。」

「他絕對不會是司徒先生。」司馬洛說。

「你怎麼能够肯定呢？」貝絲說：「你又沒有見過司徒先生本人，你並不知道司徒先生是什麼模樣的。」

「這個人是王泉先生，」司馬洛說。

「什麼？」貝絲吃驚地睜大眼睛，「你在開玩笑！」

司馬洛再把另一張照片拿過來，說：「你看看這一張吧。」

這一張照片他是拍下了同一個人，不過先前一張是背面，現在這一張則是角度不同，幾乎是正面了，可以清楚地看到這個人的臉部，這使得貝絲的眼睛睜得更大了。

貝絲現在可以看到，這個人果然就是王泉。

「你看。」司馬洛說：「我並不是開玩笑，這個人就是王泉先生，也就是叫我到屋裏去偷東西的人。」

「但——但——」貝絲吶吶着說：「他看來却像是住在這裏的，爲什麼呢？」

「我也是正在奇怪這一點。」司馬洛說。

貝絲呆呆地站在那裏看着司馬洛，偶然也看看那些照片，終於，她說：「司馬洛，雖然我爲你租了飛機，拍了這些照片，但是現在，我認爲你應該退出了，這件事情很古怪！」

「爲什麼每一次碰到一件使我很感興趣的事情的時候，你總是要勸我退出的呢？」司馬洛微笑着問。

「我是爲了你的性命着想，」貝絲像要哭出來似的。

「別誤會，我並不是反對你的關心，」司馬洛說：「事實上我很感激，我的急進和大胆不羈，是需要一些女性化的穩重和怯懦來中和一下的，這就是爲什麼我不能够沒有你了。」

「噢——」貝絲忽然撲進司馬洛的懷中，哭了起來。

司馬洛也祇得安慰地擁着她，因爲，當一個女人要哭的時候，是沒有什麼能使她止哭的，祇有讓她哭，哭個够。

後來，當貝絲的哭聲稍止的時候，司馬洛輕輕把她推開：「別這麼大疑心好嗎？貝絲，說不定王泉是在那裏作客吧了，他自己也承認過，他是司徒先生的朋友，他是到過那屋子裏的，所以他有機會看過那隻玉兎，假如他再來這裏作客的話，這也是沒有什麼不對的呀！」

貝絲忽然站起來，走到小几那邊，在几底搜索了一會，找出了一份報紙來，拿回司馬洛的面前，攤開來說：「這是今天的報紙，你看看這個吧。」

司馬洛小心地看看，那是報上的航訊版，兼報導著名的商人的來往時踪的，那上面就有一段關於王泉的新聞，王泉在當天早上乘飛機飛到新加坡去參加一個商務的會議，要在明天晚上才回來，這是報紙上說的。

「爲什麼我沒有注意到這新聞呢？」司馬洛搖搖頭，霎着眼睛，顯然他也有一種有如身在夢中的感覺。

「有我在注意着就行了，」貝絲說：「正如你所說，你不能够沒有我的！」

司馬洛再看看報紙的日期，似乎懷疑那會不是今天的報紙。但那却清清楚楚地是當天的報紙。

「他現在應該是在新加坡，」司馬洛喃喃着說：「但是他却是在司徒先生的屋子裏，這是爲什麼呢？」

「你最好別問爲什麼，」貝絲說：「你賺錢的機會多着，做事的機會也多着，你就把支票還給王泉算了吧。」

司馬洛祇是呆坐在那裏，那些照片，使他對那間屋子的形勢已經很清楚了，但是太清楚了，連人也清楚了，出現了一個不應該出現在那裏的人，使他的步驟也亂了。

「你沒有聽見我在說什麼嗎？」貝絲說。

司馬洛搖起頭來。「不，貝絲，假如王泉是另有所圖的話，那麼這是在向我挑戰了，我不能在一個挑戰者的面前退縮，我要迎擊，而且我還要戰勝！」

「唔，」貝絲說：「好勝心。張義也許也是和你一樣想法，但是張義已經失敗了！」

「張義不知道我們所知道的。」司馬洛說道：「而且，張義也根本不是我那一級。」

「假如王泉有什麼詭計的話，」貝絲喃喃着說：「假如，他傷害了你，我不會放過他的，我發誓我不會放過他！」

「放心吧，」司馬洛微笑，「我不會有什麼不測的，你也已經很累了，爲什麼不進去洗一個澡，換好衣服呢？」

貝絲嘆一口氣：「你想清楚我的意見吧。」

「用不着急，」司馬洛說：「我們又並不是沒有時間，我們又不是馬上就要動身。」

貝絲進去洗一個澡。

她換了衣服，出來的時候，司馬洛仍然拿着放大鏡，在研究着那些照片。

「怎麼樣了？」貝絲問。

「我正在研究嘛。」司馬洛心不在焉地說。

「現在，」貝絲說：「你甚至不能够肯定那裏面是否有那隻玉兎了，是嗎？這可能是謊話！」

司馬洛緊皺着眉頭，用手抓着後腦，「我不明白！」他說，「王泉是一個正當商人，又怎會有如此奇異的行爲呢？」

「你肯定這個就是王泉嗎？」貝絲問道。

「我當然肯定，我的記性並不壞，而且攝影機的性能也很好，你看，很清楚的

，很小的細節都可看清楚。」

「爲什麼你不到王泉的家裏去探一探呢？」貝絲說：「他在這裏也有一個家的，不是嗎？」

「唏，這是個好主意，」司馬洛坐直了身子，「你以爲在他的家裏會發現一些什麼呢？」

「我不知道，」貝絲說：「要不要我跟你一起去。」

「很好，」司馬洛說：「你快換衣服吧。」

「又換衣服。」貝絲嘆一口氣，但她還是進裏面去換衣服了，當她出來的時候，她已經換上了一身黑色的衣服了，她說：「我們走吧！」

司馬洛也丟下了那些照片，動手換衣服，半小時之後，他們已坐在司馬洛那部漂亮的跑車裏，離開了他們的住處，向王泉的家駛去，這是一個釜底抽薪的辦法，先摸清王泉的底子也是很好的。

王泉在這裏是有一個家的，是一間別墅式的屋子。

假如王泉不是在自己的家裏，那麼他的家裏應該沒有人了。雖然說，王泉的家亦不會是門禁大開的，但是與司徒先生的家比較起來，當然是差得遠了。

司馬洛的車子駛出了郊外，在月光之下沿着一條海邊的公路而行。貝絲看着窗外那如畫的風景，嘆一口氣：「眞詩意的環境，很可惜我從來沒有機會和你在如此良宵之中出外！」

「你在開玩笑，」司馬洛說，「我們起碼出外過十次了！」

「我的意思是出來玩，而不是工作，」貝絲說，「你從來沒有在這樣的環境之下帶我出來談情說愛過。」

「談情說愛，」司馬洛把車子停了下來，「我們沒有空談情說愛，現在我們是正在爲工作而努力，脫下衣服吧，我們快要開始行動了。」

司馬洛這樣說着，便脫下上裝，露出了下面那一身夜行衣。

貝絲也做了同樣的動作。她也把衣服脫下來，她的衣服下面，亦是有一身夜行衣的。他們成爲了兩個隨時可以出動的飛賊了。

他們身上那夜行衣是並不簡單的，很薄很軟又很貼身，好像第二重皮膚似的，對他們的動作幾乎完全沒有妨碍，在冷天裏，這料子可以保暖，而在熱天裏又可以讓汗水滲出來而不至於把人困得一身發滾。在黑暗之中，他們可以與黑影相同而幾乎完全看不見。他們這衣服很可能是世界上最貴的衣服之一種了。

司馬洛向前面一指，說：「那就是王泉的屋子了，看起來，我們要進去是不會有很大的困難的。」

「看起來的確是不很難的。」貝絲說道。

他們的車子現在是停在一座樹林裏。這座樹林是在一片略高的山坡上。向下俯望，可也望到一座兩層的別墅。

那別墅的周圍並沒有圍牆，而是祇是座落在一塊巨大的岩石上，面臨大海，和一片幼滑而平坦的沙灘。沒有圍牆，就少了一重困難了。

「我們走吧。」司馬洛說着便下了車，貝絲跟在他的後面。

兩個黑影蛇行鼠伏地通過野地，向那間屋子接近。

屋子的正門是關上了的，而他們亦不準備由正門進去。他們從屋後爬上去，爬到了天台，然後才由天台那度門下去。那屋子的形勢他們是已經在居高臨下的時候看清楚了，他們看到了天台有門，也看到天台的門是打開着的。由於屋子的大門是關着，天台又沒有路通下面，所以天台的門就沒有關上了。當然這樣也是略爲疏忽的，由於不能防備爬牆上來的人入屋，不過通常的人都是不能防範這許多了。露台也是不能防範爬牆的人進來的，甚至大門雖然鎖上了，亦是未必能够防備會開鎖的竊賊進入。

他們下去，就到達了樓下的大廳。以王泉的經濟環境，他的屋子內部的佈置，當然也是十分華麗的了。

他們現在首先要查清楚的一件事，就是屋中究竟有多少人在着，以及有一些什麼人在着。

在這個鐘點，普通人多數都是應該已經上床睡覺的了，但是他們還是要先弄清楚，以防萬一。

他們在樓下看了一遍，發現樓下的後部，一間小房間裏有一個老僕人。這個老僕人正睡得很熟。他們當然沒有去打擾他了。

「我們還是到樓上去看看吧。」貝絲低聲說着，並且對司馬洛做了一個向上去的手勢。

司馬洛點點頭，於是他們兩個人便蛇行鼠伏地潛上樓梯。

由於現在已經證明了樓下也並沒有什麼人威脅他們，所以他們也就放心得多了。他們到了樓上。

樓上照例就是主人住宿的部份，也應該是以睡房爲主的。一座兩層的住宅，通常都是這樣的形式。

靜，靜得很。他們的脚下是軟鞋，又是踏在地毡上，本來應該是毫無聲息的，現在却也可以略爲聽到聲音了。

但不要緊，這不會吵醒什麼人的。

剛剛踏上了二樓，站在二樓的樓梯口時，他們就忽然聽到了一種十分奇怪的聲音。

那亦是一種令他們毛骨悚然的聲音。

那是一陣呻吟聲。一個女人發出來的呻吟聲。一種很特殊的，痛苦的呻吟。貝絲緊緊地執住司馬洛的手臂，低聲問道：「那是什麼？」

「讓我們去看看吧！」司馬洛說。他自己的心裏也在發毛。他領着她踏進走廊，到了第一間房間的房門外面。

其他的房間的門全部都是開着的，祇有這一間的門是關上了。呻吟聲就是來自這度關上了的門的裏面。假如門不是關上了的話，呻吟聲是會更響了。

司馬洛做了一個手勢，示意貝絲向這關上了的門的匙孔窺望，而他自己則走過去看其他的房間。

這是分工合作。其他的房間雖然是開着門的，並不就是表示裏面一定沒有人，最好看清楚一些。自然，由於那些房間的

門都是打開了的，要看清楚，也是比較容易了。

他看到那些其他的房間都是空的，沒有一間房裏有人。

他這才放心地回到貝絲的身邊。

正在向匙孔裏張望着的貝絲這時却是正在發抖。

「我的天！」她在低聲說。

司馬洛輕輕把她推開一點，自己也在那匙孔的前面蹲下來，向房內張望一下。他所見的也是使他戰慄起來了。

房裏是亮着燈的，不過不是大燈，而祇是一盞床頭燈。

在床上，在那暗淡而柔和的燈光之下，就躺着一個女人。由於她有一頭長而黑的頭髮，而這頭髮巳經散亂了，暫時看不清楚她的面貌，而祇是可以看得出她是一個相當年輕的女人，這是可以從她的身裁看出來的。這個女人的兩手和兩脚都給用寬條的膠布纏住了，得不到自由，而她正在拚命掙扎着。她一面掙扎一面就吐出那痛苦的呻吟。

「我的天！」貝絲說，「這算是什麼？王泉究竟在這裏攪些什麼鬼？」

司馬洛也緊皺着眉頭，伏在那裏窺看着。他們對於王泉的資料的搜集，似乎是錯得很厲害的。他們到目前爲止，所見到的兩件關於王泉的事情，都是與他們的資料完全不符合。王泉發假新聞說到外埠去了，實在則是躲在司徒先生的家裏。而王泉自己的家裏，却囚禁着這個女人。

貝絲焦急地說道：「我們得放了她！我們得放了她，眞可憐，不能够讓她這樣的。」

這是女人的第一反應，貝絲雖然是精明而能幹的，她到底也是一個女人。自然，假如她想清楚了之後，她就不會認爲這是一個很好的做法了。至於司馬洛，則由於他是一個男人，而且他還是一個比貝絲更高的高手，所以他的反應也不是普通人那樣的反應了。他說：「我們不能够動這裏的東西，假如我們放了她，王泉就會知道有人來過了！」

「但是我們總不能見死不救呀！」貝絲不平地說。

「這不是見死不救，」司馬洛說，「她並不是死，她祇是給縛在那裏吧了。她暫時又沒有生命危險。」

跟着，那人的咀巴張大，吐出一聲尖叫。

這一聲尖叫是那麼响亮，那麼尖銳，使司馬洛和貝絲都吃了一驚。兩個人都面面相覷，顯得大爲尷尬。因爲他們是那麼努力不發出聲音來，然而現在這個女人却發出了這樣高的聲音。聲音是會把人驚動的。

果然，他們也聽見樓下一度門打開的聲音。

司馬洛拉拉貝絲說：「那個老僕人醒過來了，我們躲起來吧！」

他和貝絲退進了其中一間房間裏，在那房中等着。他們聽見脚步聲正在登樓而來。

他們兩個人躲在門邊窺看着，果然來的就是那個老僕人。那個老僕人上到半樓梯的時候，房中又傳出一聲尖叫。那老僕人加快了脚步，走到那關着的房門前面，從袋裏掏出一串鎖匙，選出一根，插進匙孔中，把門開了，便走進了房中。

那床上的女郎看着他，哀求地叫道：「放我，坤伯，放吧，請你放我！」

「別急，別急！」坤伯安慰地說，「鎭靜一點吧，吃藥的時間到了，你吃了藥，就會很舒服了！」

「我不要吃藥！」她又尖叫起來，「我要你放了我，坤伯，你放了我吧！」

「別傻！」坤伯說，「這都是爲你好的，來，我拿藥來給你吃，乖一點！」

司馬洛和貝絲面面相覷。情形似乎並不是如他們所料的，他們應該看下去，看清楚一點。

坤伯打開了床頭几上的抽屜，拿了兩片藥片，斟了一杯水，說：「來吧，吃了這藥！」

「我不吃，」那女郎固執地搖着頭。現在她的頭髮披到她的臉的兩邊，就可以看清楚她的面貌了。可以看到她是一個相當美麗的少女。她臉上充滿着的痛苦及恐懼，使她的美麗大大地打了折扣，不過，她還是一個相當美麗的女郎。

「吃了這藥吧，」坤伯呵哄着，「你吃了藥之後就會快點好，那麼老爺就會放你了，你聽我講吧！」

「好吧，」那女郎又顯得軟化下來了，接受坤伯這個勸告。

坤伯餵她吃了藥，而且還給她喝了一杯開水，然後坤伯便離開了房間，關上了門，下樓而去。

貝絲與司馬洛交換了一個眼色。

貝絲低聲說：「司馬洛，你肯定我們沒有進錯了別人的屋子嗎？」

「沒有，」司馬洛搖搖頭，「這裏是王泉的屋子。」

「那個老僕人說老爺，」貝絲說，「老爺是什麼呢？」

「這即是說這屋子的主人，」司馬洛說，「而他這樣講法，很可能這個女孩子是王泉的情婦或者女兒了，不然的話，他應該說王先生了。」

「我倒不知道王泉是有女兒或者情婦的。」貝絲說。

「看來我們的情報似乎是不大準確了，」司馬洛說，「因爲王泉看來完全不像是我們所知道的那個人。」

「這眞可怕，」貝絲抖一抖，「王泉是一個魔鬼，他怎可以這樣把一個好好的女孩子關起來呢？」

「你憑什麼覺得這是一個好好的女孩子呢？」司馬洛問。

「看上去，她不像是壞人吧？」貝絲說。

「我的意思是說，」司馬洛說道，「好好的女孩子是用不着吃藥的。你是一個好好的女孩子，我就從來沒有看見過你吃藥。」

「哦？」貝絲皺起了眉頭，「你又以爲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呢？」

「我不知道，」司馬洛說，「讓我們再看看吧。盡可能多査出一些。反正是來了，不要枉此一行！」

於是他們便在樓上的各個房間裏動手搜索起來。

他們都不知道他們要找的實在是什麼，他們祇是在找，任何値得注意的他們都想找出來。他們在這個方面都正是一流好手，他們就是憑他們的特殊本領在找尋一些可能是並不存在的東西。

後來，司馬洛與貝絲又在走廊中會合了。

「沒有什麼不對的東西。」貝絲對司馬洛報告結果。

「我也沒有找到什麼不對的東西，」司馬洛說，「不過，我倒發現了王泉似乎對精神病學很感興趣，我在他的房間裏發現了不少這方面的書籍。」

「這是什麼意思呢？」貝絲皺着眉頭，滿腹狐疑地問。

「我也不知道，」司馬洛說，「我們再去看看吧，那位小姐，現在可能巳經睡着了。」

他們再走到那間房間的門口，司馬洛取出一件開鎖的工具，向匙孔中一撩，便把門開了走進去。果然那個女郎巳經睡着了。

貝絲站在床邊看着她。貝絲在端詳着這個女郎的時候，司馬洛就拉開抽屜，看看那瓶藥。

忽然，窗口有燈光一閃，跟着就有汽車的聲音來了。

貝絲一跳跳到窗口向下望，果然看見一部車駛來，而她看着時，那部汽車就正在門前停下來。

「有人回來了，」貝絲低聲對司馬洛說，「我們還是快些離開這裏吧！」

說着時，她看見車門打開了，一個人從車上下來。

「是王泉回來了，」她說。

「唔，」司馬洛說，「他應該現在還是在新加坡的呀！」

「他是以破紀錄的時間趕回來了。」貝絲說。

「我們走吧。」司馬洛說。

他們動得很快，因爲他們到底是兩個高手。他們迅速出了房外，關上房門，司馬洛把門鎖用那件開鎖的工具一撩，那門便又再度鎖上了。他們兩個人沿着來時的路，再上了天台上。這時，王泉也上樓來了。

貝絲和司馬洛兩個人就暫時躲在天台上。他們要離開，也得先等待一個適當的時機。

「爲什麼我們不看看他回來幹麼呢？」貝絲問道，「反正我們是在這裏了。」

「這也是一個好主意，」司馬洛也讚同，「來吧！」

於是他們爬到屋簷邊，爬出去，把頭垂低，向屋子裏張望着。他們所在的，就是那個女郎的窗外，由於王泉還沒有進去，所以裏面的環境是與他們離開的時候差不多了。

他們希望王泉進來，那麼他們也許可以知道這個女郎給困在這裏究竟是怎麼一回事了。這是一件他們首先希望了解的事情。

由於一時沒有什麼新的變化，所以他們可以有時間談幾句話。貝絲低聲問道：「那是什麼藥？你有看淸楚嗎？」

「那是一種鎭靜劑。」司馬洛告訴了她。

「噢，當然了，」貝絲恍然地說，「不然，那女孩子，怎麼這樣快就可以睡着呢？」

「不過，我看這並不是普通的鎭靜劑，」司馬洛說，「而且，此外那房間裏還有一瓶藥。」

「是什麼藥呢？」貝絲又好奇地問。

「我對醫藥知道得不太多，不敢武斷。」司馬洛說，「不過，照我看，這女孩子是患精神分裂症。」

「精神分裂症？」貝絲說，「你的意思是，今天以爲自己就是自己，明天又以爲自己是另外的一個人，那種精神分裂症嗎？」

「是的。」司馬洛說。

「患了精神分裂症就要縛起來了嗎？」貝絲不平地說。

「有時是需要的，」司馬洛說，「精神分裂症有很多種形式，有些是溫和的，有些是暴戾的，暴戾的形式就有很大的危險性，就是在精神病院裏，患者也是需要給困着的，穿上一件沒有袖的衣服，雙手就給困在衣服的裏面，動彈不得。」

「奇怪，」貝絲說，「爲什麼他又不把她送到醫院去呢？有那許多精神病學的書，難道王泉是想自己醫治她？」

「很有可能的，」司馬洛說，「不過這個却是要慢慢研究了，先看看王泉做些什麼吧。」

這時，房內的燈光就亮起來了，他們可以看到王泉巳經推門進來。他就站在床前，看着床上那個女孩子。他臉上的是慈愛的表情。他的咀唇在輕輕地嗡動着，窗外聽不到他在說什麼。他不論是在說什麼，他一定是說給自己聽的，因爲床上的女孩子睡着了，也不能聽到的。

「司馬洛，」貝絲低聲說，「你知道我怎麼猜嗎？我猜王泉也是有精神分裂症的。」

「你別胡說八道吧！」司馬洛怪責地說。

「我是有根據的，」貝絲不服氣地說，「他自己這麼有錢，還要去偷東西，這不是精神分裂的表示嗎？這至少是神經有問題。這簡直是雙重性格，一重是正經的紳士商人，另外一重就是賊，偷珠寶和綁架少女！」

司馬洛笑起來：「貝絲。我看你的頭腦一定是有點毛病了，別亂把帽子給人家戴好嗎？」

這時，他們看見王泉拿出了一條手帕來，替那個女孩子抹着額上的汗，很慈愛的。

「你看，」司馬洛低聲吃吃笑着，「他就像是正在服侍着自己的女兒。」

「但王泉是沒有女兒的，」貝絲說，「我們的資料也告訴我們，王泉是一個獨身漢，什麼親人都沒有！」

「我沒有說這是他的女兒呀，」司馬洛說，「我祇是說像吧了。難道這樣說說也沒有權嗎？我們也不要武斷什麼了，還是繼續看下去吧。」

他們繼續看去，王泉還是繼續很慈愛地抹汗，過了一會，王泉又動手解開那些纏着少女的雙手的膠布了。一面，他又回

轉頭不知叫了一聲什麼。一分鐘之後，那個老僕人又出現了。王泉對他講起話來。

「可惜聽不到他們是在說什麼。」貝絲埋怨地說。由於窗子是關得緊緊的，而王泉又不是大聲呼喝，所以聲音就透不到窗外了，房間又大，所以他們雖然極力傾耳而聽，還是聽不到什麼。

他們祇是從動作和表情上看到，王泉似乎正在作一個提議，而老僕人則不大願意似的。不過由於王泉是主人，當然結果還是依照王泉的主意行事了。

他們看見兩個人動手替那個女孩子把縛着她的膠布解下來了。

貝絲說：「她現在是恢復自由了，雖然這也沒有用處，她已經睡着了，又不能够逃走。」

「我看也許逃走對她是並沒有好處的，」司馬洛說，「至少他們認爲這樣。」

「現在，」貝絲說，「他們又在打算幹什麼呢？」

「我猜他們是打算替她洗澡，」司馬洛說。

「洗澡，」貝絲低聲叫道，「怎麼可能呢？他們都是男人呀，怎麼可以讓男人來幹這個？」

「讓我們看下去吧。」司馬洛說。

「豈有此理！」貝絲說，「他不能够用一個女僕人嗎？」

「也許他沒有一個能够信任的女僕人。」司馬洛說。

似乎司馬洛的推測是對的，那個老僕人眞的找來了一盆水，而王泉就把一條毛巾弄濕了，替她揩抹手脚。這是和洗澡差不多了，可以說是一種乾洗。手脚抹過了之後，王泉還把毛巾伸進她的衣服裏面。

「他怎麼可以這樣做！」貝絲咬牙切齒地說。

「我看，」司馬洛說，「這女孩子假如不是王泉的女兒，就是他的妻子了！」

「假如兩者都不是，」貝絲說，「王泉就該死了！」

「你的頭腦眞陳舊，」司馬洛批評道，「現在是什麼時代了？這些事情，其實是很平常的了。」

「哼，在你也許是的，」貝絲說，「對有些女人而言！」

她知道司馬洛的頭腦的確是很新潮的，但是也有時却相當保守。譬如對她就是的。她倒希望司馬洛對她能够「平常」一點，她並不介意，然而，司馬洛則是介意的。

不過在目前的情形之下，說貝絲的頭腦陳舊也可以，因爲，王泉和那個老僕人在替那女孩子抹着身子的時候，的確是很慈愛的，完全沒有一點邪念的表現，他們的確是把這個女郎當作是一個孩子似的，而並不是一個長成了的女人。假如說他們的行動猥褻，那是說的人自己的頭腦不規矩了。

過了一會，貝絲也不能不承認了。她說：「似乎你的猜想是對的，看來王泉對她不像有惡意！」

「唔，」司馬洛說，「假如這是一個精神分裂的患者，那麼爲什麼王泉把她縛在這屋裏呢？假如我是王泉，我就會把她送進醫院了。王泉有的是錢，他請得起最好的醫生！」

「他也是一個精神分裂患者。」貝絲說。

「這又不是沒有道理的，」司馬洛微笑，「王泉的行爲，的確是表現得古怪一點。」

「我眞想問問王泉本人，他究竟是在攪什麼鬼。」貝絲說道。

「就可惜王泉却未必高興回答。」司馬洛說。

「你以爲這個女孩子跟你偸東西那件事有關係嗎？」貝絲問道。

「我不知道，」司馬洛搖搖頭，「現在去判斷，還是太早一點了！」

「那我們再看下去吧。」貝絲說。

「我們當然是看了，」司馬洛說，「我們怎能幹什麼？」

好像兩隻蝙蝠似的，司馬洛和貝絲兩個倒伏在那簷頭上，向屋中窺伺着。兩個老人在那裏面正在忙得滿頭大汗都是爲了使那個女郎舒服一點吧了。王泉當然不會有什麼邪念的，不然的話，他就不會叫那個老僕人陪他在一起了。有些事情是祇適宜一個人做的。

不久，他們就看到一件使他們驚心動魄的事情了。那個女郎，他們都以爲她是睡着了，受了鎭靜劑鎭壓着。但現在她却忽然一跳跳了起來，眼睛瞪得很大。她本來是睡着了的，怎麼忽然跳了起來呢？

「我的天！」貝絲低聲驚叫起來了：「她——她——」

王泉和那個老僕人，也都給嚇了一大跳。

那個女郎並不浪費時間，馬上就動手了。

她舉起拳頭，向王泉擊過去。看她的姿勢，她不像是懂得技擊的，但是她的力氣却顯然很大，一下擊在王泉的下頷上，王泉便倒在床上，暈過去了。

那老僕人還來不及有所動作，也捱了同樣一拳。他也倒下來了。那個女郎很迅速地在痰盂裏吐出了一些東西。

「她沒有吞那些藥丸！」司馬洛低聲叫道：「她一直都是在裝睡的。」

他們看着那個女孩子衝出房門口。

他們都目瞪口呆了。自然，他們是不能够動手干涉或者制止她的。而且他們也來不及了。一分鐘之後，司馬洛和貝絲在屋簷上看着她出現在大門口，打開車門，上了王泉開回來的那部車上。

在此之前，他們亦不知道她是會跑出屋外的。

「她要逃走了，」貝絲叫道，「我們怎辦好？」

「跟踪她吧，」司馬洛提出唯一的合理解決辦法，「快點，我們下去！」

由於屋中的王泉和那個老僕人是已經暈過去了，因此司馬洛與貝絲也無所禁忌了。他們翻回屋頂上，從樓梯回到屋中到了樓下的大廳中，又衝出了屋子的門口。

那個女郎還是剛剛把車子開動，她大概不很熟悉這部大汽車的性能了，所以弄了好一會才開動。

「快！」司馬洛叫道，「我們得去拿回我的車子。」

貝絲是跟緊在他的身邊的，他自己也

並不比貝絲快多少。他們兩個人就像兩隻黑色的大老鼠一般竄過那野地，向他們開來的那部跑車跑過去。

他們都是正在爲那女孩子担心。因爲，她顯然是有點神經不正常，而一個神經不正常的人企圖駕車逃走，那是相當危險的。

終於，他們到達了車子，就跳上去，開動了，飛馳着回到大路上來。好在那裏就祇有一條路，他們用不着推測那女孩子究竟是逃到哪一個方向去了。

司馬洛開動了車子，馬達怒吼起來，那部優良的跑車駛下了山坡，轉到路上。他這是一部少有的跑車，無論速度及轉動的靈活性都是高人一等的，因此很快，他們便追上了那女孩子的車子了。另一方面，也許是她不熟手，而開得不够快吧。

他們看到那女孩子的車子不但開得不快，而且開起來還是險象環生的。車子正在左搖右擺。

「我的天，」貝絲緊張得握住了兩隻拳頭，「她會撞車的，她不能够這樣！」

「看來這似乎是難免的了，」司馬洛說，「祇希望她不會撞得太重吧。」

「你得制止她！」貝絲叫道，「使她停車！」

「沒有把握這樣做，」司馬洛搖着頭，「祇能試試！」

他把車子開得很快，迅速追近了那部大汽車的後面，响起號來。很可惜那大汽車却是在路上擺來擺去，走着之字路。司馬洛無法超前把它攔截。而他的响號聲又使那女孩子更心慌了。這一慌起來，車子就擺動得更快了。

「不要逼她！」貝絲尖叫起來，「你想使她撞車嗎？」

司馬洛停止了响號，不過仍然是緊跟在她的後面。

「她不會停車的，」他說，「她會以爲我們是在追她！」

「那怎辦？」貝絲問。

司馬洛把車駄一扭，就轉進了一條小路。

「唏，你到哪裏去？」貝絲又抗議起來了。

「走捷徑！」司馬洛說，「我們會繞到她的前面。」

貝絲這就不反對了。

司馬洛又再加上一步解釋說：「沒有車子跟在她的後面，也許，她會放心一點的！」

車子沿着那條山路駛了一段，小路便走完了。沒有路，祇有山坡。司馬洛的車子就在那凹凸不平的野地上行着，相當辛苦地一跳一跳的。

「你沒有走錯路吧？」貝絲懷疑地問，因爲路愈走就愈不像樣子。

「沒有錯。」司馬洛說。他是胸有成竹的，他的心裏牢記着方向。他就是有這種本領牢記着方向，所以不論車子怎樣轉折，都是爲了避開面前的障碍物而已，他總是朝着一個固定的方向前進的。

後來，車子再衝開了一座樹林，便回到了公路上。他沿着公路行駛，把速度減低了，車身的恢復平穩，使貝絲鬆弛地舒了一口氣。

不過，女人的本能使她馬上又開始担心另一件事了。她回轉頭看着後面：「你肯定我們是在她的前面嗎？」由於她並沒有看見後面有車子。

「我肯定的，」司馬洛說，「她沒有這麼快。我們走的是直綫，她走的是曲綫。走直綫是比走曲綫快得多的。」

貝絲還是担心地不斷回頭向後面望。果然，過了一陣之後，後面的路彎處就出現了車頭燈光。

「她來了，」貝絲馬上斷定地叫道，由於那車頭燈是搖擺不定的，雖然看不見那車子，看到車頭燈就行了。「不會是別人！」

「很好，」司馬洛說，「在她的前面跟踪，她就不會懷疑了！」他說着便把車子的速度減低。

這果然是一個跟踪的好辦法，除非是精於此道的人，否則的話，通常就是祇會提防有人在後面跟踪，而不會提防有人在前面跟踪的。

那部大汽車歪歪斜斜地接近了，當接近到合理程度的時候司馬洛就加快一點，保持着距離。

「她究竟想到什麼地方去？」貝絲奇怪。

「不論她是要到什麼地方，」司馬洛說，「我希望她能够到達目的地。爲了她自己，也爲了我們！」

不過，不論那個女郎是打算到什麼地方去，她却是註定走不到的。她的車子實在開得不大好。也許她雖然把鎭靜劑吐出來了，還是有一部份溶化在她的咀巴裏，使她的神經受了影响。

貝絲雖然可以看着她，却是無法帮助她的。而貝絲忽然尖聲叫起來了。從照後鏡中，司馬洛也看到那黑色的大汽車終於失去了控制，離開路面，衝下山坡。司馬洛馬上就扭動駄盤。

他並不是刹車，而是扭轉過去，向後面趕回去。這樣，就可以節省一點時間了。雖然祇是一點點的時間，但在目前這樣的情形之下，一點點時間却也可能是很寶貴的。救人的性命，可能也在一刹之間而已。

他們已看不見那車子了，貝絲在旁邊焦急地叫起來：「老天呀！老天！這不得了！」

司馬洛則沒有說話，祇是盡快地駛回那出事的地方。

相距已有好一段路，因爲一幌眼之間，車子就已經過去了，到停得車來，已經溜了相當遠，當他們再駛近的時候，司馬洛和貝絲兩個人就看到，那裏的路邊乃是一片斜坡，而車子已經衝到了斜坡的底下。那下面是有一條小河的，車頭撞進了河中。河水濺在車頭上，白色的水花濺得很高，可以看出這條河的水是流得相當之急的。

「我的天！」貝絲低聲叫道，「快救她，她會淹死的！」

雖然河邊的水並不深，但是由於水流急的關係，河水似乎是正在逐步把車子扯下去。

司馬洛的車子到達了那路邊，車還沒有停定，貝絲就已經打開車門跳了出去。

當司馬洛也沿着斜坡跑下去，跑到河邊的時候，貝絲已經拉開了車門了。

還好他們來得早，而那河岸又不是太傾斜，祇是車頭插進了水中而已，連前座的座位都還沒有浸濕。

那個女郎似乎受了震盪，正伏在馱盤上，軟弱地掙扎着，想爬起身却發不出氣力。她沒有暈過去，但是一時則是又並非完全清醒的。

她的喉嚨中正發出着嚶嚀的聲音。

貝絲正在把她扶着，要把她拉出車子外面。

「讓我來吧！」司馬洛說。

「快一點，」貝絲說道，「我們得合力！」

由於車門的旁邊空位是不多的，他們不容易合力，而一個人也不能發出足够的氣力把車中的人拖出來，因此結果還是司馬洛打開另一邊的車門，上了車，從車子的裏面推，而貝絲則在這邊的車門外面拖，就總算合二人之力，把這個女郎弄出來了。

他們把她抬到一塊比較平坦的草地上，放下來，讓她躺在那裏。這個時候，車子忽然又再衝低了一點，車子的前半截都沒進了水中了。假如那女孩子現在是留在車中的，她就可能會給淹死了。

她安全地躺在草地上，終於呻吟起來了。

「她好像是受了傷。」貝絲說。

「不知道她的骨頭有沒有斷，」司馬洛說，「你替她檢驗一下吧，這工作由我來做可是不大方便的。」

貝絲動手替她檢驗，首先是動動手脚，然後摸摸肋骨之類，祇要是有急救經驗的，這工作就不難做。

「小心一點，」司馬洛在旁邊警告道，「假如她不是受了傷的話，她可能兇得很的！」

不過，這個女郎這一次是不打算動手打人了。她祇是喃喃着，夢囈似地在說着：「丹尼——」

「她是在叫一個人的名字。」貝絲說道。

「一個男人的英文名字，」司馬洛說，「也許是她的男朋友。丹尼，一個很好聽的名字，聽起來是一個英俊青年呢！」

「別胡鬧吧，」貝絲瞪着他，「我們現在是正在做一件正經事，我們要——」

司馬洛把一隻手指伸到貝絲的咀唇前面，示意她不要做聲。他們要聽這個女郎講一些什麼。這個女郎在現時的情勢之下所講的話，可能帮助他們了解這件事情。

那個女郎繼續夢囈似地說：「丹尼，你救我！爲什麼你不來救我？我要你——」然後她的頭一側，就不動了。

司馬洛把把她的脈，說：「她暈過去了，不過應該是沒有什麼大碍的！」

「她似乎是頭部在擋風玻璃上撞了一記，」貝絲指出，「你看，她的額上腫起了一塊！」

「我知道，」司馬洛點頭，「這就是爲什麼我說她沒有大碍，她祇是受了震盪，睡一睡就會恢復過來了。」

「現在我們怎麼辦呢？」貝絲問道，「就這樣把她丟在這裏嗎？」這的確是一個比較困難的問題，救人是一定要的，但救了之後又如何呢？他們本來並不打算與這個女郎正面接觸，而是準備在暗中監視着她的行動吧了，但是現在，情形則似乎是有了一點變化。

司馬洛想了一想，說：「我看，我們把她帶走好了。」

「把她帶走？」貝絲詫異地皺起了一邊眉毛，「你一定是在開玩笑！我們帶她到什麼地方？我們把她帶走幹什麼呢？」

司馬洛的眼珠狡猾地轉動着。他說道：「我認爲我們是值得把她收藏起來的，也許她能告訴我們一些我們所要知道的事情！」

「司馬洛！」貝絲不以爲然地皺着眉頭，「你不以爲我們這樣做是牽涉得太深了嗎？這是王泉的私事，並不是我們的工作，我們的工作是要到筆山上去找到那件東西。」

「了解王泉這個人也許可以大大地帮助我們做成那件事情，」司馬洛說，「這位小姐也許可以帮助我們了解到王泉一個別人完全不知道的一面。」

貝絲遲疑着，司馬洛又說：「來吧，帮帮手，我們救了她的性命，難道我們沒有權問她一點問題嗎？」

司馬洛已經把雙手伸進了那個女郎的腋下，把她扶了起來。貝絲也不得不帮着把她的雙脚也抬起。

他們把那個女郎抬上了山坡，回到他們的車子。

「就把她放在後座吧。」司馬洛說。

他們相當困難地才够能把那個女郎放進了後座，由於他們那是一部高價的跑車，這種車子的內部，空位總是不多的，尤其後座更是並不寬大，她是躺得很不舒服的，不過也祇有這樣了。

把她放好之後，司馬洛立即開動了車子。

「我們不能够把她帶回我們的家裏去的，」貝絲說，「這太危險了，隣居們會疑心的，一個神經病人！我們不能够收藏一個神經病人！我們還未曾知道她的神經失常到什麼程度！」

司馬洛的意志仍然並未動搖。他說：「我會找到一個地方的！」

「你現在究竟要到哪裏去？」貝絲又問。

「去找一個可以收藏她的地方。」司馬洛說。

他向市區疾駛回去，貝絲祇好沉默着。她不時會轉身看看後座裏那個女郎。那個女郎靜靜地躺在那裏不動。

她的臉上的表情是帶着煩惱的。

「她暈得眞久。」貝絲終於有點担心地說。

「可能她是吞下了一部份的藥，」司馬洛說，「我不是講過嗎？啣在嘴巴那麼久，不可能不吞下了一部份的。這些藥服的份量不對，反應也是容易預測了，神智可能會一時清醒一時糢糊的。這並不是像糖一樣，下得多就甜一點，下得少就淡一點的。」

「假如她是沒有什麼其他的大碍，」貝絲嘆口氣道，「那我倒希望她不要太早醒過來了。我對於照顧神經病人是不大有

經驗的！」

司馬洛微笑：「你最好學習一下！現在就是一個機會！」

不過貝絲倒沒有得到這個學習的機會，因爲那個女郎並沒有在車中醒過來。司馬洛的車子繼續行駛，進入市區，後來就到達了一個比較貧困的地區，在路邊停下來。他轉對貝絲說：「你照顧着她吧，別讓她亂跑！」

貝絲點點頭，然後詫異地看着司馬洛：「你要到哪裏去？」

司馬洛聳聳肩：「這個女孩子，我們似乎不方便把她帶回家裏。現在我就是去找找我的老朋友張國忠，我相信他會替我想想辦法的。」

「他是一個男人呀！」貝絲說。

「他是一個老人，」司馬洛說，「而且王泉也是一個男人，王泉也是一個老人。雖然說男人老就不一定是正經的，但我知道有些男人是正經的，我知道張國忠就是這樣。使他受不住誘惑的並不是女人，而是酒。」

「那很好，」貝絲說，「你試一試好了！」

司馬洛下了車，通過那不大容易走的小徑，到了張國忠那間破落的屋子。那屋子還是亮着燈。司馬洛敲敲門，張國忠的聲音叫道：「等一等！」

他把房門口旁的窗子的窗簾拉開了一些，看看來者是司馬洛，才把門開了。司馬洛進去，看見張國忠的桌上攤開着一本他那剪報，似乎剛才張國忠還是正在研究着這個的。

司馬洛皺眉看着他，說：「怎麼，你用不着睡覺的嗎？」

「我沒有空睡覺，」張國忠顯得頗爲興奮的，「我相信最近一段時間之內，我也很少有機會睡覺的了。我正想找你，你就來了，那眞好，來，坐下！坐下！」

「你找我有什麼事嗎？」司馬洛問。

「當然有事了，」張國忠點着頭，「我有一件大案子！」

「你這件大案子得等一等了，」司馬洛說，「因爲目前我也有一件大案要辦。我來這裏是要找你帮我一個忙。」

張國忠嚴肅地看着他：「你想我幹什麼？」

「我想找一間屋子，」司馬洛說，「可以藏起一個人的。即使這個人在大聲叫救命，也不會有人聽到。我要找的就是這樣一間屋子！」

「司馬洛，司馬洛，」張國忠懷疑地看着他，「你在幹什麼？改了行嗎？你是改了行做綁票生意嗎？」

「不，」司馬洛說，「我這件案子祇是要用這樣一間屋子吧了，價錢的方面我是不會吝嗇的。你是一個有辦法的人，這問題我相信你一定能替我解決！」

張國忠搓着下頷，想了一下，然後說：「我看，一座僻靜的別墅，沒有人住的，這應該很合你用了？」

「對了，」司馬洛表示贊成，「這是最好不過的！」

「我有一位朋友有一座這樣的別墅，」張國忠說，「既然你是出得起錢的，那就沒問題了。我寫一封信給你拿去吧！」

司馬洛謹愼地看着他，問道：「你這位朋友，他會守秘密的嗎？」

「我稱爲朋友的人都是可信的人，」張國忠嚴肅地說，「我要他們爲我守秘密，他們就會爲我守秘密。那些會洩漏我的秘密的，我都不會稱之爲朋友，因此，這一點你可以放心的。」

「對了，」司馬洛點點頭，「我們講的是朋友，而並不是隨便任何人。我跟你是朋友，所以我跟你就可以互相信任，別人却不同了。」

「我給你寫這封信吧，」張國忠說。他說着，便打開抽屜，取出紙筆來寫信。

他寫了一封簡單的信，摺起來，又在背面寫上了一個地址，交給司馬洛，說：「拿這封信去就行了。地址已經寫在上面了。」

「謝謝你，」司馬洛把那封信接了過來，「你要錢用嗎？」

「這個以後再算好了，」張國忠大方地揮揮手，「看你的樣子，你也不會在身上帶着多少現錢，而且我們是老朋友了，難道這種互相信任都沒有嗎？」

「這是好朋友的了解，」司馬洛說，「既然如此，我也不必多說什麼了，我這就走了。」

「等一等，司馬洛，」張國忠說，「關於我這件大案子，我認爲你應該留下來聽一聽我這個計劃。我這個計劃是值得你放棄一切的。」

「對不起，」司馬洛抱歉地說，「我現在眞的沒有時間，我也是正在做一件重要的事，但是，我會再來的！」

「明天晚上？」張國忠問道，「你一定要聽一聽。」

「我盡可能吧。」司馬洛說。

「你必須來！」張國忠說道，「我這個計劃是需要你的。很需要你！而且我保證當你聽了這個計劃之後，你一定會加入的。」

你的計劃當然是有點水準的，」司馬洛說「這一點我可以肯定。好吧，明天晚上我一定抽點時間來。」

司馬洛帶了那封信出去了，張國忠呆呆地嘆一口氣：「一個一流高手，假如我是有他的年輕……」他又替自己倒了一些酒。

當司馬洛回到車子的時候，他發現貝絲正伏在那個女郎的身邊，把耳朶貼近那個女郎的嘴巴，而那個女郎的嘴巴正在噏動着。司馬洛悄悄地上了車，低聲問：「你在幹什麼？」

貝絲沒有回答。她柔聲地問那個女郎：「在那裏？在那裏？」

似乎，那個女郎是發出了一些值得注意的囈語，而貝絲正在乘機追問一個究竟了。

「丹尼！丹尼——」那個女郎呻吟地說着，還是在叫同一個名字，而她的臉上則露出痛苦的表情。

司馬洛等着，貝絲也等着。但是那個女郎却沒有再做聲了。她的鼻息再度變得均匀起來。看來她是已經再度睡着了。

「她告訴了你什麼呢？」司馬洛問貝絲。

「沒有，」貝絲搖搖頭，「她就是在

叫着這個名字吧了。好幾次，她都像是要把關於她和丹尼之間的事情說出來了，但是結果她又沒有說下去。」

「我們走吧，」司馬洛揚一揚手中那封信道，「我已經找到了一個可以安置她的地方。」

「我們要到哪裏去？」貝絲問。

「去到的時候你自然就會知道的。」司馬洛回答。他上了車，把車子開動了，離開了這個地區。

愈查愈複雜　越來越危險

再說那邊，王泉跟他那個老僕人坤伯已經找到了那個汽車失去的地點了。這是並不難找的，因爲車子不見了，當然就是那個女郎開走了，而這裏祇有一條路。而且，那部車子還有一部份沒有給河水淹沒，他們認出了車子，就知道那個女郎正是在這裏出事的。

王泉正在哭泣。

「我相信她沒有淹死的，」坤伯下去看過了情形之後說，「她並沒有在車子裏。她已經離開了車子。她既然是離開了車子，就不是淹死了。」

王泉還是流着淚。

坤伯皺着眉：「這個女孩子眞難攪！她不應該逃的！」

「我們必須把她找回來！」王泉抹着淚說，「她——不能够讓她逃走的！」這麼老的一個人，一定是一個經過不少風浪的人，不會很容易哭泣的，但是現在他却是正在哭泣，可見這件事情在他的情緒上是有多麼大的影响了。

「她不可能逃遠的，」坤伯說，「既然車子掉下了水中，沒有車子用，她走路也逃得不遠的，但是她却不在這裏——這附近沒有什麼可以找的地方呀。一定是有一部車子把她接走了！」用手一指地下，「你看，這裏有些輪印！是的，一定有車子來過！」

「難道是有人來接她嗎？」王泉緊皺着眉頭，但是立即又搖頭，「不，這是不可能的！」

「也許剛好有車子經過，把她載走了。」坤伯指出，「這並不是很難的事情。人家看見她失事，當然是願意停車接她了。她可以對人家說一個市區的地址，這樣，人家就會把她載回市區去了。」

王泉握着拳頭頓着脚：「爲什麼要這樣多事呢？爲什麼？爲什麼要管我們的閒事呢？」

「我看我們還是回家去吧，」坤伯勸他道，「明天再請那個私家偵探查一查好了！」

坤伯這個提議是對的，因爲那個女郎的人已經不在這裏了，他們留在這裏也是沒有什麼用處的。於是，兩個老人登上他們開來的另一部車子，開走了。

另一方面，一小時之後，在一座偏僻的海邊別墅裏，司馬洛和貝絲已經把那個女郎放到了床上。她還是在昏睡狀態中。

這座別墅，他們果然是很順利就借到了，因爲張國忠這位朋友，也就是看守別墅的人，他聲明祇借一個月，因爲主人去了渡假，一個多月之後就要回來了。而且，他要的價錢也並不貴。反正這也是無本生利的生意。

於是，他們就把這個女郎移到了這別墅中。這別墅裏沒有別人，而那個看守的人收了錢之後就走開了，留下他們來全權使用這一座一切設備都齊全的屋子。這個人是張國忠的好朋友，他信任張國忠，一如張國忠信任他，因此他肯把一切都留下來讓司馬洛他們使用。要不是由張國忠介紹，恐怕就沒有這樣方便了。

那個女郎平靜地躺在床上，司馬洛和貝絲在旁邊看着她。

「爲什麼她現在又不開口呢？」貝絲看着她，焦急地說。

「我們等吧，」司馬洛說，「神經有問題的人，都是有囈語的習慣的。祇要等着就行了。一方面，讓我們把她先縛起來吧！」

「縛起來！」貝絲叫道，「我們怎能這樣做呢？」

「這不是人道不人道的問題，」司馬洛說，「王泉他們把她縛起來，我們都覺得是一件豈有此理的事情，但是，當她給擦身之後，你也看到她是怎樣把那兩個老人擊倒了的！」

司馬洛這實在也是很有道理的話，一個神經有題問的人是不可理喻的，爲了達成她的心意，她甚麼都做得出來的。

「好吧，」貝絲老不願意地說，「我們用什麼把她縛起來呢？」

「膠布也很好了，」司馬洛說，「繩子容易把皮膚擦破！」

貝絲走到浴室裏，朱然從急救箱中找到了一大卷膠布，又拿回來。兩個人動手把這個女郎再縛起來。

「司馬洛，」貝絲表示担心地說，「我們把她留在這裏，究竟是爲了什麼目的呢？」

「我們要查出她是誰，」司馬洛說，「要查出王泉究竟是爲什麼要把她關起來的。」

「但是這個跟我們的事情有什麼關係呢？」貝絲問。

「也許是沒有關係的，」司馬洛說，「但是這是一種把柄。我們抓住了王泉一些把柄！就可以稍爲放心一點了。假如王泉是要利用我，而這是惡意的利用的話，我也有反擊的機會！這可以帮助我們進一步了解王泉。」

他們終於把那女人縛好了，就在床邊坐着，等着。

不久，那個女郎的嘴唇又動起來了，而臉上的肌肉扭曲着，成爲一個痛苦的表情，就像她是正陷於一個噩夢之中。

她哀求地叫道：「丹尼——丹尼——你得來救我！」

司馬洛對貝絲揮揮手，示意由他來處理這件事情，然後柔聲問道：「爲什麼我要來救你？」

「丹尼——丹尼，你們不能殺死丹尼！」她又叫。

「殺死丹尼？」貝絲恐怖地低聲說。現在，他們第一次知道，這個丹尼可能是一個已經死去了的人！

「是誰殺死了丹尼呢？」司馬洛以很柔和的聲綫問。

他把自己的嗓子調節得很動聽，很有說服力，簡直是有催眠力似的，使人很難不回答，除非這個人是聽不到。

「他們……想殺死丹尼——」她吶吶着說，還是差不多的一句，不過也總算是顯露了進一步的綫索了。想殺死？

「丹尼還沒有死，」司馬洛誘導地問下去，「告訴我，丹尼到底是死了還是沒有死？」

「我——不知道！」她痛苦地着搖頭，「我——不知道！」

「你是誰？」司馬洛問，「你跟王泉是什麼關係？」

忽然沒有回答了。她靜了下來。是不是由於恐懼，不敢回答這個問題呢？抑或，那種藥的性能太强烈了，使她無法從那半睡半醒的狀態之中脫出來？那種藥的强力，使司馬洛不由得爲她而戰慄。雖然她是大部份都吐出來了，還是這樣。

假如司馬洛和貝絲沒有發現妣，她會不會在駕車的途中睡着，撞車而死呢？

「你叫什麼名字？」司馬洛讓她歇了一陣，然後再柔聲地問，以免造成一種逼供的印象。

假如是別人，還可以搜一搜身，看看她的身上有什麼證件之類，就可以知道她是誰了。但是她直接從床上來的，她的身上什麼都沒有。而司馬洛在她那間房間裏的時候亦是並沒有找到什麼證件，可以表明她的身份的。

知道她是誰，也是很重要的。知道她是誰，也許就可以知道她是爲什麼在王泉的家中了。

她還是沒有回答司馬洛那個問題。

「你聽我說吧，」司馬洛慈祥而又誠懇地說，「我們是要帮助你的。我們是好人，你得信任我們。你得告訴我們這究竟是怎麼回事。你得告訴我們，你和王泉究竟是什麼關係！這樣，我們就可以帮助你找到丹尼了。」

「難道你不想找到丹尼嗎？」貝絲也在旁邊溫柔地加一句。

「我——」她說着，眼皮震了一震，但是再也沒有什麼反應。跟着，她的鼻息就均勻起來。

「她睡着了。」司馬洛低聲說。似乎，她在有了一張舒適的床之後，她就更容易墮入夢鄉。

「眞麻煩，」貝絲說，「她並沒有告訴我們什麼。」她咬着下唇，做了一個不耐煩的手勢。

「她並不是沒有告訴我們什麼，」司馬洛說，「她總算講出了丹尼這個名字。似乎她的精神分裂是和這個叫丹尼的人有關的，這個丹尼也許不曾死去，但是有過生命危險，她爲了他而很担心，但是她又不獲准見他……」

「唔，我有一個主意。」貝絲尋思着說。

「你有一個什麼主意呢？」司馬洛問道。

貝絲附耳對司馬洛低聲講了一些話，司馬洛點着頭。

「唔，」司馬洛說，「這倒是值得一試的！」

第二天下午，司馬洛就出現在王泉的公司，求見王泉。他馬上就給王泉延進去了。

司馬洛小心地觀察，很明顯地看出王泉的神色不大好。

司馬洛打量着王泉，說：「你的氣息不算太好呢，王老板，在新加坡沒有機會睡覺嗎？」

「你怎知我到新加坡去了呢？」王泉問。

「從報紙上看到的，」司馬洛說，「你是名人呀！」

王泉含糊地不知應了一聲什麼。既不是承認，亦不是否認。祇是不願意提。

司馬洛羨慕地嘆了一口氣：「你們這些大忙人！眞是！」

「司馬洛，」王泉有點不耐煩的，「你究竟有什麼事？」

「我是想知道，」司馬洛說，「司徒先生明晚和後晚會在家嗎？我打算明晚或者後晚就動手。」

「這是很難講的，」王泉說，「你不能今天問我，假如你要明晚動手，你就得明天下午問我。你要後天晚上動手，你就得後天下午問我。我不是司徒先生本人，我不能預先回答你的。即使是我自己，我也不能够肯定告訴你我明天晚上或者後天晚上在那裏的！」

「好吧，我明天再問你好了，」司馬洛說，「但是關於那間屋子裏的情形，你可以詳細地再告訴我一遍嗎？」

「我不是已經給了你有關的資料嗎？」王泉皺起眉頭。

「不錯，」司馬洛說，「不過，還有一些細節都是你的資料上所沒有的。」他取出一張紙來，說：「這些疑點，假如可能的話，我希望你逐點對我解釋一下。」

他逐條地提出來問王泉，而王泉也回答了他。他所問的那些，都是關於屋子的內部的問題。既然王泉自稱到過那間屋子，自然應該可以解答了。而且事實上，司馬洛也知道，王泉對那屋子的內部的清楚程度，是更超過他所自稱的。

當司馬洛問完之後，就微笑點點頭：「很好，現在，我是有把握得多了！」

「怎麼，」王泉皺着眉頭，「你對這屋子的清楚程度，也是超過我所料的，就像你是本人到那裏去過似的。」

「我在空中觀察過，」司馬洛小心地觀察着王泉，「而且我看見了屋中的每一個人！」

「從空中觀察過？」王泉不大明白地看着他。

「我是借了一部飛機從空中飛過，」司馬洛說，「我認爲這是一個好辦法，你說是嗎？」

「噢，對了，」王泉說道，「這的確是一個好辦法。唔——你是什麼時間飛過的？」

司馬洛告訴了他。王泉又沒有進一步的表示了。

「進行吧，司馬洛，」他鼓勵地說，「愈快就愈好！」

「我明天再給你一個電話吧。」司馬洛說。

× × ×

這個時候，那個從王泉家中逃出來的

女郎也終於醒過來了。這時，她的身上已沒有給那些膠布纏住了。她睁大了眼睛，奇異地看到貝絲正坐在她的身邊。

「你的肚子餓嗎？」貝絲溫柔地問。

「我——這是什麼地方？」她吶吶着問道，「你是誰？」

「這裏是我的家，」貝絲說，「不過你用不着客氣，如果你覺得不舒服，你大可以在這裏繼續住下去，休息一下的！」

「我——究竟發生了什麼？」那女郎問道：「我怎麼會在這裏的？」

「我怎會知道呢？」貝絲亦早已對這個微妙而必然的問題準備好了一個答案，「我也正想問你呢。昨天晚上，我開車經過綠楊路，看見你在那裏逛着，就像迷了路似的，我差點沒把你撞倒了。跟着，你就忽然在地上躺下來，我還以爲你——但你沒有受傷，你祇是睡着了。我還差點把你送上了警局呢！」

「你沒有吧？」那女郎顯然地吃了一驚。

「當然沒有，」貝絲說，「你不過是睡着了吧了。爲什麼要驚動警方呢？我們都是女人，上警局去是不大方便的，是不是？」

貝絲和司馬洛已經決定了，還是用這個方式來講比較好。

那個女郎顯然地舒了一口氣。

貝絲則皺着眉頭看着她，道：「你沒有什麼不妥嗎？怎麼你會忽然在街上睡着了呢？」

「哦——我——」那女郎慚愧地把頭低了下去，「我祇是太疲倦吧了。我家裏有點事情。呃——我睡着了之後有說過什麼嗎？」似乎她是自知會在夢中說話的。

「沒有，」貝絲說，「你並沒有說什麼，不過，你不介意告訴我這究竟是怎麼回事嗎？一個女孩子，晚上這樣的時間，這樣在路邊睡着了，到底不是一件尋常的事。」

「唔——我們還是不要談這個好些。」那女郎說。

「好吧，」貝絲無可無不可地道：「我也不能够免强你的，唔——你要不要吃點東西呢？」

「不，不，我不餓，」那女郎開始顯得張惶失措起來了，「我看我還是走吧。我——不想再打攪你了。」

「但是我已經叫了醫生，」貝絲說，「我一見你醒了，我就打了電話叫醫生。你最好等醫生來檢驗一下才走。不要緊的，那位醫生是我的朋友，不收錢的。」

「哦，這樣——那麼，我看我還是吃點東西吧。」那個女郎無可奈何地說。

「很好，我去給你弄，」貝絲說，「你繼續在這裏休息一下吧。」貝絲友善地輕輕拍拍她的肩，離開了房間。

貝絲並沒有問她叫什麼名字，她也沒有問，沒有自我介紹，甚至沒有道謝。她忘記了應該做的最起碼事情。假如她不是神經有點問題，那她就是有很嚴重的心事了。

房門一關，那女郎馬上跳下床，走到窗口，把窗門推開來看看。窗子是沒有鐵柵的，外面就是郊野，並無圍牆，她是很容易逃出去的。

她祇要爬出窗口，跳下去就行了。貝絲不在這裏，她就可以逃出去了。

不過，她還是欠缺了一些東西。那就是她既沒有車子又沒有錢。當她從王泉的屋子逃出來的時候，她是開着一部車子的，有這部車子，她就可以走得很遠。然而沒有車子，她就必須要有錢才能走動了。

她再回轉頭來，眼睛在室內掃視了一番，終於停在梳粧枱的案頭上。那上面就放着一隻小手袋。

這隻小手袋顯然是屬於貝絲的。

她臉上的表情一動，考慮了一下，便走過去，把那手袋拿起來，拉開了拉鍊。因爲目前，這就正是她所需要的東西了。她所需要的東西，可能就是在這小手袋的裏面。

小手袋裏面除了證件和鎖匙之外就祇有一些錢。不很多，祇是一些零錢。不過，這也正是她所要的東西。她把那些錢拿了，塞進襯衣的袋裏，然後就走到窗前，拉起裙子，跨過了窗沿，跳出去，落在窗外的草地上。

她回頭望望，似乎沒有人發現她。實際的行動，一如她所預料的那麼順利。既然沒有人發現她，她便邁開快步，向公路方面跑去，跑得很急很快。

不時，她亦會回過頭來望望。

當跑到了公路上時，她回頭可以望見屋子的廚房。遠遠，她可以看到貝絲正在廚房中弄着，顯然是在弄着答應了替她弄的食物，也顯然完全不知道她是已經逃走了。

她這才放心地吁了一口氣。

她沿着公路而行，脚步仍然很急的。終於，她到達了一座巴士站，就停了下來，站在那裏等巴士。

她又得到了自由了。她的臉上也不由得露出一個微笑。也許她是正在想，到底，好人還是最容易受騙的。

但是，貝絲雖然不是壞人，却不是那麼容易受騙的。事實上受騙的並不是貝絲，而是這個女郎自己。因爲在這個時候，司馬洛就正在不遠的樹林中看着她。

這就是司馬洛與貝絲的計劃了。他們相信她很可能不肯透露她究竟是有着一些什麼秘密的。無論如何，她不會對陌生的人透露。所以，萬一她不願意透露的時候，就要採用這個詭計了。這個巧妙的詭計，實在也是一個很古老的詭計，不過是四個字：欲擒先縱。

司馬洛與貝絲的計劃就是讓她走，而在暗中監視着，看她究竟要走到何處去，做些什麼，見些什麼人。

不久，巴士來到了，這個女郎就上了車。

司馬洛當然也開車跟着這巴士了，他早巳知道這別墅附近的形勢，知道乘搭巴士是唯一的離開方式，除非她寧願步行吧。汽車跟踪巴士當然是一件並不困難的事情。巴士是不會逃走的。

不久，巴士來到了。她上了車。在車上，她找了一個位子坐了下來，售票員走過來了。

她交給售票員一張鈔票，售票員問：「你要到哪裏去？」

這是一部長途巴士，各站票價是不同的。

她一時愣住了，因爲她根本不知道自己身在何處，亦不知道這巴士是要到何處去的。

「呃——這車子是到哪裏去的？」她吶吶地問着，跟着也許又自覺這個問題是很傻氣了，旣不知道車子是要到何處去，爲什麼又要上車呢？因此她說：「我是要在總站下車。」

售票員給了她車票，找了錢給她，她便安心地在座位上靠好，一點都不知道，司馬洛現在巳經駕車在後面跟着了。她就是看見也不會知道的；因爲她並不認得司馬洛。

車子到了市區的時候，這個女郎才開始注意兩旁那些街道。後來，在一個街口車停時，她忽然下了車。

顯然她看着這些街道就認得，知道她是到了什麼地方了，所以她就可以從車上下來。

巴士走後，她截停了一部的士，上去了，對司機說了一個地址，的士便把她載走了。

這部的士載着她，一直越過城市，到了城的另一端，在一座兩層的樓宇前面停下來。這個女郎付了車錢下了車，站在行人路上，看着的士走掉了，然後她才進入那個門口，踏上樓梯。

司馬洛巳經在後面一個停車位裏停了車，看着她。她當然是很難察覺得出來的。她既認不得司馬洛這個人，亦不認得司馬洛這部車子。

司馬洛對這個地區的環境不大滿意。不是一個治安良好的地區。他想着，到目前爲止，這個懷疑是患精神分裂的女郎，行動都是相當正常，有條有理的。

她現在似乎是巳經到達了她的目的地了。她會做出一些什麼危險的事情來呢？

司馬洛至此，又很難跟着她上樓看個究竟的，因爲這樣就勢必會引起她的懷疑了。因此，看看周圍的形勢之後，司馬洛便下了車，進了對面的另一幢樓宇，登上樓梯。

這街上面的樓宇的形式都差不多的，是比較古舊的那一種，每一層樓梯的轉角都有玻璃窗，可以望到街上，面對面也是一樣，因此從這邊樓梯內也可望到對面的樓梯之內的情形了。

他看見那個女郎巳經上了三樓，正在按門鈴。

司馬洛的心裏焦急起來了。她來這裏找誰，來這裏幹什麼呢？這是司馬洛所看不見，也聽不到的。

門開了，開門的一個頭髮很長的新潮青年。儘管世人對長頭髮的人的印象都很惡劣，但這種印象有時是寃枉的，因爲長頭髮的人之中，也不乏好人。而且事實上，青年人之中，又有多少不是留着一頭長髮的呢？

不過，對這個開門的年青人而言，則這個偏見似乎並不是寃枉的。這個人滿臉邪惡之氣，看他的樣子也看得出他的確不會是一個好人。

那女郎說：「丹尼呢？」

「丹尼？」那個長頭髮的年輕人露着一個狡猾的微笑，考慮着。他一面打量着她。

「丹尼，」那個女郎說，「我要找丹尼。」

那個年青人看了她一陣，才終於說：「進來吧！」

那女郎進去了。門關上了，司馬洛在對面便什麼都看不見了。他焦急地在那樓梯口彎着身子，向對面窺望着。那女郎進去的那層樓是有露台的，但現在露台上却是垂着百葉簾，他看不見裏面發生什麼，祇是看得見人影幢幢在閃動着。假如不是天巳黑下來，屋內有燈光透出，那就連這個也看不到了。

那些人影似乎動得很激烈，後來就沒有什麼動靜。

司馬洛皺起了眉頭。他必須找一個辦法查清楚這究竟是怎麼回事。以及屋裏究竟是正在發生着一些什麼事情。

過了不久，他又看見門開了，剛才那個開門的長頭髮青年人出來，神色緊張地匆匆下樓。

司馬洛小心地注視着，他看見那個人神色慌張地跑到了樓下，四面張望着，終於有一部的士來了，他便踏上車，車子把他載走了。

司馬洛連忙下樓，到了對面，登上樓梯，到了那層樓的門口，遲疑着，他也是不大方便按門鈴的，假如有人開門的話他也不知道該說什麼好，所以他也祇能够先把耳朵貼在門上聽聽了。

門內什麼動靜都沒有，那個女郎究竟正在裏面幹什麼，他是否應該開門進去看呢？

他在門口遲疑着的時候，樓下的脚步

新篇預告

太空科學幻想故事

「地球爭奪戰」

馬雲新著

世界各地越來越多人發現各式各樣的不明飛行物體。外星球的生物進入地球的大氣層，已是無須再懷疑的事，所謂找不到「鐵證」，我們只好自認科技落後於他們而已。

外太空的「祖必達星球」與「哈雷氏星球」目前正分別派人盤據着天空和海底，他們都覬覦着我們地球上豐富的資源。兩個星球的生物正爲此而展開明爭暗鬥……

如果你有留意世界各地經常發生的神秘事件，再看看馬雲筆下的奇幻小說，閣下一定會感到大開眼界！

聲就响起來了，有幾個人匆匆上樓來的聲音，司馬洛吃了一驚，連忙再上了一層樓，以免被人碰見，假如那些人是要走上一層樓的話，那麼司馬洛又會假裝是正在下樓了。

司馬洛再上了一層樓，便在那樓梯間伏着，向下面望着，奇怪來的又是一些什麼人物。

那些人很快就上到來了，司馬洛詫異地發覺，來者竟然就是王泉，而王泉率領着二個彪型大漢，司馬洛是不認識這二個大漢的，但他的眼光很銳利，一看就看出了這二個人是私家偵探之類。

王泉似乎是找來了私家偵探帮他的忙了。

三個人到了樓梯。王泉伸手按門鈴。沒有人開門。

「她一定是一個人在裏面，」王泉說，「我想我們應該把門弄開衝進去。」

「讓我來吧，」其中一個私家偵探說，「我有百合匙！」

他掏出一串鎖匙來，從其中揀出一條，插進匙孔扭動，但是門並沒有馬上打開，他再扭向另一邊，還是沒有什麼反應。

事實上，這個私家偵探開門鎖的本領似乎是相當蹩脚的，他弄了相當久一段時間，那度門還是不肯聽他的話。

後來，他滿頭大汗，索性用身體向門一撞，門便開了。

這一撞撞得那麼重，很可能根本就把門鎖撞壞了，並不是他們那門匙的功勞。

他們進去了，司馬洛仍在樓上等着，他認為他暫時仍然可以不必採取什麼行動，祗是看一看事情又會有怎樣的下一步發展。

王泉等三個人在裏面並沒有發出什麼聲响，但是三分鐘之後，司馬洛却聽見樓下有汽車到達的聲音了，至少四個同樣打扮和型格的年青人跑上來，司馬洛覺得事情是有點新的發展了，但是他先得看清楚，在事情未有進一步的發展之前，他是不能够決定應該採取什麼行動的。

那幾個年輕人跑上來了，他們到了門口，發覺門有點不妥，便把門推開了，一湧而入。

門內馬上大吵起來，在樓上看着的司馬洛開始覺得情形有點不妙的，但他還是等着。

他聽着，一面在苦笑，這件事情的發展，是眞的愈來愈離奇了，這究竟是怎麼回事呢？

王泉這個人，會為了這個女郎而如此緊張，而且又是跟一些這樣的人糾纏不清起來，當他聽着的時候，屋內又靜了下來了。

司馬洛開始為王泉他們担心了，因為剛才是在吵鬧，簡直是在打門，現在却靜了下來，這靜就表示顯然是有一方面給制服了，而且不會是那許多個長頭髮的青年給制服，而很可能是王泉等幾個人被制服了的，因為王泉那方面的人比較少，寡不敵衆是通常的合理情形，而且對方那些人又是年青力壯的。

司馬洛悄悄地跑下樓梯，到了那層樓的大門前面，向裏面張望一下，由於那門是已經給撞破了的，暫時鎖不上，因此他可以窺進門裏，看到裏面的情形，也聽到這裏面的聲音。

他看見沒有錯，王泉與那二個私家偵探模樣的人物果然是已經被制服了，被制服在彈簧刀之下。

那一羣長頭髮的青年人無論如何都不是善男信女，他們的身上是帶着刀子的。

那個女郎已經被縛了起來，放在一張長沙發上，她的手脚都是給用繩子縛住了，而咀巴給手帕塞住。

最初下樓去召救兵的那個長髮青年正在說：「媽的，這三個傢伙究竟是誰？」

「私家偵探，」另一個剛剛完成了搜身工作的指出，並且把兩張證件揚一揚，以表示他的發現是正確的，「但是這個老的沒有證件，不知道究竟是誰？」

「你們，識相的就放了我們。」其中一個私家偵探悯嚇地說，而得到的答案却是重重的二巴掌。

「不要吵，媽的，」那個長頭髮的青年人說。

「我看不論他們是誰，我們也非要把他們幹掉不可了。」為首那個長頭髮的青年露出兇悍之相，「一不做二不休！」

「對了，」另一個說：「我們不能够把秘密洩漏出去的。」

「放他們走，我們的秘密就洩漏了。」另一個說。

「先把他們縛起來吧。」為首那個命令：「我們最好到別處去動手。」

這時，門就給踢開了，出現了司馬洛，司馬洛說：「好了，不要動！」

那些人回頭一望，看見司馬洛站在門口，手中拿着槍，在現代的城市中，槍通常就是警探的代表，尤其是司馬洛把門踢開的方式，更是警探的方式，因此那羣人都慌張起來了，好像一羣受到了驚擾的螞蟻。

「警察！逃呀！」他們叫道。

他們放了王泉等人，向走廊內逃走，很可能那裏面是還有後門可以逃走的。

但是司馬洛的槍响了一聲，走廊的入口處的牆壁崩了一角，這又使他們呆住了，似乎到了此刻，他才相信那是眞而不是玩具槍，人對槍的反應通常都是這樣的，一看見槍，馬上就想逃，但是槍一响，腿子就發軟了。

要槍聲响的時候，他們才會醒覺到槍彈是可能射在自己的身上的，那時就眞正地害怕了。

「這是眞槍，」司馬洛叫道：「下一槍就要殺人了，你們每一個都不要動。」

那一羣青年人眞的一動都不動了。」

「刀子丟下來，」司馬洛又發出了下一個命令。

那些彈簧刀果然都丟在地上了。

「司馬洛！」王泉驚喜交集的地叫道：「你，怎會來這裏的？」

「你還問，」司馬洛笑起來，「難道你不歡迎我嗎？你已經差點沒命了！」

「司馬洛！」王泉搖着頭，「你來得正好，假如你不來那就錯了，這班人，這些混蛋！」他的手發抖着，指着那羣青年人。

那些人也是正在發抖着，不過發抖的原因則是與王泉不同的，他們的眼睛也在

狡猾地閃動着，找尋一個逃走的機會。但是司馬洛已經開過了一槍，證明那是眞槍實彈，也證明司馬洛並不是沒有胆量開槍的，因此他們認為還是不值得一博了。所以他們沒有動。

「我們要不要報警呢？」司馬洛故意對王泉精神虐待一下，「這些都不是好東西，最好就是把他們關到監獄裏去了，那是他們的家。」

「不，不，」王泉連忙擺着手說：「不要報警，我們不要張揚，我們不能張揚的！」

王泉說着，走過去替那個問題女郎解掉了身上的繩子，也放鬆了她的咀巴，那女郎伏在他的懷中哭泣起來了。

司馬洛不知道，這一次又是眞哭還是假哭，也不知道她是不是還會再企圖逃走。他對這個女郎還是知道得太少一點。

「我們還是回家去了吧，」王泉拍着她的肩。

她點着頭：「我——是來這裏找丹尼的！」

「你不會在這裏找到他的，」王泉說：「我們還是走吧！」

「就這樣把他們放了嗎？」司馬洛指着那羣青年人，顯得很不服氣，「他們剛才還打算把你殺死呢！」

「別理他們了。」王泉擺着手，「別理他們了，他們不值得我們麻煩了，我們還是走吧。」他擁着那個女郎。

「好吧，」司馬洛說，「你是老板，你們先行好了。」他又對那羣青年人命令，「好了，你們，都跪下來，兩手放在後腦上。」

在一把槍後面的命令是最權威的，那些人果然都遵命跪下來了，兩手放在後腦上。

王泉與那二個私家偵探伴着那個女郎首先離開了，司馬洛則殿後退出去，他的槍使那羣人不敢妄動。

「你們可以追下來的，」司馬洛臨出門口時說道：「但是我先此聲明，你們誰追來得最快，誰就先吃一顆子彈。」

這個警告是有效的，他們下了樓，並沒有人追下來，司馬洛有一部車子在樓下，而王泉亦是有一部車子在樓下的，王泉轉對司馬洛：「你跟我來一趟吧，我要跟你談談。」

「好的，」司馬洛點頭。

王泉與那二個私家偵探押着那個女郎上了他們開來的車子，司馬洛也登上了自己那一部車。

他們的車子都開動了，司馬洛的車子就跟在王泉的車子後面。王泉把那個女郎帶回他的郊外住宅去，司馬洛也跟着他回去。

他們安全地回到了王泉那座郊外的住宅，王泉把那個女郎扶了上樓，當他再下來的時候，貝絲也已經到達了，司馬洛是用他的無綫電通知貝絲的，距離假如以直綫而言的話就並不太遠。假如太遠的話，貝絲那邊當然就接收不到，而需要打電話了。

「你怎樣處置她呢？」司馬洛問：「又是用膠布把她縛起來了嗎？」

王泉苦笑着：「司馬洛先生，你對這件事情似乎知道得很多，也許用不着我告訴你什麼，你告訴我就行。」

「我並不知道得那麼多，」司馬洛說：「我還是正在等着你解釋一下。」

王泉還是顯得尷尬，似乎有着難言之隱，司馬洛又說：「我本來是不打算讓你知道我知道的，但是為了救你的性命，我不能不現身出來，我希望你會感激我救了你的命。」

王泉嘆一口氣：「我當然是感激你的，司馬洛，我——也不知道應該怎樣表示我的謝意，但是，你究竟是怎會知道的呢？我還以為我把我的秘密守得很好，但是你却知道，而且你還能够……」

司馬洛聳聳肩：「既然是我救了你的命，我覺得我是有權要求你先向我坦白的，我覺得你最好先告訴我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這兩件事情有沒有關連的呢？你這位小姐的事，和我偷東西的事。」

「有，」王泉說：「這兩件事實在是一件，叫你偷東西祇是半件事吧了。」

「正如我所猜，」司馬洛說：「不過你最好說得詳細一點，包括你如何會穿着睡衣出現在司徒先生的家裏。」

「你在空中看見了我？」王泉瞥了他一眼。

「是的，」司馬洛說，「而且還拍下了你的照片！」

「不錯，」王泉又嘆一口氣，「我欠你一個解釋，讓我想一想——我應該怎樣開始，」他閉上眼睛，想了一會，然後說：「這個女孩子，她就是我的女兒，名字叫思梨。很奇怪的名字是不是？是她自己改的。」

「原來你有一個女兒。」貝絲說。

「這一點是沒有別人知道的，」王泉繼續解釋，「我不讓外人知道，是有我的理由的，」他又頓一頓，臉上露出痛苦的表情，顯然這個故事他不想說出來，不過他又非說不可。

「現在似乎也不是需要守秘密的時候了，」司馬洛說：「我對你的秘密也知道得太多一點了。」

王泉與他那個老僕人交換了一個眼色，兩個人都是露着痛苦的神情，這個老僕人果然是對王泉非常忠心的，王泉痛苦，他也痛苦了。

「你看樣子是眞有苦衷的，」貝絲說，「也許你說清楚一點，我們可帮助你解決。」

王泉低着頭，嘆着氣。「別以為我是一個值得羡慕的人，我雖然有錢，其實我並不是擁有一切，事實上，除了金錢之外，我還有些什麼呢？我沒有親人，祗有這一個女兒，而她每一分鐘都想從我的身邊逃開。」

「照我看，」司馬洛說：「她似乎是精神分裂的！」

「是的，很不幸。」王泉又長長地嘆一口氣。

跟着，王泉就說出他這個悲慘的故事，原來，他這個一般人都認為是正人君子的人，也有過一段不可告人的羅曼史，本來愛情是應該甜蜜的，不過有時為了形勢禁格，那些甜蜜也變成了痛苦，或者不知道究竟是痛苦較多還是甜蜜較多了？

王泉就是這樣的，二十年前，他跟一個女人要好，這個女人就爲他生下了思梨，但是，思梨却不能名正言順地成爲他的女兒。

因爲，那女人是另一個人的太太，那個女人是早已經與丈夫分開了，不過沒有辦正式的離婚手續，於是王泉就也不能娶她了，因爲那是不會合法的，這樣，三個人的精神都很痛苦，王泉肯給思梨一切，但是不能够給她一個正常的家庭，事實上，除了物質的享受之外，他並不能給她什麼了。

也因此，思梨就向外發展，尋求慰藉，這也是一件很難以避免的事情，她交上了一些壞朋友，就是那班不良的青年人，他們一起整天胡天胡帝，吃迷幻藥，處於迷醉之中，這些，使她的精神狀態欠平衡了。

那些飛仔們不知道她究竟是什麼身份，看見她在經濟上很充裕，便經常向她搾取。

王泉和她的母親漸漸覺得不妥了，就開始控制她的經濟了。但是她已經騎虎難下，她不能够和那羣飛仔斷絕，但是和她們一起，又不能沒有錢的，於是，在她的男朋友丹尼的慫慂之下，她到王泉那裏去把那隻玉兔偷了出來，那玉兔本來是王泉的東西，他們急於要錢用，就把玉兔偷去，賣掉了。

王泉很生氣，這一次他是生氣極了，他根本就不喜歡丹尼這個人，這一次，他認爲他對丹尼是再也不能容忍了。

「於是我對付了他，」王泉說。

「你把他殺掉了，」貝絲在旁邊吃驚地說。

「不是，」王泉說：「我不想殺人，也不值得，我祇是想思梨知道，她這個男朋友究竟是怎麼樣一個人，於是我叫來了幾個私家偵探替我辦事，這世界上，始終都是錢最好的，我有錢，我就可以叫人替我做很多事情，我這些私家偵探找到了丹尼那一羣飛仔朋友，給了他們一些錢，那些人就當着思梨的面，把丹尼打了一個半死，我就是要讓思梨看清楚那一些究竟是什麼人，她應該明白，這些所謂朋友，祇要有錢，是什麼都肯做的，就是把自己的朋友打一頓也做得出！」

「應該這樣對付，」貝絲說。她對那些人也是並無好感的。

「但是我也許是做錯了，」王泉又嘆息着說：「我沒有想到，思梨對丹尼的感情是那麼深的，丹尼一向以來對她都是奉承備至，把她捧得飄飄欲仙，她認爲丹尼是世界上最好的男人，然而，丹尼却就在她的面前被他們自己的好朋友打得死去活來，她對他的信心是完全失去了。她本來是把他作爲一個精神上的靠山，這樣一來，她對人生是完全失去了信心。」

「於是思梨就變成精神分裂？」貝絲問。

「起初祇是相當輕微的精神分裂而已，」王泉說：「但是後來，還有慘劇跟着發生。」他不勝唏噓地搖着頭：「我爲了她的精神有問題而把她送進了醫院，她就留在醫院裏，受着醫生的照料，這本來是很好的，但是她的母親變成一個人在家，她間中回去陪一陪她都不行，有一夜，丹尼就來進行報復了，他帶來了二個朋友，把思梨的母親毆辱了一頓，然後逃掉了，不知所踪。」

「爲什麼丹尼要打她的母親呢？」貝絲問。

「丹尼以爲是這位母親主使人去打他的，」王泉聳聳肩：「丹尼根本不知道有我這個人存在，思梨認爲自己是沒有父親的，也沒有對丹尼提起我。」王泉說：「丹尼帶來的人，也正是打他的人，這些人眞是什麼都幹得出來的！」王泉一攤兩手，煩躁而懊悔地，「那場毆打倒沒有什麼，反而是那侮辱使她受不了，她的心臟病發作，送進醫院，後來就死了，我不能够不讓思梨知道這件事情，因我必須向她解釋，爲什麼她的母親不到醫院來看她。」

總而言之，這個消息對思梨果然是一個更大的打擊，她的精神分裂的症狀更加嚴重了。常常，她會從家裏逃出來，在街上亂跑，找尋丹尼，要丹尼替她找回那隻玉兔，她又担心丹尼不知道會不會給他的朋友們殺掉了，她認爲那隻玉兔是一切煩惱的根源，她認爲祇要把那隻玉兔取回，她就可以把一切煩惱都解決了。」

醫生認爲她的病的癥結也是在於那隻玉兔上，找到那隻玉兔，病情就可以稍減的。

「但是，」王泉又說：「那隻玉兔已經落在司徒先生的手上了。」

「而司徒先生是一個祇買而不賣的人，」司馬洛第一次插咀道。

「對了，」王泉說：「他有的是錢，一件有錢也再買不到的東西，他怎麼肯出賣呢？我與司徒先生雖然是朋友，但實在並不是很好的朋友，我們還談不到買賣珠寶的問題，事實上，我跟司徒先生還是有點心病的，我們來往，祇是因爲有點生意上的聯絡吧了，總之，司徒先生是決不會把這隻玉兔賣給我的了，因此，我沒有辦法，祇好出到偷的一途了。」

幸而，司徒先生還未曾懷疑到王泉要得到那玉兔，但是很可惜，第一次去的張義却不成功，現在，他就希望司馬洛能够替他做到這件工作。

「那麼，你出現在司徒先生的屋子又是爲了什麼呢？」司馬洛問。

「我是爲了生意而去的，」王泉說。

司馬洛小心地看着王泉，提防王泉會是在說謊，在這種情形之下，王泉雖然似乎是用不着說謊的，但是司馬洛也不大清楚目前的情形，所以他亦不能够絕對肯定王泉是沒有繼續說謊的理由，司馬洛小心地說：「但是報紙上却說你是去了新加坡，爲什麼呢？」

現在，他們對王泉的態度，簡直是像在盤問犯人似的了，但是王泉並無反感。王泉現在就像是很急於得到他們的同情似的。

「那是一種烟幕，」王泉說：「我不能讓人家知道我到過司徒先生的家去，」他又長長嘆一口氣，「我不知道世界上有多少鉅富的錢是全部都用正正當當的手段賺回來的，但是，我得承認與一般人所相信的不同，我的錢並不是全部都是用正當手段賺到的，賺這許多錢，眞是比登天還

難，至少在我是如此的，我也在經營着一些不正當的生意，一些暴利的生意，是跟司徒先生合作的，」王泉伸出舌頭來舐舐唇皮，就好像是提起這件事情就有一種很不良好的味道似的，他又說道：「我是不時與司徒先生見面一次的。我在他的家裏是客人，而且我還要逗留很長的時間，所以換上舒適的衣服，也是合情合理的事情了。」

司馬洛以刁鑽的神情看着他，然後忽然提出一個奇怪的問題了：「你不會是司徒先生本人吧？」

「然不是，」王泉勃然地道，「我是王泉，他是──你「爲什麼會有這樣的想法？」

「我從空中拍照片拍到了你，」司馬洛說：「却反而拍不到他，當然我不知道他是什麼模樣的，但最少，我拍不到一個像是權威人物的人。」

「他就是他，我就是我，」王泉說。

「他究竟是誰呢？」司馬洛好奇問。

王泉道：「你還是不要知道的好。」

「你已經擁有這樣多錢了，」司馬洛說道：「你還是要用不正當的手段去賺錢嗎？」

王泉搖搖頭：「做生意有時是沒有辦法的，除非你退休，什麼都不做吧，你要做，生意做得太了，你就不能够不面面俱圓，有時候你就是需要遷就一下，生意才能够維持得下去的！」

「我也知道是有這種情形的。」司馬洛說。

「總之，司馬洛！」王泉說：「你得替我把那隻玉兔偷過來，不但爲了我給你的錢，而且也爲了思梨，你看到她是多麼可憐的。」

「她還是不會忘記這個丹尼，」貝絲說：「究竟丹尼現在何處呢？」

「已經逃走了，不知所踪，」王泉說：「不過，思梨仍然老是在想念着他，當她逃脫了之後，我知道她一定會去找丹尼的，那間屋子是以前丹尼他們在鬼混的地方，我知道她首先就是會到那裏去，於是我就帶了私家偵探去等着，我果然等到了，不過──」難爲情地聳聳肩，「以後的事情你是知道的了。」

「是呀！」司馬洛說：「你應該多謝我救了你的命，假如我不來，你是肯定沒命的了。」

「我不知道應該怎樣多謝你，」王泉說：「說話是不够的，而且錢的方面──你要怎樣你祇要開口就行。」

「我也不是這個意思，」司馬洛說：「我要說的實在是，假如你老早告訴我眞相的話，情形就不會弄得這樣狼狽了，是不是？」

「這些是並不光榮的事，」王泉嘆口氣，「我也是盡量不想讓太多人知道的，不過現在，你是已經知道了。」

「我很同情你，」司馬洛說：「上一代與下一代之間的事情，常常就是這樣的，很難彼此了解，也沒有那麼容易弄得清楚。」

「但是你，」王泉好奇地看着司馬洛說，「你又怎麼會知道我這許許多多事情的呢？」

司馬洛把他這邊的經過情形告訴了王泉。

王泉抖一抖：「這也算是我們的好運氣了。假如不是剛巧你們來了，思梨可能就會在那車中給淹死。你是救了我們兩次了，那一羣禽獸，簡直不是人，他們怎能這麼壞的？」

「這世界上什麼人都有，」司馬洛諷刺地微笑着：「不過你也是一個老於世故的人，這一點是用不着我教你的了，是不是？」

「爲什麼這班傢伙要殺你呢？」貝絲問，「他們是不須要這樣做的！」

「在出了玉兔的事情之後他們巳經有了一個計劃，」王泉冷笑道：「是我的私家偵探查出來的，他們正在查她的底細，計劃綁架她，勒索一大筆錢，這是她的經濟充裕而招來的橫禍了，不過，出了事之後，她給送進了醫院，這件事也暫時擱置了，現在她忽然又自投羅網，他們當然不會放過她的，他們不想這個計劃被制止。我們出現，也阻不了他們！」

「那班野獸，」貝絲恨恨地說：「我最恨就是那些不剪頭髮不洗澡的人！」

「他們可惡的地方倒不是在於長頭髮，」司馬洛說：「長頭髮祇是潮流的問題，假如是流行禿頭的話，他們也一樣會禿頭出現的，可恨的是他們的內心，邪惡的人是什麼時代都有的！」

「養兒育女在現今的世界上眞不是一件簡單的事，」貝絲說。

「現在他們巳經碰不了我們，我們也別再去管他們了，」王泉說，「現在的問題是那隻玉兔，司馬洛，你以爲這隻玉兔可能不可能到手呢？什麼時候才可以動手呢？」

「我看你得告訴我多一點資料了。」司馬洛說道：「例如這位司徒先生究竟是誰？」

「你還是不要知道的好。」王泉仍然堅持。

「王泉先生，」司馬洛說：「我認爲你還是坦白一點的好，你的隱瞞相當誤事，假如你早把這件事內幕告訴我，那麼你很可能用不着出那麼高價錢也會答應替你做的！」

「錢並不是問題，」王泉說。

「但我的性命是問題，」司馬洛說：「我不想步張義的後塵，假如我不知道得清楚，我的性命是隨時會有危險的，你得帮我一個忙！」

「呀，」貝絲也在旁插進一咀，「我們是想活下去的，你也想我們活下去，假如我們也死了，你又得另外找人替你做這件事了，那時你可以找誰呢？」

王泉又考慮了一會，終於嘆一口氣，說：「你會守秘密的吧，司馬洛？」

「我很會刺探秘密，」司馬洛說，「但我也很會守秘密，應該守的秘密我是會守的。」

「好吧，」王泉說：「我告訴你吧，司徒先生以前的名字叫高倫。你聽說過沒有？」

貝絲看着司馬洛，司馬洛皺起眉頭道：「你是說五年前退休了的那個高倫先生嗎？」

「是的，」王泉說：「原來你對黑道中人的知識也相當豐富的。」

「幹我們這一行，什麼都得知道一些的，」司馬洛說着又沉吟起來了，「但是，高倫……」

「你不是聽到了這個名字就害怕吧，司馬洛？」王泉問。

「是有一點的，」司馬洛說：「假如你早告訴我是高倫，我很可能不會答應替你做這件工作。」

貝絲奇異地看着他：「怎麼了，張義的死也嚇不倒你，但是你聽見高倫的名字就害怕了，這個高倫究竟是什麼人呢？」

司馬洛嘆口氣：「這個故事說來話長了，我慢慢再告訴你吧。」他再轉向王泉：「原來高倫是隱居在這裏。」

「不是隱居，」王泉說：「這祇是他的其中一個活動的據點吧了，他並不眞的隱居了的，他祇是轉到更秘密的活動吧了，他仍然是在做着老本行的！」

「而你跟他交易？」司馬洛冷笑，「你跟他買賣的又是什麼呢？海洛英嗎？」

「不，」王泉嚴肅地說：「我不碰那個的，而海洛英也不是高倫所經營的唯一的生意，」頓一頓，又說：「但你實在不必担心這是誰的屋子的，司馬洛，假如你已經想到了下手的方法，那麼祇要趁他不在的時候下手，那就行了。」

「我得再計劃一下了，」司馬洛嘆了一口氣，「我不知道你對高倫有多熟悉，但我對他的爲人則是知道不少的，我可以告訴你他這個人很狡猾，而且又狠毒！」

「你也老早知道那屋子住着的人不會是什麼善男信女了。」王泉說。

「但高倫是不同的，」司馬洛說：「高倫是另一類，這個人，可能有着你所猜不到的陷阱存在。」

「你看，」貝絲說：「你是想把我們拿去送死，現在，我們都知道張義是爲什麼死了，他並不是因爲本領不夠而死，他是低估了對手。」

「也可以說他是死得很寃枉的，」司馬洛帶着傷感地說。

王泉也顯得難過起來了。

他頹喪地低着頭，好一會才說：「好吧，你來做主好了，我跟你合作。」

司馬洛看看錶：「好了，現在時間已經不早，我看我們也應該回家去了。」

「還有什麼需要嗎？」王泉問：「我是指在金錢方面。」

「暫時沒有了，」司馬洛說：「假如有，我會再通知你的！」

「好吧，」王泉打了一個呵欠：「我們保持聯絡吧，現在，假如你們不介意，我得上去看看我的女兒了。」

「我們——好不好跟她談談？」貝絲問。

「我認爲不需要了。」王泉說着，隨即又補充：「我並不是存心隔離你們，我祇是在想，你們有什麼好跟她講的呢？我們又不能告訴她要到高倫那個地方去偷玉兔，假如我們講得吞吞吐吐的，那反而會影响她的精神了，是不是？」

「對，」司馬洛說：「這個觀點我是贊成的，我和貝絲也不過是你請回來保護她的私家偵探吧了。」

「希望是這樣，」王泉說：「這樣她就會對我感激更多了。」

於是司馬洛和貝絲向王泉告辭了，回家去了。

勇爬山崖地　潛登九重天

他們是打算回到家裏去好好地睡一覺，然後明天才重新再作計劃的，可是當他們回到家裏時，却已有客人在等着了。

這個客人是一個很意外的客人，是一個老人，司馬洛開門進去的時候，他已經坐在廳中的沙發上了。

這個人就是張國忠。

「唏，什麼風？」司馬洛驚異地說：「眞想不到，」他轉向貝絲，「這位就是張國忠先生，我常常對你提起的那位老前輩了，這是貝絲。」

貝絲對張國忠點頭爲禮，張國忠看也沒有看她，祇是嚴肅地說：「司馬洛，對不起，我不請自來地闖進了你的家裏來，但是，你失了約，所以不能怪我。」

「哦，對了！」司馬洛恍然：「眞對不起，我忘記了。」

司馬洛完全忘記他與張國忠的約會。

「你不應該忘記的，」張國忠嚴肅地說：「這是一個對你有益的約會呀！」

「好吧，」司馬洛點點頭：「讓我們來談談。」

張國忠這時才第一次看看貝絲，說道：「在她的面前方便談嗎？」

「當然方便，」司馬洛說：「她是我的人，她是在這裏帮助我的。」

「好吧，」張國忠說：「現在你聽聽我的計劃，然後再決定吧？」

「等一等，」司馬洛伸起一隻手，詭譎地微笑着：「讓我們斟點酒來，貝絲，去年我那位法國朋友送我的那瓶好酒，拿出來吧，張伯伯是懂得飲酒的人，讓我們喝着好酒再談吧，喝着好酒，我們就可以談出更好的效果了。」

雖然張國忠是必定同意這個講法的，但是張國忠却並沒有說什麼。

貝絲到裏面去拿來了一瓶酒。果然是一瓶難得的佳釀，瓶子一開，那酒香撲鼻，就使張國忠那綳緊着的臉上也綻開了笑容了。

「司馬洛，」他說，「你這個人，可愛的地方眞多。也許最令我覺得可愛的地方就是，你也是那麼懂得喝酒！」

「這酒是珍藏的，」司馬洛說，「一個人喝沒有什麼趣味，必須要有一個懂得喝的伴。你就是一個很好的伴！」

兩人舉杯，淺淺的呷了一口。那的確是佳釀，因而張國忠的心情變得更好了。

「你正在計劃什麼？」司馬洛問。

「一個很大的計劃，」張國忠微笑着，「一個在我的腦海中已經醞釀了很久的計劃。在告訴你我這個計劃之前，我先告訴你一個名字，也許這就會馬上提高你的興趣了！」

「什麼名字？」司馬洛問。

「高倫。」張國忠說。

司馬洛呆呆地看着張國忠，瞠目結舌的。貝絲也是呆在那裏了！

「我知道這是一個很有力的名字，」張國忠吃吃笑着，「無疑地，你是聽過這個名如的！」

他並沒有想到，司馬洛他們是在多麼近期之內聽過這個名字的。

「是的，」司馬洛小心地說，「我是聽過這個名字的。不過，高倫是一個很大的名字，高倫怎樣呢？」

「高倫在這裏的化名是司徒先生！」張國忠說，「他在這裏有一座住宅，就是在筆山的山頂上，他這座住宅有一個奇怪的名字，叫九重天。那自然是表示，要登上去是難如登天的！」

司馬洛小心地看了一會，然後說：「張老先生，你不是在跟我開玩笑吧？我第一次找你時就向你問過有關山頂上那座住宅的情報了，你却說你什麼都不知道。」

「那時我的情報還未到手，」張國忠說，「不錯，司馬洛，你果然也是一個好手，你也嗅到了九重天有可以圖謀的東西，所以你也在打它的主意了，對不對，但是你的情報一定不及我那麼多，你一定也沒有我知道得那麼清楚！」

司馬洛呷了一大口酒，說：「老頭子，你究竟在打着什麼主意呢？筆山上有什麼東西是値得你偸的嗎？」

張國忠微笑：「假如我告訴你有一隻像足球般大的玉兔存在這世界上，而且全部都是最上等的碧玉，你會相信我嗎？」

司馬洛再看了他一陣，然後一聲不响站了起來，走進房間裏。

貝絲的嘴巴則是一開一合着，做不出聲音來，也不知道應該說些什麼。這件事的情況變得很微妙，愈來愈微妙了。發展下去會怎樣，眞是無法推測。不過她知道，事情一定是遠比她所料想的更爲複雜。

司馬洛出來的時候是拿着一張紙和一支鉛筆，就像他是打算繪畫似的。這也正是他要做的事情。

司馬洛把那張紙放在桌上，鉛筆很快地動起來，在紙上畫了一幅圖樣。他問道：「就是這個嗎？」

他畫出來的就是王泉給他看過的那張照片的玉兔。畫一個人而要畫得像並不容易，但畫一件東西則是容易得多的，祇要他把這件東西的特徵畫出來就行了。這件東西的主要特徵就是兔型，祇要把兔的樣子畫出來就行，也用不着努力去表現這件東西的質地。張國忠已經講過這是一塊玉了！

張國忠把張畫接過來看看，奇異地看着司馬洛：「對了，就是這個，你是怎麼知道的。」

「因爲，」司馬洛說，「這也正是我所圖謀的東西！」

「不可能的，」張國忠連忙叫起來，「你不可能也知道這一件情報的！」

「爲什麼你要得到這隻玉兔呢？」司馬洛問。

「你又是爲什麼？」張國忠吼道。

「我看你還是先告訴我好一點，」司馬洛說，「因爲我是進行得比你早的！」

「呃——」張國忠遲疑着，緊皺着眉頭。

司馬洛進房裏，找出來了一叠照片，丟在張國忠的前面：「我已經在空中拍下了九重天的照片，你看清楚好了！」

張國忠翻閱着那些照片，苦笑起來：「這就使情形有點尷尬了，司馬洛，是不是？我們本來是合作者，現在却成爲了競爭者了，這件事怎麼解決呢？」

司馬洛考慮了一下，然後說：「不一定要競爭的，假如利潤夠大，合作分肥也不要緊。你認爲這隻玉兔値多少錢呢？」

「你是說玉兔的本身嗎？」張國忠問道。

「還有什麼別的？」司馬洛奇異地看着他。

張國忠看着司馬洛，露出一個神秘的微笑，說：「這東西嘛，雕工相當精細，我看總値得幾百塊錢吧！」

「値多少？」司馬洛吼叫起來。

「幾百塊錢吧了，」張國忠說，「一塊玻璃．你以爲可以値多少錢呢？」

「一塊玻璃？」司馬洛叫道：「你在開玩笑！」

「你以爲世界上眞有這麼大一塊玉嗎？」張國忠微笑着說道。

「但，」司馬洛瞪目看着他：「但你自己剛才還是這樣說的。你說這是一塊最上好的玉！」

「這是企圖使別人相信的一點，」張國忠說，「用玻璃去冒充玉，遠看是相當像的。」

「實在是一塊玻璃？」司馬洛問。

「是的。」張國忠說。

「爲什麼你要偸一塊玻璃呢？」司馬洛問。

「你似乎並不知道這是假東西。」張國忠說。

「我是不知道，」司馬洛說，「你看我像是知道的嗎？」

張國忠微笑：「輪到你講了，司馬洛，你剛才想說什麼呢？你問我這玉兔値多少錢，難道你不知道嗎？」

「是這樣的，」司馬洛坦白地承認，「有人託我把這隻玉兔偸到手，這就是我正在做的事情，我也就是爲了這件事情而忙着，所以連你的約會也忘記了，這個人出的價錢很高，而且又有一個很重要的理由。錢對他是不成問題的，最重要的就是把事情做好，我可要他多出一些錢，那我們合作，把多要的一份分給你好了。」

「唔，」張國忠說，「一個很捨得出錢的人，這個人出多少錢給你呢？」

「一百萬元。」司馬洛說。

「一百萬？」張國忠露出不屑的神情，「他欺騙你了。因爲這件東西是起碼値二千萬的。」

司馬洛簡直整個人跳起來，差點連手上的那杯酒都打翻了。他叫道：「你在開玩笑，這是不可能的，二千萬！」

張國忠看着他，好一會才說道：「司馬洛，你以爲我來這裏就是跟你開玩笑的嗎？」

司馬洛當然也知道張國忠不可能是開玩笑的。他說：「也許，你是在情報上有點錯誤吧？」

「這是我一生最大的一件事情，」張國忠說，「我是不肯這樣輕易弄錯的。」

「但是，」司馬洛說，「你剛才還說這祇是一塊玻璃而已，不値什麼錢的。」

「不錯，」張國忠說，「玉兔的本身

是一塊玻璃，價值幾百元，但是那隻座却不然了，值錢的東西就是下面那座子。」

司馬洛拿起鉛筆，再在那張紙上畫着，把那隻玉兔的座子畫得清楚一點。那祇是一隻小小的木座子，依照他記得從照片上所得的印象，這隻座子並不很特別，不過是普通用以承着一件玉器的東西而已。通常人一看這件東西，就會注意東西的本身，而不會注意那隻陪襯的座子了。假如司馬洛不是有着攝影機似的超級記憶力，他也沒有能力把這隻座子繪畫出來的。

司馬洛用鉛筆尖點着圖畫上那隻座子，問道：「這究竟是什麼東西，這樣值錢？難道這是別的星球上的植物嗎？」跟着他又作一個比較實際的推測，說：「也許這隻座子的裏面是藏着一些什麼秘密？」

張國忠暫時不解答這個問題，而再問道：「你這位顧客，他是單要你偷這玉兔，還是連同這隻座子呢？」

「他沒有聲明，」司馬洛說，「不過照理當然是連同座子了，座子是專門用以承着這隻玉兔的，當然是連同座子容易拿了。」他的腦筋一面在轉動着，假如張國忠說的是眞話，那也即是說王泉是對他撒了一個大謊了。

「他祇是給你一百萬元代價？」張國忠又不屑地哼一聲問道。

「究竟爲什麼這隻座子是值那許多錢呢？」司馬洛焦急地問道。

「當然是因爲裏面藏有一些秘密。」

「一張秘密文件的微粒菲林之類？」司馬洛問道。

張國忠冷笑。「你猜得對了。」

因爲體積這樣小的東西，裏面也是藏不住什麼巨大的東西的，祇有可能是藏着一張菲林之類的間諜文件，才會那麼值錢吧了。裝滿了鑽石，也不是不可以，但鑽石有很多更好的地方可以收藏的。

「我看，」張國忠說，「你最好先把你的事情詳細地對我講一遍。」

司馬洛與貝絲面面相覷，貝絲冷冷地說：「我一直都不信任那老傢伙的！」

「什麼老傢伙？」張國忠問。因爲他自己也是一個老傢伙，聽上去就覺得相當刺耳了。

「王泉。」司馬洛說，「不是你。」

「王泉？」張國思瞪目看着他。

「對了，」貝絲說，「最好還是把內幕說出來，大家研究一下。」

「王泉？」張國忠說道，「但王泉是一個正人君子呀，他怎麼可能會做這種事情呢？」

「看，連你這麼消息靈通的人也這樣說，」司馬洛微笑，「那就難怪我也會給他騙倒了！」

「我還是不相信王泉要偷東西，」張國忠說。

「偷東西還不算是複雜的秘密了，」司馬洛說，「還有更複雜的秘密在後頭呢。你先聽我講清楚吧。」

司馬洛跟着就把經過的情形全部對張國忠講出來，張國忠聽着添了好幾次酒，而看來這一次他似乎是飲而不知其味的。

終於，張國忠還是說：「王泉會有這樣的秘密，我還是不相信！」

「我也不大相信，」貝絲說，「我總覺得這裏面可能是另有內幕的，所以，我認爲我們應該查清楚這件事。」

「你認爲那個女孩子的事情是假的？」司馬洛皺起了眉頭，「假如那是假的，那麼他們的演技及編導的水準也眞是太高了！」

「我不知道是眞是假，」張國忠說，「但是那玉兔不是眞的一塊玉，而祇是一大塊玻璃，這一點却是肯定的，他出一百萬元祇是買一塊玻璃？」

「那你以爲我該怎辦呢？」司馬洛問，「拒絕他嗎？」

「不，」張國忠搖着頭，尋思着，「我看嘛，他即使有詐，對於我們的計劃也不會有影响的。」

「這是什麼意思？」貝絲問。

「很簡單，」張國忠說，「我們依照他的吩咐把那玉兔偷出來，但是把玉兔的座子換掉。這不算是欺騙，對不對？你並沒有答應過替他偷那隻眞的座子，而他也沒有對你聲明過。」

「是的，」貝絲勝利地揮着拳頭，「應該這樣教訓他一下的！」

司馬洛沉默着，皺起了眉頭。

「你還在遲疑什麼？」貝絲興奮地說，「這個計劃是最好的，一流的！」

「我是正在想着王思梨。」司馬洛說道。

「王思梨？」貝絲似乎馬上就有了醋意似的。女人眞是很奇怪的動物，在最不可能的時候，她們都是會吃醋的。

「王思梨怎麼了？」

「我是在想，」司馬洛說，「假如王泉告訴我這個玉兔的故事不是眞的，那麼，王思梨就可能並不是他的女兒了。」

「噢，」貝絲說。司馬洛原來是這樣想，這又使貝絲覺得放心一點了。

「假如她實在並不是王泉的女兒，」司馬洛又說，「麼那她是什麼呢？別忘記、王泉是把她縛了起來，困在屋裏的。我眞爲她的安全發愁！」

「我們還要多管一件這樣的事情？」貝絲說。她認爲事情到了這個地步是已經够複雜了，還要再弄得複雜一些，那就實在令她很不舒服。

「她不像一個壞女孩子。」司馬洛聳聳肩說。

「是的，」貝絲冷冷地說，「她是一個很美麗的女孩子！」她的醋意又來了。

司馬洛搖搖頭：「這並不是美麗不美麗的問題，我對她的事情好奇，亦替她担心。」

「我認爲我們最好別在這個時候來打抱不平，」張國忠說，「我們還有一件更重要的事情，我們還有一件價值二千萬元的生意不曾做好的。」

司馬洛沉思着：「你還沒有告訴我，這隻玉兔的座子，究竟爲什麼會值那許多錢！」

「我告訴你，你就應該相信我了，」張國忠說，「你以爲我會騙你嗎？」

「在我的記憶之中你是沒有騙過我的，」司馬洛說，「不過，你也不是一個喜歡故作神秘的人，爲什麼現在却要弄得神神秘秘的呢？」

「我是有我的理由的，」張國忠說，

「當東西到手時，我就告訴你好了。」

一陣沉默之後，司馬洛終於說：「不錯，先把玉兔的事情解決，然後再去管王泉的事情吧。反正王泉也是要我去拿這隻玉兔，我不能够不進行的。說不定，王思梨亦是與這件玉兔的事情有關。我們把沒有了座子的玉兔交給王泉，看看他有一些怎樣的反應再說。」

「對了，」張國忠說，「這才是明智之舉。」

「現在，」司馬洛說，「讓我們再來詳細計劃一下吧。把我們的知識合起來，效果應該會是很好的。」

「不錯，」張國忠說，「這是我的最後一件案子，我必須計劃得絕對小心，執行得絕對準確，假如失敗，我就完了！」

「目前，」司馬洛說，「我們有個最難解決的問題，就是怎樣進去的問題。」

「你不是拍了很多照片的嗎？」張國忠說，「把你那些照片拿出來研究一下如何？」

司馬洛點點頭，再走進房間裏，把一大叠照片及屋子的圖則取出來，放在張國忠的面前。張國忠小心地檢看着。

「我已經詳細研究過了，」司馬洛說，「我們是不可能進去的。」

「不可能？胡說！」張國忠固執地道，「我們的字典裏沒有不可能這三個字的，我們是專門做不可能的事情。」

「看吧，」司馬洛找出一張照片來給他看，「這裏是一個負責守望的槍手，屋後的懸崖都在他的眼底，張義大概就是給他打死的。這裏，側面也有二個槍手在守着，而登山的路祇有一條，我們不可能不讓人發覺而潛近。而且，屋子的圍牆還是通了電的，又有電眼，又是防盜警鐘——」他連珠炮的，把困難的地方數出來，並且把一張一張放大了的照片遞到張國忠的眼前。

貝絲覺得，司馬洛忽然之間似乎變得悲觀起來了。應該是司馬洛對人家講，世界上沒有不可能這三個字的，現在却變成是張國忠對他講了。但當然貝絲也是不會開口把這一點指出來的。

「我知道，我知道，」張國忠點着頭對司馬洛說，「用不着你來教我的，我知道關於這別墅的一切，你以爲我這多年來的研究工作是白做的嗎？」

貝絲却忍不住揷嘴了。她說：「記得上一次司馬洛來問你的時候，你却是說什麼都不知道的。」

「那時候，我的計劃還沒有構思成熟，」張國忠說，「我當然是不肯透露什麼了。」

「那麼，」司馬洛說，「你現在認爲是有辦法可以進去了嗎？」

「我已經想到了辦法，」張國忠說，「事實上，我一切都已想好了才來找你的，我祇能够計劃，却不能够行動，所以我才來找你。你是代替我行動的人，祇有你我能够信任，你的身手比美從前的我！」

「但——」司馬洛說，「怎樣能進去呢？我還是看不出來。」

張國忠在那堆照片裏找尋了一會終於找出了幾張他認爲是滿意的。他說：「現在，看着這些照片，聽我講吧！」

他指着那幾張照片，把他心目中的計劃講出來。他那是一個驚人的計劃，貝絲聽得目瞪口呆。

「這——這是很危險的。」貝絲終於說。

「價值二千萬元的計劃，當然是危險的了。」張國忠不屑地說。

「我認爲這是行得通的。」司馬洛却欣然地點頭。

「老天！」貝絲說，「這——這簡直是自殺！」

張國忠却沒有理她，似乎認爲這不過是婦人女子之見。他說：「我給你兩天時間想清楚，假如你想出了什麼漏洞，或者可以改變的地方，你告訴我，我們再研究一下吧。假如你也想不出，那麼我這個計劃就是一個完美的計劃了。」

「這很公平。」司馬洛說。

張國忠告辭走了，留下貝絲和司馬洛在屋中面面相覷。貝絲雖然仍在恐懼危險的來臨，但是沒有企圖勸止司馬洛了，因爲她也知道，他們是已經牽涉得那麼深，他們是不可能退出的了。

後來，司馬洛終於說：「我得出去一趟。」

「到那裏去？」貝絲問。

「我還要查一些資料。」司馬洛說。

假如貝絲知道司馬洛是到什麼地方去，說不定她又會吃醋起來了，因爲司馬洛就是到那間飛仔的樓宇去，當然他就是爲了關心王思梨的事情而去的。

當他去到的時候，門仍然是破了的，他推門進去，裏面並沒有人，他走進去走了一轉。

裏面並沒有人在，而且看來也不像是剛剛有人離開的。這屋裏除了有幾件殘破的傢俱遺留下來之外，就什麼東西也沒有了。沒有衣物，也沒有日用品。似乎那班飛仔是已經搬走了，祇留下空樓一層。

司馬洛本來是打算到這裏來向他們問話一番的，希望可以問出一些關於王泉那件事情的眞相來，但是現在却找不到問的對象了。

司馬洛在這層空樓裏走來走去，搜索着，却始終找不到任何綫索。那些飛仔們並沒有留下什麼。他們是爲什麼走的？是給前一夜的事情嚇怕了嗎？抑或是另有原因呢？

屋裏又沒有什麼東西留下，又沒有人留下來，他是沒有可能問出什麼來的，一問空屋，又不能够回答他的問題。

司馬洛不得要領，祇好離開了那個地方，回到他的車上把車子開動了。這一次，他是直開到郊外去。

當他終於停下來的時候，他是停在一座樹林中。他並沒有馬上下車，而是在車上把衣服脫下來。那套黑色的夜行衣已經在他的衣服下面了，當作內衣一般穿在身上。一脫下外衣，便是一身夜行的裝束，這是很方便的。

司馬洛下了車，穿出樹林，就看見了前面那座屋子，那就是王泉的屋子了。

上一次他來，與貝絲一起窺探到王思梨逃脫的那間屋子。司馬洛踏着荒野的草地，向這座屋子走過去，走到半途，月亮被浮雲遮住了，地上黑暗下來，就使他可

以更放心地前進了。

在浮雲移開之前，他已到達屋子的後面。情形看來似乎是跟上一次差不多的，很靜。他好像前次一樣，沿着屋後的水渠爬上去，爬上了天台，在天台邊緣，他把身子半倒懸着窺進王思梨的房間的窗內。

房內是一片黑暗的，他無法看清楚究竟有沒有人在裏面。事實上整間屋子都是烏燈黑火，似乎完全沒有人醒着。但是，這樣一間屋子，未必就一定要人人都睡了就完全黑暗下來的。通常似乎應該還有一盞燈亮着。看來，他得進入屋中去實地體察一下才行了。

於是，司馬洛又從天台上的入口進入了屋子，他沿着後樓梯下了樓下，首先是去窺窺老僕人坤伯的房間，卻看不見有人。那張床還是整整齊齊，沒有人睡過的，坤伯不在家裏。

司馬洛這時心裏就感到有點納罕了。假如屋裏是關着一個精神分裂者的話，坤伯怎可以不在家呢？除非，那個叫王思梨的女郎也是根本不在這裏。

眞的不在這裏？但這個問題是很容易找到答案的。上去看看，就可以知道了。

司馬洛在黑暗中悄悄地爬上樓梯。

到了二樓，祇到了樓梯口，他就知道他的所料不錯了。

因爲，在黑暗之中，司馬洛看見全部房門都是開着的。房門既然是開着，門內就不像是有人了！

不過司馬洛還是進去看看，逐一間房間巡視一下，果然證明他所猜的是事實，這裏面的房間，沒有一間的裏面是有人在着的。那個女郎王思梨也已經不在了。

她不在，爲什麼整間屋子都沒有人呢？通常而言，屋子是應該有人在的，尤其是這種有僕人的屋子。假如主人不在家的話，僕人更應該在家。然而這間屋子給司馬洛的感覺就是已經放棄了。看樣子像是一間短時期內不會有人回來住了。今天晚上不會，明天晚上也不會。

「她一定搬到別處了，」司馬洛迷惑地皺着眉頭，喃喃自語着，「但是，搬到那裏去了呢？爲什麼要搬呢？」

沒有人回答他這個問題。他知道，假如他要得到綫索的話，他就祇好自己去找了。而他也並不浪費時間，馬上就動手搜索起來。他找得很澈底，任何蛛絲馬跡都不肯放過。結果，他在床底找到了一件破衣服。

一件撕破了的女人衣服，看那欵子，是適合王思梨那樣一個女人穿着的。然而這是一件破了的衣服，而且不是因爲舊了而破，而是給撕破了的。看樣子，還是在劇烈掙扎之中給撕破了的。

但是這又是爲什麼呢？爲什麼會有一件撕破了的衣服呢？司馬洛拿着那件破衣服在發呆，因爲這件衣服而聯想起了許多驚心動魄的場面。但是，他雖然有着豐富的幻想力，卻也想不出這究竟是怎麼回事，因爲可能性實在太多，而他對這件事情的所知又實在是太少了……

終於，司馬洛也不得要領，祇好離開那裏，回家而去。

貝絲當然還是沒有睡覺，而正在等着他。假如他還沒有回家，貝絲實在是很難放心睡覺的。

「查出了什麼嗎？」貝絲問。

「沒有什麼特別的。」司馬洛說，他不認爲貝絲能够幫助他解答這個謎，他便也懶得告訴貝絲了。

「你要咖啡呢，還是要一杯酒？一杯奶？」貝絲又體貼地問道。

假如司馬洛需要一杯酒或者一杯奶，那就是用以幫助鬆弛神經，那亦即是說他準備睡覺了。但假如他是一杯咖啡，那則是一種提神的飲品，亦即是說他是打算再動一番腦筋才睡覺了！

司馬洛說：「我要一杯咖啡。」

貝絲瞥了他一眼，也不提出任何問題，祇是去給他拿來了一杯咖啡。

第二天接近中午的時候，司馬洛又出現在王泉的辦公室裏，坐在王泉的面前了。司馬洛說道：「我想知道，司徒先生今天晚上會不會在家。」

「我查一查下午再回答你吧，」王泉說，「你打算今天晚上動手嗎？」

「當然了，」司馬洛說，「這是你自己說的，你叫我等到動手那一天才來問你的。」

「很好，」王泉說，「我會替你查一查的。」

「計劃沒有改變吧？」司馬洛問道：「你還是祇要那玉兎而已？」

「你這樣問是什麼意思？」王泉看看他道。

「我是說，」司馬洛聳聳肩，揮着兩手，「司徒先生的家裏是還有不少別的東西可拿的。」

「你以爲我是爲了發財而做這件事情的嗎？」王泉說，「錢我已經有很多了。我做這件事情，完全是爲了逼不得已而做的。你也不要拿別的東西，你拿了別的東西，你賣出去，司徒先生就不難因此而查到你的身上來，這也等於是查到我的身上來了。雖然我們起初並沒有講好這一點，不過這卻是相當重要的一點，希望你不會有異議。」

「那很好，」司馬洛說，「我就拿你要的東西好了。我不會拿別的東西。」

「這樣好一點，」王泉說，「我替你查查司徒先生今晚在不在好了，我再覆電話給你。」

司馬洛點點頭，站起來，跟着又若有所悟地說：「噢，對了，令嫒還好嗎？」

「還好，」王泉的臉色似乎變了一點，「還好。」

司馬洛轉身走向門口，出去了，王泉這才鬆了一口氣，拿起電話來，撥了一個號碼，電話响了一陣後接通了，王泉說：「喂，司徒先生在嗎？——我是王泉。」

× × ×

司馬洛這天下午一直留在家裏，當王泉答覆他的電話的時候，他是正在伏案研究着那些屋子的圖則。

外面，天空密密地佈着烏雲，電光偶然閃動，似乎暴風雨快要來臨了。

貝絲接聽電話，交給司馬洛。王泉的聲音在電話裏說：「他今天晚上不會在家，但明天晚上就會回來，而且還可能逗留一個星期，因此你得趁早動手，不然的話，就會拖得太久了！」

「好的。」司馬洛把聽筒放回。

貝絲就坐他的旁邊，當然也聽見那王泉說什麼的。貝絲慌張地說：「你今天晚上不能動手，你看看天空！」

「假如今天晚上不動手，我們就很久都沒有機會動手了。」司馬洛也看着天空說。

「但是——」貝絲吶吶着說，「假如下起雨來，那是很危險的。」

司馬洛仍然在望着天：「危險的時間並不太長，未必那麼巧就會碰上的。」

「司馬洛，還是不要去吧。」貝絲關心地說。

司馬洛沒有回答，祇是在窗前走來走去，沉吟考慮着，最後，他說：「貝絲，我們還是先弄飯吃吃再說吧。」

他們剛剛吃過了晚飯的時候，張國忠就來了，張國忠的神色是嚴肅的。這個人雖然老，一做起事來的時候倒還是衝勁十足，火氣很猛而且躁急的。他一入門就說：「我有一些很重要的情報。」

「今晚不能動手是不是？」貝絲充滿希望地說：「有了困難，是不是？」

「不！」張國忠說，「相反地，我們還必須在今天晚上動手！」

「怎麼行呢？」貝絲皺着眉頭，「今天晚上要下大雨了！」

張國忠卻沒有睬她，似乎認爲她祇是一個女人，或者知道她是一個沒有權作主的人，他祇是轉對司馬洛說：「高倫明天就要回來了，那非林他明天就會交給別人的。」

「那眞好極了，」司馬洛仍然在看着外面的天空，他也是在担心那場大雨，「那我們更是非要今天晚上動上手不可了。假如我們今晚不動手，就沒有機會了。」

貝絲緊皺眉頭，不高興地看着他們！她在想，這兩個男人都像是機器似的，似乎什麼都不怕，但人究竟是血肉之軀呀，並不是什麼事情都做得到的。不過她是不能够阻止他們要做什麼的了。

張國忠在飯桌前拉開一張椅子，坐下來，也望望天，尋思着說：「唔，這天氣也的確是一個問題！」

司馬洛祇是在窗前踱來踱去，大概還不能決定，但是貝絲則是已經愈來愈担心了。因爲她知道司馬洛是一個酷愛危險的人，危險性愈大就愈好，假如今天晚上下雨，會增加危險性，那司馬洛是反而會更有興趣去的。

「我就幹吧！」司馬洛終於決定地說道。

「司馬洛，」張國忠嚴肅地說，「請你自己考慮清楚。我不敢强逼你，强逼你去送命，那是不公平的！」

貝絲小心地看着，奇怪張國忠這樣說是否乃是正在採用激將法，因爲她知道，用這個方式去勸止司馬洛做一件事情，差不多就等於在鼓勵他去做這件事情了。司馬洛就是不願意承認有一個難字，也不願意承認他是怕危險的，除了對貝絲承認之外，他就不大願意對任何人承認了。

不過張國忠又似乎不像是正在使用這種手段，看張國忠的樣子亦不像是這樣一個人。張國忠現在應該是在把心裏的想法據實說出來吧了。

「我幹，」司馬洛說，「並不是你强逼我，我會幹的。我想幹這件事，二千萬，很多人爲了這個數目的一千分之一也肯拚命了！」

「唔，」張國忠說，「拚一次命，過了關，就可以優悠一輩子了！」

但貝絲知道司馬洛的打算卻不是這樣的。司馬洛不是那種冒一次險就一輩子不做事的人。事實上司馬洛現在並不窮，他就是不做這件事情，也一樣可以活得很好的，他祇是爲了冒險而做。貝絲對司馬洛說：「但，你的性命不祇值二千萬呀！」

「別打擊我的士氣吧，」司馬洛嚴肅地說着，又堅決地站起來，說：「好了，現在，帮帮我的忙把東西收拾一下吧！」

貝絲咧着唇站起來。

「我也來吧，」張國忠跟着他們，「讓我來檢驗一下你們的用具。」

他們進入房中，那裏已經放着一應用品了。

那些就是做賊的工具，而且並不是普通的做賊工具，乃是做到爲了這件事情而準備的工具。這一件事情並不是普通的竊賊能够做到或者有胆量去做的。

張國忠也帮忙着把這些工具檢點一遍。雖然他現在是連走路都走得不快了，但他昔日却是一個高手，對這種事情有非常豐富的知識，他一看就知道每一件東西是作何用處以及怎樣用的，並不需要司馬洛多作解釋。而他對司馬洛這些設備也是感到很滿意的。

後來，看着司馬洛他們在收拾着，張國忠又嚴肅地說：「司馬洛，我要你知道，我很感激你。這是我一生最大的一件事情，假如沒有你，我是不會成功的！」

「我回來時才多謝我好不好？」司馬洛冷冷地說：「現在還沒有成功呢。我很可能死在那裏面的。」

「別胡說！」貝絲在後面斥道。

司馬洛吃吃地笑道：「女人總是迷信的。」

「總之，」張國忠說：「我很感激你肯在今天晚上動手。假如你不肯動，那我是註定失敗的了。我不相信我有時間想出一個一樣好的計劃來！」

「你實在也恨不得今晚動手的，是不是？」貝絲懷恨似地說，「假如他不肯去，你才生氣呢！」

「貝絲！」司馬洛沒好氣地說，「你閉上咀巴行嗎？」

「貝絲！」張國忠也大不以爲然地說，「我看你最好還是少說這種負氣話吧。其實，我和你都是無法左右司馬洛的決定的，你多說話，也祇會使他的心情不能安定下來，影响工作的效率而已。」

「貝絲！」司馬洛也是同樣講法，「他是說得對的。」

貝絲聳聳肩，改變話題說：「我相信我們可以起程了。一切都已收拾好了。」

「我們一起走吧。」司馬洛說。

「我們每一個人却是希望成功的」。張國忠倒是還要堅持那題目「祇許成功，不許失敗。一個人假如能够堅持樂觀，那麼對事情是也有點帮助。決定了要做一件事情，自然就可以把事情做得更好了。」

貝絲瞥了他一眼，沒有做聲。司馬洛

也說：「你應該相信他的意見，他是一位老前輩，他的經驗是比我們豐富得多了。他並不是亂講的，這在技巧的方面稱爲自我催眠，就有如一個舉重家，在出賽之前也是自我催眠一番，那麼在出賽的時候，就可以發揮更高的效率了。」

「那我也開始自我催眠好了。」貝絲說。

他們乘坐司馬洛那部跑車出發，由貝絲担任駕駛，司馬洛是坐在她的旁邊，而張國忠則是坐在後座。他們一直保持着緘默，後來，車子到了一座樹林邊，停了下來。前面乃是一座山坡，山坡之上，就是一座高得像插天似的懸崖，那上面就是九重天的所在，也就是司徒先生那座危機四伏的屋子的所在了。

「假如是一隻鳥，有一雙翅膀可以飛上去的話，那不是什麼都解決了嗎？」張國忠說。

「假如我們都是隱形人，那就更好了。」貝絲說。

「人是一種能力氣力都很弱的動物！」司馬洛說，「一隻跳蚤可以跳到比自己體高幾十倍的距離和高座，螞蟻也可以搬動比自己的身體重許多倍的東西，但是人却連這些都做不到。假如人不是有一副那樣好的腦袋的話……」他搖搖頭，嘆了一口氣。

「這一次，」貝絲說，「我們不但需要腦筋，而且還需要運氣呢！」

司馬洛取出一副望遠鏡，舉到眼前，向上而望。

天上仍在閃電。忽然，雨下來了。

貝絲的面色一沉，說：「你還要上去嗎？」

司馬洛望望天空，又伸出手去，可以感覺到那是毛毛雨，正如他從擋風玻璃上看到的一樣。

「我很高興下雨。」司馬洛說。

「爲什麼？」貝絲叫道：「你可能給淹住的。」

「別傻吧！」司馬洛說，「這祇是毛毛雨，凡是毛毛雨，一定下得久，然而却很少會大起來，這一點是可靠的。」

「他說得對。」張國忠說，「毛毛雨是這樣的！」

貝絲狐疑地望着遠遠的山崖。

司馬洛的望遠鏡又繼續向那山崖瞭望。他的望遠鏡現在正在望着崖脚之處的一個大圓洞。那是一個大約直徑五呎的圓洞，一個人也可以走進去的。這裏其實是一個水渠的渠口，渠口正有污水涓涓地流出來。

這就是司馬洛要進去的路，而貝絲的担心是有理由的。因爲，假如下大雨，那就會有大量的山水從這渠中排出來，司馬洛身在其中，就有被淹死的危險了。不過，假如雨祇是繼續以這樣毛毛的狀態下着，那倒是不怕的，毛毛雨不會造成大水的。而且經過了這好幾個晴朗的日子，地面上的水份都是已經乾得七七八八了，這毛毛雨下來，就會先給地面吸收，要地面的水份飽和了之後，才有多餘的水排洩出來的。

果然是天有不測之風雲，一定要怕的話，那就什麼事情都不能做了，因爲天氣在不久之前還是那麼好，現在却是陰陰沉沉和有雨了，假如現在是天晴，亦難保一陣之後不會下傾盤大雨來的。

「我們去吧，貝絲。」司馬洛說着放下望遠鏡，就動手把衣服脫下來。下面就是夜行衣了。

貝絲也是做着同樣的事情。司馬洛首先出了車子外面，貝絲也跟着出去。兩個人的身上都是貼身的夜行衣服。

司馬洛從車中拿起來一隻黑色的背囊，揹在肩上。

「遲一些再見。」他對張國忠作一個淡淡的微笑。

「祝你們好運。」張國忠也嚴肅地說道。

貝絲跟着司馬洛向那渠洞走過去。在黑夜的荒野之中，他們那一身黑衣與黑暗溶和在一起，即使用望遠鏡，也是不容易看得清楚了。

當然，這就是夜行衣之所以爲夜行衣。在夜間，就是有着這種近乎隱形的作用，不然的話，就不會稱之爲夜行衣。

這兩個幾乎是看不見的黑影急急地步行着，後來由步行而轉接慢慢地奔跑。終於，他們到達了那個渠口。

張國忠雖然是用望遠鏡追踪着他們，也是有時看得見有時看不見的。

到達了渠口，司馬洛取出那副手提的無綫電對講機來，與張國忠作遠距離的通話。他說：「我們現進在去了，到了第一站的時候再跟你聯絡吧！」

「我看得見你們的！」張國忠回答。

張國忠現在還是用望遠鏡遠遠地瞭望着，他看得見司馬洛和貝絲就是站在那渠洞的口頭。

說過了這兩句話之後，他就看見司馬洛踏進了那渠洞之內，而跟着貝絲亦是踏了進去。兩個人都不見了。

張國忠暫時是不需要望遠鏡的了，因爲渠洞中的情形他是不可能看見的，不過他還是在用望遠鏡在望着，這是表示他正在關心，很關心的。

至於司馬洛與貝絲，他們則是在那渠洞之中向前行，開亮了電筒向前射着。這裏面眞可以說是絕對漆黑的了，沒有電筒照射，那是什麼都看不見的。

現在在渠洞之中向前行走着，他們也就等於是走在山的心臟裏，而山的心臟是沒有跳動的，靜到簡直是詭異的。

「我害怕！」貝絲緊挨在司馬洛的身上，低聲地說。她的聲音在洞內迴響又迴響，更增加了那種詭異的感覺。

「別孩子氣好不好？」司馬洛責備地說。

那渠洞一路上都是很寬大的，以傾斜的角度伸向上面，山水在脚下悄悄地流着。山水是難免會有的，平時也是會有的了，尤其是前幾天又下過雨的。

後來，那渠洞似乎到了盡頭，而成爲了直角。他們好像到達了一面堵在前面的牆壁。其實那並不是牆壁，而是人工批盪而成的一級一級，好像石階似的。他們就沿着這一級一級向上爬，既然像樓梯，他們也就像是上樓梯似的了，不過這樓梯的梯級則是比普通的樓梯高得多，並不是一步就可以跨上一級的。

幾分鐘之後，他們已經爬出了渠口，又可以看見天空了。這渠洞的出口是在一片遠離崖脚的崖壁上的，這些水渠的主要作用就是疏通山水，以免山水把山崖的泥冲崩了。

這渠洞的出口處並不是普通人可以攀登的。事實上，假如不是通過渠洞，幾乎就沒有可能到達這裏。

司馬洛和貝絲鬆了一口氣。

這裏就是第一站，他們已經到達了。司馬洛就取出無綫電對講機來，對張國忠報告道：「我們已經到達了第一站！」

「這好極了！」張國忠說道，「繼續吧。」

司馬洛從那隻黑色的袋子裏取出了爬山的工具，準備向上爬了。貝絲在旁邊幫着他。

這就是張國忠的計劃了。

張國忠發覺，崖上的屋子雖然有守衞的人及電眼監視着崖壁，但這兩者的監視祇是爬山者可能爬到的地方。因此張國忠就劃出了一條電眼守衞綫都監視不到的路綫。

司馬洛他們就是要沿着這條路綫上去。要經過的較大多數是那些水渠。在水渠的裏面是沒有可能監視到的。

其他的部份，就是露天的崖壁。很難走的路，但祇有這一條路是沒有受到監視的。

現在，司馬洛把繩子一端縛着的一隻三叉鋼鉤提起來，向上一丟，鋼鉤直飛上去，到了大約三十呎的上面，落在一塊突出的岩石後面，不見了。

司馬洛把繩拉了回來。繩子緊了，三叉鋼鉤已經勾住了上面一個着力的地方。

「我們走上去吧。」司馬洛說。

他說着便拉着繩子向上爬。這也是爬山一種方式。也許沒有張義所用的那麼正宗，但是這裏却也並未險峻到是筆直的。

貝絲跟着司馬洛這樣爬上去。

毛毛雨之下的山崖是濕而滑的，很難着力。天是那麼黑，向上面望什麼都看不到，望向下面，也同樣是什麼都看不到。他們就像是正在太空之中，甚至可能比較懸在太空之中更可怕，因爲起碼，在太空之中也可能看到一些遙遠的星斗。這裏，却是什麼都看不到的。

貝絲跟在司馬洛的脚下，跟着他一起爬上去。遠遠的天邊不時閃電，閃起來的電光是微紅的，沒有雷聲。

沒有雷聲是好的，這表示繼續下的還是毛毛雨吧了，假如聽到雷響，通常就是表示大雨來臨了。

他們吃力地，小心萬分地爬着，進度很慢，不過還算理想。

終於，他們爬完了那片山崖，那上面是一裙帶般，大致平坦的岩石，可以讓他們暫時立足。

他們就是以這裏作爲略作休息的第一站。

貝絲用另一條他們帶上來的繩子把那隻工具囊也拉上來了。她吁一口氣說：「第一步總算成功了，但這也算不得是什麼成功。」

司馬洛則沒有回答她。司馬洛取出望遠鏡來，向左邊的黑暗中瞭望。電光閃了一陣，他才看見了所要看的。天氣不佳倒不是沒有好處的，有電光帮助他們，電光一閃，電筒照不到的地方也可以看到了。而且，他們也是不可能把電筒開亮的。

「張國忠說得對！」司馬洛伸手一指，「那邊的崖壁有一隻電視眼。那邊是容易爬的，但假如我們爬那邊，就一定會經過電視眼的視綫之內，那麼我們就會出現在屋中的內綫電視螢光幕上了。」

「嗯！」貝絲點頭，「跟着就會有一顆子彈射過來了，眞美妙！」

「但是現在，這條路綫是安全的。」司馬洛肯定地說，「十分安全，我們甚麼都不必担心！」

「祇要担心掉下去。」貝絲說。

「掉下去那是一件十分不幸的事情了。我們是這種職業的好手，我們也會跌下去，那就沒有什麼好講了。」

「祇要雨不要下得大。」貝絲說。

「下雨也有下雨的走法的。」司馬洛說，「你又不是不懂得！」

「我當然懂得的。」貝絲委屈地說。

其實，她也是一個一流的飛賊，她很懂得高來高去的技倆，祇不過她是一個女人，有些事情，她就是難免担心太大了。

「我們可得動身了。」司馬洛說。

「現在，這條路綫就不會有什麼陷阱了嗎？」貝絲問。

「假如有，那我們死也值得了。」司馬洛說，「連我們都查不出來的陷阱。」

貝絲抖一抖，望向電眼那邊。很可能張義在死亡之前就是這樣想的，不過，這一點她認爲暫時還是不要提起來的好。

前頭又是一個巨大的渠口了。司馬洛

走到渠口的前面。

「這一次。」他說，「我們的路可要難走一點了。」

因爲這條渠是很斜的，比四十五度角更要斜，而渠的內部是光滑的，並沒有什麼可以讓他們扳援的地方。沒有梯級的。

司馬洛從他那隻黑色的布袋裏取出了一把槍來。這槍的樣子像是一把潛水人員用的那種射魚槍，不過短一點。司馬洛把那隻爬山用的三叉鈎子裝在這槍上，拉後了槍上的强力彈簧，然後再把手電筒伸進渠口之內，向上照一照。那渠道很長，電筒光也照不到它的盡頭。

貝絲不大有信心地皺着眉頭問道：「你肯定這槍是够力的嗎？」

「當然了！」司馬洛說：「我們一切都已查清楚，一切都已經計算好了的！」

這樣說着的時候，司馬洛就把槍伸進了渠口之內，很小心地擺好了槍的角度，以使槍的斜度與渠道的斜度一樣。然後，他小心地扳動槍機。

「鏗」的一聲，槍上的彈簧彈回了，而那隻三叉鈎子亦直飛出去。

起初，一點聲音都沒有。那叉子是在渠道的中央飛行着，而並沒有撞擊着渠道的邊緣。叉子尾部繫着的尼龍繩子很快地給拉上去，拉上去，好像有一條大魚給刺着而正在逃走似的。終於，遠遠的「鏗」一聲傳來，繩子便停了，就這樣掛在那裏，好像是伸進了上面的虛無之中似的。

實在是並不簡單的事情，假如彈力稍爲不足，或者角度稍爲歪斜一點，叉子就會在中途碰着渠道旁的壁，那叉子就會跌回下來了。那就會使他們很狼狽。

司馬洛小心地把繩子拉回，拉直了，用全身之力墜一墜，紋風不動，證明了那隻三叉鈎子是已經在上面勾緊了。

「我們走吧！」他對貝絲說。

貝絲點點頭，把繩子的末端縛在他們帶來的那隻工具袋上，而司馬洛則已經沿着繩子向上爬了。

兩個人在黑暗中默默地爬着，向那渠口的頂上爬上去。爬在山的內臟之中，簡直是爬在山的一條腸子裏面似的。很詭異的環境。

那靜寂是使人有一種詭異的感覺。

那條渠道是很長的，他們又爬得不能够快，因爲他們是爬在一個圓圓的斜坡上，要扯着繩子就力，而脚也要踏着渠道的表面爬上去，但是那渠却是一直都有一點水正在流下來的，相當濕滑，因此他們的脚步也必須要很小心了。好在脚下是膠底的鞋子，鞋底還是凹凸不平的，所以不會太受那濕滑的影响。

那條繩子雖然幼，但是尼龍是非常之靱的，尤其這是他們的特備工具之一種，所以倒是用不着担心他們的重量會使這條繩子斷掉。

漸漸，他們爬着爬着，爬得高一點，又再爬高一點，終於爬完了那條水渠，到達了渠頂，而出了渠口之外。

那裏又是一小塊略爲平坦的岩石。這又是一個讓他們可以暫時歇一歇脚的地方了。

他們停了下來，又可以看見天空了。天空仍在閃着電，細雨仍然在下着。

下面什麼都看不見。上面也是什麼都看不見。他們還是有一種置身於月球的感覺。

「究竟還有多高？」貝絲問。

「還要爬好幾條這樣的渠道呢！」司馬洛說，「那上面是九重天，你也知道九重天是有多高了。」

「老天！」貝絲說道，「眞是累死人了！」

司馬洛坐了下來，也是微微地喘着氣。貝絲則担心地望着天空，說：「你看這雨會大起來嗎？」

「我看不會。」司馬洛說，「我也希望不會。」

他們的前面又是一個渠口了。

司馬洛說：「這一次，雖然是比較容易走一點，不過却是會很吃力的。」他是先此聲明。

「難不難也得走了！」貝絲說，「難道我們回到下面去不成？」

貝絲說着又動手把那一袋還留在下面的用具拉了上來，而司馬洛則一直向那新的渠洞裏面張望着。貝絲把袋子拉了上來之後，他們又鑽進了渠口之內。

這一次，那渠道的內部是梯形的。他們又沿着那梯級爬上去。

司馬洛之所以先此聲明是有他的道理的，因爲這一條渠道很長，差不多爬了十分鐘才到頂。不過他們並不恐懼，因爲這條渠道是很寬闊的，即使下起大雨來，也不怕會被水所淹。渠內很難會完全給水充滿。

他們總可以有呼吸的空位。

他們終於爬到了頂。兩個人都坐下來喘着氣。這裏再上去，又是另一條渠道了。不過這另一條渠道却是露天的，渠道的兩邊有山石掩護着。

司馬洛又取出那彈簧槍來，把三叉鈎子裝上去，扳動槍機。「鏗！」那隻三叉鈎子又拖着那條繩直飛上去，終於到了頂，勾住了一塊岩石。

他們又拉着繩子向上爬。

其實爬在這裏也並沒有容易多少，不過因爲露天的關係，所以心理上似乎就多了一點安全感了。

沒有被水淹死的危險，雖然有可能給槍彈射死，然而他們都明知道這一個部份是並沒有被槍彈射中的可能性的，因爲這是一個並沒有人注意的地方。

司馬洛首先爬上了這露天水渠的頂部，跟着貝絲也到了。

他們就是這樣一層一層地爬上去。終於，那些水渠都已經爬完了，他們也接近了山頂了。這是一件並不容易的事情，需要有超人的體力才能够辦到的。他們兩個都是有超人體力的人。別看貝絲是一個女人，她的爬高耐力是十分之强的，要找一個比得上她一半的男人並不容易，所以她才能够成爲一個飛賊。

但司馬洛還是比她高出了一皮，所以她也是祇能够作爲司馬洛的助手了。現在司馬洛嘆一口氣，說：「也差不多了。以後的事情就讓我一個人來。」

「不行！」貝絲說，「我一定要跟到最後！」

司馬洛沒有堅持反對。他知道貝絲亦

是有着非常固執，無法加以影响的。他說：「那好吧，我們繼續下去好了。」

於是他們又開始向上爬。貝絲忽然吃吃笑起來：「我忽然想起，我們像兩隻老鼠！」

「什麼老鼠？」司馬洛說，「我一點都不覺得我們像是老鼠！」

「我們這樣還不像是老鼠嗎？」貝絲說道，「在暗無天日的渠洞裏而鑽來鑽去的。」

「省點氣力，少說話多做事吧。」司馬洛說，「現在我們需要的乃是氣力。」

終於，他們到達了山頂了。正如司馬洛預測的，雨還是細細地下着。已經下了很久了，但是太小的雨則並未造成積水，而是全部都給泥土吸收了。

這裏鑽出來的地方就是在九重天的側面，距離屋子的圍牆不過幾百碼，而這裏則不是在屋子的監視範圍之內的。

憑王泉所提供的資料，司馬洛知道屋子的圍牆的牆頭有四副電視眼，監視那唯一從山下上來的路。

這裏却不是在電視眼的監視範圍之內的。他們不須要由那條路上來，而由水渠上來，就逃過了所有的電視眼的監視範圍了。

「行了。」司馬洛嘆一口氣說道。

「但是還有最難的部份。」貝絲說，「你還須進入屋裏呢！」

司馬洛抬頭望望天空。他說：「天公似乎與我們還很合作呢！」

「是的！」貝絲說，「我們現在眞是要祈禱了！」

「來吧！」司馬洛說着就從布袋裏取出了兩件很奇怪的東西。

那是兩件金屬的東西，是黑色的。兩隻金屬的爪。兩隻金屬的手套。

他把兩隻金屬的手套套在自己的掌上，說：「現在把繩子縛上吧！」

貝絲把一根繩子在他的脚上縛住了。

司馬洛彎低身子，在一個黑暗的洞口前面伏下來。

那裏也是一個渠口，不過可遠不及前一個那麼舒服了。這是一個窄到僅可以容一個人通過的窄小洞口。好像一條圓管，人進入了裏面之後，連手臂都不能自由。

假如他進去的時候手臂是前伸着，那就無法再拉到後面來了。

司馬洛就把兩條手臂伸前，鑽進了這個洞內。

貝絲把他一推，他便整個人進去了。

在這樣一個窄的空間裏面，由於移動是很困難的，所以他就是需要用這一隻金屬的爪手了。

他用這隻爪手抓緊那洞壁，把身上一拖，身子便向前面移動了一點。跟着他又用另一隻爪手抓緊，又再一拖，身子便又再度向前進了一點。

這樣，他就能够一點一點地前進。

這條管子的本身就是一條用以排除汚水的去水渠，所以裏面有一層濕滑的泥濘，他假如是一條魚的話，倒很容易可以滑過，但他是一個人，不能够像一條蛇或者一條魚那樣擺動身子，而假如單靠一雙普通的肉手，抓在那渠壁上是很滑的，可以說是難得寸進了。但是他既然裝上了這隻金屬的爪子，情形就有所不同了。他這雙爪手可以透過那泥濘而抓緊渠壁上的粗糙的地方，把身子拖動。這樣，那泥濘就反而是對他有利的。他很容易就可以滑動，就是這樣，他一點一點地前進着。

這也是最危險的一段。假如現在忽然天下大雨，祇要是幾分鐘的大雨，這渠洞之內亦是會水淹的。這麼窄的渠洞，一定會給完全淹沒，司馬洛就是想抬起頭來也不能，因此他給淹死，也是難免的了。

在渠洞之內，他進行得很緩慢。

他們預算，假如萬一下大雨的話，貝絲就會拚命扯司馬洛脚上縛着的那根繩子，而把司馬洛扯回來。但是，能否趕得及呢，這却是不能肯定了。

不過結果，大雨並沒有落下來，因此他們也不必接受這一嚴重考驗了。

二十分鐘後，司馬洛終於爬完了那條渠道，到達了一塊鐵格。這塊鐵格就是渠道的入口處，對於司馬洛來說則是一個出口處。

他把鐵格推起了，便爬進了園中，到了這個時候，他才鬆一口氣。

但是當然，他並不是到此爲止就完成了任務的，更難的工作還在前頭呢。

司馬洛出了那個渠洞之後，就解下了脚上那根繩子，用力拉了幾下，通知貝絲他已經安全到達了。

然後他把那繩子縛在鐵格上，而把那鐵格放回原位。他回頭的時候是還用得着這繩子的。

然後，司馬洛就離開了渠洞，閃進了一叢小樹之中。他在那小樹叢裏小心地打量周圍的環境。由於外面的防衛很嚴，大概是太過肯定了，以爲一定不會有人潛進來的，因此園內的防衛就稍爲鬆懈了。

司馬洛看不見園中有人在守衛着。也許司徒先生今天不在家，這也是一個鬆懈的理由吧？

司馬洛現在得到了程度相當大的自由，他蛇行鼠伏地離開了樹叢，到了屋的牆脚下，抬頭望上面。屋子的形勢，他已從相片及圖則中研究得很熟了，因此他雖然是第一次到來，他却並不覺得陌生。

上面，就是唯一可以讓他進入屋中的一隻窗口。

不過司馬洛亦知道事情並不是這麼簡單的。

這屋子的防盜，眞的可以當得上是此地的冠軍，不小心地走錯一步，都可能觸動防盜警鈴而使警鐘响起來的。

司馬洛從袋裏拉出了一條黑綫，就把這黑綫縛在其中一隻金屬的爪上。那爪的柄上是已有一條淺坑的，所以黑綫在上面可以縛得很穩。

司馬洛提着黑綫，把那隻爪舞動起來。那隻爪以圓圈的綫路在他的周圍轉動着，司馬洛在適當的時候一放手，那隻爪便依着離心力的原理而直向上飛，而那根黑綫在後面，一直拖上去。

這隻爪拉着綫飛過了那隻高高的窗子，準確地搭住了窗子上面，突出來的那條雨簷上，緊緊地抓住了。

司馬洛把黑綫拉緊，然後就毫不浪費時間，借着黑綫的支持力直爬上去。

（下期續完）

精選俠情短篇故事／朱羽·文　盧令·圖

惡貫滿盈



人鬼寃仇　果報不爽

常走夜路必遇鬼，這只是一般人的說法；在江湖中闖蕩的人可不信這種邪。有時爲了遮掩行跡，又非得晝宿夜行不可。若是當眞遇著鬼，大可以拔出三尺青鋒砍下青面獠牙的鬼頭。

雷傑打從開封上路，南下直奔信陽就一連趕了九個晚上的夜路；別說撞着鬼，連鬼影兒也沒有見著過。

他是開封城有名的「雷神鏢局」東家雷聲遠的侄子。他大伯交給他一封以火漆印密封的函柬，要他送到「雷神鏢局」信陽分號去，掌理分號的頭兒叫金海雲，是雷聲遠叩頭拜把的兄弟。

不知爲何，雷傑臨行之際，他大伯一再囑咐，一路上要取小徑，避官道，晝宿夜行。那封密函更是要貼身放好，不可輕露。萬一出了岔子，有人要強搶那封密函時，雷聲遠還告訴了他侄子一個絕招——撕成碎片吞到肚子裏去。

月冷、星稀，荒野寂寂。現在是離開鏢局後的第十個晚上。雷傑盤算着行程，再走個七八晚就該到了。等交了差，先到「東合池澡堂」好生洗個澡，鬆鬆筋骨，然後到書寓去找他的老相好銀紅敍敍舊。一想到銀紅那身細皮白肉，雷傑的步履不禁輕快起來。

下弦月已經略微偏西，怕有三更天了。雷傑的背脊上冒着汗。這一晚少說也趕了一百五十里地，又該要找宿處了。打從他跟隨大伯混世面的幾年歲月裏，南走信陽怕有十來趟，可沒有像這回這麼窩囊過。他不免暗暗嘀咕：咱們雷神鏢局怕過誰？成千上萬的金銀珠寶明來明去，一封撈什子的柬函竟要如此掩掩藏藏，眞他媽邪門！

仰望星月的位置一個勁兒奔向南方，絕對錯不了，這荒徑野路他可不熟。前面擋著一座高山，在夜色中像是一隻蹲伏的巨獸。雷傑盤算著，在日出之前絕不可能翻過去。那得趕緊找宿處，大伯的叮囑可不能違背。

山洞、破廟、瓦窰都成。就那麼往地上一躺，餓了身邊有餓糧。已經過了九晚，雷傑倒也慣了。

走著走著，樹林子裏頭突然閃出了一綫燈光。雷傑心頭不禁一動。這荒山野林那來的人家？縱使有人家，到了三更天怎地還亮着燈？

瞧瞧去！心中念頭一起，腳步子的方向也就變了。

樹林子很深，那幢透出燈光的屋子也很講究。瓦頂、石壁，窗櫺上還糊著紙，窗紙上映著人影，屋裏的人還沒有睡。

雷傑有些發楞，一時拿不定主意該不該去叫門。他猶豫著，狗倒叫開了，輕吠兩聲，不兇。

那扇映著人影兒的窗子推了開來，一個白髮如銀的老婆子探出了半個身子，曼聲問道：「是誰呀？」

雷傑站的地方離那窗口約莫十步，想

躲，又怕那老人家受驚。於是向前走了兩步，抱拳一拱，道：「趕夜路的人，想討一杯熱茶喝。」

老太婆眉頭皺了一皺，面有難色地道：「深更半夜的，眞不知道你是好人還是壞人！」

開著窗子和敞開門又有什麼兩樣？而且那老婆子神情安詳，絲毫未露驚惶意外之色，這句話反而觸動了雷傑的好奇之心。他又走進了兩步，笑著說道：「我若是壞人，也不會規規矩矩地在這兒和你老人家說話了。若有不便，就請你老人家從窗口遞一杯茶出來吧，沒有熱的，涼茶也行啊。」

「看你樣子也不像是壞人。」那老婆子說著轉過了身子，向裏面喚道：「翠翠！快去敞開門，有過路人討茶喝。」

「來啦！」裏面傳來了一聲輕脆的回應。

當屋的門敞開來，雷傑突覺眼前一亮，那一身翠綠褂褲在燈光照耀下格外鮮明。瓜子臉，水汪汪的眼珠。山野村姑怎會有這般絕色美人兒？

「請進來吧！」那姑娘家側過身子，笑吟吟地向雷傑招呼。

雷傑更加納悶了，三更半夜不睡覺，又打扮穿着得這樣整齊，到底是個什麼路數？心中納悶，腳底下可是一絲兒也不曾停留，不知不覺地走了進去。

明暗三間，當中是堂屋，壁上字畫琳瑯滿目；案上更是羅列著不少古玩玉器。看樣子是個書香門第，因何住在這野林子來呢？

雷傑還不曾落座，那白髮皤皤的老婆子已從廂房裏走出來，向那姑娘家吩咐道：「翠翠！茶能解渴却不能充飢。昨晚好像還剩下兩張烙餅，給拿出來。再切點葱花，打兩個鷄子兒作碗熱湯。」

「是！奶奶。」姑娘飛快地往後頭去了。

雷傑客氣地道：「老人家！這深更半夜的……」

老婆子連連搖手，道：「別那麼客氣！若不讓你進門，一滴水也不會給你喝；讓你進來了就不能怠慢。坐呀！」

雷傑落了座，搭訕著問道：「老人家尊姓？」

「夫家姓柳，娘家姓潘，你呢？你姓什麼呀？」

「我姓雷，乃是開封……」想起大伯臨行的囑咐，連忙將話題一拐彎：「那位姑娘是……」

「我的孫女兒。唉！」老婆子長長地嘆了一口氣。「翠翠命也眞苦，七歲死了娘，她爹又出門多年，杳無音訊，就咱們祖孫二人相依爲命。」

憑什麼過活呢？就這麼一老一小的，又是住在這荒山野林？雷傑本想問，話到嘴邊却又忍住了。爲了不讓那老婆子對自己盤根究底，自己還是少打探人家的底細爲好。

約莫過了一盞熱茶光景，柳翠翠出來了。手裏托著一個食盤，放着一塊烙餅，一碗熱氣騰騰的麵條，麵上還有幾塊香噴噴的大肉作澆頭。

「舍下寒酸得很，」柳翠翠笑吟吟地

說道：「沒有美酒待客，對不起，請將就一點吧！」

「那裏！那裏！」雷傑忙不迭地道：「這樣已經就使我感激不盡了。」

「別客氣啦！」老婆子慇懃地讓客，催請食用。「趁熱吃吧！」

趕了一夜路，雷傑委實也餓了。年輕力壯的，正能大吃大喝。那消片刻，烙餅、麵條都下了肚。

見他吃完，那老婆子道：「若不急着趕路，就請歇下吧！翠翠她爹出門之後，咱們家裏就沒有來過男人。你一來，倒增添了幾分陽氣。」

雷傑絕不想在這兒留宿，家無男丁，又有大閨女，自己留下多少有些不便；再說，離天亮還早，再趕個三五十里地是樁輕鬆事兒。他心裏如此想，口中却在言不由衷：「老人家！那就多謝你好意啦！」

話一出口，雷傑不禁暗感詫異：嘿！今晚是怎麼回事？舌頭像是不聽自己的使喚了。

翠翠端著油燈引領著雷傑來到東邊的廂房，陳設一塵不染，榻上被褥整潔如新。她將油燈放在桌上，低著頭道：「請安歇吧！」說罷，退了出去。

雷傑和衣躺在床上，佩劍放在手邊，在不知不覺中進入了睡鄉。

× × ×

太陽好烈！這是雷傑醒來後的第一個感覺。

待他翻身坐起揉揉眼皮睜眼一看時，不禁大吃一驚。原來他睡在一塊石頭上，旁邊是一座墳墓。

在大驚之餘，雷傑連忙檢查那封密函，還在。拿出一看，封口完好如初，還才鬆了一口大氣。

他放眼察看，肯定自己昨晚就是進了這座野林，可是那明暗三間的瓦屋呢？難道建在地上的房子會飛？

轉頭一看墳墓，心頭不禁劃過一道閃電：昨晚遇到的祖孫二人莫非是鬼？

一想到鬼，雷傑腹內不覺一陣翻騰。哇！昨晚吃的食物全吐了出來；那些食物還會動。他睜眼細瞧，竟是一些活的蚯蚓和青蛙，敢情那就是麵條和大肉澆頭？

看到那些令人噁心的東西，雷傑吐得更厲害了，直到苦水都嘔吐盡淨，他才喘了一口氣！

儘管烈日當空，他却感到渾身寒冷；儘管他遍體無力，依然拔脚狂奔。似乎跑慢一步，那兩個女鬼就會從墳墓裏跑出來捏住他的頸子。

× × ×

幸好雷傑沒有吓出一身大病，總算趕到了信陽。他一見到金海雲，頭一句話就問道：「金師傅！你說這世上究竟有沒有鬼？」

金海雲楞了一楞，大笑道：「你老遠地從開封趕來，就是爲了問我這句話？」

「眞的，我在路上遇到鬼了呀！」

「我看你是活見鬼！」金海雲笑罵了一句，接着面色一正，低聲問道：「你大伯老遠地差你從開封趕來，八成有什麼要事吧？」

「對！我差點忘了啊！簡直是被野鬼鬧昏了頭。大伯有封密函給你。」說著雷傑自貼身處掏出了密封，極爲恭敬地用雙手遞了過去。

金海雲拆閱之後，臉色倏然大變，沉聲道：「總號出了什麼事嗎？」

雷傑不禁大感茫然，連連搖頭，道：「沒有啊！」

「怪事！」雷傑喃喃自語，同時曲起一指，猛地在箋函上重重一彈。

「金師傅！信上說些什麼來著？」

「你自己看吧！」金海雲將箋函遞給他；這小伙子是東家的親侄子，因此金海雲也就不避諱他了。

箋函上的字是雷聲遠的親筆，龍飛鳳舞地寫着：

「海雲弟如晤：愚兄闖盪江湖多年，難免多面樹敵，因而有歹徒在暗中窺伺，俟機尋釁。愚兄一年一度信陽之行著即取消，以維總局安寧。據聞該竄伺歹徒不但武功高强，且精易容之術，如探得愚兄信陽之行取消，或將喬裝愚兄面目前來，俟機下手，果如是，賢弟可虛與委蛇，暗中下手將其格殺。傑侄可留信陽，暫勿遣回。切記，此事萬不可洩傳於外，免損本局威名。

愚兄雷聲遠匆上」

「他媽的！」雷傑不知天高地厚，閱畢不禁破口大罵：「是誰吃了熊心豹胆，敢找咱們鏢局的碴兒！」

「小聲點！」金海雲神色凝重地道：「你大伯一向眼比天高，怕過誰來著？這找碴兒的人必定大有來頭，不然你大伯也不會將鐵定的南巡之行取消了。」

「哼！」雷傑仍是不服氣地道：「這叫做耗子舔貓兒的鼻樑骨，眞他媽的不知死活！」

金海雲知道他是少不更事，也就不想和他多談論這樁事，拍拍他的肩頭，笑道：「小伙子！狠勁留著，等那找碴兒的傢伙上門時再拿出來使喚。這一路上怕也累壞你啦！上東合池去泡泡，然後去會會你的老相好銀紅姑娘，要銀子化儘管到櫃上去支。信陽這地方雖比不上開封那麼熱鬧，你可也風光幾天的。」

「謝謝金師傅。」提起銀紅，雷傑那一肚子火氣瞬間就消失淨盡了。

雷傑離去之後，金海雲臉上的笑容立刻消失。他和雷聲遠生死相共了十多年，深深了解對方的個性；天不怕，地不怕，憑著手上那把金寶刀，以及七七四十九式追風刀法，可以在關外、塞北、雲、貴、川、湘、南七北六，一十三省通行無阻，這回只不過略有風聞，連找碴兒的人是誰都還不會弄清楚就已心生戒懼，可見那傢伙必定是一個來勢洶洶的頂尖高手。

金海雲負手蹀躞一陣，忽然揚聲道：「來人！」

「在！」一個健壯漢子推門而進。

「去傳外管事來見。」

「是。」壯漢恭敬地退下。

不旋踵間，門外傳來一個蒼老穩健的聲音：「外管事曹飛舞求見。」

「進來。」

這曹飛舞約莫有六十歲，瘦瘦精精，全身似乎只有四兩肉。然而相貌却不惡，生得慈眉善目，一臉溫和神色，憑誰一看，也會說他是一個規規矩矩，作買賣的商家。

他向金海雲恭敬地一揖，道：「召喚老朽，不知有何見教？」

金海雲轉過身子，目光凝注窗外隨風拂動的柳條，緩聲問道：「近日可有買還賣上門？」

「剛剛有一個綢緞莊老闆來見，」曹飛舞不疾不徐地回道：「說是有一千匹上好錦緞要咱們護送到京城裏去。」

「你怎麼回覆他的？」

「沒有請示金師傅之前，老朽怎敢作主？」

「去回掉他。」

「這……」曹飛舞不禁大大一楞。

「信陽還有別的鏢局，這一千匹錦緞也不一定非要咱們護送不可。」金海雲緩緩回過身來，壓低了聲音接道：「就說咱們局子裏的伙計要歇暑，要等秋凉後再接鏢上路。」

「歇暑？」曹飛舞似乎有些困惑。「金師傅！還得十來天才過端陽哩！」

金海雲低吼道：「曹老！你是外管事，用什麼的理由去回掉這筆買賣，可是你的事，不管怎樣，這筆買賣咱們不接。」

曹飛舞雖是一千個、一萬個不明白，却也只有俯首聽命的份兒，只得連聲應道：「是！是！……」

「記住！所有上門的買賣，都一律回掉。」

「是！」曹飛舞畢恭畢敬地應是，掉頭離去。他很想問問，這又是總頭兒雷爺傳來的諭令，但他深深懂得鏢行的規矩，終於忍住了。

× × ×

迷人的燈光，迷人的笑靨，雷傑才三杯落肚，就有些醉了。

銀紅雖然自幼被賣入書寓，風塵氣却不太厚濃。她對雷傑倒有幾分眞情，只可惜……

見她蛾眉深鎖，雷傑不禁問道：「怎麼了？方才還高高興興的，這會兒怎地又皺起眉頭來啦！」

「還說哩！」銀紅噘著嘴，粉拳在他肩頭上搥了一下。「你難道不明白，人家是笑在臉上，煩在心頭。」

「煩？」雷傑不禁瞪大了兩眼，放下了手中的酒杯。「吃穿不愁，還有什麼好煩的？」

「哼！」銀紅的一雙蛾眉挑了起來。「你以爲我願意就在娼家？」

「銀紅！」雷傑是個直性子，因而說話也就不會拐彎。「妳可別打算我會爲妳贖身，大伯管得緊，這恐怕辦不到。」

銀紅幽嘆了一聲：「唉！我也知道沒那種福份。你又偏偏遠居開封，從我十六歲那年，你爲我點紅蠟燭算起，這三年來，你總共才來了四趟，每次聚個三、五天，眞教人難受。前人說……」

雷傑接下去道：「相見爭如不見。」

銀紅白他一眼，道：「哼！你知道就好了。」

雷傑又接道：「有情還似無情。」

「什麼？你以爲我對你的情份是假的嗎？」

「得啦！」雷傑一把摟住了她的柳腰，岔開話題：「咱們不談這些教人心煩的話，來喝酒！」

「是！大少爺！」銀紅想必沒有忘記她自己的身份，連忙扮上了笑臉。

就在這個時候，銀紅的龜母進來了。她面上佈滿了濃郁的笑容，恁誰也看得出那種笑容是免强從面皮下擠出來的。她先朝雷傑福了一福，然後又朝銀紅一擠眼，道：「銀紅！到前堂去轉一轉。」

「娘！」銀紅滿面孔不情願的神色。「你不知道雷公子今天剛到信陽？」

雷傑可不是楞子，連忙問道：「是有客要會銀紅麼？」

「嘿嘿！」龜母陪下一臉假笑。「是位長客，只要銀紅過去坐一會兒就行。」

「娘！」銀紅提高了嗓門。「難道你不能替我回掉嗎？」

龜母的半個面孔在笑，那是冲著雷傑那一邊的；這半個面孔却緊緊地綳了起來。聲音、語調倒是挺和氣的：「雷公子爲妳點的紅蠟燭，娘難道不知你倆的情份，能回，早就給娘回掉啦！去坐坐吧！」

「是誰？」銀紅皺著眉頭問。

「是……」

不待龜母報出名和姓，雷傑巳截口道：「銀紅！去吧！可別爲我這一年半載難得來一回的稀客，得罪了常客。」

「雷公子！」銀紅似是無限委屈地叫了一聲。

雷傑笑道：「銀紅！我說的是眞話，去吧！」

龜母連忙福了福，道：「雷公子眞是一個開通的人，老身多謝了。」

龜母和銀紅走了，雷傑一個人喝了幾杯悶酒，想到這書寓後園的景色不錯，屋子裏又悶得慌，於是信步向後園走來。

他剛跨過拱門，就看見一個綠衣麗人凭欄而立，在瀏覽夜色。

這可有點怪！雷傑暗暗在心中嘀咕，若是這書寓裏的姑娘，這時絕不會閑着；若是丫環、奴婢，更不敢在這個時候偸懶到後園來看夜景、吹凉風。那麼，這綠衣麗人又是何許人呢？

想着想着，雷傑不禁輕咳了一聲。

那麗人聞聲轉過頭來，藉着廊下掛燈，雷傑看到了一張秀麗絕倫的臉蛋；這一照面，竟然使他機伶伶地打了一個冷顫。

爲什麼？原來這麗人和那晚雷傑在野林中遇見的柳翠翠生得一模一樣。

綠衣麗人轉頭一瞥之後，立刻回身走去。

雷傑想到那晚遇鬼的經過，不禁遍體生寒。但他畢竟是一個練武之人，當即一縱身子，攔住了那綠衣麗人的去路，低喝道：「姑娘慢走！」

綠衣麗人非常驚惶，連退數步，口吃地問道：「你……你……是什麼人？」

「別問我是什麼人，」雷傑手搭腰間劍柄，逼了過去。「請問姑娘芳名，如何稱謂？」

「我……我叫翠翠。」

「翠翠！嘿嘿！」雷傑冷笑一聲，霍然抽出了長劍。「妳玩的好詭計，想不到我們又見面了。」

綠衣麗人花容失色地連連後退，高聲叫道：「公子！我……我不認識你啊！」

「別裝糊塗！」雷傑步步緊逼，聲色

倶厲地道：「快說！妳究竟是人是鬼？是人，我不會放過妳，是鬼，我更不會放過妳。」

綠衣麗人張惶失措，拚盡全力叫了一聲：「救命哪！救命哪！……」

雷傑一劍向她心窩刺去，他心裏盤算着，倘若對方是鬼，利劍也對她無可奈何；若她是人，他會在緊要關頭撤招收勢。

孰料他那一劍方才刺出，只聽鏘地一響，却硬生生被一件兵器擋住了。

那是相互交叉的一對日月雙鈎。

手執雙鈎的人，是一個年約四十許的漢子，目光烱烱地投注在雷傑臉上，冷聲道：「朋友，因何動劍殺人？」

雷傑全神貫注在那綠衣麗人的身上，只見她已經昏倒在地上，人事不知，這那裏會是鬼魂？因而他冲着那手執雙鈎的漢子，一句話也說不出來。龜母也趕來了，跪在地上，雙手抱住雷傑的右臂，哀求道：「雷公子！翠翠什麼地方得罪你了啊！若有得罪，你告訴老身，打她一頓，罵她一番，也犯不着你生這麼大的氣呀！」

雷傑緩緩收回長劍，道：「她是妳的姑娘？」

「是啊！」龜母回道：「來了才三天，尚未經過調教，自然不懂規矩了。」

銀紅也趕來了，緊張地問道：「雷公子！你是怎麼了？」

雷傑訕訕然答道：「沒什麼。」

那手執雙鈎的中年漢子冷笑了一聲，道：「銀紅！告訴妳的老相好，信陽是有王法的所在，殺人是要償命的。」

說罷，大踏步向外走去。

龜母連忙跟了上去，殷勤地道：「潘大爺！您再坐一會兒，讓老身爲您重整杯盤。」

「沒興趣了，改天再來。」姓潘的連頭都沒有回。

這邊，銀紅也將雷傑拉進了她的綉房，關上門，皺着眉問道：「翠翠那點得罪你了，若不是潘爺的身手快，豈不是鬧出了人命？」

「我只不過想試試她。」

「試試她？這話怎麼說？」

「說來妳也許不會相信，我這回在路上遇到了野鬼，長得和翠翠一模一樣，而且……」

「嗳！」銀紅埋怨地截口道：「我看你是疑神疑鬼。翠翠是個鮮蹦活跳的姑娘家，那裏是什麼鬼啊！」

「大概是我在疑神疑鬼吧！」雷傑喃喃自語地。頓了一頓，才問道：「那用雙鈎的傢伙姓潘？」

「他叫潘子超，聽說是個遊俠。」

「遊俠？可沒有聽說過他的名號，想必他是妳的熟客？」

「可別聽娘的鬼話，只不過連來了好幾天吧了！」說到這兒，銀紅忽然皺緊了眉頭，喃喃自語地道：「這位潘爺有些怪，來了只找我，滴酒不沾，只喝幾杯茶。總是半個時辰不到就走。逛書寓的都像他，咱們這些姑娘家，幹到老還都是淸倌人哩！」

「怎麼？妳可是巴不得夜夜有男子漢摟妳上床？」

「你想到那裏去了！」銀紅嬌嗔着，捏緊粉拳要打雷傑，他連忙閃開了。

「銀紅！別鬧，」雷傑一本正經地道：「妳可知道翠翠姑娘姓什麼？」

「好像是姓柳吧！」

姓柳！名叫翠翠！天下那有這樣巧的事？

這個疑問，一直在雷傑腦海裏盤旋，直到解衣上了床，銀紅那火熱細膩的身子投進他的懷裏時，他才將這個疑問暫時丟開了。

× × ×

連着好幾天，雷傑都向金海雲提起他的疑問。金海雲總是那樣一句話：「小伙子！天底下的巧事，可多着哩！」

至於提起那晚吃下去的麵條、滷肉，第二早變成了蛤蟆、蚯蚓的事，金海雲總是微笑不語，那神色分明是不予相信的樣子。雷傑也就莫可奈何了。

轉眼，端陽節又過去了。

這天是五月初七——

晌午過後，金海雲和雷傑正在閑聊，忽然一個趟子手悄沒聲地走進來，壓低了嗓門道：「稟金爺！雷爺到了。」

金海雲霍地站了起來，疾聲問道：「那個雷爺？」

「總局主雷大爺啊！」那趟子手瞪着兩隻大眼，似乎有些莫名其妙。

金海雲回頭瞟了雷傑一眼，不動聲色地問道：「雷爺的人呢？」

那趟子手回道：「雷爺這回南巡，是輕騎簡從，一個手下也不曾帶，他關照小的來稟報金爺，千萬別驚動局子裏的人。雷爺逕自到西廂上房去了，請金爺立刻過去一趟。」

「好！」金海雲揮了揮手，吩咐道：「速傳外管事來見。」

「是！」趟子手應聲退下。

「好大的胆子！」金海雲右拳緊緊地握着，重重地在左掌中一擊。「竟然隻身闖入虎穴來了。」

雷傑的神色略顯緊張，凝聲問道：「金師傅！怎麼辦？」

「咱們一齊去見他。見面時不動聲色，照樣大禮參拜。等那小子和我說話時，你抽冷子給他一劍。他一轉身，我便發暗器射他，我不信他能逃過姓金的那一百根淬毒鋼針。」

「好！就這麼辦。」

說到這兒，曹飛舞匆匆忙忙地趕了進來。恭聲問道：「金師傅！敢情有什麼吩咐？」

金海雲沉聲道：「近月來有人冒用雷爺的名號在外招搖撞騙。前些日子，雷爺下來親筆函柬，說是今年南巡之行取消。然而方才却來了一個雷爺，八成是個假的無疑。」

曹飛舞大驚道：「有這種事？」

「你速將本店屬下弓弩手妥加埋伏；各鏢師以及趟子手也儘速加以部署。大門上鎖，聽我號令行事，千萬別讓這厮走脫了。」

「是！」曹飛舞連連點頭應是。「老朽立即就去部署。」

金海雲向雷傑一招手，道：「小伙子！咱們走！」

西廂上房距金海雲的住處只是相隔了

一個院落，二人大步跨過，眨眼之間就到了。

上房中坐着一個五旬出頭的老者，一把厚重的寶刀放在几上，銅鞘耀眼生輝，老者的右手雖是隨意地擱在几上，然而內行人一眼就可以看出，他在任何情況下都能輕快地抽刀出鞘。

金海雲和雷傑進房時，心中不約而同地一怔。若說面前這個雷聲遠是歹徒喬扮的，那實在是難以令人置信。神態、衣着、坐姿，無一不像，甚至於那把刀……

金海雲暗暗吸了一口氣，若不是早先得到了雷聲遠告警的信柬，準定會深信不疑，上當吃虧。

他心裏如此想，表面上却絲毫不露聲色，深深一揖，道：「參見大哥。」

雷傑也拜道：「拜見伯父。」

「免禮！免禮！」老者一轉身，面向着金海雲：「我教你們辦的事怎麼樣？」

雷傑已繞到他的身後，抽冷子一劍向老者的背心窩刺去。

沒有看見那老者有何行動，却聽見鏘的一響，連刀帶鞘已然磕上了雷傑手中那把長劍的護鈎。他同時冷叱道：「你這娃兒莫非瘋了！」

老者甫一轉身，金海雲雙手倏揚，嗖嗖連聲，一撥銀光，疾快地向老者身上射去。

老者雙脚猛地一彈，人已凌空飛起。只見一道烏光在空中飛旋，一陣叮噹之聲，好幾十枝銀亮的鋼針悉數掃落地面。

金海雲又待揚腕發出淬毒鋼針，那老者已沉叱道：「海雲！你因何對大哥暗下毒手？」

金海雲冷笑道：「馬不知臉長，恁你易容術如何精良，也休想瞞過我金海雲的眼睛。還不快亮出你的本來面目受死！」

雷傑也接着冷聲道：「好個不知死活的東西！竟敢冒充我大伯父，看劍！」

唰唰唰！一連攻出三劍。

老者手中的寶刀一掄，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砍向雷傑的頸項。只聽叭的一響。雷傑就四平八穩地躺下了。幸而老者用的是刀背，力量也是剛僅能够擊昏他，腦袋還沒有離頸而飛。

金海雲知道以淬毒鋼針已無法尅敵，迫不得已亮出了他的獨門兵器——鐵骨蠶絲摺扇，準備和對方全力一拚。

老者豎眉瞪眼，似乎憤怒已極，沉叱道：「海雲！快住手，免得我的寶刀毁了你那把好扇子。」

「看招！」金海雲低吼一聲。手中摺扇橫切如刀，向那老者的右腕掃去。

老者手中的寶刀輕巧一翻，就將金海雲的招式化解，退後了幾步，沉聲道：「海雲！你莫非吃了迷魂藥？人是冒充的，難道這把鎢金寶刀也是假的，七七四十九式追風刀法這天底下還有誰會？」

金海雲不禁楞住了，吶吶道：「你……你眞是雷大哥？」

「我看你八成是吃了迷魂藥，不然怎會連你大哥是眞是假都分不出來？」老者喘了一口氣，又接着道：「咱們結拜時，用來祭神的豬頭是偸來的，沒有香，咱們燒的是艾草。你從來不吃葱。你那把摺扇是寒鐵骨，蠶絲面，暗藏七種歹毒暗器，有十三種絕招，除了我雷聲遠，誰還能知道這些秘密？」

聽他娓娓道來，敢情，他眞是雷聲遠了。

「大哥！你不是在來信中說，南巡之行取消了麼？」金海雲仍然有些將信將疑的。

「胡說！我信上明明寫着……」

金海雲從袖袋中掏出那張信箋，截口道：「大哥！你看看這封信吧！」

老者展讀信箋，越讀越驚，面色大變。讀畢之後，沉聲道：「這封信不是我寫的，雖然字蹟相同，內容却不一樣。快些將雷傑弄醒，問問他，這封密柬一定在路上被人偸換了。」

至此，金海雲已完全相信站在面前的確是他那生死不渝的雷大哥了，連忙走到雷傑身邊，屈指連彈。雷傑立刻撫摸痠痲的頸項，緩緩地站了起來。

金海雲扶着搖幌不定的雷傑，一字一字地道：「咱們上當了，那封信不是你大伯寫的。想想看，有沒有可疑的人在路上換了你身邊的密柬。」

「沒……沒有啊！」雷傑迷茫地搖幌着腦袋。

「蠢材！」雷聲遠走過來一把揪住他的衣領。「信被人家換了，都不知道。」

雷傑猛地一拍前額，振聲道：「莫非是那兩個女鬼暗中動了手脚？」

「你說什麼？」雷聲遠猛地一提，他侄子的兩脚立刻懸了空。

金海雲道：「他一直說在路上遇到兩個女鬼，我可沒有相信。莫非眞有那麼回事。」

雷聲遠鬆開了雷傑，沉聲道：「快說！究竟是怎麼回事？」

雷傑定了定神，這才將自己的遭遇一字不漏地說了出來。

雷聲遠聽完之後，連連跺足，道：「詭計！詭計！你中了人家的詭計啦！那兩個女人明明是人，根本就不是鬼。」

「是鬼！」雷傑一口咬定地說道：「若不是鬼，第二天早上那座屋子怎會不見了呢？」

「你這個蠢材！」雷聲遠氣咻咻地罵道：「茶裏一定下了迷藥，等你昏睡過去，偸換了密柬，然後將你抬出去，放到野墳地上……」

雷傑仍是振振有辭地辯道：「我認得出那座野林子，絕沒有換地方。而且，那些令人噁心的蚯蚓和蛤蟆是怎麼跑到我肚子裏去的呢？」

雷聲遠連連地搖頭道：「鬼話！鬼話！我問你，你方才說，在書寓裏你又遇見柳翠翠，是麼？」

雷傑點點頭，道：「姓名相同，模樣兒也一般。不過，我却不敢斷定兩者是同一個人。」

雷聲遠語氣肯定地道：「絕對是同一個人，那個使雙鈎名叫潘子超的傢伙，就是翠翠的舅舅。我在信中所交代的事情就是教你們查訪這個人的下落。却想不到半途中被他們把箋換了。對方這一招用得很毒，我稍一大意，就死在你們手裏了。」

金海雲愧疚地搖搖頭，道：「大哥！小弟罪該萬死……」

雷聲遠截口道：「海雲！這不怪你，對方摹仿我的筆蹟幾可亂眞，對我的行動又瞭若指掌。他們捲土重來，其勢洶洶，似乎志在必得。」

金海雲不解地問道：「大哥！小弟不明白你這句話的意思。」

雷聲遠吁嘆了一聲，道：「這話還得從十三年前說起。」

金海雲道：「十三年前？那時小弟還沒有和大哥叩頭結拜哩！」

「是的。」雷聲遠點點頭。然後緩步窗前，推開紙窗，凝注遠遠山影，緩緩敍述往事：「十三年前，我還在隻身闖道，因爲得罪了五魁兄弟，被迫西行避禍。想不到竟意外地在川陝道上一座石洞中，拾獲了一本刀譜，記載七七四十九式追風刀法……」

金海雲截口道：「追風刀法不是追風俠柳紀元的家傳絕學麼？」

「是的。柳紀元就是以這套追風刀法馳名江湖。但由於這本刀譜在他祖父手裏不愼失落，因此傳到柳紀元手裏時只有四十八式，最後一式『射月追風』，挾雷霆萬鈞之勢，而他却不會……」雷聲遠吁了口氣，才又接着道：「那時我所會的武功都是拼湊而成的，連五魁兄弟那種二、三流的人物也要躲避。一旦得到那本刀譜，自然是大喜過望，於是隱跡深山，潛心鑽研。不下半年，我便悉得譜中精髓。可惜我手中却缺少一把削金切玉的寶刀。」

雷傑不禁問道：「那麼這把刀……」

雷聲遠截口道：「這把刀就是柳紀元的。」

雷傑不解世故地接口問道：「是他送給你老人家的麼？」

「那有如此簡單。」雷聲遠展露一絲苦笑，接着說道：「我當時練成追風刀法之後，就決心要得到柳紀元手中那把鎢金寶刀，於是四處尋找他的行踪。終於在河北滄州遇上了他。」

雷傑迫不及待地問道：「後來呢？」

「一見面之後，我就拿話激他，說追風刀法並非柳家的絕傳，江湖上會的人並不止他一個。他只不過仗着有一把削金切玉的寶刀而已。柳紀元自然不服，於是雙方約定，各持竹刀較量追風刀法，誰贏誰就得這把鎢金寶刀。前四十八式雙方勢均力敵。待我使出最後一招『射月追風』，柳紀元手中的竹刀脫手而飛。」

「啊！」雷傑喜孜孜地叫道：「他輸了！」

雷聲遠面上並沒有傲然之色，神情反而非常重沉。緩緩說道：「柳紀元落敗之後，對我說道，忝爲柳家子孫，來日必定要奪回這把寶刀，而且絕不使任何人知曉追風刀法，並道後會有期。然後掉頭離去。海雲！如果是你，爲絕後患，該怎麼辦呢？」

金海雲爲人，世故老練，並未率直回答。

雷傑却搶着說道：「殺了他。」

雷聲遠緩緩地點點頭，道：「任何人也會這樣作，可是我當時却下不了這種狠心。只是砍斷了他的右腕，放了他一條生路。」

金海雲阿諛地道：「大哥算是對他非常寬厚了。」

「唉！」雷聲遠沉嘆了一聲。「其實，砍斷他的右腕已是非常殘忍了，不過，那也是迫不得已的事，這也是江湖中的一個原則。我不殺人，人必殺我。」

「大哥！」金海雲道：「這十多年來，好像再也沒有聽到過追風俠柳紀元的消息了。」

雷聲遠揚揚手，示意他不要插口，緩緩說道：「我得到這把鎢金寶刀之後，首先就是除了五魁兄弟。有一晚我歇在孟城旅店中，正在熟睡，突有人越窗進房行刺，我猝然驚醒，一刀剖開了他的胸腹，點燈一看，才發覺是個女的，臨死之際，她還頻頻呼喚柳紀元和柳翠翠的名字，後來才知道她是柳紀元的妻子潘秀姑，我當時非常難過，可是，在黑夜之中，又是在變起倉猝的情況之下，任何人也會驟施煞招的。」

雷傑喃喃道：「難怪那老婆子說，可憐翠翠七歲死了娘，她爹又是外出音訊杳然……」

雷聲遠截口道：「柳紀元已經有了音訊啦，原來他在斷腕之後，情知此生已經無法再勝過我，竟然帶着他的妻弟潘子超匿居深山大壑，創研一套雙鉤招式，據說專尅追風刀法。」

「哦！」金海雲和雷傑同聲低呼，目中透射驚愕之色。

雷聲遠又道：「這幾年來，我廣結黑白兩道人物，因此耳目靈通，據說，柳紀元和潘子超二人恐我人多勢衆，不敢前往開封正面尋釁，故而打算暗中搗毀信陽分號，我聞訊必定匆忙趕來，那時他們才猝然露面，所以我先敎傑侄傳書告警，一方面要分號這邊暗作戒備，再一方面嚴密訪察柳紀元和潘子超的行踪，却想不到這封函半路上被柳家的人換了，那個老婆子一定是柳紀元的母親。」

雷傑喃喃道：「如此說來，那一老一少兩個女人不是鬼了？」

「自然不是鬼。」雷聲遠以埋怨的眼色瞪了他的侄子一眼，以憂戚的語氣接道：「敵暗我明，而且又走漏了風聲，眼前情勢顯然對我們不利已極。」

「大哥，」金海雲突然振聲道：「我有好主意。」

「哦！」雷聲遠以烱烱有神的目光逼視着他。

金海雲壓低了聲音道：「天底下同名同姓的人或者有之，同名同姓而又相貌完全相同的人恐怕少之又少，書寓中那個柳翠翠必定就是柳紀元的女兒，所謂先下手爲强，將柳翠翠擄了來，這樣就可以使柳紀元先弱了一分氣勢，你看怎麼樣？」

雷聲遠猶疑了一陣，道：「在信陽城中公然擄人，似乎不妥吧？若是栽在柳紀元手裏，那自然沒有話說，不然，咱們的鏢局還要開下去的啊！」

金海雲胸有成竹地道：「大哥儘管放心，這事交給小弟和雷傑去辦，包管出不了錯。」

「好吧！」雷聲遠終於答應了。「我這次南來信陽，行踪非常隱秘，怕的是對方拔冷子撲向開封總號，不過，我還是帶來了幾個高手，已暗中在城裏城外佈置下了。」

「大哥！」金海雲阿諛地道：「不是小弟說奉承話，只怕柳紀元和潘子超二人這十幾年的工夫白花啦。」

× × ×

銀紅一個勁兒柔情蜜意，雷傑肚子裏却在另作文章，趁着酒酣耳熱之際，他放肆地道：「翠翠那小娘們倒眞不壞，細皮白肉的，我竟然拿她當野鬼，要是眞有那麼一個標緻的女鬼，我倒願意夜夜被女鬼捉去。」

銀紅白了他一眼，嬌嗔，：「你可別吃著碗裏的想鍋裏，人家是清倌人哩！」

「怎麼？清倌人就不能給她點紅蠟燭，想當年妳還不是清倌人，聽口氣妳好像是吃醋了。」

「去！去！去！」銀紅連連揮着手，像是有些惱了，「我才不稀罕吃這種醋，我知道你是有銀子的大闊佬，快去給她點紅蠟燭吧！」

雷傑半眞半假地道：「銀紅，這可是妳親口說的，日後可別反悔喲！」

「有什麼好反悔的！」銀紅當眞惱了，「古語說，婊子無情，嫖客無義，化錢的大爺愛誰就找誰，我還管得着嗎？」

雷傑裝着很生氣的樣子推杯而起，走出了銀紅的綉房。

龜母在穿堂裏侍候着，一見雷傑出來，連忙迎上去，道：「雷公子今夜不宿下麼？」

「我要跟你談椿事兒，」雷傑將龜母拉進了小廳，一本正經地道：「翠翠那妞兒生得倒挺標緻的，聽說還是個清倌人是嗎？」

「是啊。」

「我來給她點紅蠟燭吧！」

龜母面上堆滿了假笑，道：「雷公子別說笑啦，翠翠那裏比得上銀紅，未經調敎，不解風情，只怕侍候不了你這位貴公子哩！」

「咱們乾脆點說，」雷傑的神色一點也不像在作戲言。「爲了翠翠那妞兒，你化了多少血本？」

「怎麼着？」幹烟花這一行，生就一雙察言辨色的利眼，龜母兩道目光直在雷傑的臉上溜圈兒。「你要給她贖身？」

「先說說你爲她化了多少銀子，」雷傑有意無意地摸摸腰間長劍，道：「可別拿我當闊佬看待，吃鏢行飯，賺的是賣命錢啊。」

龜母私心琢磨了一陣，才吞吞吐吐地說了個數目：「她娘死了，唉！沒銀子料理後事，才找上了我。總共化了有三百兩紋銀。」

「讓妳賺二百兩，五百兩銀子我給翠翠贖身。」

龜母兩隻眼珠子瞪得圓溜溜的，半信半疑地道：「咱們娼家賣笑却不說謊，你當眞？」

「咱是個頂天立地的漢子，那能說話不算數？」

「好，就這麼一言爲定，」龜母伸出她那肥嘟嘟的手，「拿銀子來，立刻就讓你將翠翠帶走。」

「你以爲我帶着五百兩銀子逛書寓？你這就着人將翠翠送到東太街『雷神鏢局信陽分號』去，我先回去待着，人到就付銀子，行了吧！」

「好！」龜母笑逐顏開地道：「公子先行一步，老身隨後就將翠翠送到。」

× × ×

雷傑剛走，兩乘軟轎就抬出了書寓，事情順當得有些令人生疑，然而鏢局的人手早已暗中佈置在大街上，他們尾隨着那兩乘軟轎向東大街走去，未發現可疑的人，更未發現可疑的跡象。

兩乘軟轎進了鏢局，門立刻上了鎖，長街上，院落內，四處都佈滿了明哨、暗樁，分號裏的鏢師，趟子手幾已全部出動，如臨大敵一般。

並非金海雲小心過度，而是柳翠翠來得太順利，根據推斷，她旣然是追風俠柳紀元之後，也必然有一身不太軟弱的武功，在金海雲的想像中，她此來必定是暗懷詭計，是以格外防範。

第一乘軟轎走下來的是書寓中的龜母，她先冲着雷傑一笑，然後走到另一乘軟轎前，掀起轎簾，將羞答答，螓首低垂的柳翠翠攙扶下來。

也許就在柳翠翠步下軟轎的那一瞬間會變起倉卒，因此，金海雲在大廳的階前手持摺扇蓄勢以待，然而結果却大出意料之外，什麼情況也沒有發生。

龜母一面攙扶柳翠翠走進大廳，一面假慈悲地道：「翠翠！能够有雷公子這樣的英俊少年爲妳贖身，可眞有前世修來的福氣，妳得好生侍候公子啊！」

金海雲亦步亦趨的跟進大廳，暗中却向雷傑打了一個眼色。

雷傑會意，走過去伸手托起柳翠翠的下頦，笑道：「翠翠姑娘！昨晚讓妳受驚了吧，想不到反而結合了咱們一段大好的姻緣。」

柳翠翠嬌羞不勝地對他一笑。

在明亮的燈光下，雷傑看得份外眞切，那模樣、神情、體態，都和那晚在野外中遇見的柳翠翠一般無二，於是，連忙回覆金海雲一個眼色。

「這五百兩銀票是翠翠姑娘的贖金，另外這錠二十兩官寶是給妳的緣禮。」金海雲將銀票及銀子遞到龜母手裏，然後揚聲道：「外管事送客。」

龜母連聲稱謝，帶着兩乘軟轎走了。

金海雲手搖摺扇，裝着仔細地品看柳翠翠，其實他是在暗動手脚，點了她身上好幾處機要大穴。稀奇得很，柳翠翠竟然一點反應都沒有。

這時候，金海雲一直懸吊起來的心情才鬆弛下來，他冲着柳翠翠笑道：「柳姑娘！雷公子雖是討小納妾，不算正娶，也得要擇個吉吉完娶，今夜姑娘就獨自歇下吧！」

他一聲吆喝，立刻進來兩個婆子，將柳翠翠帶到後院中去了。

一直藏在暗中的雷聲遠，這時才現身走出來，向雷傑問道：「傑侄！你看準了麼？」

雷傑不假思索地回答道：「沒有錯，就是她，大伯，她那雙眼睛特別嫵媚動人，我的印象太深刻了。」

雷聲遠喃喃道：「這事有些怪，第一，這丫頭不會半點武功，而且態度出奇地

平靜，第二，昨晚雷傑侄巳懷疑她就是在半途中野林子出現的女鬼，而且還拔劍要殺她，今天爲她贖身，明眼人一瞧就知道是別具用心，他們怎會讓這丫頭來冒險呢？潘子超天天在書寓裏厮磨打混，却又不出面過問，海雲，你說這是怎麽回事？」

金海雲困惑地搖搖頭，道：「內中情由眞教人猜不透，小弟原以爲這樁事兒要大費手脚一番，却想不到如此順當，大哥，以小弟看，咱們連夜問問那丫頭，也許能在她口中……」

雷聲遠搖搖頭，道：「那是白費勁。海雲！都佈置好了麽？」

「後院就像一口鐵桶，連隻飛蛾也別想撲進來。」

「好了，」雷聲遠揮揮手道：「咱們現在只有以靜制動，等候敵人上門了。」

× × ×

好天！日頭昇得特別早，雷聲遠和金海雲也起得特別早，心中有事，是無法安枕高臥的。

二人正在庭園中蹓躂，邊說些閑話，忽見雷傑神色緊張地跑來，雷聲遠連忙迎上去問道：「什麽事這樣慌慌張張的？」

雷傑喘了一口氣，疾聲道：「我剛才去後院探柳翠翠，發現她的人變了。」

「你說什麽？人變了？」金海雲一把抓住雷傑的手腕，「難道昨夜被他們換一個人？」

「人還是那個人，」雷傑道：「我記得清清楚楚的，她嘴角邊有一顆痣。只是我看來看去，說什麽也不像那晚在野林子見到的柳翠翠。」

雷聲遠道：「你昨晚不是看得清清楚楚，說她像極了那晚所見的柳翠翠麽？」

「是呀，可是方才去一瞧，完全變樣了。」

「那有這種怪事，」雷聲遠向金海雲揮揮手道：「走！海雲，咱們瞧瞧去。」

昨夜，金海雲曾正面見過柳翠翠，雷聲遠也曾在暗中窺覰，這會兒一見面，他們已肯定還是昨晚所見的那個人，只是那份秀氣業巳倏然消逝，一雙眸子也不見得嫵媚動人，的確是變了樣，變得稀奇，也變得令人解不透。

金海雲暗中查查那幾處機要穴道，仍是點封的，因此，他更肯定眼前這個姑娘還是昨夜那個。

他裝着若無其事地樣子問道：「姑娘是那裏人？」

「城外七里舖的人。」

「姓什麽？」

「劉。」

「可是柳樹的柳？」

「不，是卯金刀的劉，我爹叫劉二楞，前兩年教瘋牛撞死了。」

金海雲向身邊的伯侄二人望了一眼。問道：「劉姑娘叫什麽名字？」

「翠花。」

雷傑搶着道：「妳不是告訴我，說妳叫翠翠麽？」

「是的，我在叫翠翠，書寓中龜母嫌翠花的名兒太俗氣，就讓我改名翠翠。」

金海雲示意雷傑不要插口，他又接着問道：「好好人家的女兒，怎麽會賣到書寓去的呢？」

「命苦啦！」她的眼眶紅了，「爹死後，娘一直害病，拖了兩年，欠人不少債，半月前死了，連棺材板都沒有，媒婆來說，若想盡孝，就只有賣身……」

「別哭！」雷聲遠打住她的話，「從此妳要過好日子了。」

他說着又向金海雲和雷傑飛了個眼色，三人聯袂走出屋去。

「我活了這麽大把年紀，可還沒有見過這種怪事，」在走向前院的途中，雷聲遠嘀咕着，「人還是那個人，可是，她的眼睛、光采、氣質，在一夜之間竟然完全變了樣。」

「是呀！」雷傑接口道：「方才金師傅問她話時，我又細看了一陣，簡直找不到那一點像那晚在野林子裏見到過的柳翠翠。」

「咱們暫且別談論這樁事，」金海雲道：「我先教曹管事到七里舖查查去。」

不出頓飯工夫外，外管事曹飛舞來了回報，劉翠花所說一字不假，只是那書寓的龜母說了一句假話，她買翠花只化了一百五十兩銀子，向雷傑虛報了一倍。

三個人聽了曹飛舞的回報之後，面面相覷，這內中究竟蘊藏了什麽玄虛呢？至少他們目前還解不透。

× × ×

吃過午飯，三個人仍然聚集在一起，談論這樁稀罕事，忽然外管事曹飛舞來報道：「金師傅！有一個姓潘的要見你。」

聽說有個姓潘的來見，三人不禁心神一怔，雷傑搶先問道：「曹管事！那人可是四十來歲年紀，紫膛臉身佩雙鈎？」

「是的。」曹飛舞答道：「紫膛臉，四十來歲，可沒見他佩帶兵器。」

雷傑神色凝重地道：「是他。」

金海雲問道：「一共來了幾個人？」

「就他一個人。」

金海雲以目光探詢雷聲遠的意思，後者點點頭，他立刻揮手道：「就說金某人有請。」

雷聲遠起身離座，道：「海雲，我和雷傑先避一避，你不動聲色地跟他聊聊，不着痕迹地盤盤他的祖籍，說不定我會在你們談話時闖進來。若他不識，你就說我是鏢局的鏢師。」

「大哥，我理會得。」

這伯侄二人退去不久，客人由曹飛舞帶進來了，不錯，他正是在書寓中以雙鈎格住雷傑長劍的潘子超。

潘子超雙拳一拱，道：「尊駕就是人稱『鐵扇子』的金海雲金鏢頭麽？」

金海雲連忙回禮，道：「正是在下，請教台甫。」

「在下潘子超，江湖無名小卒。」

「客氣，請坐。」待客人入座，僕人獻茶巳畢，金海雲才又接着道：「閣下仙鄉何處？」

「祖籍餘杭，如今是天涯漂泊，處處爲家。」

在簾後竊聽的雷聲遠心頭不禁一鬆，據他所知，潘家是西蜀武林世家，如果潘子超說的是實話，則兩地相隔數千里，他就不可能是柳紀元的妻弟了，是碰巧同名同姓？抑或是自己得來的消息謬誤。

這時，廳前的金海雲又接着問道：「

閣下一向在何處得意？」

「說來慚愧！」潘子超略微欠動了一下身子，「早幾年曾在京畿刑部大堂當過紅差『即劊子手』，整日覰人後頸窩的行業非在下所願，因而遊走四方，或護院，或教頭，乏善可陳，在下聲言乃江湖無名小卒，確是實情。」

「客氣，觀閣下雙目神光烱烱，英氣逾人，必是頂尖高手。」說到此處，金海雲的神色一正，又道：「蒞臨敝號，不知有何見教？」

「有一件小事相求，也可以說是要與尊駕談一樁買賣。」

「願聞其詳。」

潘子超正了正身子，緩緩說道：「本地的知府薛大人以前也在京畿刑部大堂當過差，在下受他提攜不少，目下就是寄食薛大人府邸，薛大人想謀一個肥缺，因而收集了一批珍寶玉器，打算進獻朝廷某大員以謀前程……」

「嗯！」趁着對方歇口之際，金海雲漫應了一聲。

潘子超笑了笑道：「眞人面前不說假。薛大人家財不大，這批珠寶玉器自然是搜刮而來。爲免招致物議，他既不敢明目張胆地派官軍護送，也不要委托鏢局。因此他將這樁差事交到在下的身上。」

「閣下必定堪當斯任。」

「金鏢頭太誇獎！」潘子超神色正經地道：「薛大人有恩於在下，雖赴湯蹈火也不容辭。只是在下能力薄弱，不堪當此重任，所以……」

金海雲截口道：「閣下太客氣了！」

「金鏢頭！在下說的是肺腑之言。江湖道上能人太多，萬一引來覬覦之徒，在下必然無力應付。因此，前來求助於金鏢頭。」

「閣下的意思是……」

「請金鏢頭親自護送一程，算是帮在下一個大忙，至於規費，但憑吩咐。」

金海雲沉吟了一陣，道：「一定要金某人親自護送麽？」

「爲了不影響薛大人的官聲，宜走暗鏢。如派貴號鏢師護送，人多則引人注目，人少金鏢頭也未必放心得下。所以還是要請金鏢頭勞動一次。」

「金某人這把鐵扇子的功力有限，萬一……」

潘子超笑着截口道：「金鏢頭太客氣了！多年來，貴號鏢旗行遍塞北、關外、大江南北。有金鏢頭在誰敢現身阻道。」

「那只是雷總鏢頭的威名，金某人只怕沒有那種威望。」

「客氣！客氣！」潘子超身子向前傾了傾。「雷總鏢頭的大名聞之巳久，可惜緣慳一面。如果金鏢頭俯允所請，途經開封之際，在下還要去拜見一番。」

「噢！閣下還不曾見過雷總鏢頭，是麽？」

「在下藉藉無名，何能有幸會之。」

金海雲忽然轉頭輕咳了一聲。這似乎是一個暗號，雷聲遠從簾後走了出來。

他走出來後，突又連連後退，道：「不知有客，鏢頭恕罪。」

「雷師傅別走！」金海雲喚住了他。「我正好有事和你商量。」

「在下潘子超，」他站起來抱一抱拳。「幸會！」

金海雲先揮手示意雷聲遠坐下，然後裝模作樣地道：「知府薛大人有一批珍寶玉器要進獻朝廷某大員，這位潘兄想教咱們走一趟暗鏢。你看這事……」

對方也許認識他而故作不識，因此，雷聲遠一直在注視潘子超的眼神，而他却沒有發現一絲異狀。此刻一聽金海雲將話打住，連忙接下去說道：「開門作生意，自然不能將上門的買賣推出去。不過，話得先說清楚，儘管是知府薛大人的差使，這護送的規費還是……」

潘子超很快截口道：「在下方才就巳說過，至於規費多少，但憑吩咐就是。」

金海雲巳然從雷聲遠的口氣中得到了暗示，於是點點頭，道：「好！這一鏢敝號接下了。請問：那批珍寶玉器，約有多少？」

「三箱。一輛套事足足有餘。」

「價値呢？」

潘子超皺皺眉頭，道：「這可難以作正確估計。約莫在十萬兩銀子上下。」

「知府薛大人的差使，敝號可不敢胡亂要錢。」金海雲略一斟酌，就說出了一個價錢：「這樣吧！規費算五千兩銀子，出了差錯，敝號包賠。」

「好！」潘子超一口答應。「就這樣一言說定。」

「還有一點，金某人得交代清楚。一切都按照潘兄的吩咐，不走明鏢，輕騎簡從。不過金某人要帶這位雷師傅同行，路途迢遙，得有個人從旁襄助。」

潘子超點點頭道：「一切都由金鏢頭作主。在下還有一點不情之請。」

金海雲擺擺手，道：「請吩咐。」

「夏日炎炎，夜行較凉，也可遮掩行藏。如果二位沒有要事待理，宜乎今夜登程。」

不待金海雲答話，雷聲遠就搶着說道：「好主意！今夜登程有何不可。」

「也好！」金海雲也跟着答應。「咱們何時何地碰頭？」

「戌初光景，在下駕車在西門候駕。」潘子超說到此處，站了起來。「至於那五千兩銀子的規費，在下會先一步專使送到貴號。」

二人將潘子超一直送出大門，暫回大廳。金海雲迫不及待地問道：「大哥！你看出什麽破綻沒有？」

雷聲遠沉吟了一陣，道：「看起來倒像是我得到的消息有疑問。先別下定奪，姓潘的待會兒要着人送銀票來，也許能在那張票子上找出一絲端倪。」

× × ×

申初，潘子超就着人送來了一張五千兩的銀票。

那是一張官票，不拘任何地頭的公庫都能兌錢。由此可見，潘子超的確是在給知府薛大人辦事。

一旦發現那潘子超不是上門來找碴兒的，雷聲遠和金海雲反而有些失望的感覺，二人默默相對，許久沒有說話。

還是金海雲先打破了沉默：「大哥！凡事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你留在這兒，由我陪姓潘的走一趟。你看如何？」

雷聲遠喃喃道：「姓潘的使雙鈎，這也許是個巧合。但不能說他絕無問題。咱們一齊去，柳紀元斷了一手，不可能有多大作爲，重點該在姓潘的身上。萬一他在路上玩花樣……」

「大哥！」金海雲截口道：「萬一對方趁空捲了咱們的分號，豈不糟了？」

「我守住了分號，他們還可以掀開封總號。是福不是禍，是禍躲不過。咱們先釘住姓潘的再說。」

「好吧！」金海雲只得唯命是聽。

「我們也照樣套一輛大車，教雷傑也跟了去。對了！將劉翠花也帶了去，免得教姓潘的生疑。我去歇會兒，酉初用飯，酉末出門。海雲！這椿事就這麼決定，別三心二意了。」

雷聲遠離去後，金海雲找來了外管事曹飛舞。吩咐道：「將這張銀票存到錢莊去。我和雷爺要去一趟北京，記住，咱們走後，要小心門戶。局裏的人，非有要事，絕不許可外出，夜間巡更也不可怠忽。有買賣上門，就說等我回來再議。再準備一輛大車。兩匹健騾。一名車伕，酉正在大門前候命。」

「是！」曹飛舞拿過那張銀票，忙他的事兒去了。

× × ×

戌初，雷神鏢局的大車來到了信陽城的西門。

潘子超早已駕車在那兒等候了。他坐在座頭上，向金海雲拱拱手道：「金鏢頭！銀票兌了麼？」

「小號不缺錢用，慌什麼？」金海雲隔車答話。「潘兄！咱們這就上路吧！」

「金鏢頭！按理你該看看東西啊！萬一是隻三空箱子，路上又讓人刦了去，貴號豈不是寃枉吃十萬兩銀子的賠賬。」

「潘兄說笑了，闖蕩江湖全憑一言九鼎，再說潘兄也不是那種人啊！」

潘子超打了一個哈哈，揚起了馬鞭。

雷傑適時打起了車簾，高聲叫道：「喂！咱倆又碰頭了！」

潘子超望了他一眼，有些意外地說道：「你也是鏢局的人麼？」

金海雲答道：「他是咱們總鏢頭雷爺的侄子哩！」

「哈哈！」潘子超大笑道：「眞是巧哇！小伙子！聽說你贖了翠翠。你可得好生謝謝我，若不是我攔住你，不但沒有這份艷福，恐怕還惹上人命官司了。」

「沒話說，」雷傑道：「到開封時，我請你好好喝幾杯。」

潘子超放聲大笑，在笑聲中，揚起一鞭，他那輛大車就飛快地向城外奔去。

金海雲一揚手，待命的車伕立刻催動雙騾，大車緊緊地跟了上去。

金海雲從車轅上滑進車廂，低聲道：「大哥！眞是一點破綻也教人瞧不出。」

雷聲遠沒有理他，却一個勁地瞪着劉翠花瞧。

她坐在最後邊，這時正手托腮邦子在思索什麼。

金海雲輕輕地以拐肘碰了雷聲遠一下，低聲道：「大哥！你怎麼了？」

雷聲遠仍然沒有理他，暗暗拉了雷傑一把，又指指劉翠花，道：「雷傑！你再看看。」

雷傑只不過瞅了劉翠花一眼，就嚷了起來：「哎呀！她又變了。」

雷聲遠低叱道：「輕點！」

雷傑壓低聲音道：「她又變得和那柳翠翠一模一樣了。這不是怪事麼？白天和晚上，看起來就好像是不同的兩個人。」

雷聲遠提高了聲音道：「姑娘！人老了記性總不好，妳叫什麼名字來著？」

劉翠花回過頭來，嫣然地一笑，道：「我叫翠翠。」她的聲音輕脆悅耳，與日間說話時那種土腔不太相同。笑容也是嬌媚橫生。

雷聲遠神色一凝，道：「這妞兒大有問題，我活了這麼大歲數還沒有見過這種怪事。你倆釘住她，我去釘住姓潘的。」

話一說完，人已出了車廂，登上了車轅。

這時，上弦月已自東邊昇起，四野銀亮。兩車相隔約莫十丈，以不疾不徐的速度在官道上馳騁。

雷聲遠高聲叫道：「潘兄！你一個駕車悶得慌，可要我過來陪你聊聊？」

「好哇！……」

對方才一答話，雷聲遠業已騰空躍起，在半空中如鯉魚打蜓般身形一旋，不偏不倚地落在潘子超的身邊。

潘子超讚道：「雷師傅好身法。」

雷聲遠在下降時，暗中用上了千斤墜的功力，然而大車絲毫不覺搖幌，拉車牲口的蹄步也絲毫沒有亂。足見這姓潘的功力非常深厚。他只是挪動一腿蹬住了車轅，就將大車穩住了。

雷聲遠心頭暗驚，口中却不動聲色地說道：「潘兄駕車的本領也相當高哩！」

潘子超笑道：「說句話雷師傅千萬別見笑，我這套趕車的本領是從前幹偷兒時練成的。」

「潘兄說笑了！」

「雷師傅！我這人不喜歡說假話。那年頭生活難混，我本事又不大，只得幹偷兒。我將車輪和牲口的蹄子用稻草包紮起來，時時在夜裏，悄沒聲地駕車偷進農村去偷牲口，偷糧食。有時被人發覺了，就得沒命地逃跑。不知不覺，就將駕車的功夫練成啦！」

「英雄不論出身低，潘兄說話也眞實在。」

「作人實在一點總會有好處。」

說者也許無心，聽者却是有意，雷聲遠心頭難免一動，也就沒有再接下去。

過了一陣，潘子超道：「雷師傅！有人說，賊性難改，這句話可有道理？」

不待雷聲遠回答，他自己又接了下去：「這話一點兒也不錯。所謂江山易改，本性難移。

而且越幹胆子越大，偷牲口、偷糧食已不過癮，逐漸開始穿牆越戶，偷金竊銀。偷得不過癮，乾脆用刦，而且還殺人，在此地我就作了好幾件大案。」

雷聲遠冷冷道：「想必又練成了一些絕門功夫。」

「嘿嘿！」潘子超乾笑了一聲。「只不過練成了殺人的功夫罷了。後來年歲大了，作風多少有點改變，搶只搶富豪劣紳，殺只殺貪官汚吏。用不完的銀子我也分

幾文給衣食無著的窮人。」

「想不到潘兄還是個刦富濟窮的俠盜呢！」

「雷師傅是在罵人吧！」潘子超吁嘆了一聲，接道：「我從生下地就在渾渾噩噩地過日子，後來經過別人的點化，才知道爲人在世，應該作一點問心能安的事。雖道賊性難改，我畢竟還是改了。」

「可喜可賀！」雷聲遠的語氣很冷。

「噯——」潘子超突然笑了。「我怎麼盡說這些沒趣的話呢！」

之後，他全神駕車，不再開口。雷聲遠也是默然無話。兩個時辰飛快過去，已到子夜，而他們的兩輛車也一口氣馳騁了百十里地。

前面出現了一塊草坪，潘子超突地勒緊韁繩，將大車停了下來。後面那輛車也跟着停下了。

潘子超翻身躍下車座，高聲叫道：「金鏢頭！歇會兒吧！咱們也該喝口水，吃點乾糧了！」

金海雲下了車，雷傑像秤鉈似地也將劉翠花扶下了車。

連車伕一共六個人，剛圍在一起席地坐下，樹林子裏突然傳來一陣蛙鳴。

潘子超傾聽一陣，喃喃道：「這附近沒有水出，該是旱蛙。旱蛙會鳴，這倒是頭一回聽見。」

不管他這句話是出自有心或是無意，都難免使雷聲遠心頭大大一怔。因爲他從開封帶來的四個手下，一直在兩車的附近跟踪，方才那陣蛙鳴就是連絡的記號，表示他們已經到了。

潘子超並沒有去注意雷聲遠的神情，他從囊袋中取出烙餅，一一送到各人手裏。當他分到雷聲遠的面前時，目光突然凝注在草地上一動都不動。

草地上放着那把鎢金寶刀。

雷聲遠的目光盯在潘子超的臉上，金海雲和雷傑也然。車伕在吃餅，劉翠花在看月亮。

× × ×

「雷聲遠！你聰明一世，糊塗一時，已經落到我掘好的陷阱裏去啦！」

「姓潘的！別說大話。你所謂的陷阱，不過是玩弄手法，在途中換了雷傑携帶的密函，好讓我死在金二弟和我親侄子的手裏，對不對？」雷聲遠揚起了面孔，冷笑道：「你不妨仔細瞧瞧，雷某人仍然好端端地活在世上哩！」

潘子超迷惑不勝地搖搖頭，道：「我不明白尊駕在說些什麼？」

「哼！」雷聲遠打從鼻孔裏噴出一股冷笑。「你儘管去裝迷糊吧，你方才說，要爲柳紀元出一口怨氣，雷某人倒想領教，你有何高招。」

潘子超冷冷道：「說出來但願閣下不要吃驚。」

金海雲暴叱道：「姓潘的！大話不要說盡了，待會兒有你跪地求饒的時候。」

潘子超道：「嘿！爲知己者死，何懼之有？」

「眞够義氣！」雷聲遠奚落地道：「你究竟要如何對付雷某人，是憑你那三寸不爛之舌？抑是憑你那一對雙鈎？」

「憑我幹偷兒的本領。」

「你眞會擺迷陣，何不爽快地說出來，若是眞有絕招，雷某人認了。」

「你不認也得認。」潘子超瞟了金海雲一眼，接道：「金鏢頭長年住在信陽，想必也聽說了知府薛大人的官聲，這位大人貪婪已極，信陽地面上的百姓簡直苦不堪言……」

雷聲遠截口道：「閣下最好不要說題外的話。」

「雷大爺稍安勿躁，」潘子超投給他一個鎭定而從容的微笑，後接着道：「今日酉初，我潛進了薛大人的府邸，殺了他兩名愛妾，割了薛大人的兩隻耳朵，砍去他一隻搜刮貪婪的手，刦走了一批珍寶玉器和一張面額五千兩銀子的官票……」

不待他說完，雷傑就已哇哇大叫道：「好個陰險的傢伙！」

金海雲也跟着說道：「姓潘的，原來你是用這種卑鄙齷齪的手段，來栽贓嫁禍，所幸你抖露太早，咱們還來得及將你送官究辦。」

潘子超哈哈大笑道：「遲了！遲了，這會兒那位送官票到錢莊去存放的曹管事多半已被衙門捕頭拏獲。昨天我偷了薛大人一隻心愛的翠翡鼻烟壺，暗藏在貴號大廳的几下，這會兒多半也搜出來了。還有，我打造了一把鎢金寶刀，就是用那把刀行兇的，薛大人活着，他會說出刀的樣子，稍有見識的捕頭，誰都知道那是雷大爺的佩刀啊！」

雷聲遠雖然神色大變，心跳疾如擂鼓，表面上倒還沉得住氣，身形一絲不動，低叱道：「姓潘的！話說完了麼？」

潘子超如磐石般坐在草地上一動也不動，冷聲道：「當年雷大爺只不過斷了柳紀元一腕，並未要他的命，所以在下也不打算斷送你命，逃吧，雷神鏢局的金字招牌是碰定了的，你雷大爺從今以後也非得改名換姓不可，否則終有一日落進緝捕你的羅網，自然，那把鎢金寶刀從此也不能再在江湖上顯威風了。」

雷聲遠沉聲道：「姓潘的，別關心雷某人的何去何從，你該想想你自己！」

潘子超語氣平靜地道：「在下方才就已說過，爲知己者死，何懼之有？」

「你還有一條活路，現在就和雷某人到官府去說個明白。」雷聲遠還打算挽回不利於他的局面。「雷某人行事雖然很絕，說話却一向算數，敢保半月之內，將你姓潘的從大牢中刦救出來。」

「哈哈……」潘子超仰天長笑。「雷大爺，你以爲我會那麼傻麼？好不容易使你落陷，怎會輕易開柙放虎，雷大爺，認栽吧！」

「你是想死，」雷聲遠一聲低喝，鎢金寶刀業已出鞘，在銀色的月光下，閃動着一抹烏芒。

潘子超仍然平靜地道：「在下雖然抱着爲知己者死的決心。却未必一定非死不可，那還得看看雷大爺的手段如何……」

「好個不知死活的狂徒！」雷聲遠至此已是怒不可遏，揚腕起刀，全力向對方的頭顱劈下。

潘子超就地一個疾滾，姿勢雖不美妙，動作却快得無比，雷聲遠這一刀自然劈空，他正想收回刀勢，潘子超的雙鈎已似

游蛇般順着地面向他的雙脛掃到。

金海雲恨不得一拳以鐵扇將潘子超的頭顱劈開，但他站在原地却不敢亂動，因他知道雷聲遠的脾氣，與敵動手時從來不喜歡有人在旁相助，不過，他仍然不由自主地喊了一聲：「大哥當心脚下。」

其實，雷聲遠的反應比他的喊聲要快得多，早又騰空躍起，避過了潘子超那一招奇襲。雷傑更是無插手的餘地，他倒有些担心劉翠花是否會受到驚駭，回頭一看，她正神態悠閑地瞪着天上的月牙兒，慢慢地吃着烙餅！

潘子超挪閃躲的功夫很到家，他那對雙鈎也有不少絕招，但是總比不上雷聲遠所施展的追風刀法來得氣勢磅礴，二十招過去，潘子超就漏出了敗象，因他抱着一死的決心，敗象呈露之後，反而愈戰愈勇。眞是殺得「風雲變色」，「日月無光」，就在潘子超岌岌可危之際，月牙兒也藏入了雲裏，大地一遍昏暗，一陣狂風刮起飛砂走石。狂風過後，潘子超的踪跡突然消失，站在雷聲遠面前的是一個白髮皤皤的老婆子。雷傑不禁機伶伶地打了一個寒顫，那不是在野林子裏遇到的那個老婆子麼？他想大聲喊叫向雷聲遠告警，而他張大了嘴却喊不出聲。雷聲遠的遍體汗毛也在這一瞬間豎了起來，定定神，才沉聲問道：「你是何人？」

「你的冤家。」

看那老婆子手無寸鐵，雷聲遠的胆子又壯了一些，他冷笑道：「雷某闖蕩江湖多年，冤家必然不少，報上名姓來吧。」

「娘家姓潘，夫家姓柳。」

雷聲遠猛地打了一個寒顫，不由自主地連連退後了好幾步。

雷傑這時也喊出了聲音：「大伯，她就是我在野林子裏遇見的老婆子。」

「哈哈……」那老婆子仰首一陣大笑，說她是笑，毋寧說是狠嗥，梟啼，其聲使人人聞之不寒而慄，笑罷，又以冷如冰的語氣說：「雷聲遠！今晚你的死期已到，還不放下刀來。」

雷聲遠大吼一聲，一刀砍了出去。

四週都是老婆子的笑聲，雷聲遠也就發狂般揮刀亂砍，一陣砰砰嘭嘭之聲，樹木倒是被他砍斷了不少，就是沒有砍到那老婆子。雷聲遠喘息着站定，那老婆子却又好生生地站在他的面前。

「嘿嘿！」老婆子連聲冷笑。「雷聲遠！你的狠勁拿出來呀！」

「奶奶！」劉翠花站起來說了。「跟他磨菇什麼，鷄都快要唱曉啦！」

「翠翠，你要他怎麼個死法？」

「奶奶，他不是用刀剖開娘的胸腹麼？教他也那麼死吧！」

老婆子冷聲道：「雷聲遠，你聽見沒有？她就是潘秀姑的女兒柳翠翠，要你用刀剖開胸腹，和她娘一樣地死法。」

雷聲遠大駭道：「妳不是七里舖劉二楞的女兒劉翠花麼？」

「不錯，肉身是劉翠花，魂兒却是我翠翠，一到晚上就來附在劉翠花身上。」

雷聲遠突然明白了，為什麼劉翠花白天和晚上就像是兩個人，原來是這個道理。但他明白得太晚了。

「翠翠！」老婆子道：「別分心！妳好生照顧那兩個。」

「奶奶！放心吧！我用草條兒拴住了他兩的腿，動不了啦！」

金海雲自那老婆子顯形以來，一直如醉如痴，這時才回過神來，猛一用力，身形上衝，但他的雙脚却像釘牢在地面上似地，一動也不動了，他廢然一嘆，手中的鐵骨扇也落下了地面。

「奶奶！」劉翠花又叫道：「我們的恩人呢？」

「翠翠！別記罣他，有好心的人要長命百歲，奶奶早就將他安頓定了。」

「那就快些將這惡徒處死吧！」

老婆子沉聲道：「雷聲遠！聽見我孫女兒的話了嗎？你的死期到了。」

雷聲遠彷彿置身夢中，迷迷糊糊的，但是求生的慾望却是非常强烈，他雙膝一軟，跪了下來。哀求道：「雷某人知錯，懇乞恕我死罪。」

「柳家的那本刀譜呢？」

「在這裏。」雷聲遠在懷中掏出一本小冊子，扔了過去。

老婆將本小冊子納進懷中，向劉翠花道：「翠翠！奶奶想饒他一條命……」

「不行！」劉翠花狠狠地說道：「這種人留在世上，不知還要害多少人，殺了他，殺了他……」

老婆子沉吟着，似是不忍心下手。

突然，遠處亮起一遍火光，響起一陣雜亂的蹄聲。

劉翠花疾聲道：「奶奶，快些呀，追捕刦犯的官兵已經快要到了。」

「唉！」老婆子一嘆，一揮衣袖。

平地捲起一陣狂風，在尖銳的呼嘯聲中，似乎響起一聲慘呼。風砂經過一刻之後才逐漸平息。這時，火光漸亮，蹄聲已近，果然是一隊跨刀佩劍的官兵。

× × ×

官兵趕到現場時，只見車伕昏倒地上，金海雲和雷傑則呆若木鷄般立着，雷聲遠以鎢金寶刀插進了自己的胸腹，早已肚破腸流，氣絕多時了，劉翠花却已不知去向。六扇門中的公人說，雷聲遠是畏罪自戕了，啥事？這樣一個武藝超羣的人會畏罪自戕？薛大人被刦的珍寶玉器在大車中搜獲，贓證俱全，使緝獲到案的金海雲和雷傑百口莫辯。在審問時，他們也曾提到鬼復仇的事，但是問案的人員却說他們是遁詞，以圖卸罪。

信陽方面連夜快馬傳書，着開封方面抄收雷聲遠的家財，拏獲他的妻子，處以連帶之罪，並且封閉赫赫有名的雷神鏢局。一夜之隔，財勢，名望，都像一陣輕烟似被風吹散了。

金海雲，雷傑確被認定為盜首，律應問斬。於秋後在信陽處決。

雷聲遠早已在江湖上名利雙收，竟然會刦取信陽知府薛大人的珍寶玉器和五千兩銀子的官票，而且還傻得將那張官票教人拿到錢莊中去存放，簡直沒有人相信這件事的眞實性。

後來，公門中傳出來鬼復仇的流言。江湖上還是無人肯信。

他們只相信一句話，那句話已經流傳了幾千年，而且屢試不爽——善有善報，惡有惡報，不是不報，時辰未到。（完）

水滸補遺——武松傳

武松出差

鐵翅．文圖

奉命赴京畿　歸家辭兄長

時間在十二月之初，武松注意着一個人，令他感到萬分奇怪的是這個年才廿來歲，卅不到的男子，時時來到衙門口。有時是拖住了快手班的小伙子，有時他會阻住書房的老夫子，有時哭，有時求。而這些被阻的人，個個面露不豫之色，有幾個大聲直斥，罵那個漢子，可是，那人除了哭之外，就沒有其他的表情。不過，他始終不走，不避，如果，他沒有拿到錢，他就不肯離開。

到底拿了多少，可憐，十來文，廿來文的，看他樣子，不像個浪蕩子弟，並且，如果他是個沒來歷的青年，試問：這公門中人，豈是個易對付的？

此人是誰？武松一注意這個人，他就有心來管一管這件事，也是巧，今日，剛巧這個小子找到了自己手下的伙計田四，田四是罵了幾聲，給了他廿文，氣沖沖的走進了班房！

「田四！」

「啊！都頭！」

「為何面色不豫的，幹什麼？」

「不談，唉，撞見了個討債鬼！」

「就是那個穿着破爛的漢子！」

「就是他，唉！前世作孽。」

「此人是誰？」

「他！說出來，你可能不會相信，他的老子你也認識，在衙門中，在老爺面前，還挺紅的！」

「啊，這就奇了，此人有父有親，為何落得如此模樣？」

「不長進，不學好，喔，這又有什麼辦法？」

「喔！想這孩子做了些沒豁出的事了，他父親姓什？名誰？」

「陳洪！陳老夫子！」

「啊！」武二爺可就沒法開口了。為什麼？須知在陽穀縣中，有一個一等狠人，此人就是陳洪陳鳳山，此人律例通透，出筆似刀，辦事幹練，看事極準，聽說，此公曾經為了個寡婦被欺，族人奪產，擺下圈套，幾乎令個寡婦含冤而死，全仗陳老夫子代其打官司，非但將那些無良族人繩之於法，更且保全了這寡婦之清白聲名，武松才上卯不久，就有人對其提說此君，武二爺着實想結交這樣一個好同僚，可是，陳洪非但民間口碑極佳，就是在陽穀縣令面前，也是個紅得透頂的紅人，他事忙，二爺又有個避嫌的心理，因此，他算是久聞其名，却無交情的同僚而已。

陳洪家境如何？着實有些錢，衙門中找錢，像陳洪這樣個人，那能少得了？好，既然如此，他的兒子那會落得如此模樣呢？

也難怪衙門中人，個個討厭他，却又個個不得不敷衍他。原來，他們全不想令陳洪太難過。可是，却又在討厭這個孩子的不長進。常言道：「長貧難顧啊」！所以，來了，不好意思不敷衍，而敷衍呢，却又是一萬個不甘心，因此，他的出現，

算是令他們頭痛，也令他們可惡。

武松明白了，爲什麼這孩子不來找自己？因爲，他自己也覺得，他與二爺沒個認識，也沒點交情！突然，武松心中一動，也可算他有所發現，發現這孩子不算太壞。如果眞正的壞人，他大可招搖撞騙，更可濫扳交情。事實俱在，如果他借了他老子的名，在外邊胡行亂爲，也不至於三餐不濟，時時來看公門中人的面色啊，事情一留心，二爺就得慢慢的訪查，這就更令二爺可憐這個無知孩子了。還有，陳洪這個可憐的老子，並恨那些誘人子弟的惡棍！

原來，這個孩子是陳洪的老來子，陳洪在四十七歲那年老來得子，取名陳興，老來得子，難免將個兒子養嬌了，縱壞了，再加孩子在十四歲上死了母親，陳洪對孩子原是心惻，爲了怕孩子受苦，自己六十開外，也就不再續絃，守住個孩子過日子。

陳洪當時不算老，何況，衙門中着實有點面子，這差使是未退，他公事忙，人又熟，這就令他無法顧到孩子，而這個陳興又如何，家中沒人管敎，父親又是個殷實富戶，漸漸的，由不懂世情險惡開始，直接向遊手好閑四個字奔了，再下來，就胡亂化錢了，不識世艱，再有壞人一誘導，陳興用太了胆，不用心不痛快。一次二次，陳洪尚還不知其子的用度，次數一多，陳洪到底是個謹愼人，難免不向孩子有所訓誡，要他明白世艱，要他知慳識儉。不可濫用銀錢。唉！其時，陳興正在用得興發之時，老子的說話當作了耳邊風，你說你的，他做他的。說來說去，實在陳洪事忙，疏於敎導，陳興劣根已成，要鏟除，可就不太容易了！

第三次，陳洪發了狠，斷絕經濟之支付，希望逼他回頭，你壓得厲害，陳興之抗力越大，你不給，好！舉債，老實說：憑陳洪兩個字，並且，個個都知陳興是他獨子，多借不到，三千，五千文子可沒有人不信！又何況，還有幾個陰損頭子在陳興身邊，代他借了一種有名堂的錢，這個錢用得好，用得不担心事，還有，這個錢債有四不要，一：不要利錢，二：放債人如果死了，這錢不要，三：如果舉債人死了，這錢也不要了，四：陳洪一日不死，這債一日不必平。你看，這個債可是用得放心，用得舒服？不過，有二件事須得注意，第一：這借據的寫法有些特別，如譬你借錢四、五十千文，借據得寫四、五百千文，那算什麼？這就算是與你四個方便的報酬，第二：陳洪一聲斷氣，憑借據即刻收錢，這個債名叫「蔴衣債」，又叫做「磬响錢」。何謂「蔴衣債」？一聲陳興披蔴戴孝，也就是說你已成了孝子，已可接管家產，他們來收債。至於「磬响錢」，無非是：陳洪死，必得請和尚、道士來擊磬引路，唸倒頭經，與披蔴戴孝一個意思而已！

這個債借不得，這個債一借，你這一生可就算完了。

陳興却是只顧用得爽快，那顧以後會傾家蕩產？

照道理，借這種債的人，絕不會讓陳洪知道的啊，那麼陳洪勢必矇在鼓裏，毫不知情了。唉，那個說的，常言道：「牆有耳，壁有風」！又道是：「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爲」！你們做得，就會有人說得，不消幾個月，風聲傳進了陳洪的耳中，老人家這一個氣啊，氣得他幾乎厥過去，想不到自己的孩子弄到如此地步，再一想：老老流了淚，唉！這大概是報應吧！我陳洪那來這大的家財，我是憑這一枝筆得來的啊！可能我這筆底下作了孽，因此，天公代我生個兒子來敗家，想到這裏，突然一咬牙，唉，我何苦這樣做傻瓜，人家算計我，我就不能對付他們，當夜，他決定將個孩子趕出門，他對陳興說得斬釘截鐵的：「我沒有你這個不肖的畜生，從此，你走你的路，我吃我的飯。你一日不改過，一日不許你進我門，一日不平債，一日休想來認我……」

就這樣，將兒子硬生生的趕出了門！

這些借債得到這個消息，難免有些心慌，不過，他們却又無可奈何，寫得明白，人不死不能要債，只有等。不過，舊債未平，新債就免開尊口。好！一個大少爺，他就此變成了個浪蕩漢，平時用慣了手，一有拮据之情，伸手可借，現在，這個陳興就算處於絕境，一直以來，陳興是個手不提，肩不能担的遊手好閑，寫意舒服慣了的大少爺，到此地步的，他又能如何，最方便，先是吃餘欵，吃完餘欵吃細軟。吃完細軟做化子！姑不論如何，人總該活下去的嗰，那麼，來衙門向那些叔伯大哥們求施捨，一次，二次，尚可敷衍，並且，也有人代陳洪說好話，希望父子團聚。但是，陳洪的說話是擲地有聲：「一日不平債，一日不得進門！」這可以說是陳洪的狠。但是，也算是死了這些放債們的心。可憐，陳興是無可奈何的做他的化子——一直做到現在！

武二爺更問清了陳洪只此一子，英雄心中萬分不忍，而對那批放債者也感到萬分的可惡。好好的一份人家，就讓這些人，拆得如斯模樣！

這一日，陳興又來了，他還在找主顧呢，不想武二爺却先招呼了他：「這位可是陳興陳兄弟！」

「喔，都頭！」陳興可認識武松？當然認得，打虎遊街，現在衙中當差，並且，在縣令面前是大有身份，他那會不認識。可是，他不敢與武二爺見面，因爲，他素來清楚，二爺是個規行矩步的正直英雄，他自己做了這等沒臉沒恥的事，他怎敢與他對面？今日武二爺自己來找他，這個傢伙是顯得手脚無措！

「小兄弟，你隨我來！」武二爺邊說邊已將個陳興手臂抓住，拖了他進自己的班房，陳興嚇得面無人色，待到武松命坐，他的心情依然未平。「你爲何如此？」

「都頭……我……」

「矣！小兄弟，我且問你，這十個月的時間，過得可好？可有些懊悔……」

「都頭，我！」說到這裏，陳興是滿眶是淚，老實說，他何嘗不懊悔，並且，還不是懊悔一次，簡直是幾千幾萬次。他多麼想再回家中，不，現在，他在這困苦的生活中，反而更看清了父親之可憐，賺錢不易啊。從而他看清了自己，是多麼的可卑可恥，肩不能挑，手不能提，伸手吃

飯還嫌不好，這簡直是畜生也不如，而今，自己受苦受難，受人白眼，看人面色，活該！恨只恨悔過已遲，自己……想到這裏，不禁淚下如雨了！

「哭可不能解決此事，我且問你，你可肯改過？」

「我只怕沒人信我啊——」

「我能令你父子團聚！」

「不——都頭，我想也不敢想！」

「爲什麼？」

「我父親說過，一日不平債，一日不許進門！」

「你到底欠了人多少債！」

「我，喔，是虛數，還是實數！」

「虛數多少？」

「有四五百千文！」

「實數呢！」

「四五十千文！」

「嘿！好厲害的放債法，小兄弟，我可得問你一句，以後，你再也會不會如此荒唐、浪蕩了？」

「都頭，我只恨我後悔已遲，眞有如斯機會，我那敢再走這條壞路？我死也不會——我——」

「好，這個債我代你還。」

「啊！」陳興嚇得呆住了。

可是武二爺又如何，他是說做就做，當日就在個陳興相熟的茶館，貼上了紙條：「陳興欠債，三日後衆債權人帶據到此向陳興領錢。」

第四日，武松只帶了一個小伙計，先到茶館。揀了個隱蔽的座位，命陳興在此專等債主。因爲，武二爺可不識這些黑心債主啊！

三日前有此通告，今日，十來個債權人不約而同的，來見陳興了。當下有陳興一一招呼，武松吩咐茶坊伙計弄點心給他們吃，一聲吃完，可不許收他們的錢，一切由武松開銷，點心吃完了，他們必須付帳，然後討債，不料，錢已有人付了，他們這時才發覺，目下當地的第一位好漢武二爺在。口頭中不得不客氣一聲：「怎好意思擾二爺！」其實，個個心中發了毛，誰也知道，今日，看來是武松來代陳興平債，這件事就有些剌了。

「列位，我武松今日有件事，向列位請敎！」

「都頭請講！」

「這個小兄弟是我衙門中老夫子的令郞，而我與他尊翁是同桌吃飯，也就是說是自己人，陳老夫子的事，就是俺武某人之事，你們認爲如何？」

「這——」有幾個人不得不說：「有理，有理！」

「好！如此，聽說這位小兄弟欠了些外債，而列位是債主，可是，目下，我這小兄弟他是無力還債，這件事總得有個交待，再說欠債還錢，天公地道，好！他旣無力，那麼，這個債務就由我來歸還，我相信你們已將借據帶來，好好將它取出，我還錢！」

衆人全是一跳，曉得這件事會發生麻煩，不過也不能不依嗰，其中有一個比較咀巧，越衆而言：「都頭，你姓武，他姓陳，這個債，我們不敢麻煩你老人家！」

「嘿！剛才我已講過了啊，我與他尊翁有交情，朋友的事武某是應份做的，不必推搪，請你先將憑據取出來，如何？」

「承你都頭之情，這個很好，不過，人熟禮不熟啊，既然都頭你肯了這件事，可是，你錢未給，我們證憑怎能給你？」

「什麼？」武松有些不高興了！「哼哼，如此說來你們是不放心？哎！難不成我武某人還會騙了你們，憑據到了手，而不還錢給你們？這種事豈是我做的，再說，我是爲求雙方無事，我是兩求其全，什麼？你們敢疑心我？」二爺是聲氣俱厲，理直氣壯的，將這些債主個個罵得抬不起頭來！武松看到他們如此模樣，知道他們理屈心虧，不敢不從了，他定再沉聲的說道：「請諸位交出憑證來。」

這一來，他們只能乖乖的掏出債據來！武松揀了一張，一看上面寫着十吊錢，武松問了問陳興實數多少，陳興回答一吊錢，武松命小伙計取來一吊錢，交在此人手中道：「請收下！」

「都頭！這就不對了，憑據上明明寫着十吊錢！你給我一吊，相差太遠了啊，這是什麼道理啊？」

「朋友！我可是不能憑你寫就付錢，難道你寫一百吊我就得付一百吊？我現在是以實數相還，如此而已，至於利錢，却是有累各位，對不住，望你們算是賣個交情給我，或者你們就打個倒算盤，譬如這個債沒有放，我今日大胆奉勸各位一句，這種債我希望你們以後也別再放了，老實說，這太損德傷情啊，陳門只此一子，而你們却將他弄到如此地步，萬一他有個三長二短，陳氏門中豈不絕後，你們又於心何忍？當然，你們會說，又沒人叫他借這個債啊！不過，我也一句話，又是誰叫你們放這種債了？老實說啊，沒人放就沒人借，我們今日也不必再談無謂之話，依我心理，這個錢我一個也不給，又看你們如何對付我？當然這一來，我也不像個來了事之人了，一吊錢，你請收下，我已說過，請讓在我身上，我們後會有期，你如眞的不行，好！錢請放下，筆據在我手上，姓武的賴了，不算英雄，你就文打官司，武門手，隨你們揀。」

「什麼？」壞了，這一來可令這些傢伙面面相覷而作聲不得了，文打官司？誰又能打得過陳洪，武門手，嗨嗨，幾個人上去，武松只要一隻手指就能打得個個趴了下來，這又有什麼可打的，鼻子一揑，個個只好乖乖地，當這筆債未放，武爺可就省事了，不再多費唇舌，幾十吊錢就把這個債平了，把一疊憑據朝懷裏一揣，帶了陳興走了。

進京解費

到那去？去代陳興梳洗一番，又換套新衣衫，然後，寫了張門生帖，又委了房科裏幾位先生，恭請陳洪到館子裏聚會，請了席酒，專請陳洪，幾位先生作陪客。

陳洪是莫名其妙，不過，他耳中却是灌滿了武松的英名，以及動人的事蹟，再說縣令對他也是十分讚賞，想想在一個衙門口進出的，應該有個來往，所以，他是應了約，可是，當他看見兒子陳興時，老人心中萬分不樂，心中有話，可能是武松

聽了傳言，他是來做個中間人，唉，武松啊，看來你年經，辦事沒經驗啊，這個孩子我就能收了嗎？一收是後患無窮啊，這筆債可以將我所攢聚的錢，刮一個清楚乾淨呢，你又何必做這件事！

席面上，老老是一言不發，武二爺是殷勤招待，待到上大菜，武松是對陳洪道：「老伯！今日小侄算是多事了，代小兄弟平了債！」一邊言邊由懷中掏出了一疊借據：「如今債已平了，事已了了，再也不必爲此操心了！」一邊說邊已將這一疊借據引火燒了，這一來，陳洪心中不知是何滋味，而二個陪客不由大爲感動，陳洪是個老前輩啊，他是當場起身，當衆宣佈：明日復來，再請各位再敍一次，然後，算是帶了陳興回去了。

明日，果然是陳洪作東，當場取出五十兩銀子，請武松收下。事實上，陳洪已問清了兒子的平債情形，他不能讓武松代其還債，故而他要武松收還代還之銀兩！

「武都頭，小老承都頭代小兒平債，感激不盡，銀子在此，敬稱收還。」

「哎，老伯，如果我叫老伯還，我可也不會替小兄弟管這件事，既已多事，這銀子我是決不要老伯還，當然，我相信老伯你會心中不安，小侄是尚有下文哩，小侄是初入公門，有許多公事不懂，我是久仰老伯之大名，早想過來請教，只是不敢冒昧，如今既有機緣見了面，我相信，以後，小侄如有什麼疑難之事，也可請得老伯你多多指教，這次平債，算是個小意思，一點孝敬而已。」

「好，都頭，你是少年傑出，前程遠大，既然如此說，我如再推讓，顯得我這老兒不受人抬舉，都頭，有你這一說，我不再虛讓，至於以後有什公事上的疑難，你只管來找我，你我相量研究。」

自後，陳洪是心中有這樣個英雄，而武二爺又如何？他有沒有去找過陳洪，沒有，爲什麼，根本沒什疑難之處，武二爺又何須去痲煩人家，反而，聽得了陳興自從回家之後，變得十分的規矩、謹慎，二爺是心中大爲高興，過了幾天，他也就忘了，不過，二爺他那裏曉得，他今日與陳洪結交，簡直是結交了個極關重要的「救星」了，如果不是有這樣一個好朋友，在公事，將來，他這個身在公門，知法犯法，刀傷兩命，尸分兩地，請問，武二爺如何能得出生天，照大宋律例，哼哼，恐怕兩顆人頭也不夠殺呢！這就是老公事的從中奔走調停，施展迴天之手，武松將這條命救下來了，此是後話，按過不提！——

所謂光陰迅速，一轉眼，現在，已是臘月之中旬，有一個人，今日在想心事了，那一個？就是陽穀縣令史文奎，他有什麼心事？原來，他是東京通政史楊簡的門生，年常舊規，史文奎得孝敬這位老師筆墨費，年敬弍千兩。還有，自己家鄉在祥符縣中的父母兩老，也得有個過年的盤纏五百兩，年年到了這個所謂年關時分，史文奎就得設法籌措銀子。今年已由陳洪代其將個銀子到了位，向那一個移挪，下文自有交待，史文奎得到銀子，打成了銀票，一個人就在動心事，想些什麼？何人解費？——

年晚歲邊，那一家、那一戶沒有些所謂年事須辦，又何況，這是件苦差事，非但沒有什麼生發，一個不得法這個差事得賠幾文，試問叫那個去？……想來想去，不得不想到了武松——事實俱在，武松的班頭是恩賞的，武松的上卯由他代其打了個把式，而混過了，還有，自從他上卯應差以來，史文奎所調劑他的好案情，也不是一件二件，想想他又是武藝高强，處於目前的情勢下，這個差使沒有武松這樣一個精明幹練的傑出英雄，眞能出了事，消息傳來，梁中書的生辰綱不是在黃泥崗出了事——越想越有理，因此命人叫武二爺來當面囑咐。

武松是奉命即至，來到了書房，見到史文奎。「大老爺，小人武松見大老爺請安！」

「罷了……武松，今日本縣命你前來，是有件事要你代本縣担些辛苦，到河南東京解費——」一邊說一邊看二爺的面色，一看，心中放心，爲什麼？二爺非但沒半絲不悅或者變色之情，反而十分誠謹的聽他下文：「包裹裏有文書，文書是交到通政司楊簡大人的衙門，須領回文，另外有封家信，你把家信送到本縣家裏，請老太爺領回收，隨後回來見本縣銷差……這項差事，本縣也知你是吃了辛苦，將來自有好事調劑你……」先許下甜頭，免得武松事後怨悔。

「是，小人多謝老爺……」武二爺說實在對史文奎有個感恩圖報之心理，所以二話不說，查點包裹、公文、書信，各項不錯，一路上的川資，另有一個小包裹，包了一包銀子，武松是一手抓了公文，一手收取了銀子，告退出書房，直到班房坐定。本班幾個伙計已知班頭調出差，値差的上來問訊：「都頭，你老要出差啦？」

「正是。」

「要幾個伴當？」

「四個，你去叫余七，田四，梁虎，曹豹來吧！」

這些伙計個個感激武松，爲什麼？上文已說過，目下乃是年晚歲邊，那個沒個家，那個沒個人，舊例，老實說，出門在外的，還得趕回來過年守歲，誰又肯往外邊跑，當然，身在公門不自由，說聲要走，誰又敢誤公事？現在，武松可眞是個體貼人啊，叫四個乃是眞眞正正的獨身漢，走了一人等如走了一家，他們單身孤家，在什麼地方不好過年，只是，武二爺有些吃虧了。

一瞬時，四個伴當來了，他們都十分喜歡隨武二爺上京解費，老實說，單身獨戶的，過年對他們反有不少感觸，又何況，跟了二爺出門，二爺待人素來厚道，包保吃不了辛苦，更且，出一次門，跟在二爺後，還可多長些見識，因此，四個人是喜冲冲的準備行李，只等二爺說走！他們立即起程。

二爺又如何？關照了伙計備馬，約定在茶館中見面，現在，他命另外的小伙計，去備兩壺酒，四色菜餚，要回去一次，向哥嫂辭行……小伙計取了銀子立即去辦，武二爺又將自己的公事料理了一下，交託了人，安排定當，武松是拔腳向紫石街來了。

唉！武二爺今日可得嘔氣了……爲什麼？他那裏想得到，他的嫂子，對他已有了不良之企圖？更可憐的是，婦人生了心，而武二爺又是不常上門，這可叫潘金蓮越來越喉饞，所謂見得到而握不牢，一團火也似的婦人，試問又如何應付得了？還有一層，潘金蓮自恃貌美，更且玲瓏剔透，見小叔英俊挺拔，自以爲是：這才是天生一對，地生一雙，我如此的牽肚掛腸的相念他，他又怎免得牽掛我？恨只恨這個矮鬼，也恨只恨這個公門，在她以爲如果小叔不入公門，不宿公門，他倆已早成好事了。

武松辦妥一切事，而小伙計已用了一個提盒，將兩壺酒，四色菜餚已送來了，金蓮一聽說二爺出外差，今日前來辭行，她是一則以喜，一則以怨，喜的是什麼，喜的是今日巧了，矮鬼不在家，到那裏去了？上街要帳去了。不是作生涯，嗨，大老爺如今會享福也了，今年不壞，生意好賺了錢，何況，兄弟是時不時孝敬他五十、三十兩的，更有一件開心事，二爺爲人和氣，鋤强扶弱，街面上有不少做小本生意，開個小店的東主，受過武松不少帮助，即使牽涉官事公事的，全使武二爺代他了事結案。送他錢，他是嚴詞拒絕，那又怎辦，一到了年邊，就有不少人，自動的用本店本賣的貨物，作爲年敬，而這些當然由武大承受了，就這樣，武大郎今年在臘月的初九，就歇了工，一門心思的準備過年了，他又出去收帳？是的，他這個賣燒餅的也收帳，有！不過不多，收收刮刮的，只有八百廿文，不過，大老爺認爲不收白不收，收來了，當作個零用也不壞，所以，他是出外去了……如今家中沒人啊！你想金蓮那會不歡喜？

那所怨又怨些什麼呢？哎，怨這個瘟官，你難道就沒天良，你就不會代我想想，這過年本是個好時節，小叔勢必要回家渡歲，衙門的規矩，過初七才開始發印，那麼，有這長一段時間，小叔可以陪我說說笑笑，而你，却是如此的無情，硬來拆開我們好鴛鴦，要死快了，這婦人簡直是想昏了頭了……當準自己不是大郎之妻，已是武松之婦了，你看這個婦人昏頭不昏頭？

現在金蓮是興冲冲的，將四色菜餚放在蒸籠中，將酒溫在鍋內，一本正經的在等，等她自認爲情郎的武二爺回來了。

武二爺果然回來了——

金蓮戲叔

「噹！噹！噹！」有人敲門，「大哥開門來！」

金蓮一聽，一股喜意由心底泛了上來，加速蓮步趕來開門，爲什麼？她是聽得熟而又熟的聲音啊，又甜又美，一定是武松的叫聲，門摘門開：「二叔回來了！」

「嫂嫂，是小弟回來了，小弟見嫂嫂請安！」武松規而矩之，鄭而重之的，見一次面，請一次安。

「二叔，請家裏安坐。」

「大哥何去？」

「大郎上街要帳，片刻就回。」

「唉唏——偏偏不巧，」二爺說到不巧，別轉身就走，金蓮將他望望，什麼，想走了，怎可放你走，這一走，我的好事難成了啊，不，將他留下來：「二叔！暫停貴步。」

「嫂嫂，何事？」

「大郎不在家中，你就不能在家中坐坐，値得如此往返，你我自家叔嫂，難不成是陌生人了？」

哼，這可將個武松弄得面紅耳赤，金蓮的說話有理啊，她是責問得好啊，我哥哥稍停回來，而我就拔脚就走，請教，我到那裏去，還不是回班房，好了，屁股尚未坐熱，騰騰騰，又趕回來，燒出飯來炒了吃，眞是多此一舉，難怪嫂嫂要說我的不是，再說，眞的是叔嫂成了陌路人，於情於理更說不過去，坐一陣就坐一陣。唉！二爺，不坐還好，一坐就得惹是非了。

武松是進了門，金蓮閤門落門，見武松一脚跨到了廚房，這裏面本有半間是他的，現在，這半間內有一小盆炭火，炭火盆旁邊有一隻炭簍子，一雙火筷放在炭簍子側邊，炭火正旺，暖烘烘的，武松坐到了床邊，烤火正好，武松聽見脚步聲，回頭一看，見金蓮滿面笑容的跟了進來，二爺心中就有些不痛快，爲什麼？這是我的房間，你是嫂嫂，就不該隨便進來，嗨，她是非但走來，還提了一把椅子，朝武二爺對面一放，就勢坐了下來。

武松已想發脾氣，再一想不可以，老實說，在我是年輕叔嫂，應避嫌疑，在她呢，年紀輕，還有些大不透的脾氣，作與她聽見我要出遠門，有什麼家常話，特地來向我訴說訴說，我如發作，豈不是一場誤會，想到這裏，二爺是頭一次，坐在床邊，直接的不開口了。

金蓮啊，你是個聰明人，就該看出些瞄頭來啊，武松如此作難，你就不該再有妄想，唉，人，如果有了自知之明的，那麼，這就是個好人，至少不是個禽獸，金蓮如今是情慾已熾，人，簡直與禽獸無什分別，她眼中只看見個英挺的少年郎，是她心中的愛寵，如此而已，其他一概不理，現今見武松不開口，她笑口吟吟的對二爺道：「二叔，一個人靜坐無聊，待愚嫂拿壺酒與你飲，等大郎回來再作暢飲。」

「好！」武松認爲這個不壞，來壺酒打打岔也好。因此，他是站起身來，向金蓮打了一拱：「得罪嫂嫂！」

金蓮是微微一笑，轉身而去，心想好了，總算讓我將他鎖住了，老實說金蓮所怕的是，武松一個人坐不定身，一聲叫走，這就壞了，聽見武松顧留，她不是想到酒，却是想到了酒下的這個字，心中暗說，皇天保佑，我與二叔，好事得成……

一瞬時，金蓮做事的手脚不慢，酒、菜、盃、筷，一應俱全，不過，武松面前一副盃筷，另外還有一副盃筷在他對面。

金蓮是在出聲招呼：「二叔請上坐！」武松應了一聲，提起袍脚，跨過了火盆，繞桌角到了裏口位坐下，想問爲何兩副盃筷，一想，可能是大哥的，他也不再言語了，這是虛席何必問？可是，金蓮已代武松斟了一盃酒，武松道了謝，還想請她將柄酒壺放下，不想金蓮是老實不客氣的在另一個盃中斟了酒，還有吶，她已順勢坐了下來，雙手取了酒盃，笑口吟吟的：「二叔請！」

啊！什麼，嫂嫂敬酒，成何體統，嗯，武松是頭一低，連盃子也不取，直接的不開口了，金蓮啊，你可該看出不對了吧，該收手了吧，你不避嫌，二爺在避得甚嚴啊。事實俱在，年輕叔嫂豈能對盃？唉！金蓮實在是色令智昏，她直接的以爲，武松他嫩，老實，怕羞，哼，在她以爲，你怕什麼？還有，你，越看越愛，愛，她就越加的口不擇言了！

「二叔！」無言找話說。

「嫂嫂！」不能不回答。

「愚嫂聽伙計言道，你要出差，上那裏？」

「進京解費！」

「多晚動身？」

「就是今天！」

「幾時回來？」

「大約要到明年春末夏初！才可得回來！」

「要這多的日子？」

「路程怪遠！」到此，武二爺沒聽見問話聲，好，他是頭一低，又不出聲了，並且，你問一句，他答一句，連個廢字也沒有，金蓮吶！只是看着他好笑，又扮啞吧了，好，得另轉方式了，得進一步挑逗了：「二叔！」

武松一邊應了一聲，心中是不勝其煩：「又來了！」

「二叔你如此趕奔東京，家中有個人兒，你，又怎生放心得下！」

「喔！」原來是怕我牽掛人，誰？當然是我家大哥：「大嫂！我本當記念大哥，好在有你在照應，也就不礙了！」

「不是大郎，不是大郎！」金蓮在雙手亂搖。

武松心中難明，不是我大哥，我家中還有誰值得我記掛的：「不是大哥，又是誰？」

「二叔，你也不必再瞞愚嫂了，我嘛！是早已知道了！」

「知道些什麼？」武松此時眞的是一頭霧水，莫名其妙。

「愚嫂雖然坐在樓上，也曾聽說街上有人傳說，說你二叔，在街坊口已置了一房嬸嬸，此次你進京解費，嬸嬸何人照應啊！」

「嘿！嘿！嘿……」武松聽了，氣不出只能笑了。心想這也怪不得她，她與我相處之日子不長，焉能了解我的個性爲人，所以，他是一正面色道：「嫂嫂，難怪，你老未曾同小弟多處，不知道小弟的秉性，待等哥哥回來，你可問我大哥，你老就明白了。」意思中，你問了哥哥，你就可知道，今日我已給了個極天的情面與你，否則，我豈能與你說這一番無聊之話。我是素不與年輕婦女說話的！

金蓮可明白，她那會明白武二爺的個性，及言中之意，她只明白，時間越來越短，如果矮鬼回來，這個好事就飄了，今日一飄，今年是不能成了，如此而已，在她得加緊時機，唉！她想開門見山了，這叫做，不到黃河心不死了……

金蓮是站起身子，走到火盆前，用火筷檢了兩塊生炭放在火盆中。就手抓住一隻火筷，讓一隻掛在下面，盪啊盪的：「二叔！你看這火筷日日成對，天天成雙！」一嗨嗨，說出了心裏話了，武二爺又如何，一個猝然問，他是讓金蓮繞了個昏頭昏腦，可是，金蓮一見武松有言無聲，她是一放火筷，取了桌上酒，走近到二爺身邊：「二叔，我早知道你有愚嫂的心，何必裝假，你將這盃酒吃了吧！」

「你休得無禮！」這就如一聲焦雷，震得這半間廚房悉瀝嗦嗬的。武松看到金蓮這樣模樣，心裏就恍然鑽出個悟字來，什麼？你這個賤人，竟敢如此荒唐大胆，現在看到她像隻妖狐那樣的撲來，英雄怎能忍得住這口氣，怒聲一喝，身形暴長，雙眉直豎，眼前威光，戟指指住金蓮，金蓮又如何？可憐，她這一陣抖，將盃酒全部抖了個乾淨。她敬武松，二爺沒飲，請了土地公公飲了，這可就應了那句話，不見黃河心不死，見了黃河出眼淚，現在，她才算清楚明白了，這件事難以成功——

「嫂嫂，你把小弟當作了什麼？小弟是頂天立地男子漢，豈能做這種披毛戴角禽獸之事，你簡直胡鬧！」教訓下來了，可是，金蓮她可不得不死口強白幾句：「二叔，此話怎講？愚嫂不戴網巾也是個男子漢，我也是個清清白白的好婦人！」

「好！這才是咱的好嫂子，說話須心口相應。但願你心猿緊繫，意馬牢拴，籬牢犬不入，你該明白了！」

「二叔，此話怎講，什麼意馬牢拴，什麼心猿緊繫，我也不同你講，等那矮鬼回來，我同你理論！」金蓮啊！你想硬下台可以，可是這出言吐語，也得小心啊！武松一生爲人，最不可得罪的是誰？他的大哥啊，你怎可出口稱矮鬼，這矮鬼兩字，豈是你講的！武二爺一聽矮鬼二字，怎能忍耐，轟的起身怒喝一聲：「什麼？你咀中罵的是誰？你敢侮辱我大哥！」右手一起：「啊呀！」金蓮吓了一跳。這個拳頭打得死老虎，我怎能捱得住一下，最好不過，走，說走就走，向廚房門外跑去，二爺望望，心中火未消，什麼？你走了，哼！「你往那裏去！」一起步來追趕金蓮，尚幸這一隻火盆擋住了路口，二爺分了分神，忘記跨過去，一脚就將炭火盆踢翻了，馬上扶起火盆，收拾炭火，慢得一慢，金蓮已上了樓！

武二爺走到樓梯口，嘷，這就是武松的好處，倏的一個念頭升起，我昏了頭了，我這樣趕上去又如何？因爲她得罪了我兄長，我勢必將她一把頭髮抓了過來打，這一打，她勢必哭叫，弄得四隣八舍全聽見，隣舍就會來問，年輕叔嫂，關了大門打大交爲什麼！我必需得講，哎，這種事豈能對人講？一講出去，什麼人有面子，獨獨武家人沒了體面。又何況哥哥無用，我走了後，還得仗她照應，我一打她，她就與我結了仇，我大哥就可能全受她的氣，這又是何苦來！唉！我得忍一忍這口氣，待我明年回來，再來處理這件家務事，想到這裏，武二爺強忍了口氣道：「呔！嫂嫂，你在樓上聽明白了，想今日你是一時之惑，下次萬萬不可，想這如此爲萬衆恥笑之事，希望你能明白，能改過，我走了，我家大哥在家，一切全仗嫂嫂照應，明年我差事回來，你我依然是自家的叔嫂，但有一件，明年我回來，我大哥倘有半點疏虞，吶！這樓柱就是榜樣！」語聲中

，武二爺右膀一甩，手肘子對準這樓柱「噹」的一聲，將座樓打得震啊震的！灰塵都撒撒的亂下。

金蓮怎樣，她只是抖、抖，抖，幾乎將個骨頭架子也抖散了。

武松歸家辭行，想不到惹了一身的煩惱，一疊聲的叫可惱，才將門去門開。嘿！外面有個人，幾乎讓他踩死了，誰？武大爺！他回來了，那會在這個時候回來，本來該早些兒回來，可是，他要賬也要出了氣，與欠錢的鬥了口，非但錢沒收到，還嘔了一肚子氣，他是預備去找武松。現在，他在憑仗了兄弟，一有什麼小是小非，直接就來找他，要是要他出氣，二爺在能勸則勸，能解則解，他絕不會助長兄長的氣燄，當然也不願削了哥哥的顏面。所以，大郎有事，非找他不可！

不想今日上得衙門，才知道二爺要出門進京解費，現在已回家向其辭行。大郎是一急，把個討債事忘了，馬上趕回家門，不料，才到家門，二爺已準備離開了。

現在弟兄在門口見了面，武松心中有事，越看自己的哥哥，越覺得他可憐。還有，武大郎又如何！他是心中有話，他實在希望弟兄多敘，一股依戀之情，全在面上顯示，這越加令二爺感到，兄長實在是個無告無依的苦人兒！

二爺只能讓哥哥進門，依然用禮相見，現成的盃筷未收，唉，先用酒餚，再談別事，想到嫂嫂，這件事講，抑或不講？這又令武松爲了難！

談畢了公事，說明了此行日期，武松神色一整，感情充沛地對大郎道：「大哥……小弟有事稟明，萬望你大哥細細聆聽！」武松是一口氣將金蓮戲叔之事，敍說一遍，大郎又如何，這個老實人，他是不想聽，也不相信。在他以爲兄弟方正，而金蓮小孩子脾氣，說說笑笑是有的，至於調戲云云，是兄弟多心！他又是十分明白兄弟的性格，如果我這樣一說，他直接的能受了氣，他不會說我帮妻子，可是，他一定會自認受委屈，我既不便講，又何必理，最好不過，來個聽而不問，大郎是突然之間，他拿出了賬本子，沉沉吟吟的：「你這個賊羔子，欠了我二十張炊餅，四十個錢，你不還錢，還要罵我，我當面罵不過你，打不過你，我背後罵你一聲忘八蛋！」

武松聽見大郎罵人，唉！心中想哥哥爲了這幾百文錢，氣瘋了心了！停停再說吧，其實武二爺是弄錯了，得到第二次提說，更好了，你一提戲叔事，他就看帳簿，武松是明白了，大哥不信，他以爲是是非非，來一個「是非家家有，不聽自然無！」哎！既然如此，我又怎能多說，又何必挫傷了我兄弟間的義氣。再說：我經已說到，聽不聽在你了，想到這裏，他是對哥哥道：「大哥……小弟本當陪你去多吃幾盃酒，奈何公事很急，不能久待，小弟走了——」

武大郎一聽此言，心中突的一陣酸，可是，想想公事要緊，他也實在無法阻攔，只能說一聲：「第八個，我來送你！」武大郎跳下了椅子，引領武松出門，武松是趴下來叩了個頭：「大哥，小弟向你辭行了——」

兄弟分別

「兄弟起來！」可憐，一瞬時間，武大郎已熱淚盈眶了：「第個八啊—」武大郎莫名其妙的一陣傷感，他是哭出聲來了。唉，你這一哭不要緊，可憐武二爺却讓兄長這一哭，心中大爲不安了！

「大哥，你何必啼哭，你爲何啼哭？你有什麼心事，你講……」武松心中有話，「兄長他那裏不相信我的話了，但是他有難言之隱啊！他是說不出口！可是我又如何？我簡直是個忘恩負義的禽獸了，以爲兄長不聽我話，我就與他動了氣，我就這樣的走了，是我無情無義，是我令兄長爲難，哎！我怎可這樣的可惡！」二爺在怪責自己了……一邊他已跪了下來，「大哥！你有天大之事，你講，可是你不必哭，只要小弟力之所及，何事不能代你辦一個乾淨俐落？」

「第八個，你起來。」

「是，」武松是恭恭敬敬的起了身，想來，哥哥是有件要緊事。

「你！你要代我討帳。」

「啊！呃！大哥！」二爺是聽得幾乎閉過氣去。唉，如此大陣仗，滿以爲有件大事啊，不想是要帳，大哥啊，你有多少帳可要？收收刮刮，八百來文錢，一兩還不到，這就算是帳了？算了，武二爺由懷中一掏，取出兩錠銀子，每錠有五両左右，他是遞了過去！「大哥！小弟是有心代哥哥要帳，奈何公事在身，不能久躭，這些銀子，算是小弟代欠戶歸還，你把帳簿子收好，小弟明年一回來，絕不會叫他們少了一文錢！」

「你說什麼？」大郎一邊接過銀子，一邊在發話了：「代欠戶還帳？嗨嗨！第八個，我問你啊，你的銀子是那個的？還有，你別插口，我的銀子又是那個的？難不成你我兄弟已分了家了啊！啊？我問你，我幾時與你分了家了啊！」

可憐，武松讓這幾句話，說了個面無血色，一生爲人，該未爲人扳住了錯頭，不想今日讓個哥哥釘了個實。沒有辦法，只得跪在地上，連連叩頭：「啊呀大哥，你爲何如此數斥於小弟，小弟幾時說過這些話，實實在在，這些少銀両是丢在家中與大哥你零用的！至於代歸代還，也不過是個說法而已啊！」

「哈，是你給我的，好，我也不謝你，你起來吧！」

「是，大哥！」

「怎樣？」

「你還有什麼吩咐？」

一時間武大郎也想不出什麼說話來，他只說了句沒有了，二爺一聲告辭，別轉身想走，那想到我們的大老爹又有話說了：「啊呀，兄弟，回來！」

不能不回來啊，武松雖然心如油煎，但是大哥在叫，並且這聲音聽來，是萬分的淒厲，武松是心情大震，他只能走了回來……「大哥，小弟還在！不知大哥尚有何吩咐？」

大郎他是抓住了兄弟雙手，由頭看到脚，再由脚看到了頭，突然一聲哭音，眼淚下淌：「第八個，你今年幾歲了？」

「小弟二十八歲了！」

「我呢？」

武松嚇了一跳，哥哥的年紀，眞的活在狗身上了！「大哥今年四十四歲了！」

「是啊！我是四十四歲了！，兄弟啊，我眞怕你我以後再不會見面了！」

武松聽了這一句話，面色大變：「大哥，你何出此言？」

「我說的是眞話啊，第八個，又何況，我還算是長命呢！你二個姊姊，四個哥哥，他們比你我還不如，他們早就死了，嗱……」武大爺哭了！

武松聽得兄長如此說，他是不禁更爲神傷，我們武家實在可憐啊，連個孩子也養不活，六個，一連六個，不是餓死，就是凍死，想到這裏，對眼前的兄長，越生感慰之情。自己明白，如果不是這個看來貌不驚人的哥哥，自己也巳屍骨成了灰！

「大哥，你老不必說喪氣話，你，別令小弟心中不安！」

「你哥哥身軀不好，一閅年，就算是四十五歲的人了！你，要早去早回，你別叫我掛住你啊，第八個，我的好兄弟啊！」又哭了——

「大哥，你不要難過，常言道光陰迅速，一轉眼，小弟就可回來了，如今說巳說到這裏，大哥，小弟奉勸你一句，你如今也不是指仗這炊餅爲生，小弟儘可供奉你老，小弟如今出去，多則半年，少則四至五個月，一待公事完畢，小弟會立即飛馬趕回，在這時期中，大哥你少出外，多在家，這也餓不死你，如有欠缺，你儘管找我班上兄弟，定可令你如願！小弟言盡於此，大哥！你多多保重！」二爺的說話，也幾乎是攤明來講了，叫他哥哥少出門，多在家。如果，武大郎眞的如此，也就不會防範不週，而落一個家敗人亡了啊。

武大郎又如何，現在，他只是一個念頭，他在看兄弟，兄弟是走了，他什麼也沒聽見。只是感到兄弟越走越遠，越來他越感到，他是永不會再看見兄弟了。他是狂叫了幾聲，又狂奔了幾步，武二爺是怕公事躭擱，他是硬着心腸走了，他人高步大，他是絕對想不到哥哥是這樣的難捨難分，然而，他是根本聽不見兄長的呼聲，當然也看不見太爺的身形……大郎聲低，步小，追了幾步，又怕銀子落了出來，無可奈何，他是只能捧住了銀子，哽哽咽咽的回家去了。一進門，自己再關門落門，現在，他是連酒飯也無心吃了，第一件事，上樓，將個銀兩放好，不想前面有個人影阻住了他，誰？潘金蓮，什麼？她現在出來了，是啊，本來，她是怕，怕二爺向她動粗，更怕小叔將自己的醜行，一五一十的對丈夫說明，她不敢現身，她也不敢聽背話，目下，武二爺走了，她就來了勁了，一阻就阻住了武大郎。

「你回來了？」

「是啊，我回來了。」

「你的好兄弟——」金蓮是苦着臉，好如有萬分的寃屈，劈口就這麼一聲——

「我的兄弟嘛，也不好，也不會壞，你譏他做什麼？」

「什麼？你頂住我！」

「我不是頂住你，我是不明白，你這是什麼個意思？」

「矮鬼，你聽了！」

「我一直在聽啊！」

「今日他回來見我辭行！」

「這是他有規矩！」

「㬎說他有規矩呢，哼，我見他回來，我知他素性喜酒，我就斟酒與他飲，不想他酒後無德，他竟然做出了禽獸之行，他調戲我，尙幸我是個稍知三從四德的婦人，假如是個水性楊花的婦人，你啊，你的綠頭巾早巳戴上了！」

「你說他酒後無德！」

「就是！」

「唉！娘子，我是看得清清楚楚，兩壺酒，一分也未動呢，別的我不知道，我兄弟的酒量，小說原泡子的好酒可吃個十五斤也不會醉。」

「這是他早有不良存心！」

「我家兄弟不是這種人。」

「你不聽我的說話！」

「哎，我不聽。」

「你就聽你兄弟的亂嚼舌頭了！」

「我也不聽……」說完，大郎是兩隻手手指望耳門一塞，金蓮看到他這個樣子，她就知再說也枉說，自說自話了好大一陣，然後，沒話說了，沒有下文，試問這個架子怎能勁得起來，又道是相罵相罵，須得對罵才對，一個人獨罵，罵得久了，也就沒得勁了。可是大老爹的勁可來了，怎樣？他直接的去忙過年了，他要過年，就讓他去過年吧！

至於武二爺又如何，他是硬心腸，拜別大哥，就來到了約定的茶館，只見這四個伙計巳在恭候，二爺是付了茶錢，騎上馬背，立即向城門走去，他是去解費了。

嗨嗨，可就巧了，二爺才出城門，步入了驛道。兩旁是有樹有林，此時天色巳近黃昏，二爺意思是，先趕一站，到時再覓地投宿，反正現在，不吃不吃，五個人全有了些茶果點心墊了底。即使有什不便，放個夜站也不錯，因此，武二爺在策馬先奔——

不想，走出城關十里路左右，二爺耳邊隱隱聞得救命的呼聲，二爺心中一動，看看時間，巳是酉末戌初時分，奇怪，難道有打悶棍，剪徑的強徒出沒。老實說，自從武松得任都頭之後，這方圓百里，別說強盜，那怕小搶小刼也難發現。這因爲英雄對那些江湖人物，全有個招呼，要發財，要開山立窰，請高抬貴手。如果有什麼不便，三十，五十，他是毫不吝嗇的應酬。然而陽穀縣城之外，離開十里左右，就有人叫救命，武二爺不得不有所行動。

魔星隱現

此人也是眞是聽到了武松的馬蹄聲才出的聲，武松兜馬回頭，在一個彎曲岔道口，只見一個三十來歲的佃農，似飛的跑來，後面却有四個打手，去追打此人，那佃農一見武松打扮，知道是衙門中人，一聲哀叫，別轉身，向斜刺裏走去，武松不由大爲奇怪，但是，一緊韁，馬一個側行，立即將個筋疲力盡的佃農阻住了，佃農一見如此情形，他是一聲哀叫道：「你們，你們何必這樣狠心——」

「你說什麼？」武松是莫名其妙！

「難道，你們眞的是，只認得銀子，

不講天理了？」

越講越難明白了，可是，後面的四個打手也巳追到。「汪狗兒，看你走得到那裏！」其中一個武士，神氣活現巳縱步上前，也不招呼武松，一手將那個佃農兜胸抓住，然後揚起右手，兜心就是一拳，佃農是一聲慘叫。

「住手！」二爺可忍不住了。什麼？你是什麼樣人，你憑什麼出手就打人，還有，這個鄉農他犯什麼法，因此他是喝阻了那人。

「什麼？你叫俺住手，哈哈！差官老爺，我看你，好像有公事在身吧！」

「不錯，咱家實有公事在身！」

「那麼？請便，別管閑事，誤了公事，這事與你無關！」

「我是問你，此人身犯何法？」

「與你不相干！」

「啊！」二爺越加來火了。「你憑什麼如此橫行？」

「憑什麼？哈！差官老爺，憑銀子，你明白沒有，銀子，咱們有的是銀子，你明白了沒有？」

「你們的主子在那裏？」

「你說什麼？」

二爺巳下了馬，他慢慢走近那個武士，沉聲的說道：「我問你主子在那裏？」

「憑你也配，哼，我巳經給了面子你啦，你不走，你不怕躭誤了公事？」

「哼哼，你大爺喜管的是閑事，也就不怕躭誤什麼公事，你不講，我就不許你打！還有，不說出你們的主子來，哼，小子，你就難脫得了稍！」

「你說什麼？啊，三師哥，還有朱、秦兩位朋友，你們快來，你看，這人有多橫！」

「放他下！」二爺在警告了。

「是你給臉不要，好，我就打！」一語聲中，這小子起右手還想打那佃農時，不想右肩頭一陣痲，這一出手到了半途就此軟了下來，一陣酸痲，越來越重，令得此人，鬼殺似的叫，而抓住的人，也自然而然的放下來了。

那佃農看出了來人是個救星，他是哭拜在地道：「救命啊，都頭！」

武二爺一見那個佃農，不由自主地會想起了自己的兄長，雖然這個佃農比自己哥哥年輕，並且也貌端正得多，可是，依稀他感到有一股相似之處，是那麼的忠誠，老實，還有是懦弱，無用。他是將他扶了起身，而後面又有語聲傳來：「朋友，你就放下手吧！」

二爺回頭一看，只見三個武士打扮的人，巳圍在他身後。「啊你們這是幹什麼的？」

「不爲什麼，只是要你將此人交出來，你我各奔前程，哈哈，你有你的公事須辦，我們也有我們的事要做，怎樣？別自己人來了個莫名其妙作了對！」

「自己人？」武松可有些弄不懂了，幾時我與你們扳了親，交了友的！他是神氣一整道：「此人身犯何罪？」

「沒犯什麼罪，就是太多口，我們也不要他的命了，只不過教訓教訓他，叫他以後清醒些，別那麼鷄蛋與石頭碰，如此而巳！」

「如此說來，他是得罪了你們？」

「沒有！是得罪了我們的好朋友！哼哼！」

「得罪了你們的主子吧？」

「也可以這樣說啊，哈……」

「好，請你們的主人出來！」

「唉，我看你是越來越多事了，再說，咱們的主人吧，這些兒的小事，他那會在場。」

「哈哈，如此請問，令主人的姓名來歷？」

「說了你就可放了此人，不再管這閑事了？」

「不，我也得問個誰是誰非啊。」

「好，你先問吧。」此人是滿面鄙夷之色的，對其他之人撇了撇嘴，他是一聲冷笑的，走開了幾步，表示他們的大方，他們根本不想來打聽的。

「你叫什麼名字？」

「我！我叫做汪狗兒！我……我沒犯罪，我多嘴，這因爲，我看不慣，爺！我是看不慣人。能這樣欺侮我們這些窮哥子的！」

「誰欺侮了你？」

「還不是那隻老虎，笑面老虎陰閻王，有了幾個臭錢，他橫行不法，當然，這根本不關我的事，但是，一家一村的，我再說我與小趙哥又是好朋友，我怎能忍得住？他們又能管得了我的嘴……」

「到底什麼事，你長話短說！」「好！這個佃農一聽武松如此說話，他把手一甩道：「你請便，反正，我挨打，我該死，我不在乎，我不在乎。」窮人發了窮脾氣，武二爺算是莫名其妙的得罪了他！那個汪狗兒。然而那四個伙計，早巳看出不對頭，現在，也巳來到了武二爺的身邊，一聽汪狗兒發這大脾氣，余七首先拖了拖二爺的袍袖道：「都頭，這件事，我們無法管，也管不了，時間不早，走吧！」

「難道我容得這個鄉人捱打！」

「反正不會要他命。」是那角落的武士開了口！

「對！都頭！走吧！公事要緊！」田四巳拖住了二爺向後走了，武松也有些怪責那個鄉民的無禮，公事也實在不該躭擱，走罷，武二爺還未走呢，而那邊巳傳來了鄉民的哀叫聲，不知什麼道理，武松心中突的一陣刺痛，宛如他自己捱了打那樣，不，這叫聲，像武大郎，自己的大哥，二爺是一聲怒斥道：「與我住手。」一邊人巳來到了四人圍打一人的地方。

這一來可就惹翻了那四個打手，他們全認爲武二爺他是給臉不要臉，好，分出兩人來打武松了。唉，這就是他們的疏忽，你們總該問問清楚明白啊！來者是誰？可有個相識，有什麼聲譽。他們是恃勢欺人，又何況主子是當地一霸，更且官私兩面全有入，即使打了公門中人，將個實情一講，主人也會與他們擺平，又何況，錯的是他啊！他們只想這些，所以不問其他情由，兩個打手來打武松了。

兩個打手做夢也想不到，打到了太歲頭上了，一個武士一進門，還算不想過份，一出手，向武松的面上招來。武二爺一看，心中更氣，哼哼，你這個小子，當我是個庸夫俗子，竟敢如此輕視，哼！他是

身不動，手不抬，只等此人手掌將到未到面龐之時，忄是一聲長笑，身一偏，這一掌是輕輕巧巧的避開了，武二爺還不想出招，只是用個左肩頭一撞，「啊呀，哇」一聲大叫中，那個打手只覺得右肩窩痛如被身搥一擊，痛得他眼前金星亂冒。

第二個本來想打帮搥，可是二爺身形似風，一個騰步，已撲到了兩名打手之前，兩個人還在打那鄉農呢，不料，第三拳尚未打出，兩個人全覺得後頸爲人抓住。全身更有一陣麻木感覺，左手一鬆，人已爲後面這股爭勁抓了起來，兩人雙脚懸空，心中大急，可是一股勁力襲來，耳邊聽得人叫：「去吧！」不走也不成啊！向前宛如一段木般的直擲出去，迎面一黑，不好，可憐，喊聲未出，四人兩雙，撞了個七葷八素，滿天星斗，一個頭暈，好得很，四個人躺倒了二雙！

那鄉農已爲武松扶起，現在，汪狗兒算是眞正的看清了來人：「恩公！」開口叫恩公了，「請你走，請你帮我們，打死這隻笑面老虎陰閻王！」

「他叫什麼名字？」

「西門慶！」

轟的一聲！西門慶三個字，却叫四個班房伙計怔住了，他們是本地人，他們是十分清楚這位太官人的底，只有武松武二爺，他只是依稀聽說過有這樣個人，還有，很有些身份來的，其他，一無所知。

「都頭，咱們走吧！」田四在叫。

「對，我們犯不着管這種閑事，再說公事要緊！」余七也接了一句，梁虎、曹豹也在催武松，這就令武松更爲犯疑，他是並不回答四人，只是看住了汪狗兒道：

「你且說……這個西門慶又如何？」

「他仗着幾個臭錢，他結交官府，他養着不少惡奴，他看中了小趙哥的妻子玉英，可憐，一個鄉下女子，她做夢也想不到會遭到了這個淫棍的累，西門慶先用强，乘小趙哥不在家中時，佔了她，後來，他非但不准玉英死，還對玉英警告，如果不好好的侍奉他，他會殺了小趙哥一家，近二個月來更加慘了，索性直接的住在小趙哥的家中了。小趙哥稍有不滿，這隻可惡的老虎，偷偷的命人，將個小趙哥打得遍體鱗傷，並且，還貓哭老鼠的，代他找郞中，請醫治傷……就這樣，將全村的人鎭住了，誰也不敢多講，讓這一對奸夫淫婦快樂逍遙。」

「喲！爲什麼不稱呼玉英，稱之爲淫婦了？」

「女人！唉，有好吃好住囉，還理得了這許多？再說，她是突的想偏了，不論如何，做個耕田的妻子，倒不如做個大財主的妾侍，現在，聽說他們已講妥了價，擇個日子將這個淫婦轉給了西門慶，可是，小趙哥在哭啊，更可憐的是孩子，孩子離不開娘啊，那想到這個淫婦，就是不理這些——」

武松越聽越難過，越聽越光火，天下竟然有這樣的人頭畜鳴的東西。

「我不忿，我就講，我就找到了玉英向她鬧，我可是一本好心，我可是顧住了她的丈夫，還有孩子啊！我就不明白，這是犯了什麼罪？西門慶這隻笑面老虎，他要打我，他要打得我半身不遂，然後，代我養傷，他說過，他不想揹人命，打你這種泥腿子還眞不必犯人命。打得我死去活來，打得我不能動彈，他會醫治我，叫你死不了，不過，他說的，你這一生也就完了……」

「他在那裏？」

「在村中啊，都頭……我早就聽說過，這個畜生，他與官府挺有交情……」

武二爺可明白：他當然明白！難怪他初見自己，回頭就跑，他分明怕自己也是西門慶的手下，會難爲他的，可是，現在該怎辦？這四個打手，一時之間不見得有什變動，也可以說：他根本不會醒轉，自己又該如何？這個汪狗兒又該如何？

「二爺，事到如今，我可不得不對你有所提說！」

「七弟，你講！」

「你大概不認識這位西門大官人？」

「我確是無緣拜見！」

「我也想不到，他原來是在這裏住下了……事實上，二爺，西門大官人可能有些不檢點，但也不至於如他所講的……那麼狠！」

「喔！」二爺心中微微一動，爲什麼？此言有理，西門慶與我素不相識，打官司還得聽聽兩造之辭，那可便定了案？不過，無論如何，這仗財欺人，恃勢凌人是免不了，他是冷冷一笑道：「嗯，有道理，講下去！」

「也可能是他與西門大官人別有恩怨，也可能這位大叔他言過其實，都頭，我們全明白，你是好打不平，更不容人欺凌弱小，唉！都頭，有錢人家，難免有些沒正經的事，又何况，聽他言中之意，連什麼玉英也甘心情願的了，我看，可能不是西門大官的人錯了，更可能是玉英有心勾引大官人，爲什麼……看中了大官人的錢了！而此人是有些心不忿，更可能是他可能敲詐不遂，這才惹起了大官人的火氣，出心打他一頓出出氣……」

武松可相信？半信半疑。爲什麼？雖說事無佐證，不過，也不能一口拒絕，帮準了這個鄉民，說是西門慶一定是仗勢欺人，這件事又該如何解決？可令武二爺有些左右爲難了。

「說實在話，二爺，二爺，你有你的正經事！」嘷……這句話可算敲到了尺寸之上了，爲什麼？這個夥計厲害啊！說了太半天的話，他就是怕二爺因管閑事，誤了公事，打不平，就算跟了汪狗兒進村，尋人，見到了西門慶，也不能立即插手干涉，又何况，西門慶固然財勢滔天的話，一見官，自己先落了個「越差辦事。」何謂越差辦事？就是他已領了公事，就該直奔東京，沿途之事，與他何干？即使有盜案、命案等情，理該有衙門中人勾當辦理，於他一無干涉，現在，人尚未出陽穀縣境，竟然不顧公事在身，而濫管閑事，一個不巧，還得揹個大罪名呢……

余七是在幫助武松，武二爺當然心中明白，再詳細的想了一陣，招手將汪狗兒叫來道：「並非我撒手不管，事實上我是無能爲力，不過，既然我已聽說過這件事，並且，我也聽說了西門慶這個人的字號，我會記住，這件事，我一回來，我是非得代你們辦一個水落石出。」

「啊，你現在不敢辦？」

「不是不敢辦，實是無法辦，也不可辦，因爲，我是別有公事上東京。」

「唉……你多快回來？」

「少則四五個月，多則半年。」

「唉，都頭，只怕你來了，我們也死了……」

武松可讓這個狗兒纏住了，再一想，西門慶不犯人命案，好！細細的與他說個明白，「你說過小趙哥沒死！」

「這……個，呃……對……沒死！」

「他們也不想打死你！」

「唉……都頭，被人打，總不是個好事體吧！」

「我且問你，你家中尚有何人？」

「我什麼人也沒有。」

「可有遠方的親友？」

「我，我本來就想逃到古柳樹集找我那個舅父！」

「可有盤川？」

「我……呃……這是什麼意思？」

「爲了不想你說我是個沒始終的人，小汪哥，嘷，這兒有十兩碎銀，你取去，希望你能在外縣有個糊口之所，你等我回來，一等我回到陽穀縣，我就立即辦此一事……」

「呃——」汪狗兒他可是响不出了，事實俱在，此人可能是個好人，而且，說得出，一定做得到，可是，自己却對他有所損傷呢！這……

武二爺雙手抱拳，打了一躬，翻身上馬，喝聲走，余七、田四、梁虎、曹豹四個伙計，緊跟在後，走了！四個打手還未醒呢！

「都頭，都頭！太爺，等一等！」這個鄉農是奮全力的追上來，叫住了武松一行人，武二爺他是勒住了馬匹，看着這個汪狗兒氣喘吁吁的跑過來。「你還有何事麼？」

「都頭，我一定會等你回來，我，我得罪了你了吧？」

「沒有啊！」

「如此，請問，你！你尊姓大名？」

「這位是咱們陽穀縣的士兵班頭，姓武名松……」

「啊……你就是景陽崗打虎的英雄，武松武二爺？」

武松他是微笑道：「還有何事？」

「你……你就是武松武二爺！你就是人人欽敬的打虎英雄武二爺！小人，小人眞是有眼無珠，該打，該打……」一邊說，他是一邊打……

武松看了大爲不忍，却又不忍心下馬去用重手阻他，只能喝一聲：「汪大哥！你我後會有期——」一片聒耳的馬蹄聲中，武二爺已向驛站太道走去！

一邊走，他是一邊在想，西門慶，他到底是個怎樣的人，是惡霸，是大官人，是仗勢欺人者，是淫棍，是笑面的老虎，陰毒的閻王？當然，他人面不見，他是實在無法可作決定，可惜，這個人結交官府，奇怪，我那會與他沒見過面……

武二爺，這或者是你的大幸，也可能是你的不幸，你的大幸是，西門慶這兩個月直頭是爲了這個鄉婦弄昏了頭，這個賊徒，一生並無他好，最好的就是女色，一見到稍有姿色的女人，不論她是有夫之婦，或者良家少女，他是一見不放，非得弄上了手不可。

更有一樁可惡處，當他看上了這個女的，不論如何，千方百計，出盡心力，不得不休，一上手，就得看這女的命運了，可能養你一生，也可能幾個回合，拍拍手走了，更可能是玩到了他家中，作他的妾侍。

不過，別以爲進了宮，如入天堂，剛剛相反，一進其門，哼哼！比奴婢好些，比其他，大有不如，與你尙無名份，吃穿玩用，他是流水也似的化銀子，一進其門，對不起，是他添置的東西，全部入其掌握中。

日下，爲這個新歡所迷，所以多月來未進過城，有什麼事，他也是一辦妥即走，因此，武二爺與他未見面，如果，早有相識，武二爺可能爲其所累。

不幸的是，武二爺今日不辦這件事，鬧一個兩不相識，西門慶始終不知武松之威力，下文才會發生了挑帘裁衣，王婆勾串謀奸之事來，發生了這些事還不打緊，最要命的是引起了武大捉奸，謀殺親夫，燒屍滅跡等等的情事來，而武二爺的一生，也就因爲這件事，鬧得不可開交，而由此而被逼上了梁山。

是命運之擺佈，不，實實在在是這樣個社會，才會有這樣個惡人來，所謂朝政不修，所謂民不聊生，但是，無以聊生的只是農村的小民而已，至於這些官吏等，他們無非是狼狽爲奸，而敲剝小民之骨髓，武二爺如果不是這件大案牽身，他能否大澈大悟，跳出這個骯髒圈，還是個未知之數呢！

「都頭！」

「嗯！」

「你有什麼事？」

「沒有什麼。」

「在想西門慶這個人？」

二爺道：「呃！唉……我與此人素不謀面。」

「銀子你却是已見過了！」

啊！武二爺嚇了一跳，我幾時見過了他的銀子？

「你包袱中有什麼？」余七在問。

「這個！」呃，包袱之中有公事，有二張銀單，白銀二千五百兩……是大老爺的官費啊。

「這兩千五百兩是那一個的？就是西門官人的，是我家大老爺向他挪的……說是挪的，還不是抹抹鬍子算了，都頭，實不相瞞，我家大老爺欠他的銀子，少的不說，上萬銀子是有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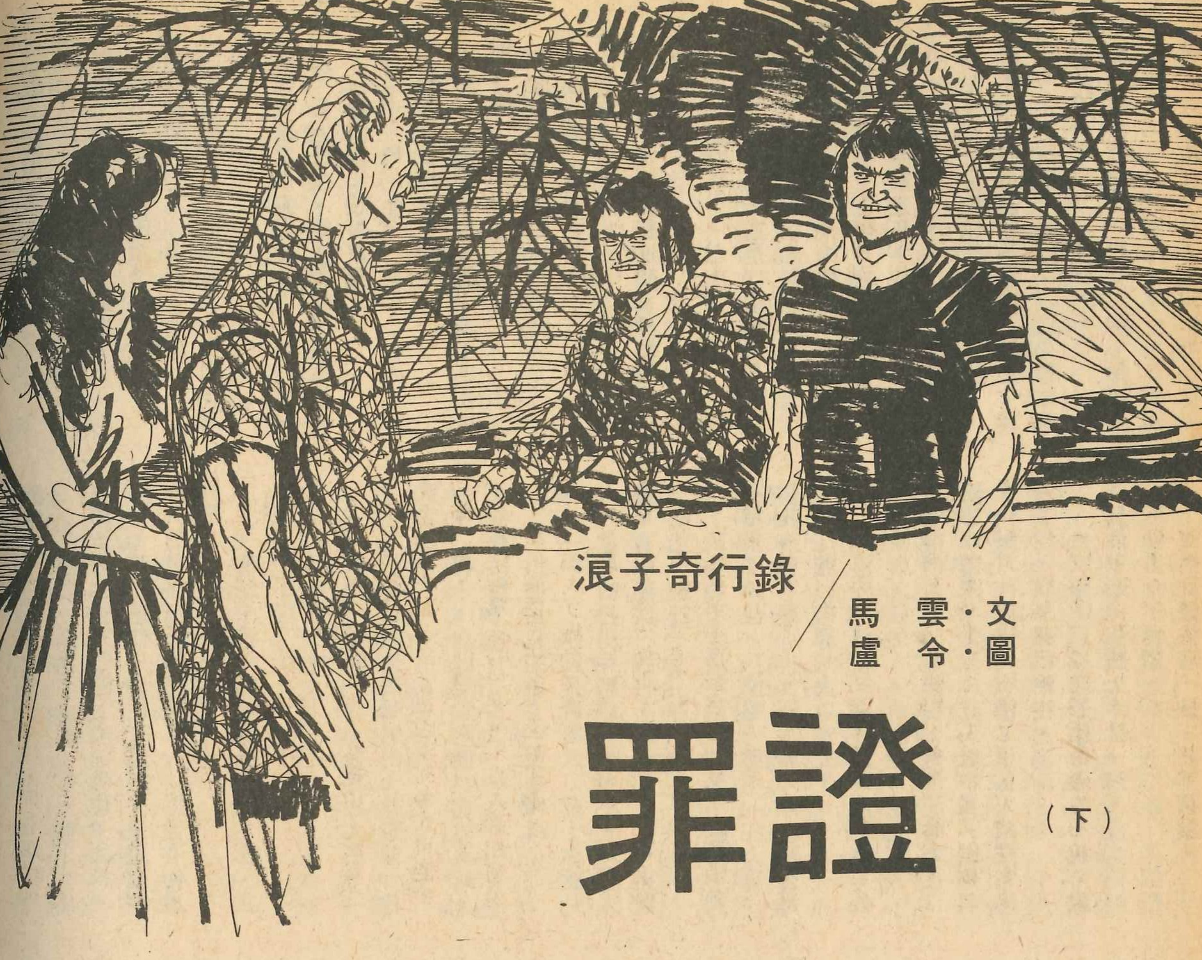
啊……什麼？史文奎也欠他上萬銀子，哼哼！看來，此人却是太方，此人却是可怕，但是，自己就這樣算了？看他橫行爲惡？任他仗勢欺人？恃財凌人？武松就此爲這件事竪亘於心……

唉……武松武二爺啊，說實在，你不必担這無謂之心事，待得你東京解費歸來，有得你忙的呢！你不找西門慶，他也會逼你去找他啊——

天色是越來越黑了……武松一行人，默默的步入黑暗中——

暫完。

請留意刋出：武松殺嫂除奸



浪子奇行錄

罪證（下）

馬雲·文
盧令·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畢基被擄，一個蒙面人審問後又釋放了他，畢基懷疑他是林水全和他的爪牙，但他無法認出是否林水全，也不明白這蒙面人何以這麼輕易地和他化敵為友。返家後，畢基接到一個女人電話，約他相見，畢基依時赴約，却原來是林水全的情婦李莉，李莉要求畢基幫她偷取一份證據，那是李莉落入林水全手中的一些證據，藏在林水全的保險箱中，畢基有英雄救美之意，幫她偷開了保險箱，但裏面什麼證據都沒有，只見林水全早就留下一封信，這使他倆均感驚愕……

誤信巧言

車子開回林家。洪魁幾乎還未把車子完全停下來，林水全已匆匆下了車，因為他看見何龍他們的車子已停在一旁。

何龍這時也知道他們的主人回來了，急忙由裏面出來。

林水全見不到李莉，心裏已經明白。再聽何龍說，李氏父女都不在。

何龍又說：他曾向隣人查過，李祥發剛於前兩天才遷出。

林水全悟出了一些綫索來了，這是一次甚有計劃的行動。

林水全下令所有爪牙，叫他們立刻分頭出動，務求找到李氏父女為止。

× ×

畢基正在依依不捨地，在碼頭上送別李氏父女。

時間已是子夜。

碼頭上一片沉寂，陣陣波濤拍岸之聲，顯得更加淒涼。

「我永遠不會忘記大恩大德，畢大俠。」李莉含淚道，「這次要不是你，我父女二人真不知要折磨到幾時。」

「算了！」畢基說，「反正一切已成

甘作護花

過去。希望從此之後，你們重新做人，到別處去過新生活。如果找到了好對象，別忘記給我一封報喜信。」

李莉含羞答答地，低語道：「我怕這一生再難找到一個比你更好的男人——」

她父親李祥發站得老遠，在碼頭的石階盡頭處，等着她。

老人家聽不到他們說些什麼，只知道畢基是個了不起的人。

要不是他，只怕就沒有今晚。

今晚對他們父女二人來說，是個非常重要的日子。因為不久之後，他們就可以離開這個罪惡之城——最少在他們心目中，對香港毫無好感。

一艘機動漁船正在海邊等候着他們。

除了李氏父女二人之外，佢們似乎還要等人。

畢基苦笑着對李莉道：「你是第一個讚我『好』的女朋友。過去我的女友們都是說我壞，壞透了！」

李莉也嫣然一笑，道：「最少你比林水全要好得多了。」

二人又是相顧一笑！

畢基看看腕表：「快十二點了，你們起程吧！我相信林水全的爪牙們，可能正在四下裏找尋你們父女二人。」

「是的，如果讓佢們找着我們，後果真不堪設想呢！」李莉又輕輕嘆氣道，「要不是為了他，我真願意留下來跟你在一起。」

「跟我？」畢基苦笑一下：「別傻氣了，我有什麼好？」

「你俠義為懷，是男人中的男人。」

「算了，我一方面為了你，另一方面也不過是為了我自己。林水全這種人太過可惡，非好好教訓他一頓不可！」

這時候，一輛街車匆匆開到。

畢基暗吃一驚！

佢只知道佢的朋友劉福正在那邊路旁的一輛房車中等他。

此外附近甚少車輛經過，行人更加絕無僅有。

街車來得太過突然，連候在車中的劉福，也感到吃驚不小。只有李莉似覺若無其事。

街車在碼頭接近石階那邊停了下來！

昏暗的路燈下，畢基和李莉二人都可以見到一個年青人，正挽住一個皮箱，急急以跑步的速度奔向碼頭那邊李祥發站立的地方。他們揮手招呼。

李莉於是向畢基告別。原來那正是他們要等的人。

畢基並不知道那是什麼人。

他知道這是偷渡的船隻，除了李氏父女之外，當然還有其他人。

李莉含淚擁抱畢基，依依話別。

畢基除了祇她順風之外，只有鼓勵她，祝福她。

他們在昏黑的環境下揮手告別。

畢基目睹三個人影先後登上了那艘正在升火待發的機動漁船。

豈料就在這刹那間，又有一輛房車匆匆開到碼頭這邊來。

車上跳下三名大漢，急急奔向石階這邊。

石階是登船的地方。水退了，跳板還要搭在石階之上。

畢基心裏一凜，担心李莉等人可能會功虧一簣。

只聽得他吆喝一聲，一條人影如箭射出，僅可攔住了三名大漢的去勢。

三名大漢感到愕然。

但目睹漁船已經抽起了跳板，解開了繩索。他們急得撇下畢基，企圖衝向石階。無奈畢基卻將他們苦苦纏住。

劉福在那邊已經目睹一切，忙將汽車開過來。

三名大漢都是孔武有力的人，只不過畢基亦非弱者。

現在再加入了劉福，於是五個人打作一團。

海面上的機動漁船已解開了繩索。

一名大漢千方百計擺脫畢基和劉福二人的糾纏，飛撲到石階之下，可惜還是來遲半步，因為船已離岸。

一支竹篙正撐向石階旁邊的石塊，大漢竟伸手企圖將船上人扯下來。

雙方一度角力。

他們就像拔河一樣，互不相讓。

船上有人幫了一把。

岸上的大漢「撲通」一聲，登時變了落湯雞。

漁船馬達開動，轉眼便已離岸。

畢基和劉福同是好身手的人，面對二名魯莽大漢，對方有的只是一股蠻力。所以優劣之勢，轉眼便告分明。

劉福担心對方的人很快就會增援，示意畢基得些好處須回頭。

二人一聲暗號，奔返車上。

兩名大漢目睹同伴跌入海中，只是剛才被畢、劉二人糾纏得無法分身而已。現在正好趕過去將他救上來。

因此畢基和劉福也可以從容地開車離去。

當二人的車子已經過對方的房車時，隱約還聽到那房車之內傳出了呼喚之聲，那是無綫電對講機的傳呼聲。

果然，他們的車子只開到路口附近，便看見另一輛房車，載住數名大漢，匆匆而來。

畢基道：「林水全可能睡醒了。」

劉福一邊開車，一邊說道：「他如果知道這是你做的，一定不會放過你。」

「我早已準備他對付我了。」畢基說：「我們這種人，麻煩不找我，我也會去找麻煩。」

「現在你要到那裏去？」

「到警局去！」

「怎麼？浪子畢基竟然也要請求警方派人保護啦？」

「誰說的？」

「那麼，你到警局去幹什麼？」

「去找胡德警司呀，我要弄清楚一件事。」

「什麼事？」

「林玉珍之死！」

「瞧你！如果我是你，這時候最好返家先睡它一大覺！」

「我不是說過了嗎？麻煩不找我，我也會去找麻煩。」

二人相顧大笑一陣。

劉福於是把車子開往警局去。

× × ×

胡德警司正在佢的辦公室裏面。

佢看見畢基進來，就把眼睛睜得大大的：「怎麼這麼深夜，你會知道我在這裏啊？」

「聽說偵緝部這一陣子忙得不可開交，所以我打賭你這時候不會躲返家裏去睡覺。」畢基在佢辦公桌前面的椅子坐了下來。

「有什麼貴幹？」

「專誠來看你。」

「無事不登三寶殿，像你這種忙人，還是不要賣口乖了。」胡德警司又問：「到底有些什麼事？」

「不！我只想了解一下林玉珍那件事而已。」

「怎麼你對全世界的女人都似乎感到很興趣似的。」胡德以開玩笑的口吻說。

「難為你還笑得出，也難怪人家都說，當差的必須具有鐵石心腸。」

「我真不知你說什麼。」

「可不是嗎？人家本來只是受了傷，但你們却迫死了她！」

「哦！原來你是指林玉珍。」

「聽說雷智警官也受到停職的處分，是嗎？」

「是的。怎麼？你不是也同意他的計劃嗎？」胡德反問道。

「計劃是不錯的，只是你們的佈置未夠周密，以至被人有機可乘。」

「那你以為怎樣才可稱得上周密？」

「例如藥房是最易被人以偷龍轉鳳手法下手的地方，你們豈能疏忽？」畢基說，「結果，你們偏偏就在那兒留下了漏洞，被人用毒藥殺死了林玉珍。」

胡德警司瞪住畢基：「你是真的同情林玉珍，還是對這件案子有興趣？」

「兩種成份都有。」

「那麼，請你幫我一個忙！」

胡德警司說着，站了起來。

畢基也不知他葫蘆裏賣的是什麼藥。

胡德一邊走向文件櫃那邊，一邊叫畢基協助他將窗簾拉上。

現在已是午夜過後，外面又沒有陽光，胡德警司大概是不想秘密外洩吧。

因此，畢基更增加了一份神秘感。

文件櫃拉開，裏面有一具放映機。

胡德警司熄了燈，開始放映一部八米厘的記錄片。

文件櫃對正一幅白色的牆壁，那是現成的「銀幕」。

胡德警司這時候才向畢基解釋：「外間一切傳說，只不過是警方放出的烟幕而已。目的是先要我們的對手鬆弛下來。」

記錄片所見，正是醫院中配藥室的情形。鏡頭隱藏在藥房的天花板之下，配藥人員顯然全無所覺。

影片可以見到二名男藥劑師的工作情形。胡德警司又對畢基道：「小心點看，好戲就快上映！」

這時候，只見胡德警司開動了慢鏡頭——一名藥劑師正在悄悄施展「偷龍轉鳳」的手法，將一粒藥丸偷偷更換了。

胡德警司解釋說：「這一粒就是外型一樣，但實際上却是毒藥的奪命丹。」

「那戴眼鏡的男子是誰啊？」畢基問道。

「藥劑師。」胡德警司又說，「他叫馮彬，外型非常老實，若非我們事先安裝了錄映機，差些兒就上當！」

「你的意思是：警方並未上當？」

「是的。表面上，我們百份之百上當，實際上，絕未上當。」

「那麼，林玉珍她——」

「別焦急，慢慢我會告訴你的。」胡德先把放映機關掉。

然後又把電燈開亮了。

畢基忍不住焦急地問：「你們有沒有拘捕馮彬？」

「為什麼要拘捕他？」胡德反問。

「有影片為證，他就是元兇。」

「不！我們不但未拘捕他，還千方百計找藉口掩護他。」

「為什麼？」

「因為事情已擺得非常明白，他只是被人收買的，因此，我們希望放長綫，釣大魚！」

「這樣一定大有所獲吧？」

「我現在就是正在等雷智警官的報告。」胡德看了看腕表，「時間總是差不多了。」

畢基至此才恍然大悟：「原來雷智警官只是在外面做地下工作。」

「不錯，我們連警局中人也騙開。只有被信任的部份探員，在外面受雷警官的指揮。」

畢基不知道雷警官有些什麼收穫，只是想起林玉珍那個女傷者，他就感到有些難過。因為林玉珍的受傷，多多少少總與畢基拉上一點關係。

最低限度，撞傷林玉珍的汽車，就是屬於畢基的。若非警方明察秋毫，畢基這隻「死貓」是吃定了。

畢基一度以為這可能與花花公子林水全有關。但是，經過蒙面人將畢基擄走一役之後，林水全顯然亦是受到別人的要脅。所以林水全才要神神秘秘的，將自己扮成蒙面人。

當晚畢基才知道林水全被人勒索一百萬元港幣。林水全還以為是畢基做的。

結果，經過了那一晚之後，畢基才知道偷去了他的跑車的，另有其人。

但無論如何，林玉珍這個傷者，看來總是個無辜的人。

「閣閣閣」，門外有人敲門。

胡德警司揚聲道：「請進來！」

門開處，進來的正是雷智警官。

他穿上了便服，戴了一頂鴨咀帽，帽舌拉得低低的。

但畢基還是一眼就認出了他。

雷智發覺是畢基，又看不到胡德警司的示意，也就大方地進來。

胡德警司問他外面有些什麼發現。

雷智警官道：「至今晚為止，那個戴眼鏡的藥劑師馮彬，還未與任何可疑人物接觸，看情形，他可能先收了人家的錢，然後才做這件事。」

畢基除了對女傷者林玉珍同情之外，還關心到「偷車賊」究竟是誰。

因為那個偷去他汽車的人，極有可能就是入屋行竊的人。

畢基早就想去找這個人。只是這些日子以來，他為了李莉的事而忙個不了。

現在李氏父女走了，他也有閒心替自己做點事情了，他要知道那個竊賊——可能不止一個，而是一幫。究竟是什麼來頭的？

畢基是個對錢財並不太過重視的人，所以對失去的財物並不吝嗇。只是覺得對方似乎存心跟自己過不去！其中彷彿又隱伏着另一種陰謀。因此，畢基決心要追查到底。

雷智警官對他的上司——胡德警司道：「馮彬是個標準賭徒，狗馬無所不賭，而且輸多贏小，曾被一些外圍庄家追債。但最近數天，據說他已清還了部份欠欵。就憑這點估計，他顯然有了一筆額外的收入。」

胡德反駁道：「你如何知道這不是他贏回來的錢呢？」

「還未到跑馬日子，而且他並未入場搏殺，只用電話向外圍作非法投注。由此可見，他不可能是贏回來的錢。因為我們有辦法從非法外圍庄家那兒查到他的下注記錄。」雷智道。

畢基心裏想：這種守株待兔的方式，只怕沒有任何效果。

他忍不住對胡德和雷智道：「我們何不採取主動？」

雷智道：「是的，現在我也想改守為攻。」

胡德想了想，道：「畢兄，反正你有空，而且又對這件事有興趣，可否助我們一臂之力？」

雷智也說：「是的，畢先生，你一向足智多謀，希望你想出個好辦法。」

畢基謙虛地說：「你們警方人才濟濟，那裏輪到我有用武之地？」

胡德警司道：「畢兄，不瞞你說，我們對這件事保密，能信任的探員不多，能有你從旁助一把力，一定事半功倍！」

畢基道：「好吧，既然你們這麼信任我，我也樂得跟你們多學一點東西。」

雷智警官不但知道畢基是他上司的好朋友，也知道他機智勇敢，先後協助過警方破了不少大案。所以也樂於跟他合作。

× × ×

畢基找到了一名外圍庄家——這是非法收受狗馬賭注的人。

香港的賭博事業十分興盛，除了合法的外圍馬投注之外，澳門跑狗，也可以向香港地下非法庄家投注，而且還有折扣。

此外，更有合法的蔴雀館，家庭式的牌局……等等。總之五花八門。

因此，香港人的錢，大部份都流入了「賭」那方面去。

由於收受雙方均屬自願，又是相熟的才可以交易，所以警方要掃蕩此等非法外圍，實在不易。

現在畢基找來的這位外圍庄家姓鄭。綽號叫沙胆鄭。他是黑道中人，畢基憑朋友介紹認識了他。

畢基首先表示自己也是行家——收受外圍賭注的人。

又暗示馮彬欠下他頗大數目的注碼，所以他才要求沙胆鄭這位「行家」商量商量。

既是行家，又是債主，如此一來，雙方便可以順理成章的交換有關馮彬的一切情報了。

從沙胆鄭口中知道，馮彬不但賭外圍馬，也賭外圍狗。前後曾欠下賭債過萬元。由於迫得緊，前幾天才還了一次為數三千元的賬。

畢基估計一下日子，那時候剛好是警方宣佈「林玉珍死訊」的時候。

再從另一角度看，馮彬月薪才只不過三千多元，家有妻兒，不可能將整個月的薪金全數付給外圍庄家的。

因此，他肯定有了一筆額外的收入。

畢基聽了沙胆鄭的話後，苦笑道：「你比我幸運，他欠我五千多元，至今仍有增無減，我正考慮停止收受他的注碼。」

「嗯——那傢伙吃硬不吃軟，我叫人對付他，他才還我三千元。」沙胆鄭說。

畢基聳肩苦笑：「算了，總之以後不受他的，過去的就當呆賬吧！」

× × ×

畢基找沙胆鄭的原因有兩：第一，希望沙胆鄭迫得馮彬更緊。因為馮彬既有兩個以上的外圍戶口，沙胆鄭一定不滿。

第二，畢基又佈下了另一個局，讓馮彬知道他這一個「新檔口」，

許多賭徒都歡迎新檔口，因為大部份賭徒均欠下舊檔口的賭賬，但新的却歡迎掛賬，贏了立即就有錢收。何樂而不為？

豈料馮彬就此上當。

馮彬的確嗜賭如狂，他果然向畢基的「新檔口」下注「即場外圍」。

所謂「即場外圍」，就是馬場或狗場，開跑之前若干分鐘，仍可利用電話下注下一場的賽事。通常這種「即場投注」的注碼都很大。

最初馮彬是贏了一點錢。

但是，正如賭徒座右銘所說：「長賭必輸」。

他終於在兩次賽馬之後，欠下畢基這新檔口數千元之多。

香港賽馬是「英皇御准」的，可以日以繼夜的跑個不停。

一次日馬，一次夜馬，只不過是前後三四天的事而已。以每次日馬九場，夜馬六場計，共總已是十五場賽事。如果再加上外圍狗的話，數目更可觀了。

每場下注數百元，數目已多達數千元了。

馮彬以為新檔口可以掛賬，却想不到星期日那天，畢基已派人上門收賬。

星期日馮彬不用上班，人家大都陪同妻子兒女到郊外或茶樓去。

但他却躲在家裏睡覺。

狗場馬場是日以繼夜的跑，他却不歇不休地賭，自然感到筋疲力盡！何況他還輸了許多錢呢！

雖然有些不用立即付現欵，但輸了精神上總之頹喪不已。

直至他妻子把他叫醒，他才如夢初覺，偏偏這些事情他又不願讓家人知道。

因此，他只好睜着惺忪睡眼，穿着拖鞋到門外去。

現在他面對着二名彪形大漢，其中一個還故意從腰間露出一把尖刀。

馮彬知道對方是「新檔口」的人，不禁愕然道：「朋友，你們有沒有弄錯？我可賭了兩次而已，怎麼這樣快催賬？」

那大漢含怒道：「這是什麼時勢？正是今時不同往日，你已經夠面子了，人家是今晚下注，明天結算。我們的規矩是十足賠償，不拖不欠。如果現欵交易，可以八五折優待。你先後欠了兩次，共計三千九百二十元正。」

大漢把單據奉上。

馮彬呆若木鷄。他說：「一下子，我那裏有這許多現金。」

「你想賴賬麼？」另一名大漢就想動手拔刀。

馮彬忙解釋：「不！不！願賭服輸，我怎麼會賴賬呢？只不過今天是禮拜天，銀行也關門了。」

「嗯——」大漢想了想，終於又說：「好吧！我們明天再來。如果你付不出，我們便找到你工作的地方去！你可別怪我們啊！」

另一名大漢却不耐煩地問：「明天什麼時間？你說個明白，千萬別叫我們白走啊！」

「兩位老友，你們也知道我是打政府

工的，無論如何，你們切不可找到我工作的地方去……」馮彬怪可憐地說。

大漢不等他說完，就「哼」一聲道：「嘿！政府工，金飯碗啊！政府提倡加價，你們年年加薪，害得我們小市民沒有一天好過。否則，我們也不用鋌而走險，做這些非法勾當，你不是公務員，我還可以再限你多兩天，一提政府，這交情可賣不了！」

另一名大漢道：「別嚕囌了，明天下午落班的時候，我們等你。」

說完，他們也不等馮彬回話，便氣沖沖地走了。

× × ×

馮彬垂頭喪氣地回到家裏，妻子又在諸多嚕囌一番。

知夫莫若妻。他妻子當然明白到這又是怎麼一回事了！

他已經不止一次勸過她丈夫。無奈馮彬劣性難改，泥足越陷越深。

馮彬沒有理會他的妻子。眼前的難題，他是必須設法解決的。

仰這一份「政府工」，正是被香港人稱之爲「金飯碗」的優差。

除非有大過失，否則，到了退休之年，便有一大筆退休金拿到手。

此外，每年例必加薪。雖然所加不多，總也比一般小市民要好得多。

香港政府很聰明，如果沒有「公務員加薪」這個藉口，他們又憑什麼加稅加向小市民的身上？英國人的算盤一向是最精明的，何況他們現在用的已經是電腦呢。

馮彬關上了房門，苦苦沉思！

他不想這個金飯碗被砸破，所以他一定要想辦法還這一筆急於如火的賭債。

何況，另一個外圍庄家沙——胆鄭，也派人來過幾次了。

他眞想大大贏它一筆，然後就收手，發誓以後再也不賭了。

——許多賭徒都有像他這樣的「豪想」，但却往往在贏了之後，不但未戒賭，甚至賭得更大注，更瘋狂。

現在馮彬似乎無計可想了！

這是月尾，還要等幾天才是支薪的日期。

即使拿到薪金又有什麼用？他妻子這些日子以來，已經學乖了，每次都在醫院門口等他，他妻子是知道發薪日期的。

左思右想也想不通，他眞想自殺。

真情假愛　善惡難辨

馮彬在極度絕望中，似乎只有一個辦法。

找他——那個姓岑的。

上次他已經找過岑大牛了。這一次一定又要費盡唇舌。

他揀着妻子到市場去購物時，悄悄撥電話給岑大牛。

岑大牛是什麼人他也不大清楚。最初是對方先來找自己。

對方要他做一件事，他照辦了。

他發夢也想不到，舉手之勞即可賺到二萬元港幣。

但二萬元又有何用？

這些日子以來，他的確給一個「賭」字害得好苦。由借同事的錢，以至借貴利，差點兒還要讓家人捱餓。

那二萬元僅可以及時令他不致身敗名裂，因爲他欠下的貴利紛紛到期，再不還，貸款公司就要「貼街招」找他了。

除了還給貴利公司之外，還得償還外圍公司的債。

就是如此這般，轉眼又是兩手空空。

等到沙胆鄭這班人催收賭賬時，他已無法應付。現在加上畢基暗中主持的「新檔口」，他更加爲之支援無路。

岑大牛未必是他的救星，但却是他沒有辦法之中唯一的辦法！

電話接通了。

馮彬要請岑大牛講話。

「岑老兄，認得我嗎？」馮彬問。

「你是老馮，怎麼啦？」岑大牛反問道：「我們已完了手續啊！」

「我當然明白。不過，現在我却有點事求你帮個忙。」

「什麼事？」

「我被人迫債迫得好緊。」

「嗯——不必多講了。」岑大牛也不等他講完，就生氣地說：「這種事，我們早已明碼實價的講清講楚。對不起啦，以後你最好不要找我。」

電話「叮」的一聲，掛斷了。

馮彬呆在一旁發楞，連聽筒也不會放下來。

× × ×

警方派了大批人員，突然之間來到一間公家醫院之內。

據說，這是「林玉珍命案」的偵緝程序。

根據警方向醫院當局的解釋，醫官認定毒死林玉珍的，是一種粉狀劇毒，任何人接觸過此種粉末，都可能留下綫索。

因此，這次警方派員到來，是要將醫院中若干工作人員作一次有系統的化驗。

警方人員首先召來配藥部門的人，因爲這是最先把病人所領的藥丸發出去的地方。

科學鑑證人員將各人的指甲刮下了少許，包括了指甲藏垢的污物。

馮彬剛好在值班，聞訊頓感忐忑不安起來。

他有點作賊心虛，却又不能逃避。

另一方面，却在心裏想：這種所謂「科學鑑證」是否可靠，實屬疑問。

因爲做他們這種配藥工作的，別說用清水洗手，就是以火酒抹手，不也知每天經過若干次。

既然用水又用火酒清潔，什麼「殘餘」亦會被洗得一乾二淨。試問還有什麼可怕？

馮彬想到這裏，也就心安理得的，大大方方地，讓科學鑑證人員爲他「刮手甲」了。

所有各部門的人，只要是在醫院中工作的，都無法避免。

就是因爲這樣「廣泛」，所以馮彬才覺得「警方根本毫無頭緒」。

否則，他們早已動手把可疑的人物扣查了。

其實，這正是畢基和雷智警官所設計的「心理攻勢」之一！

他們要加緊向彬馮施用壓力。

馮彬仍在夢中。

他甚至故作輕鬆地，向科學鑑證人員搭訕。

「這方法眞的有效嗎？」馮彬以藥物專家的語調說，「據我所知，一切毒藥，經水洗之後，便不留下任何痕跡。」

科學鑑證人員却說：「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輕輕接觸，和將毒藥傾入小膠囊去冒充消炎藥丸，此中大有分別。後者肯定會在指甲中留下痕跡。尤其是言是罕見的毒藥，也是驗屍官的最新發現。所以我們才急急展開工作。」

馮彬眞是茅塞頓開。同時也爲之暗吃一驚。

他當然不會明白，一切只不過爲了針對他一個人；所以他的談話，表情反應等等，都被隱蔽在天花板的錄映系統收錄下來！

馮彬心理上受到極大的影响，尤其是聽了那位科學鑑證人員的說話之後，幾乎等不到下班就想走。

× × ×

馮彬趁中午下班的時候，再一次致電找岑大牛。

岑大牛生氣得立刻想把電話聽筒掛上。但却給馮彬連聲叫住：「你不聽，我惟有自首，向警方和盤托出。」

「怎麼？」岑大牛冷冷地說：「你居然要脅我。」

「不！我怎敢？只不過我實在走投無路。」馮彬放軟聲音說：「今天，他們來做科學鑑證，我怕很快就有結果，目前我是非走不可。但要給我一筆錢，否則我落在他們手上之後，對你也不會有好處。」

「嗯——」岑大牛果然也嚇呆了一陣，「你要多少？」

「三萬元。」

「你的胃口好大！」

「我也不想騷擾你。這三萬元，我會留下一萬元做安家費，然後帶了那二萬元逃往外地避一避風頭再說！」

「既然你這麼說，讓我先請示一下老闆。」

「但是，我不能等了。科學鑑證一有結果，他們就動手抓人。」

「那麼，你下班之後，在醫院大門等我，我開車來接你。」

馮彬心裏想：新檔口收爛賬的人說過在門口等他，他怎可以由正門出去。

於是他約了岑大牛在後門等他。

× × ×

下午，馮彬無心工作。

他如坐針毡地，坐立不安。

每次配完藥之後，他都下意識地去洗手。其實科學鑑證工作已告完畢，洗手還有什麼用？他只是心理作祟。

好不容易才挨到下班的時間。

他匆匆由後門出去。

一輛黑色房車已在那兒等他。

「快些上來！」車裏傳出的聲音正是岑大牛的。

他匆匆登上了汽車。

車子裏就只有岑大牛一個人。

岑大牛不等他說話，已迅速把車子開走。

坐在一旁的馮彬，却不斷回頭張望，看看有沒有人跟踪他。

岑大牛一邊開車，一邊問他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馮彬將今天的事，一一照實說了。

岑大牛道：「你只是作賊心虛，這種事情根本就毫無根據，你何必理會他？」

「科學日新月異，我查過了，這種毒藥的確可能長期留在指甲裏。」馮彬回憶着說：「當日我把它傾入藥丸膠囊中，爲了工作靈活，沒有戴上手套，所以現在我才這麼担心。」

「那麼，你打算幾時走？」

「今晚。」

「你有門路？」

「我有朋友懂得偸渡的門路。」

「那麼，他們豈不是更加肯定是你做的？」岑大牛也有他的担心。

「不！我欠了外圍賭債，他們最多以爲我避債而已！」

「好吧！你等會兒就坦白對我老闆說清楚，他會帮你的。」

「你帶我見他？」

「當然，這麼大的數目，我如何担當得起？」岑大牛說。

× × ×

車子往郊區疾馳。

岑大牛對馮彬說，他的老闆住在郊外一幢花園別墅之內。

馮彬當初是百份之一百相信的，否則他就不會跟岑大牛到這荒僻的地方來。

但是，車子所到之處，渺無人影，更見不到屋宇，他就開始感到有點不妙。

他想落車，但岑大牛却不肯停車。

馮彬更加心裏明白：岑大牛並非要帶去見老闆。他見的可能是「閻王」。

× × ×

畢基現在面對着的女郎，是一個已經被「宣佈死亡」的人。

她正是林玉珍。

林玉珍很年輕，只不過二十歲。

她是個孤女，唯一的親人，就是她的遠房「姑姐」。

當初她也以爲那是一次「交通意外」，惟有無可奈何地，躺在醫院的病床上。

她有個愛人！

她的愛人叫王子良。

然而自從她躺進了醫院之後，王子良一直未有來探望過她。

這也難怪，也許王子良根本未知道她受傷送院的事。

但是，當她傷勢稍爲好轉之後，她曾致電王子良。她滿以爲王子良知道這噩耗之後，一定會又驚惶，又傷心。甚至會立刻趕來看她。

可惜她都失望了！

王子良的反應是那麼冷淡。

她暗示在醫院裏很寂寞，希望見見他，但他却以工作太忙爲藉口。

他爲什麼會這樣。

他的態度怎麼會變得如此令人感到意外？無論如何，她仍然沒有理由懷疑「交通意外」與王子良有關。

直至到了「膠囊毒藥」差些兒送入了她的口腔之內，她才開始警覺過來。

雖然她事前已獲得警方的知會，明知

這是一幕「誘出兇手」的把戲。但是，她仍有理由相信這可能與她的男友有關。

她在病榻中養病期間，曾致電一位女同事。那是她唯一的女知己。

她的女同事曾在電話中告訴她：她的男友王子良竟然出現在一輛豪華小房車之內，而開車的却是一個比他年紀較大的美女。

她的女友又說：那女郎打扮入時，像個富家太太。那男的肯定就是她的男友王子良！

她彷似晴天霹靂。

但經此一役之後，她總算明白，王子良不到醫院來着她，絕非偶然的事。

再回憶一下，由無故被汽車撞傷，以致毒藥膠囊等等，似乎都是事出有因。

她心碎了。

王子良不但是她唯一心愛的男人，也是她的未婚夫；她的肚子裏甚至有了他的骨肉。雖然只有兩三個月，但醫生早已證明了這一點。

她滿懷的希望，化成泡影。

在醫院的病榻之上，她止不知哭了多少場。

然而哭又有什麼用？

後來警方要求她「裝死」，她覺得自己反正也眞的想死。

自己又無父無母，親人也絕無僅有，除了那位姑姐之外就只有王子良最親了。

姑姐住在新界，是吃素的，而且又不識字，只要警方不通知她，相信她一概不知。

唯一應該知道的，恐怕只有一個王子良。

她正好利用這機會試試那個負心人！假如他還有一點點良心的，都應該跑到殮房去看看她。

看她最後遺容，看她帶着他骨肉的殘軀。

於是她請求警方，將她扮成男子漢，萬一有人來殮房要看她遺容時，就通知她出現；她要證明王子良是否變了心。

可惜，王子良一直沒有來。

他不可能不知道的，因爲他識字，而且除了有報紙刋登消息之外，她的女同事也一定會設法通知他。

她失望了！她心痛。

若非警方派女警日夕陪伴她，勸慰她，她早已自殺。

畢基也是從雷智警官的口中，知道林玉珍這段眞情假愛的故事。

他覺得林玉珍的懷疑，似乎也很有理由。

因此，現在他就開着他的車子，將林玉珍一併載到這裏。

×　×　×

馮彬只要看看岑大牛的面色，他心裏就應該明白這是怎麼一回事。

他根本討厭馮彬，所以企圖殺人滅口。馮彬自然也知道。

只可惜他知得太遲了。

他沒有向岑大牛求情。

即使他有此勇氣，他也不會去浪費氣力了。

馮彬覺得，他應該留回一點兒氣力逃走。

他主意拿定，便開始沉默下來。

豈料他的沉默，反而引起了岑大牛的注意。

他在心裏作好了準備，眼睛不斷往外張望，因爲他要選擇一個適合的地點。

岑大牛一邊開車一邊問：「你在想什麼？爲什麼不作聲？」

「我在想，爲什麼會這麼愚蠢？」馮彬一邊也設法敷衍他。「你在電話中，實際上已給了我很大啓示。我不該上車。」

「是的，你應該明白，這種事，不能貪。你這麼做，只有增加我的担心，所以我不能放過你。」岑大牛冷冷地說。

突然之間，馮彬推開了車門。

車子雖然開得很快，但外面却是一片草地，所以馮彬再也不能等了。

馮彬往外跳！

岑大牛有點措手不及，因爲事前他絕未想到馮彬有這一份勇氣。

馮彬在草地上打了幾個滾；那是這條小路兩旁的草坪。

岑大牛並未停車，也未落車。

他匆匆將車子拐了彎，因爲他太熟悉這一帶四周的環境。

無論如何，馮彬是逃不了的。

這兒不但沒有車輛經過，也絕少有人到。

岑大牛的汽車掉了頭之後，直向馮彬疾衝而來，就像一頭蠻牛一樣。

馮彬想避，根本就無處可避，因爲四周是一片平坦的草原。

他唯一可以做的，就是東閃西避，以避過汽車的衝撞。

他十分害怕。

所以他一邊避，一邊奔跑。

他心裏也明白，岑大牛如果無法用汽車將他撞死的話，一定會落車，徒手追殺他。

以馮彬和岑大牛的身型相比，即使岑大牛不用任何攻擊性武器，也可以殺死馮彬。

所以也難怪馮彬嚇到雙足發軟。

×　×　×

畢基的車子載着林玉珍，跟在一隊車隊的後面，往一處小山坡上面駛去。

那車隊是雷智警官指揮，每一輛車子裏面，都分別載着便衣探員，也配備了無綫電通話機，彼此互相連繫着。

畢基車子裏的無綫電通話機響起了訊號。

畢基聽到了雷智警官傳來的說話聲音：「高潮戲終於上演了。狐狸到底要露出了他的尾巴！我們所等待的時刻到了。」

畢基於是對雷智警官道：「警官先生，請立刻吩咐你的下屬，將車子排成障碍物，阻攔住去路。如果我沒有記錯，這條路是唯一可以通上這個小山的通道。」

畢基說完，將車子速度加快。

他直將車子開上山。

果然，岑大牛正不斷將車子掉頭、拐彎、衝撞；而馮彬則有如鬥牛場上的勇士，左閃右避，驚險萬狀。

畢基對林玉珍道：「那一輛可是你男朋友的座駕車？」

林玉珍却回答道：「不！他沒有汽車的。」

在畢基的想法：他認爲王子良既然是買兇殺人，當然有許多錢。

那些錢可能是他向另一個富有的人身上取得的錢財。因爲林玉珍曾懷疑她男友的變心，與那有錢的人有關。

既然有錢買通馮彬利用偷龍轉鳳的方法去殺人滅口，當然也有錢買車。

至於什麼「岑大牛」，極可能只是一個化名而已。

正因爲畢基和警方人員一直小心跟踪、監視馮彬這傢伙，所以他們才知道馮彬輕易就上了岑大牛的「死亡約會」的當。

岑大牛仍在他的汽車裏，所以林玉珍根本見也未見過他，當然不知道他是否就是「負心人」王子良。

畢基的汽車上了山之後，岑大牛的車子剛拐了彎。

當他再轉過來時，輕易就發現畢基的汽車。

但警探們的車輛仍是在山坡之下，在這裏很難見得到他們。

岑大牛有些着急。

剛才他是太過相信這兒沒有汽車上來，所以要「不慌不忙」地用汽車去撞死馮彬。

但是，另一輛車子的出現，表示他的陰謀將無法得逞。

相反，馮彬却因爲另一輛車子的出現，而悄悄舒了一口氣。

岑大牛忙將汽車開下山。

但是畢基又怎會讓他輕易逃脫？

畢基開足馬力去追岑大牛的車子。

岑大牛的車子想衝下山時，却發現退路已被「車陣」封鎖。

他急忙回頭駛。

但是，這山上的另一邊，却是茫茫大海。

畢基的車子速度固然快，加上他的開快車經驗與技術，簡直把岑大牛迫得喘不過氣來！

感到無限驚心的，反而是坐在他身邊的林玉珍這個可憐的女子。

岑大牛在車上發覺那兒是懸崖，急急忙忙又想將汽車掉頭。

但是，畢基的車子已直衝過來。

岑大牛從望後鏡中可以清楚見到，他眼看畢基的汽車就要將他連人帶車撞落崖下。

他整個人差點兒就要嚇昏過去。

但是，畢基的車子雖然開得那麼快速，却是要停就停。

車子停在後面——岑大牛的汽車屁股不及五吋的地方。

畢基顯然已經看清了形勢。

他知道岑大牛不可能再將車子往前開了。

因爲前面三呎就是懸崖。

他也知道岑大牛的車子不可能退後，因爲後面有他的車子阻住。

於是畢基下了車。

岑大牛也明知依靠車子逃走的希望幻滅了，忙由另一邊車門離去。

但是，他逃不了幾步，畢基已自後趕到！

他看見畢基沒有拔槍，身形又是那麼的「窈窕」，立刻向他揮拳踢腿。

豈料畢基正是這方面的高手，甫經接觸，岑大牛的敗象立呈。

那一邊。

大批警探已紛紛湧至。

岑大牛單單對付一個畢基已經感到無能爲力，見到這班警探紛紛拔槍，他又怎敢再動手？

岑大牛終於被捕。

馮彬也在雷智警官的陪同下，氣喘喘地被帶到這邊來。

畢基因爲一直以爲「岑大牛」只是個化名，所以便首先把他帶到林玉珍的面前來。

畢基向林玉珍發問：「他可就是王子良？」

林玉珍幾乎毫不考慮地搖搖頭：「我不認識他。」

在這一刹那間，所有人都爲之獃住了一陣。

沒有人能將這件事想得通透。

難怪畢基再三提醒林玉珍：「你認淸楚，你可能見過他。」

但是林玉珍還是搖搖頭。

雷智警官問馮彬：「是你用毒藥換了林小姐服的那種藥片嗎？」

馮彬道：「事到如今，我也不必否認了。」

「那麼，誰收買你？」雷智又問。

「是他！」馮彬直指住岑大牛。

岑大牛垂下頭去。

他雙手已被反扣上手銬。

一名探員生氣地，一手抓住他後面的頭髮，讓他仰起頭來，面對各人。

雷智警官問岑大牛：「你認識林玉珍小姐麼？」

岑大牛搖搖頭。

「他媽的！」雷智警官忍不住破口大，「既然你不認識她，何故請兇手殺害她啊？」

「我坦說出一切，你們是否會放我一馬？」岑大牛竟然討價還價。

一名探員狠狠地說：「你敢講半句假話，我們大可以在這裏解決你，而且有一百條理由可以向有關方面交代。」

雷智警官却制止那探員恫嚇岑大牛，反而答允岑大牛的要求。

雷智說：「毫無疑問，這是一宗謀殺案。但是，由於我們警方的安排，林小姐才倖免於難。因此，你們倆個可憐虫，實際上只是被人利用的替死鬼而已。如果你們與警方充份合作，警方因而抓到主兇的話，將來在法庭上，你們當然較容易獲得法官的原諒。」

岑大牛道：「既然如此，我也不妨直說。不錯，我是被人用錢收買的。」

「誰收買你？」雷智問。

「王子良。」岑大牛說。

岑大牛這一句答話，在別人聽來也許沒有什麼特別之處。

但在林玉珍的耳朵中，彷彿一顆氫彈突然爆發。

她眼前一黑，身子搖晃了幾下！

畢基手急眼快，忙將她扶住，她才不致倒了下去。

儘管林玉珍的心理上早已有了準備，仍無法一下子接受這種打擊。

畢基也知道林玉珍這些日子以來，飽受精神上的折磨。

他担心弄出人命，提議先把岑大牛和馮彬二人押返偵緝部，再詳加訊問。

× × ×

根據岑大牛的口供，他是一名黑社會的人物。

他和王子良是朋友。

前一陣子，王子良拜託他做一件事。

王子良告訴他，只要這件事辦得妥妥當當，他願意付給岑大牛一筆爲數可觀的金錢。

岑大牛在黑道中混，無非也是爲了錢。所以除了好事之外，什麼都敢做。

首先，王子良向他「點相」——暗中「介紹」他認識林玉珍。

王子良並未對岑大牛說清楚林玉珍是他的什麼人，只是要岑大牛設法，開車撞死她！

由於林玉珍是個很有上進心的少女，每星期總有幾晚上夜學讀英文，她居住的地方又十分接近那一間夜校。所以那一段昏暗的街道，幾乎是她必經之道。王子良特別提示岑大牛，最好在此下手。

不過，王子良又有一個附帶的條件，就是要岑大牛偷一輛高速度的跑車，同時這跑車又指定是屬於浪子畢基的。

當時岑大牛巳清楚知道畢基的跑車晚上停在一處車房之內。

同時他也知道那車房有一度鐵閘。所以偷車工作便須要做雙重工夫。

無奈王子良一定要他照辦，否則就無法付出這麼高的代價。

結果，岑大牛還是照他的意思去做，而且，都辦到了。

唯一留下的「手尾」，就是林玉珍竟然大難不死。於是王子良爲此又與岑大牛吵了一場。

後來聽到了警方散佈的假消息——就是說林玉珍認得開車撞她的人。王子良和岑大牛也因此而更覺不安。

他們爲了殺人滅口，於是才決定收買馮彬，再來一招「借刀殺人」。

可惜他們聰明一世，笨拙一時，偏偏就上了警方的大當。

岑大牛是黑道中人，自然很易找到像馮彬這一種對象。因爲香港差不多絕大部份的外圍非法賭檔，多多少少總會跟黑社會扯上一些關係。

現在一切眞相似乎巳告「大白」，唯一走甩的，却是主謀王子良。

警方曾派人到各處去找王子良，但總找不到他。

根據王子良的朋友說，他巳好久未見露面，也不知道他去了何處。

但岑大牛却向警方暗示，王子良可能結識了一個很有錢的女人。

因爲有一次王子良吩咐他去做事時，有一個女子正開車跟王子良一道兒來，而且兩人狀甚親熱！

畢基心裏想：那女人是誰？

爲什麼王子良一定要岑大牛偷去畢基的跑車？但畢基並不認識王子良這個人。

王子良會不會是個化名？他可能是畢基的一個仇家。

畢基百思不得其解。

當初他只以爲林玉珍這件事，只有跑車與自己扯上關係。

想不到幕後主謀人居然如此針對他。

一切佈局竟是預謀。

畢基感到迷惑之際，忽然又把思潮想到林水全方面去。

林水全那個花花公子一度扮成蒙面人，將畢基擄去，諸多恫嚇後，又表示願意求和，令到畢基相信他是心存好意的。

但現在看來，他可能自始至終就是針對畢基。

他現在失去了李莉，如果他知道這是畢基做的，自然更加憎恨畢基。

不過他一定知道這是畢基做的，因爲他的一班打手在碼頭追踪李莉時，曾與畢基發生過一場遭遇戰。

畢基覺得這件事實在有太多令他意料不到的地方，例如林玉珍這個少女，畢基當初就以爲她只是個無辜的途人。

但現在聽了岑大牛的口供之後，證明她並非無辜，而是實際的「目的物」之一。只不過她閃避及時，以致岑大牛未能把她撞死而巳。

畢基忽然又想起蒙面人的一句話。

蒙面人曾被勒索一百萬元。

如果那個蒙面人就是林水全，他有什麼値得人家去勒索？

畢基彷彿想通了其中的一些關鍵。

× × ×

一間「的士够格」之內。

音樂正吵耳得很。

有兩個男子走了入來，其中一個，是這兒是熟客，只是身邊沒有女人。他叫余達。

那另外一個人很陌生，蓄鬚、戴帽、戴茶色眼鏡。

余達與一名侍應生耳語之後，不久有人送了來酒水和女伴。

然後余達借故離座。

他被人帶到後面一間房間去，與吵耳的音樂隔開了。

「他是菲律賓客，朋友介紹認識的，在馬尼拉有許多門路。」余達對一個中年人交代，「但他堅持先要看貨辦。」

「可靠嗎？」中年人有他應有的担心與懷疑。

「我巳派人偷入酒店的豪華套房，看過了他的護照。」

「那麼，價錢呢？你有告訴他嗎？」

「他說，只要貨色好，價錢是不成問題的。」

「好吧，讓我告訴老闆。」

「他只逗留到後天，最好快些。如果這次交易成功，以後這是一條大財路。」

「你先出去陪他，我與老闆連絡一下再說。」

余達年紀只有三十左右，看樣子十分精明。

他回到了那個菲律賓人的身酒，若無其事地，喝邊、跳舞。

跳舞時，他故意靠近那個菲律賓人，告訴他：快有消息了。

然後余達中途又離座一次。

這一次，他回來之後就結賬離去。

門外有一輛汽車等着他們。

余達和菲律賓人登上了汽車。

車上有兩個人，一個是司機，另外一個是手挽占士邦式公事箱的人，年紀大約四十歲左右。他自我介紹說：他叫勞明。

勞明打開公事箱，取出一個信封。

裏面有些鈔票，取出之後，赫然是一些直版美鈔。面額有二十元，也有一百元的。

車子在開行中。

勞明把兩張不同面額的美鈔，交給與他併肩兒坐着的菲律賓人。余達則與司機坐在前面。

菲律賓人說：「車子在行駛中，光綫不穩定，不如先返我住的酒店套房去一次好麼？」

勞明與余達交換了一個眼色。終歸也同意了。

於是車子改道，駛回菲律賓人的住所——一間十分有名氣的豪華大酒店。

他們進了房之後，菲律賓人欵以上等洋酒，一邊又取出放大鏡，開了枱燈，小心翼翼地，鑑別那兩張直版美鈔。

他反反覆覆的，看完又看。

勞明和余達二人一邊喝着名貴的洋酒，一邊也留心着這位闊客的表情。

好一會兒才聽到菲律賓人說：「貨色很不錯，價錢稍貴一些。可否跟你們老闆講一句，我買大帮，你們減低一些價錢，希望不久之後，我再來作第二次交易。」

勞明道：「首先，我想知道你要多少貨。」

「一百萬元至五百萬左右。」菲律賓人說。

勞明以懷疑的目光瞪住他：「你有足够的現欵？我當然是指眞鈔。」

「你當然也會分眞假。」菲律賓人豪氣地笑了笑，「不過，我只要讓你看看我的旅行支票就够了。請問這數目够支付了吧？」

說着，他亮出了好幾本大面額的旅行支票。

的確也令勞明和余達爲之大開眼界。

於是勞明答允爲他向老闆請示。

勞明就在他的套房中打電話。

菲律賓人一直只以英語跟他交談，所以現在勞明和他老闆以方言通電話，菲律賓人根本不知他們講些什麼。

只知道勞明放下了電話聽筒之後，就用英語對菲律賓人說：「老闆願意立刻和你見面談談。」

於是一行三人，又離開了酒店。

配有司機的大房車，將他們載走。

× × ×

郊區一幢別墅之內。

一個蒙面人正接見那個菲律賓人。

蒙面人以銳利的目光，自頂至踵的，打量着那來客。令到菲律賓人感到如坐針毡地，忐忑不安。

蒙面人突然與身邊的助手耳語了幾句，然後才走得更接近菲律賓人。

「閣下眞的是菲律賓人？」蒙面人語氣冷峻地，盯住對方。

「我是來談交易，我們何必扯遠了？我父親是華僑，母親是菲律賓人。難怪你以奇怪的目光瞪住我。」來客苦笑道。

「但是，我自信目光銳利，閣下根本是地道的中國人。」

「我不明白你這是什麼意思。」

「別裝蒜了！畢基先生。」

來客心裏一凜！

他往前後左右環顧，數名大漢這時巳分別把刀棒亮了相。

他看見對方有備而來，不敢妄動。

蒙面人這時也在助手的左右陪伴下，迫近那來客，用手去抓他面部的化裝。

來客在衆寡懸殊的情況下，不敢作出任何反抗。

蒙面人果然目光銳利，來客並不是什麼菲律賓人，他只不過是畢基假扮的冒牌貨。

「果然是你。」蒙面人很生氣，「爲什麼你老是跟我作對？」

就憑這句話，畢基巳肯定對方是林水全。

因此，他故意反問：「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要明白也不難。首先我想問你：你怎麼知道我有假美鈔出售？」

「要我開門見山，還是轉彎抹角？」

「開門見山吧！」蒙面人果然把那頭巾除下，他正是林水全。「事到如今，我們也不必再轉彎抹角了。」

「你印製假美鈔的事，是李莉告訴我的。」畢基故意提出李莉這名字。

其實，他只是想起隱蔽式保險箱中的那些直版美鈔，才靈機一觸，試向這方面的黑市市道探訪一下。想不到果然有了收穫。

一切就像想像中一樣，美鈔果然是假的。怪不得林水全那麼富有了。

林水全聽到了李莉這名字之後，十分生氣。他顯然也因此而想起了「上當」的事。

他狠狠地說：「畢基，你的確聰明，這點我絕不否認。只可惜，聰明反被聰明誤，當你一切都知得一清二楚時，你亦命不久矣！」

「我可能低估了你。」畢基說，「不過，有件事我覺得有聲明的必要。就是我並未勒索過你。」

林水全冷冷地說：「是的，當初我也不敢相信是你做的。但後來，我不得不信了。除了你之外，還有誰知道我印假美鈔呢？」

「李莉，還有她的情人。」

「她的情人就是你。」

「我也知道你一定會這樣想，所以我才特別提出來。」

「你如何能證明不是你？」林水全生氣地瞪住畢基：「你和她串謀佈局，令我自動交出她的犯罪證據。又以一個僞美鈔的版模，向我勒索一百萬美元，協助他們父女二人逃亡海外。」

「什麼假美鈔版模？」

「你別裝蒜了。我雖然做了傻瓜，但是，你的俠義代價，却是一條性命。」

畢基儘管得不到林水全的正式回答，却也想像得到個中情形。

李莉既然老早有了一個秘密情人，又知道林水全印假美鈔，那麼，她的一切行動都是十分有計劃，有步驟的。

甚至畢基本人也上了她的當。被李莉充份地加以利用。

李莉的確很聰明，她不但利用畢基取回了她本人的殺人罪證，還做內奸，將林水全的假美鈔版模偷去，大大地勒索了林水全一筆。

至此，畢基亦恍然大悟，原來李莉在碼頭等左等右，卻是等她的秘密情人一齊逃亡去。

那個後來才匆匆趕到的年青人，極有可能就是她的情人。

畢基道：「林先生，我要你相信我的話，當然很難。但是，我不妨把我的想法告訴你。據我所知，李莉的秘密情人，是個心狠手辣的傢伙。他本來也有一個女朋友，那女朋友叫林玉珍。……」

「我沒有耐性再聽你講故事。」林水全不等畢基說完就爭先打斷了他的話柄。

「我所講的絕對是事實，警方可以作證。林玉珍就是那個被我跑車撞傷的女子。她的情人叫王子良。相信他正與李莉在一起，偷渡到外地去了。」

畢基說到這裏，伸手往大衣的內袋一摸，立刻就有人將他制服。

林水全道：「你大概是活得不耐煩了，竟然想拔槍！」

「不！不是手槍。」畢基說，「是我與警方保持連絡的無綫電儀器，閣下剛才所說的每一句話，相信都已經被警方在附近收錄了。」

林水全大吃一驚！

他親自動手去搜畢基的大衣口袋，果然是一具無綫電遙控儀器。

就在這剎那間，門外有人按門鈴。

與此同時，擴大器的廣播聲音，也由門外傳了進來。

那是警方的勸降廣播。

沒有人去應門。

因為所有屋內的人都被嚇呆了。

門鈴不再響！

然後有人瘋狂地拍門、撞門！

畢基不再等了！他趁住各人驚魂未定之際，立刻動手。

畢基首先制服林水全。

林水全在慌忙中探手向腰間，他想拔槍。

但是腰間已空無一物。

畢基在面對着他的時候，就注意到林水全的腰間隆然有物。

他知道林水全可能帶有一枝手槍，因此他先發制人。

現在畢基就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手槍槍管對住林水全的太陽穴，命令着他，叫所有人不要再反抗。

畢基看見各人仍不聽命，立即響了一槍！

「砰」然一聲。

林水全那一枝，當然是實彈手槍。

各人聽到槍聲，紛紛驚呆下來。

這時候，警方人員亦已將別墅的大門撞毀，大夥警員一湧而入。

林水全和他的手下們，眼見大勢已去，也就放棄了抵抗。

警方迅速控制大局。

× × ×

警方在林水全的別墅中，找不到他印偽鈔的罪證。

惟一找到的，只是一箱簇新的偽美鈔，為數一百五十萬元。

此外，又在畢基的指示下，警方在林水全的半山區住宅內，找出一個暗格！——就是床頭几後面，那個隱蔽式的保險箱。

裏面也收藏了一批偽美鈔。

由於林水全的大部份爪牙均已落網，所以在警探的軟硬兼施之下，很快就找到了印製偽美鈔之所在。

警方起出了大批已印的偽美鈔、紙張和印刷機器等等。

林水全無話可說。他只能自嘆倒楣，因為他發夢也想不到，竟然會栽在畢基的手下。

最令他心有不甘的，就是李莉——他最心愛的女人。

難怪人家都說：「紅顏禍水！」

要不是當日在街頭與李莉發生糾纏——當時李莉鬧蹩扭——他就不會遇上了畢基。

如果不是遇上這麼強的對手，他就不會栽得這麼慘。

現在李莉離他而去還不打緊，最令他感到難過的，就是畢基的剖白——

李莉原來另有秘密情人王子良。

李莉帶了屬於林水全的一百萬元港幣，與她的情人遠走高飛。林水全的心裏固然難過，但更難過的，卻是畢基。

畢基慘被利用，還眼白白的送走李莉，和另一個可能是她的情人王子良。

當時要不是由於畢基和劉福的阻攔，林水全的手下就會把他們留住。

但現在一切都似乎太遲了。

× × ×

畢基曾經將李莉的照片交給岑大牛辨認。

岑大牛仍在警方收押中。

他就是見過王子良和一個「很時髦、很美麗的女人」的人。

結果岑大牛證實了王子良的「富有女友」就是照片中的李莉。

李莉的照片是警方在林水全家中找到的。

所以畢基確定李莉的秘密情人就是王子良。

× × ×

警方除了一邊派人與國際刑警連絡之外，還暗中派出綫眼找那些專幹偷渡的船家查問。

他們的目的無非想知道：李莉與王子良二人，還有李莉的父親李祥發等，到底逃到何處去了？

× × ×

王子良等三人是逃往澳門去的，現在他正在四下裏打聽門路，朋友告訴他：這裏有人出售到印尼、澳洲等地的偽證件。

毫無疑問，他們三個人都非常明白，澳門並非久居之地。

香港和澳門只不過一水之隔。

即使香港警方暫時未查到這裏來，只怕林水全也不會放過他們。

豈料他們的担心還來不及，香港方面又傳來了一個驚人消息：林水全被捕。

消息說林水全涉嫌印偽鈔的事，暫時還未提到他們這方面來。

然而李莉總有點担心。

因此連日以來，她不斷催促王子良，

叫他快些找人弄妥偽證件，即使不能到澳洲去，到印尼去也是好的。

王子良於是千方百計，希望盡快找到門路，以免功虧一簣！

王子良認識不少黑道中人，但他仍然不敢過份張揚。

他知道黑人物未必個個有道義，尤其是港澳兩地的黑人物，更是見錢眼開。

萬一人家知道他擁有這麼一大筆錢，只怕證件未到手，已陳屍街頭。

因此，他必須非常小心，在「處處提防」的情況下去找門路。

× × ×

「悶死我了，」李莉幾乎要高聲大呼：「我眞想到葡京去賭個痛快！」

「葡京」是澳門最大的賭場。

李祥發卻勸慰着他的女兒：「千萬要忍耐。否則遇上了香港來的熟人，我們都不好過，王子良相信很快就有好消息帶回來了。」

李祥發不得不佩服他的女兒，要不是她，他現在可能已在牢獄之中。

因為他欠下了親友，商業上的朋友等等，太多的欵項。

到頭來還是李莉有辦法，她有太多的富有的人追求她，林水全就是其中一個。

結果，林水全替他還債，他才不致坐牢，無奈李莉並不愛林水全。

李莉愛的只是王子良。

於是事情又起變化……最後發展到今日這個地步。

不過，他這把年紀，也理不了這許多了，只求晚年好好的過。

現在一切也得看王子良的安排，以及李莉的運氣了。

不久，王子良由外面回來。

他果然帶來了好消息。

王子良終於搭上了一條門路，終於花了將近二十萬港元的代價，換來三張印尼護照。

此外王子良又得黑道中朋友的協助，設法把他們送上一艘開往印尼的洋船。

王子良又說：「為了這三張東西，連同大小船的船費在內，將近花費了三十萬港元。」

「什麼大小船費？」李莉問。

「大船是指遠洋船，但那艘開往印尼的洋船，停在香港之外，所以我們必須乘機動漁船，偸渡到香港……』

豈料王子良還沒有說完，李莉就呱呱叫起來：「你瘋了！我們怎麼可以再回香港？」

「別焦急，先聽我說個明白好嗎？」王子良道：「我們先等洋船落好了貨物，駛離香港海域之後，再在公海上船，如此一來，香港海關也沒有辦法發現我們。」

李祥發在旁也說：「是的，我們的代價雖高，但想到後來的日子不必偸偸摸摸，而是持有護照的印尼公民，也是十分值得的。」

李莉想想：在這兒既不是辦法，再作一次偸渡也值得。

於是三個人又忙了一陣。

× × ×

公海的浪很大。

李莉等三人在艙底睡覺。

那艘機動漁船則冒着風浪，在大海中航行。

他們計算過，午夜就可以與一艘印尼貨輪會合。

想到到了印尼以後那段日子，李莉不但可以和王子良雙宿雙棲，還可以不須閃閃縮縮的過日子，她就睡得更酣了。

「閣閣閣」——突然有人敲響了艙門的木板。

李氏父女及王子良都從夢中驚醒。

這些日子以來，他們都有如驚弓之鳥，何況這又是生死關頭。

船家在外面說：「到了，你們要過船啦，快些起來吧！」

三人聞言，轉驚為喜。

他們也不知睡了多少時候，只知道外面必然還是黑夜。

他們帶着惺忪的睡眼，走出了甲板外面。

海面上，霧很大。

他們依稀可以見到一艘較大的船隻，靠近了這艘機動漁船。

那邊有人催促他們快些過去，這邊船家也在幫手扶住他們，讓他們跨過去。

李氏父女首先被人接應到那艘較大的船隻去。

最後一個是王子良，一隻冷冰冰的手把他拉過船去。

王子良剛踏足過去，就吃了一大驚。

他不知道是自己未睡醒，還是見了鬼，總之眼前的人和事，都足以令他驚心動魄。

出現在他眼前的少女，竟然會是林玉珍。

那隻冷冰冰的手，那塊青白的面孔，以及那一身白衣服，林玉珍狠狠地摑了他一掌，然後流淚、痛哭！

她到底是人還是鬼？

他嚇得回頭想走，但是很快就有人將他扣上了一副手銬。

他幾乎還以為這一班是牛頭馬面。但無論如何他總是逃不了。

甲板上的燈光亮了起來，頓時把李莉等三人照得睜不開雙眼。

還有一艘水警輪！

香港警方的水上警察。

於是，李莉、王子良和李祥發都知道上當了。

× × ×

憑彬指證岑大牛，岑大牛則指出王子良才是主謀，於是這一班犯的是謀殺和意圖謀殺林玉珍的罪名。

林水全又指證李祥發和李莉父女二人，謀殺債主范石。

結果法官雖判他們謀殺罪不成立，誤殺及毀屍滅體的罪名却成立。

林水全則被警方加控了串謀及知情不報罪，再加上三條印製偽美鈔、藏械及拒捕罪名，自然也够他受了。

至於李祥發的親友們，都在事後責怪他心術不正，教女無方，否則就不會弄到如此收場。

整個案件已經結束了。

各有關人等，均被判以應得之罪。

然而最傷心的，並非服刑的李莉，而是林玉珍——那可憐的孤女。（全文完）

一身是胆 (一)

民初俠義奇情故事

獨孤紅・文
盧令・圖

十里黃塵路　千古驚人謎

第一章

烈日！

黃土！

大風！

塵滿天！

這條出了名的黃土太道，是出了名的人怕神鬼愁。

幾十里地方內光禿禿的，別說遮蔭的樹木了，寸草都不生，像是一年四季，三百六十五天都遭天火。

說一年四季三百六十五天遭天火，那是瞎扯說，頭頂上能烤出人油的大太陽，可也跟天火沒什麼兩樣，眞能把地上烤得迸火星兒，妙在這一帶也沒什麼好燒的了，要不然就憑那星星之火，眞能燎原。

往高處，往遠處看這條路，一天十二個時辰，連夜晚都不例外，沒有一刻不是濃霧似的黃塵滿天，遠近的人給這條路取了個名字，叫「龍打滾兒」，眞沒錯，可不像一條巨龍躺在這條黃土路上不住的打滾兒，折騰得黃塵飛揚，直上雲霄，都快驚動玉皇大帝了。

這條路，既稱人怕神鬼愁，當然是平日不見人跡鬼影，來往的客商行旅，寧願翻山越嶺多走路，到了地頭兒躺在炕上死人也似的，也不願整缸整缸的換水，還洗不淨耳朶眼兒，鼻與咀的黃土，就是拿清泉洗眼，也得冲上個老半天。

也別厭棄這條路，路是人走出來的，就是因爲有人走，這兒才有這條路，這兒既有這條路，這也就自然是有走這條路的人。

走這條路的人，都有他的萬不得已，走這條路的人，都有他非走這條路不可的道理。

現在就有人走這條路，還不止一個。

五個人，五匹牲口，一輛馬車。

五個人，四個騎在四匹高頭健馬上，一個坐在高高的車轅上。

五個人，穿的都是一身黑，可都黃了，落滿了黃塵，像是被那層厚厚的黃塵封住了，頭臉都用黑布包着，看不見面目長像，每個人臉上都綁着皮帶子鑲水晶的風帽。

透着黃塵，隱隱約約，看得出五個人個頭兒都挺大，魁偉，健壯，高坐車轅上的那個，手握一條短把兒皮鞭，騎在馬上的四個，都空着手，戴着皮手套，可是每個腰裏都鼓鼓的，腰外都飄着一塊也被塵染黃了的紅綾子。

被兩左兩右四匹健騎緊緊護在中間的那輛馬車，車套，車篷都遮得密不透風，盡管整輛馬車上落滿了黃塵，恐怕唯一不沾黃塵的是車篷裏，也就因爲這密不透風，不沾黃塵，所以，車裏裝的是貨，還是坐着人，誰都看不見，誰也不知道。

人也好，貨也好，就是不願讓人知道，要不然，這些人不會單挑這條人怕神鬼

愁的「龍打滾兒」走。

這五個人，趕着一輛馬車，騎着四匹健騎，馳行飛快，風掣電馳般，用了不到一盞茶工夫，走完了這人怕神鬼愁的「龍打滾兒」。

造物就是這麼神奇，走完這條黃塵瀰天的大路，再走不到十丈的一段石頭路，接着就是兩邊青紗帳無垠，巨樹濃蔭蔽天的平坦大道。

這許是應了那句先苦後甜的老話。

四人四騎，一輛車，一馳進濃蔭下的平坦大道，車轅上漢子猛收韁，套車馬長嘶聲中，馬車的四輪像被釘子釘了似的釘在地上，不再動一動。

四人四騎也旋風般打個轉兒，跟着停下。

車轅上漢子發話輕喝：「驗貨。」

後頭兩匹馬的漢子，矯捷得像兩隻豹子，從鞍上騰起，半空中折腰轉身，抖落了兩片黃塵，人已撲到了馬車旁，戴着手套的四隻手，熟練而快捷，很快地拉開繩扣，解開車簾，往上掀起一角。

如今可以看見車裏了，而且可以一眼打到底。

車裏，裝飾富麗堂皇，紫紅色的厚絨鋪底，前，上，左、右四邊也貼厚厚的一層絨布，不過是桃紅色的，靠前頭，擺着四個織錦緞綉花，內塡鴨絨的靠墊，掛的是盞擦亮如明鏡的黃銅氣燈。

這麼華貴的馬車不多見。

至少在這條路上是頭一回。

這麼華貴的馬車，裏頭載的，一定不是等閑人物，不是名媛貴婦，就該是達官富紳。

這麼華貴的馬車，裏頭載的，也一定不是等閑的貨，不是珠寶玉器，也該是貴重物品。

理該如此，事却不然。

如今在這輛馬車裏，放在鋪着紫紅色厚絨上的，居然只有一具棺材，上好木頭造的，漆得發亮的棺材。

只聽兩名漢子道：「平安！」

趕車漢子沉喝：「遮上！」

兩名漢子恭應聲中，重又放下車篷，綁好了繩扣。

剛綁好繩扣，趕車漢子又沉喝：「換裝。」

就這麼一聲換裝，五個人全忙了；趕車漢子從車轅後，四名騎馬漢子從鞍旁的革囊裏，各拿出一個油布包，打開油布包，一套乾淨的行頭，衣、帽、靴、襪俱全，五個人很快脫下髒衣裳，換上乾淨行頭，一陣拍打，把馬匹，車裏上的黃塵，也揮了個八分乾淨。

再看五名漢子，個個威武好像貌。

四名騎馬漢子，個個四十上下，長得雄健魁偉，濃眉大眼，各有一部透着懾人威勢的絡腮鬍。

趕車漢子，年輕些，卅來歲，白淨些，長眉細目，唇上留着兩綹小鬍子，臉上透着冷意，兩眼開合之間，眼神目光像兩道冷電。

再看那輛馬車，車旁清晰地出現四個火焰的字號：「勝記車行」。

天，原來是「勝記車行」的。

這勝記車行，在大河南北可是一塊响噹噹的金招牌。

名是車行，無殊鏢局，鏢局，那是前清，前清再往前的行業，如今民國了，不興這一行了。

不興這一行歸不興這一行，可是路面兒上還眞需要這一行。

兵荒馬亂的年頭兒，散兵游勇，外帶成羣的盜賊，黑道兒上的秘密帮會，這一處三不管，那一處三不管，惜命護財的走個道兒，不請人家這一行護着還行。

花點錢就能換回兩個字「平安」，再護財，這點錢總應該捨得，要不然錢財成了人家的，命歸了閻王爺，後悔都來不及了。

「勝記車行」，在前清的時候本是間鏢局的，老一輩在早年的江湖道兒上，也是响噹噹的人物，大刀王五的把兄弟，「金刀」勝三爺，到了這一輩，改了車行，交七個兒子掌管，依然的聲威遠震，雄風不減，大河南北來往整整渡了六個年頭，沒出過一點事兒，保的人沒少過一根汗毛，保的貨沒少過一根針，別說是江湖道，就是北洋的大衙門，也敬人家「勝記車行」三分。

不過，「勝記車行」保名人，保重貨，不計其數，保棺材，這恐怕打前清時候算起，還是頭一遭兒。

「走，十里蓮花湖靠車歇腿。」

趕車的小鬍子，似乎是發號施令人物，一聲輕喝，緊接着，鞭梢兒脆响，車馬飛也似的前馳，轉眼工夫連影兒都沒了。

× × ×

晚半响，日頭剛偏西，「勝記車行」的車馬到了「十里蓮花湖」。

顧名思義，這應該是個相當美，相當富有詩情畫意的地方，走完了黃塵瀰天的「龍打滾兒」，來到十里蓮花湖，也應該是在大戈壁裏碰上了綠洲，其身心舒服，應該是給皇帝都不幹的。

可是「十里蓮花湖」這個地方很玄，叫「十里蓮花湖」，其實十里內連片荷葉都看不見，別說什麼蓮花了，有的只是個旱湖，一個徑約里許的大乾坑。

住在這兒的老一輩的有說詞兒，「十里蓮花湖」，原本是個十里烟波的碧水湖，湖裏每到夏天，蓮花盛開，嬌艷欲滴的蓮花，把整個湖面都蓋住了，清香飄散幾十里，撲鼻沁心，可是後來，也就是早年鬧「義和」拳亂的時候，住在這兒的一對姐妹花，爲了保全清白，免遭匪辱，雙雙投湖自盡，從那時候起，也就是第二年的夏天，不但蓮花沒有開出一朶，就連十里烟波的湖水，也慢慢乾了，水落底出，一片泥土裏但見一堆堆的枯葉敗根，可就沒見那對姐妹花的屍首。

這段說詞，住在「十里蓮花湖」的老一輩的，人人能說，而且說出來都一樣，諒必是眞不假。

「十里蓮花湖」是個小鎭，地處三不管，好幾條路都通這兒，是往來所必經，來往的人多，品流也極雜，百來戶人家，一不靠打獵，二不靠種莊稼，掙的全是外來的錢。

所以，「十里蓮花湖」這百來戶人家，有三分之一是開客棧的，三分之一是開酒樓茶館兒的，剩下的，就全是賭坊，娼

館兒了。

所以，「十里蓮花湖」地兒不大，住戶也不多，可是這比附近幾個縣城都熱鬧，都繁榮，只要是「十里蓮花湖」的住戶，掏出來的都是大把大把的白花花大洋。

「勝記車行」的車馬，一進「十里蓮花湖」，快得像箭頭兒似的，直馳南街「四海老店」。

「四海老店」，在「十里蓮花湖」扳着指頭數，只這麼一家，招牌掛的是客棧，可卻兼營酒樓，茶館兒，還有賭場，可就不沾色，不沾花兒草。

許是「四海老店」的常客，門口站着的夥計，老遠瞧見「勝記車行」的車馬，眼都瞪圓了，一面高聲：「開院門兒，勝家人來了。」

從「四海老店」裏一陣風般捲出另一個伙計，扭頭奔進了旁邊的胡同，往裏去不遠，院牆上有兩扇門，寬窄足容馬車進去，夥計掏鑰匙開鎖，推開兩扇門，門裏地上有幾片落葉，他還忙用脚掃了掃，這裏剛忙完，那裏「勝記車行」的車馬馳到，夥計陪笑哈腰擺手：「五爺，您請。」

車轅上趕車小鬍子，露出了難得的一絲笑容：「二虎子，你眞行，回頭少不了你的。」

夥計眉飛色舞，一哈腰，腦門兒差點兒碰着了膝蓋，「謝謝五爺。」

車馬，就在夥計哈腰的時候，鞭聲脆响，馳進了院子，夥計連忙關上門跟了進去。

好大的一個院子，三邊是客房，只有往前，左右兩條窄走道兒，還臨着一排窗戶，窗戶雖關閉着，可是薄薄的窗戶紙關不住窗戶裏頭的喧嚷，熱鬧，吆五喝六，外帶摔牌，擲骰子聲，震得窗戶紙「噗嗟」，「噗嗟」直响。

趕車小鬍子皺皺眉跳下車轅，不經意地往那排窗戶看了一眼。

夥計慌忙趨前陪笑道，「五爺，老規矩。」

趕車小鬍子兩眼盯着窗戶：「老規矩，這進院子全包下了，附帶一條，招呼那邊兒要錢的朋友們一聲，天兒不算熱，少開窗戶，要不然留神腦門兒嵌黑子兒，開紅花兒。」

天兒不算熱?不是他寒暑不侵，就是他麻木不仁，正三伏天兒，能烤出人的油來，什麼天兒才算熱。

夥計只有陪笑哈腰的份兒：「是，是，您放心，一定招呼到，其實，您『勝記車行』的車馬住進來了，帶上小號門兒的朋友，那一個不懂規矩，我給您幾位準備茶水去。」

深深一哈腰，他走了，往通前頭的窄走道兒去了。

小鬍子轉眼望四名壯漢：「地頭兒到了，担子放下了，請爺出來透透氣吧。」

恭應聲好，四名壯漢掀開車後篷簾，兩個一躍進了車裏，一名先揮指敲了敲棺材蓋。「趙爺，地頭兒到了。」

接着四隻蒲掌般大巴掌，各抓棺材蓋一邊，猛一掀，棺材蓋掀起來了，棺材裏六邊都貼着紫紅色的絨布，挺舒服的，但是，却是空的。

當時，兩名壯漢直了眼，眼珠子都要脫眶而出，齊叫道：「五爺，你快——」

小鬍子一怔：「怎麼，悶過去了?」話聲中，人像一陣風上了馬車，只一眼，他也怔住了：「這，這——人呢。」

「不知道啊。」

小鬍子臉上這才變了顏色，抬手一拍「砰」一聲，棺材蓋從兩個壯漢手中震落，又蓋上了，他帶着兩個壯漢跳下了車，瞪着車下另兩名壯漢：「你們在一路上靠後，發覺什麼沒有?」

「沒有啊，五爺，一點兒什麼都沒有呀。」

小鬍子臉都青了：「那麼，裝車是我親自裝的車，一口氣跑了一天，停都沒停一下，人那兒去了。」

四名壯漢你看我，我看你，誰也說不出話來，本來是，誰知道人那兒去了。

小鬍子臉色轉煞白：「勝記車行丟不起這個人，栽不起這個筋斗——」

眞的，勝記車行那出過這種事兒。

「這一回，破例先收了人五百大洋，人家費盡心思的巧安排，指名要走『龍打滾兒』，只要能平安抵達『十里蓮花湖』，咱們便算事了，咱們保的是人家的平安，人家一條命，如今——我不能讓勝家的招牌砸在我手裏，正好現成的一口棺材運我回去。」

話落，手探腰，沒見他手揚動，就那麼一摸，一把雪亮的「掌心雷」已抓在手裏，疾快往上抬手的時候，已上了紅膛，然後，鎗管抵住了「太陽穴」。

小鬍子手法熟練而快，四名壯漢連驚喊都沒來得及出聲。

而就在只差那一扣的刹那間，從前頭那排窗戶的那一邊，透過窗戶紙傳過來一聲輕哼：「好出息。」

不知怎麼地，小鬍子抓槍的手腕子一震，那把雪亮的「掌心雷」竟滑手掉下來了。

小鬍子也好身手，一驚之後，左手疾抄，竟讓他把那把小巧玲瓏的掌心雷抄住了。

翻腕看右手腕，緊挨腕脈的地方，黃豆大小紅腫一塊。

一名壯漢眼尖，突然彎腰從地上拾起一樣東西，遞到小鬍子眼前。

赫然是一顆骰子。

小鬍子抬頭緊盯那排窗戶，兩眼裏奇光暴射。

站立處到那排窗戶，五，六丈遠近，正中一扇窗戶的窗戶紙，破了個小洞，破紙迎風，正在抖動。

小鬍子冷然一句：「留下兩個。」

左手把掌心雷往懷裏一揣，帶着兩名壯漢往前去了，走得飛快。

留下的兩個，四隻環眼緊盯着那排窗戶，兩隻蒲扇般大巴掌，摸着紅綾子盡頭，露出衣裳外的黝黑鎗把兒。

隔着一排窗戶，是間賭場，相當大的賭場，幾十張桌子，一屋子的人，烟氣瀰漫中，盡是一個個的黑腦袋。

牌九、骰子、押寶——凡是桌面上該有的，那是應有盡有。

每張方桌旁邊，還有個矮几，上頭放的是烟、茶、盡喝盡吸，分文不要。

癮不在這兩樣的，不要緊，裏頭有個

小套間，垂着布簾子，裏頭有床，烟燈，烟槍全套的準備好了，仍然是免費供應。

四海老店生意做的大，手面就有這麼大。

幾十張桌外頭，成一圈地，隔不遠就是個壯漢子，抱胳膊站着，臉上沒一點表情。

正熱鬧，門口疾閃轉進三個人來，一前二後，正是小鬍子帶兩個壯漢。

小鬍子站在門裏，二壯漢一左一右緊貼身後，半截鐵塔似的個頭兒，把門全擋住了，屋裏的光綫都爲之一暗。

賭興正濃的，渾然不覺。

可是有人看見了，把賭場的一個壯漢脚下剛要動。

小鬍子開了口，話聲震人耳鼓!「諸位，請歇歇手。」

就這麼一聲，滿屋子的烟霧爲之一散，全停下了，幾百對目光，一起投射過來了。

小鬍子抬眼一掃，舉手抱拳：「在下勝記車行勝奎，剛才蒙這兒的一位朋友義伸援手，勝奎特來拜見，請那位朋友站出來說話。」

全場鴉雀無聲，你看我，我看你，沒一個吭聲。

小鬍子勝奎嘴裏說着話，兩眼直綫緊盯，靠裏，一排六張方桌，每張桌正中，放着個大海碗，碗邊一圈都是白花花的大洋。

六張方桌，六張都挨近窗戶，可是只有中間兩張，離窗戶上那個破洞最近。

兩張桌旁十來個賭客，實在看不出那個扎眼的。

就在這時候，近窗的兩張桌，靠左一張有名賭客忽然叫了起來：「咦，骰子少了一顆!」

小鬍子神色剛動，舉步就要走過去。

那張桌上，背向着窗戶的一名賭客，伸手往大海碗裏一抓，又一攤手，突然道：「十塊大頭就把你老哥輸眼花了，你看看這是幾顆?」

那名賭客先是一怔，繼而窘笑抓頭。

「我看錯了，我看錯了。」

抓骰子的那名賭客，手一翻，骰子掉進了大海碗裏，叮噹一陣腕响，隨即又歸於寂然。

小鬍子勝奎打量抓骰子賭客廿來歲，白淨臉蛋兒，長眉明目，沒什麼出奇扎眼的地方，穿也不怎麼樣，只是領口開着，歪戴一頂呢帽，嘴角還叼着一口烟捲兒，十足的混混一流。

看不出什麼歸看不出什麼，勝奎是個明眼子，招子够亮，他明白，碗裏有幾顆骰子，不可能會看花眼，準是那個像混混兒的玩個手法，而且是相當快的手法。

他要走過去，脚下還沒動，背後刮來一陣風，留在那邊的兩名壯漢裏的一個奔了過來，附耳低低幾句。

小鬍子勝奎一怔，什麼都沒再說，扭頭帶着三名壯漢走了。

只迷上要錢，天塌下來也不會管，賭場裏馬上又熱鬧起來了，又是一片能掀屋頂的喧嚷。

只有那個像混混兒的，從嘴角取下烟捲兒，往地上一扔，一踢，站起身往外走了。」

勝奎帶着三名壯漢奔回了院子，院裏除了一名壯漢外，還多了個人，是個比勝奎大幾歲的英武漢子，絡腮鬍刮得乾淨，臉上發青的一圈。

跟着勝奎的兩名壯漢老遠就躬了身。「三爺。」

勝奎急迎上去道：「三哥，你怎麼來了?」

英武漢子臉色凝重，像半天空濃積了烏雲：「姓趙的出事，你還不知道?」

勝奎滿臉愧色：「我知道人丟了。」

「只是丟了倒好了，老哈河閘口下浮起了一具屍體，身上全是刀傷，臉整個讓毀了，有人認出是姓趙的。」

勝奎像挨了晴天裏的一個霹靂，楞了半天才定過神，一把抓住了英武漢子。「三哥，沒錯?眞是他?」

英武漢子道：「就等着你去認了。」

勝奎既驚又急道：「走!」

× × ×

上燈的時候，勝奎跟英武漢子帶着四名壯漢，趕到了「老哈河」閘口。

岸旁已經挑起了兩盞汽燈，把周遭十丈內，照得白天似的。

十丈外圍滿了人。

十丈內站着三個人，一個近四十的漢子，帶着兩個壯漢，地上躺着個人，身上蓋着一塊草蓆，附近都是水漬。

勝奎頭一個趕過去，伸手掀開了草蓆，地上那個人，穿着挺講究，矮胖身材，海青色長袍，黑底團花馬褂兒，胸前露出一段金鍊子，那是懷錶。

身上東一個血洞，西一個血洞，因爲是從水裏撈出來的，雖然不是血肉模糊，但還冒着血水，整張臉翻着一道道泛白的刀口子，縱橫交錯，沒一塊完整，根本就看不出面目來了。

勝奎混身一陣抖動，猛然俯下了頭。

近四十的漢子叫道：「老五!」

勝奎抬起了頭，兩眼都紅了，嘴唇抖了幾抖，才啞着聲說出了話：「沒錯，二哥，是他!」

近四十的漢子身上震動了一下：「怎麼回事，老五。」

「說了你不信，連我自己都不信，我根本不知道怎麼回事。」

「怎麼說，你——」

「二哥，今天早上是我親眼看着他躺了進去，我親自裝的車，經過了『龍打滾兒』，到了『十里蓮花湖』，棺材空了，人不見了——」

「那是路上——」

「一路上沒有一點動靜，除非我們五個是死人，這簡直就不可能。」

「我也知道不可能，就因爲你功夫够，經驗足，歷練够，所以大哥才派了你，我也知道不可能，可是——」

近四十漢子沒說下去。

不用他說，誰都明白，再不可能，姓趙的如今躺在眼前，活人變成了死屍，這總是鐵一般的事實。

勝奎沒說話，他能說什麼?

英武漢子道：「他知道自己有殺身之禍，所以他找咱們保他走這一條路，到『十里蓮花湖』，他自己的巧安排，他挑的

『龍打滾兒』，不能說他想的，做的不够週到，可是，他居然還是沒能逃過。」

勝奎叫道：「是誰，是那一條路上的，誰能有這麼好的身手？」

他問他的，沒人答話，因爲照這樣情形看，恐怕除了姓趙的自己外，沒人知道是誰殺了他。

近四十漢子道：「他找上咱們的時候，是一個人，不知道他有什麼樣朋友啊，不會有人找上咱們的門，可是『勝記車行』栽不起這種跟斗，對他，咱們一定得有個交待。」

勝奎猛地怪叫一聲，他又摸出了「掌心雷」。

近四十漢子眼够明，手够快，左手抓住了勝奎的右腕，右手一把套過了「掌心雷」，厲聲道：「你這算什麼男子漢，這樣一了就能百了，你押的車，你自己給人家一個交待。」

勝奎低下了頭，身子抖得厲害。

近四十漢子把「掌心雷」往懷裏一揣，喝了一聲，「抬回去。」

轉眼間，屍首抬走了，燈也摘了，看熱鬧的人當然也散了。

只有一個人坐在那兒沒有走，「十里蓮花湖」，「四海老店」賭場裏，那個像混混似的人。

× × ×

燈火輝煌。

一盞一盞的大汽燈，把「四海老店」這個不算小的茶館兒，照耀得眞比白天還亮。

絲竹盈耳。

四海老店這個茶館兒裏，不只是乾喝茶，還有賣唱的，大鼓，小曲兒，蓮花落，清唱的京戲，想聽什麼有什麼，別的不說，一早那清唱京戲的那幾個妞兒，生白淨末丑，文武崑亂不檔，唱的那幾齣，雖然比不上當年內廷供奉的名角，那韻味兒硬有幾分神似，有一個據說還跟「譚叫天」學過戲呢。

這當兒來喝茶的，什麼樣兒的人都有，有騰於雲霄，張牙舞爪的龍，也有藏在地上草叢裏，伺機會咬人一口的蛇，有「十里蓮花湖」本地，也有來往的客商，江湖豪雄，在「十里蓮花湖」投店宿夜的。

整個茶館兒，幾十張座頭，老老少少，一邊喝茶，磕瓜子，剝花生，一邊享耳福，聽得如醉如痴，有幾個老頭兒，還正閉着眼擺頭擺腦的打板呢。

整個茶館兒，只有三個人沒在聽，這三個，臉色凝重，正在商量大事。

這三個，坐在角落裏一副座頭，三個大男人，可是三個大男人裏有一個像煞了女人。

三個大男人裏，有一個就是那個混混兒。

坐在混混兒對面的那一個，像個有錢人家的闊少，廿來歲，白白淨淨，長得挺俊，還帶幾分英氣，穿一身長袍馬褂兒，金鍊錶，象牙烟嘴兒，頭髮梳得整齊光亮，一頂呢帽擱在右手邊。

就在擱呢帽的這一邊，也就是混混兒的左手邊，坐的是個廿上下小伙子，就是他像煞了女人，也穿一身長袍馬褂兒，矮矮小小的個子，柳眉杏眼胭脂腮，要多美有多美，要多嫵媚有多嫵媚，吹彈欲破的小臉蛋兒，白裏透紅，一笑準有個酒渦，可惜他沒笑。

要是只另兩個坐在一起，要多相襯有多相襯，可惜加上這麼一個敞着領口，歪戴帽，斜瞪眼兒的混混兒。

這個混混兒，像是另兩個的跟班，保鏢一流，他應該站在一邊兒侍候着，可是偏他大馬金刀的跟另兩個對坐着。

這當兒，是那廿來歲，長得英武的跟混混兒說着話，像煞了女人的那位，剝着花生，嗑着瓜子兒，那雙小手，嬌嫩白皙，根根似玉。

只聽那廿來歲，長得英武的道：「就是這麼回事兒？」

混混兒微點頭：「是的，大哥，就是這麼回事兒！」

「你想管？」

「我是這麼想。」

像煞女人那位突然說了話，話聲很低，可是很好聽：「人家可是既沒來請咱們，也沒來求咱們。」

混混兒臉上沒有一點表情：「我這脾氣跟大哥一樣，想管的，該管的，不用人請，不用人來求，不管想的，不該管的，就是跪在地上給我磕破頭也沒用。」

「呃！」像煞女人那位翻了混混兒一眼，一雙眸子不但美，而且黑白分明：「你跟勝家投了緣了？」

「雖然敬重勝家兒郞個個是條漢子，可未必投緣。」

「那就扯不上想管，該管。」

「妳錯了。」

「未必，勝家兒郎既是個個好樣兒，人家自己管得了，不見得稀罕你插手。」

「不是我吹，這檔事兒連我都覺得扎手，光靠勝家，絕管不了。」

「自大一點唸個臭字，你知道『勝』字兒怎麼寫嗎？」

「別跟我逗，我沒有一回比這回更正經。」

像煞女人那位不愛聽了，圓圓的杏眼一瞪：「誰跟你逗了，是你自己找大哥跟我來商量的。」

混混兒淡然道：「妳又錯了，我是找大哥商量，不是找妳。」

像煞女人那位，吹彈欲破，比一般姑娘家還嬌嫩的那張俊臉兒，突然變色，玉似的手一推面前茶杯就要發作。

長像英武的那位，伸手按住了茶杯：「別，人家這茶杯雖然不是景德鎮出的，可也是花錢買來的。」

像煞女人那位腮帮子一鼓：「你聽聽他，跟吃了鎗藥似，你就不管管他。」

長像英武那位倏然一笑，露出好白好整齊的一口牙：「算了，咱們倆近嘛。」

像煞了女人那張臉倏地一紅，燙得三分欲滴的嬌羞，更像個姑娘家，聽她嗔道：「討厭。」

討厭歸討厭，可是火兒消了，氣也沒了。

長像英武那位，轉眼望混混兒：「你眞要管？」

混混兒口氣平淡，可是表情嚴厲：「大哥應該看得出。一是『勝記車行』砸了招牌，這方圓幾百里內，還有誰鎮得住狐

鼠蟲蛇，倒霉的是百姓。」

長像英武那位剝了些花生，不經意地說：「你看得很清楚，可是你少看了一點，屍首在『老哈河』閘口下被撈起，『老哈河』是西霸天的地盤兒，想排解這兩家的火併，不容易。」

混混兒驟然一驚，剛拿起來的一顆花生，又掉在了桌子上：「這一點我倒沒想到。」

像煞女人那位一皺小鼻子，輕哼了一聲：「跟大哥比，還差得遠。」

混混兒沒作聲，因爲這句話他服，打心眼兒裏服。

長像英武那位接着又問道：「你還要管？」

混混兒剎時一臉的堅毅，猛點頭。「管，勝家跟西霸天要是起了火併，倒霉的是百姓，得利的另有別人，我管定了，把命丟了都值得。」

「一個人管？」

「一個人管。」

「好，我帶小妹到省城去，躲遠點兒吧。」

長像英武那位推杯而起。

像煞女人那位跟着站起，順手替長像英武的那位拿起了呢帽，他，果然是位喬裝改扮的姑娘。

混混兒也站了起來。

長像英武的那位看了看混混兒：「但願你有三頭六臂九條命。」

接過喬裝改扮姑娘遞過來的呢帽，往頭上一戴，轉身要走。

不知道從那兒歪歪斜斜，跌跌撞撞走過來粗壯漢子，臉通紅，兩眼佈滿了血絲，混身的酒氣，可是臉上帶着笑，邪笑：「小兔蛋兒，大爺正一肚子火兒，你帶爺消消火兒吧。」

這可是天大的錯，把「姑娘」當成了「相公」。

他伸出毛茸茸的大手，要摸人家姑娘的嫩臉蛋兒。

那位西貝爺們兒一抬手，硬把這麼粗壯漢子震退了兩三步，粗壯漢子剛一怔，她輕描淡寫一句：「找後頭那位吧，他對路。」

西貝爺們兒跟長像英武那位走了，走得不算快，可是一眨眼間都到了茶館門口了。

粗壯漢子轉眼盯上了混混兒，咧咀一笑：「你對路，行，我是飢不擇食，湊和了。」

他張開雙手向着混混兒過去了。

混混兒的手抬了兩抬，粗壯大漢沒吭一聲就爬在了桌，不動了。

茶館兒裏這麼多人，有龍有蛇，不乏練家子，不乏妙手，可是誰都沒看清混混兒是怎麼出的手。

茶館兒剎時靜住了。

就在這鴉雀無聲的當兒，混混兒扭頭走了！

× × ×

「勝記車行」共是三進院子，臨大街是門面，掛得老高的招牌，黑底金字，金字筆力雄渾，龍飛鳳舞，據說是交遊廣闊的勝老爺子，早年親備四色禮品，請一位前清名家寫的，至於這位前清名家究竟是那一位，就不得而知了。

第二進，是個大院落，一邊兒是馬廐，一邊擺放着車輛，馬廐邊上還有間屋，裏頭堆放着成包的黃豆跟成堆的草料。

第二進院子旁邊，還有個跨院，那是供行裏的兄弟們住的，那些所謂的兄弟，也就是早年的鏢師跟趟子手，幾十口子住一個跨院，那是相當的寬敞。

第三進院子，住家，是勝家人住的，弟兄們沒要緊事兒，絕不輕易進這個院子，就是有什麼急要大事，也都會經過通報轉達，因爲勝家有女眷。

偌大一個勝家，女眷只有兩位，大爺勝雄的媳婦勝大奶奶，還有就是勝家弟兄的小妹勝如蘭。

勝大奶奶出身名門，有名的精明能幹，把勝記車行內外治理得井井有條，較諸紅樓夢裏賈府的鳳妹子王熙鳳毫不遜色，人家可沒鳳妹子那般子辣，不讓鬚眉的担當跟胆識，可却是王熙鳳難望項背的。

勝家姑奶奶勝如蘭，出了名的大美人兒，在勝家人裏，可也是最柔弱的一個，典型個黛玉姑娘，可是人家滿腹的妙文才，詩、詞、歌、賦、琴、棋、書、畫無一不精，尤其，人家做得一手好女紅，那一樣拿出來，都是襯飾工絕讓人愛不釋手。

多少人求，求女紅，求人，求女紅，偶而還送出一兩件，求人，從來沒一個人家看上眼的，勝家上自納福的老爺子，下至勝家幾弟兄，誰都知道這位姑娘的脾氣，沒一個敢免强她，也沒一個敢再當她面兒提。

這當兒已經是初更了，三進院子的大廳裏，燈火通明，在座的有大爺夫婦，勝雄跟大奶奶，六位爺，依次是飛、威、武、奎、龍、驥，一個個臉色凝重，愁聚眉鋒。

姑娘如蘭不在，她從不過問這裏事兒，七位兄長也不讓她，生怕吓着她。

只是大爺勝雄烱烱有神的兩眼，在盯着五爺勝奎。「就這麼把人丟了？」

五爺勝奎兩眼發紅，虛脫也似的點了點頭。「是的，大哥。」

大爺勝雄轉望二爺勝飛。「屍首是誰發現的，怎麼發現的。」

二爺勝飛道：「老哈河閘口下有人釣魚，把屍首給釣起來，就這麼發現的。」

三爺勝威道：「釣魚的倒帮了大忙，要不然至少兩三天以後才能浮得出來。」

勝雄猛吸了一口氣：「勝家自於當年的鏢局到如今，從來沒出過這麼大差錯，從來沒栽過這麼大跟頭。」

五爺勝奎站了起來：「大哥，人是從我手裏丟的，我負責給死者一個交待，要不然我對車行負責。」

大爺勝雄搖搖頭，示意五爺坐下。「老五，沒人怪你，幹咱們這行的，當的是風險，過的是刀頭舐血日子，誰也不能担保永不出差錯，事情已經到了這地步，要緊的是查出人是怎麼丟的，是誰跟咱們過不去，下這種毒手。」

大爺的話說到這兒，沒人答腔，也難怪，能說什麼？要知道不就多好了。

二爺勝飛一偏頭道：「要說，這檔子事也眞够玄的……」

大奶奶哭道：「以我看沒什麼玄。」

大奶奶這話一出，可眞是語驚四座，大夥兒都爲之一怔。

二爺勝飛忙道：「大嫂……」

大奶奶平靜的說：「人是在龍打滾兒丟的。」

大夥兒又一怔。

五爺勝奎忙道：「大嫂，妳怎麼知道的？」

「很簡單，」大奶奶道：「龍打滾兒這條道，是絕佳的隱蔽處所，可也是絕佳的下手處所，滿天的黃塵像下大霧，人家大不容易看見你們，可是一樣，你們也不容易看見人家！」

大夥兒還是怔了一怔。

三爺勝威頭一個點了頭。「這倒是，大嫂眞是一語驚醒夢中人。」

五爺勝奎道：「可是有我帶着佟青他們四個押車。」

大奶奶道：「五兄弟，大嫂我不是怪你，除非姓趙的自己溜下了馬車，你認爲他會嗎？」

五爺勝奎答得毫不猶豫：「不會，要不然他也不會指明要走『龍打滾兒』，自作巧安排，躺在一口棺材裏了。」

「這是了，另一個可能，那就是有人上了車，把姓趙的弄了去，而事實證明，確是這麼回事。」

「大嫂，不說佟青他們四個，單說我，我離得遠還有得說，我就坐在車轅上，身後車裏有什麼動靜瞞得過我，我不信有這種高手。」

「五兄弟，姓趙的到底讓人神不知，鬼不覺的弄了去，挨亂刀沉屍老哈河閘口下，要是不是恰巧有人在那兒釣魚，把他釣了上來，姓趙的人不見了，到現在怕你還是不知道是怎麼回事兒呢，是不？」

五爺勝奎啞口無言，大奶奶說得沒錯，事實俱在，鐵似的擺在眼前，他還能說什麼，他只有心如刀割，氣似火燒，只差一口鮮血沒噴出口。

大爺勝雄沒說話。

其他幾位爺也都沒開口，不是沒人帮五爺說話，而是多年來的作爲讓人看得清楚，誰都服這位大奶奶。

「人外有人，天外有天，一山還有一山高，這話不錯，早年江湖道上是這樣，而如今，也證明確有比咱們勝家人能耐大的高人在。」

二爺勝飛忍不住問了一句：「可是，大嫂，究竟是那一路的高人呢，跟咱們勝家有什麼深仇大恨呢？」

「未必是跟咱們勝家有深仇大恨，姓趙的單鎗匹馬，神秘兮兮找上咱們，指明要走『龍打滾兒』，自己作好安排，當初他沒明說是爲什麼，現在咱們知道，他躲的就是這個，可惜他沒能躲過。」

五爺勝奎砰然一聲拍了茶几，濺得茶杯一跳，茶都濺出來了，他兩眼更紅，額上都現了青筋，「是誰——」

「是誰。」大奶奶動人的香唇隱現一絲冷笑，「老哈河一帶，是西霸天的地盤兒，有人從閘下釣起一具挨了亂刀的屍首，勝家人抬走了屍首，怪的是他那邊兒一點動靜都沒有。」

這話聽得勝家七兄弟陡然一驚。

大爺勝雄忙道：「妳是說——」

大奶奶冷然一笑。「我一個婦道，說話算不了什麼數，你們幾個當家的爺們兒，自己去猜猜吧。」

大爺勝雄忙說道：「這話可不能夠亂說。」

「我本就說，我一個婦道，說話算不了什麼數兒嘛。」

四爺勝武猛然躍起了身，大聲叫道：「什麼算數兒不算數兒，分明就是這麼回事兒。」

大爺勝雄沉喝道：「老四。」

「大哥——」

「西霸天跟咱們勝家沒仇沒怨也沒過節。」

大奶奶道：「西霸天跟咱們勝家，是沒仇沒怨沒過節，可是你怎麼知道，姓趙的有沒有虧欠西霸天什麼？」

大爺勝雄一怔。

四爺勝武大叫：「對，錯不了，一定是西霸天。」

大爺勝雄站了起來。「老四，你瘋了，你可知道，一旦咱們找上了西霸天，不管姓趙的是不是他們做的，會是個什麼樣的局面，什麼樣的後果。」

四爺勝武道：「大哥你會想，可是他們都能不顧咱們，咱們又何必顧他們。」

大奶奶也站了起來。「你要是顧這顧那，只有一個辦法，讓五兄弟自己跟姓趙的有個交待去。」

大爺勝雄臉色一變，怔住了。

三爺勝威也說了話。「大哥，老哈河是西霸天的地盤兒，咱們上門去問問，或者說請他們伸把援手，這樣不要緊！」

竟然沒有人再說話，可是六位爺都直楞楞的望着大爺勝雄，顯然是就等他一句話。

大爺勝雄這兒正感爲難。

車行的管事匆忙的進來了，躬身一禮道：「大爺，偵緝隊有人要見你。」

大夥兒微怔。

大爺勝雄道：「偵緝隊？」

四爺勝武煩躁一搖頭，「這會兒誰有閒工夫陪他們，不見。」

車行管事恭應一聲，可是兩眼還盯着大爺等回話。

大爺勝雄皺了皺眉。「他們是無事不登三寶殿，既然是有事，不見他們不好，請他們進來吧。」

「是，」車行管事恭聲以應，哈個腰走了。

大爺勝雄向着大奶奶道：「妳迴避一下。」

大奶奶沒作聲，轉身進裏去了。

大爺勝雄目光一掃六兄弟，「不管怎樣，姓趙的事，他們不問，咱們不提。」

大爺勝雄剛交待完，車行管事帶着一前二後三個人進來了。

這三個，前頭那位，頭戴呢帽，身穿長袍，倒有幾分斯文像，可是一張馬臉相當陰鷙。

後兩個，黑褲掛兒，歪扣呢帽，一身短打裝扮，腰間鼓鼓的，一看就知道藏着傢伙。

到底是吃公事飯的，這三個，混身上下，沒有一個地方不透着吃公事飯的省氣跟神氣，還有那股子特有的傲氣！

一進門，穿長袍的那個翻翻眼就問：「誰是勝雄。」

大爺勝雄一抱拳，道：「在下勝雄，請教——」

穿長袍的可不懂什麼禮貌，什麼客氣，邁步往大爺身邊走過，大馬金刀的居中一坐，那兩個跟過去就站在身後。

勝家七兄弟，有六個臉上變了色。

大爺勝雄忙施眼色，把六位爺的怒火暫時壓了下去。

大爺勝雄轉過身，還沒說話。

穿長袍的坐在那兒大剌剌的說了話。「我是縣城偵緝隊的秦隊長。」

大爺勝雄又一抱拳：「呃，原來是秦隊長，失敬。」

「不用客氣，我跑這麼遠路，到你們車行來，不是爲來聽你的客氣話的——」

四爺勝武上前一步。「秦隊長。」

大爺勝雄抬手一攔。「老四，辦你的事兒去吧。」

他讓四爺出去。

四爺沒去，似乎秦隊長也沒在意，翻了翻眼，道：「聽說老哈河出了人命。」

四爺道：「『老哈河』是西霸天的地盤兒。」

大爺要攔沒來得及。

怪的是秦隊長仍然沒在意。「可是聽說屍首是你們『勝記車行』拾回來了。」

大爺勝雄忙道：「是的。」

「老哈河既是別人家的地盤兒，爲什麼你們把屍首抬了回來。」

「人是我們『勝記車行』的。」

「呃呃，那是說，死的是你們勝記車行的人？」

「是的。」

「這就不對了，我怎麼聽說，死的是你們車行護送的一個客人。」

秦隊長聽說的不少。

大爺勝雄沒辦法不承認。「他是個客人。」

「那你爲什麼說是你車行的人。」

「在我們來說，既經護送的客人，跟我們車行的自己人沒什麼兩樣。」

秦隊長點了點頭，陰陰地道：「勝記車行做生意這信義兩個字，我是久仰，只是，你們爲什麼不報案。」

「秦隊長，這是我們『車行』裏的人呀。」

秦隊長猛然直了一下腰。「你以爲這會兒是什麼朝代，什麼年頭兒，你們這是車行，不是前清的鏢局，鬧這種人命要都是你們自己的事兒，那我們偵緝隊是幹什麼吃的。」

官腔十足，但理、法他佔足了。

大爺勝雄不得不低頭。「是我們疏忽，不過秦隊長你放心，這件命案我們車行一定負責查個水落石出，把兇手送交偵緝隊偵辦。」

「這話可是你說的。」

「你放心，我是勝家的人，說話沒有不算數的。」

秦隊長往後一靠，讓自己坐的舒服些，吁了口氣，道：「那最好，現有願意辦事的人。我們偵緝隊樂得請個現成。」

大爺勝雄心裏也爲之一鬆。

秦隊長接着又道，「那這檔子事擱一邊兒，我就談正題了，我的頂頭上司，軍警聯合執法處有位幹員，前不久上你們，坐了你們的車上別處執行個秘密任務，你們把他平安送到地頭兒了嗎？」

這話聽得七位爺都一怔。

大爺勝雄忙道：「你怎麼說，有位軍警聯合執法處的，坐我們的車——」

「不錯，我的頂頭上司，執行秘密任務。」

「秦隊長，你沒有弄錯吧。」

「不會錯，處裏是這麼通知我們偵緝隊的，姓趙，上他『十里蓮花湖』去，有沒有這麼個人。」

大爺勝雄像突然挨了個晴天霹靂，一時沒能說出話。

其他六位爺的六顆心，也剎時沉到了底，都覺得身子發虛，幾乎站不住脚。

「怎麼了，」秦隊長翻着兩眼，看了看七位爺，「到底有沒有這麼個人。」

大爺勝雄定過了神，虛弱地一點頭，話聲只有自己聽得見：「有。」

「我說嘛，處裏的通知，還會錯，人呢，你們有沒有把他平安送到，十里蓮花湖。」

「秦隊長。」大爺勝雄極力使自己平靜，可是他的表情跟話聲，還是帶着異樣，「死的那個人，就是你說的那位。」

「怎麼說，」秦隊長胸口像捱了一拳，屁股像被針打了一下，猛然跳了起來，失聲尖叫：「死的那個就是，屍首呢？」

「在後頭，已經入殮了。」

「快帶我去看。」

秦隊長一把拉住了大爺勝雄。

飛、威、武、奎、龍、騏六位爺臉上變了色，三爺勝威猛地上前一步。「秦隊長，用不着拉拉扯扯，勝家七兄弟，一個也跑不出，就算全跑了，勝家近百年的基業在這兒，你怕什麼？」

秦隊長冷笑一聲道：「勝家近百年的基業，在我眼裏不值一文錢，我的頂頭上司坐你勝記車行的車丟了性命，我要的是人，拉住一個我心裏踏實些。」

秦隊長這話等於是火上澆油，勝家人那聽過這種話，飛、威、武、奎、龍、騏六位爺就要往前上。

緊跟在秦隊長身後那兩個，抬手摸了腰。

大爺勝雄及時瞠目厲喝道：「往後站，勝家是近百年的金字招牌，這塊招牌是憑本事，憑信義換來的，上頭沾滿了祖宗的血汗，就算勝家人都死光了，也不許有一點玷污。」

六位爺先是悚然一驚，然後神情一肅，往後退去。

大爺勝雄轉臉又向秦隊長。「秦隊長，你拉緊了我。」急步往外就走。

秦隊長緊跟身，旁那隻手還是抓得緊緊的　那兩個，斜着身傍在一左一右，四隻眼還緊緊監視着後頭。後頭，當然是飛、威、武、奎、龍、騏六位爺。

× × ×

在後院，有一間柴房，好大的一間柴房。

如今，柴房騰出一隅，一具棺木就停放在兩條長板櫈上，那口棺木，也正是馬車載運的那一口。

（未完）



楚留香新傳

古龍·文
培新·圖

玉劍傳奇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江湖上有「絕命女」之稱的詩詩，她殺人的只有一招「摘心攖喉」。這一晚，她隱伏在屋簷上，伺機殺人，果然，一個年青書生被她殺了，陳屍在庭院中。不久，一個手執鐵鏟的少女——陸姑娘，走到屍旁，惋惜於死者雖飽讀經書，却為貪意外之財而死於非命。於是她揮動鐵鏟掘土，準備埋葬這個可憐的書生。正在她動工時，剛才應召而來的「烏師」走出院中，見此情景，反而取笑她，可是她不理，鐵鏟揮動下，已掘了一個埋屍的地洞……

好心遭雷殛　救人反害己

烏師先生帮她將屍體放下地洞，接過鐵鏟覆上了泥土，就將這個書生草草埋葬。人！

生存很難，可是死却極易。

因此，每個人祇知道自己的生日，而不知道自己的死期。

如果上蒼讓每個人都知道他們死期的話，那麼每一個都不能活到死期。

所以祇能知道生日，而不能預知死期。

書生之死，就是他不知道這一千兩紋銀，送了他的終，在他臨死前的一剎那也不知道，即使他知道，他也不會相信，因為這張一千兩紋銀的銀票還在他囊中，分明取他性命的人，並不是謀財害命。

不過令人詫異的是，殺死書生之人，究竟為了什麼？

殺死一隻螞蟻，也有小小理由，何況殺死一個人！

×　×　×

天下之大，無奇不有。

奇怪的事，即使你活到一百二十八歲，也見不完。

就拿這富貴客棧的伙計小六子來說。

他在這家客棧中幹了這麼多年，可以說什麼人都見過了，什麼事都遇着過了，就算十五年前，當自己年輕的時候，暗戀隔隣衣舖的朱二娘。

說起朱二娘，小六子可樂了，二娘那年三十一歲，長得體態婀娜，容貌標緻，她是衣舖朱老板的續弦，而朱老板每年總得出門兩次，去採購綢緞布匹。

那年，當朱老板出門後的第二天晚上，小六子正在他後院那間小房入睡，突然被窩中多出了一個既滑又嫩的嬌軀。

小六子到現在非但終身不能遺忘，而且猶有餘香。

因為這個滑嫩嫩、熱烘烘的嬌軀就是朱二娘！

小六子為了朱二娘這個意想不到的投懷送抱，不知道扭靑了自己身上多少處，由於他始終不敢置信這是事實。

可是這的確是事實！

有幾次，小六子還登堂入室！

可惜的是，不久朱二娘懷了孕，朱老板不再出門。

這一段艷遇，對小六子已告結束。

今晚。

那片烏氏兄弟打賞給小六子的金葉子，使小六子又撩起了一縷相思。

特別是朱老板的那個越來越酷肖自己的兒子。

小六子準備去銀樓打鑄一面金鎖門，一串金鈴鈪，尤其是他現在自己懷着這片金葉子的時候。

就算朱老板這個兒子不像自己，小六子也準備偷偷的送這筆禮。

何況這個小孩越來越像自己。

今晚，小六子躺在床上，越想越興奮，越想越有味道。

驀地，在他的被窩中又發現了一個既嫩又滑的胴體，滑得像一匹綢，嫩得像剛煮熟了的剝殼鷄蛋！

小六子這一驚，眞的是非同小可，他知道十幾年來，朱二娘雖然養尊處優，可是總已徐娘老去，女人那裏差得十五六年，現在躺在自己身邊這個嬌軀，絕對不會是朱二娘。

正在疑惑思索之間，身邊這個嬌軀却向小六子貼了過來。

「誰？」小六子大概已失去十七年前的年輕朝氣。

「我也姓朱。」聲音很嫩、很甜，而且很嬌，又說：「不過我不是朱二娘。」

小六子一怔，由於這段私情，根本無人知道。

「別害怕。」對方好似看透了小六子的驚慌，說：「這是你跟朱二娘之間的一段情，不關我的事，我又不會說給人家聽的。」

「你要什麼？」小六子急忙問。

「你眞奇怪。」對方似乎生了氣，輕嗔道：「半夜三更，我鑽到你的被窩中來，你還要反問我。」

假使早十七年前的話，小六子那裏會得講這些廢話，可是今非昔比，何況小六子有自知之明，因此忙不迭朝裏床縮去。

「咦，你這個人倒是奇怪得很。」對方輕笑了一下又說：「難道你以爲我是個鬼麼？」

小六子欲言又止，他知道今晚這個嬌滴滴的女子鑽進自己被窩裏來絕對不是一件好事。

「我倒忘了告訴你一件事情，」那女子說：「你跟朱二娘私生的那個孩子，眞是聰明得很，聽說他年僅十六，已經考中了秀才，說不定再過三年進京趕考，可以高中魁首。」

「你究竟要什麼？」小六子更覺驚慌地問。

「怪不得你能生出一個十六歲就考中秀才的兒子，」這個女子咭咭的笑道：「你居然猜中了我要向你要一樣東西。」

「我可以給你，祇要你不要對人家說。」小六子急忙回答。

「我要的是那兩個老年兄弟打賞給你的那片金葉子。」這少女就說。

「可以，絕對可以。」小六子忙不迭回答，一邊就把深藏在懷中的那片金葉子掏了出來，塞在那少女的手。

「謝啦。」這少女笑着又說：「人言，破財擋災，何況這片金葉子也是你垂手得來的，好吧，我且瞧在你並不貪婪的份上，姑且讓你活下去，讓你告訴那些江湖俠士，武林惡霸，能夠在我絕命女的手中猶能生存，而且與我共枕過。」

「你……你是絕命女？」小六子雖然不是江湖俠士，也非武林惡霸，可是做了這麼久的客棧伙計，什麼大人大物雖未見全，却已聽聞得清楚，絕命女三個字在正邪之間早已名馳天下，如今聽她自報姓名，又說出這番話來，眞是驚嚇得幾乎昏了過去。

「也罷。」絕命女已然躍身下床，幽幽道：「好人做到底，我且留下一個記號，使你將來有一個證據，免得你被人當作你在吹牛，也免得他人說你在說瘋話，至於這片金葉子，我自有用處，日後我會將這片金葉子的價值連本帶利給你的那位秀才兒子，我話已經說完，你好好記住。」



絕命女說畢，竟然手拉下一隻白綢衣袖，祗見她伸出右手尾指在綢袖上寫着：

「能在絕命女手下留命，唯小六子一人而已。」

這幾個字，寫得娟秀端正，竟是珠砂般的細小紅字，想必在她尾指甲內藏了珠砂。

可是絕命女又說：「這幾個紅字，普通人或許會認爲是珠砂，不過那些在江湖上薄具名聲之人，一看就知道這是我的標誌，他們就會置信你的說話並非虛言。」



絕命女說着，小六子却根本在黑暗中，不知她做些什麼？等待一陣微風拂來，窗門驀地打開，一條黑影已然逸窗竄出，小六子方始如夢初醒，急忙燃上油盞燈，却已失去了絕命女的影踪。

這隻寫着密細小字的白綢絲袖，却在窗外拂來的微風中飄幌。

小六子愕住了。

他狠狠地打了一下自己的嘴巴。很痛，這當然不是在做夢！

× × ×

薛穿心站起，箱子開了。

楚留香第一眼看見的 就是那塊已經變色發黃的純絲手帕。

那一鈎彎彎的新月仍然紅得像鮮血一樣，旁邊還多了兩行鮮紅的血字：

「楚留香多管閑事，何玉林死不瞑目。」

× × ×

何玉林就是那個替他死守在箱子上，等着他回來喝酒的朋友。

現在死在箱子裏的人並不是焦林的女兒，而是何玉林。

焦林的女兒到那裏去了？

薛穿心慢慢的蓋上箱子，用一種很同情的態度看着楚留香。

「喜歡管閑事並非壞事，能夠管閑事的人通常都是有本事的人，只不過閑事管得太多，有時候就會變得害人害己了。」

他拍了拍衣服，伸了個懶腰。

「這件閑事現在你大概已經沒法再管下去，我相信你也跟我一樣，也不知道這裏剛才究竟發生了什麼事。」薛穿心說：「如果你喜歡這口箱子，你就拿去，箱子的人也歸你，我們後會有期。」

他對楚留香笑了笑，身子已銀箭般穿出了窗戶，連一點準備的動作都沒有，就已經到了窗外的院子裏。

等他落到地上時，忽然發現楚留香的人也已經在院子裏。

薛穿心嘆了口氣：「今天我既不想陪你喝酒，也不想跟你打架，你跟住我幹什麼？」



「我只想問你，本來在箱子裏的那位姑娘是被櫻子從什麼地方刦來的？」楚留香說：「她姓什麼？叫什麼？最近住在那裏，在做什麼事？爲什麼會引起這麼多的人爭奪，甚至連遠在扶桑的忍者都想要她這個人。」

薛穿心顯得很驚訝。

「這些事你都不知道？」他問楚留香：「你連她是誰都不知道？」

「我不知道。」

「那麼你爲什麼要來管這件閑事？」

「我只不過碰巧認出了她是我一個朋友已失散了多年的女兒。」

薛穿心吃驚的看着楚留香，過了很久，才說道：「你問我的，我都可以告訴你，可是，你一定要先告訴我，你那個朋友是誰？」

「他只不過是個落拓潦倒的江湖人而已，」楚留香道：「就算我說出他的名字，你也不會知道。」

薛穿心又沉默了很久，忽然問：「你說的這個人是不是焦林？」

這次輪到楚留香吃驚了。

「你怎麼知道我說的是焦林？你也認得他？」

薛穿心笑了。

他好像也是個很喜歡笑的人，他的微笑，不管是對男人還是對女人都很有吸引力。

就在他開始微笑的時候，他銀包腰帶的環扣上已經有一蓬銀錢飛出，他的身子

也跟着撲起，以左掌反切楚留香的咽喉，以右掌猛擊楚留香的軟脅。

× × ×

這三着都是致命的殺手，幾乎都是在同一刹那間發動的。

一個人只有在對付自己勢難兩立的强仇大敵時，出手才會如此狠毒。

但是他跟楚留香並沒有這麼深的仇恨，爲什麼忽然變得非要讓楚留香死在這裏不可？

× × ×

楚留香已經倒了下去，筆筆直直的倒了下去，却沒有完全倒在地上。

就在他背脊離地還有三寸的時候，他的身子已貼地竄出。

十三枝只比繡花針大一點的銀箭都打完了，薛穿心的拳掌雙殺手也打完了。

可是楚留香也快要一頭撞在牆上。

院子不大，後面就是一道牆，他的去勢又太急，像楚留香這一類的人，當然也不會練油頭貫頂那一類死功夫，這一頭若是眞的撞到牆上，也不是好玩的。

他當然不冒眞的撞上去。

他的身體裏就好像有某種機關一樣，可以隨時發動，把他的身子彈起來，忽然間他就已坐在牆頭上了。

薛穿心忽然變得面如死灰，忽然解開了他腰帶上的環扣，從腰帶裏拔出一柄銀光閃閃的軟劍。

銀光閃動間，這柄劍已毒蛇般噬向咽喉。

他自己的咽喉。



可惜這一次他又比楚留香慢了一步，只聽「嗤」的一聲響，他的這條手臂就軟了下去。

急風破空聲響起，已經有一粒石子打在他這條手臂的關節上。

然後他就聽見楚留香在問他：

「你爲什麼要做這種事？爲什麼要死呢？」

「因爲我也想要你死，」薛穿心的聲音還是那麼冷漠，那麼驕傲！「要別人死，自己就得準備死，別人不死，自己就得死。」

「可是你的手裏還有劍，爲什麼不再試一試？」

「勝就是勝，敗就是敗，既然敗了，又何必再試？」薛穿心傲然道：「我一生縱橫江湖，享盡人間艷福，活也活够了，又何必再厚着臉皮爲自己掙命？我生平殺人無算，自己爲什麼不能死一次？」

「如果我一定要你活下去呢！」

薛穿心冷笑：「楚留香，我知道你很行，很有本事，只不過你要是眞的以爲天下沒有你辦不到的事，你就錯了，」他厲聲說：「這件事你就辦不到。」

他的右臂已經不能動了，可是他還有另外一隻手。這隻手裏居然也有件致命的武器。

一根三寸三分長的毒針。

他的左手握緊時，這根毒針就從他無名指上戴着的一個白銀戒指裏彈了出來，就像是殺人蜂的毒刺。

「楚留香，你要救人，去救別人吧，我們再見了。」

他的手一抬起，這根毒刺就已到了他的眉心前三分處。可是到了這裏之後，他的手就再也沒法子移動半分。

因爲他這隻手的脈門忽然間又被扣住。用一種極巧妙的方法扣住。

一種除了楚留香之外還沒有第二個人能瞭解其中巧妙的方法。

薛穿心吃驚的看着楚留香，全身都已弓弦般繃緊，厲聲問：「我不是你的朋友，如果我比你强，剛才就已殺了你。」他問楚留香：「你爲什麼不讓我死？」

「我也不知道是爲了什麼？」楚留香淡淡的說：「大概是因爲我已經開始有點喜歡你！」

「你是不是一定不讓我死？」

「大概是的！」

薛穿心忽然嘆了口氣，用一種非常奇怪的聲音說：「那麼，你自己大概就快要死了。」



× × ×

就在他開始嘆氣的時候，就忽然有股輕烟隨着他的嘆息聲從他嘴裏噴了出來，噴在楚留香臉上。

楚留香的瞳孔立刻收縮，臉上的肌肉也開始痙攣扭曲。他看着薛穿心，好像還想說什麼，却連一個字都說不出來。

薛穿心冷冷的看着他的手鬆開，冷冷的看着他倒下去，臉上全無表情。

「我並沒有要你來救我，這是你自己心甘情願的。」他冷冷的說：「所以我並不欠你。」

該來的沒有來

花姑媽一直在笑，看着胡鐵花笑，甜甜的笑，笑聲如銀鈴。

她笑得又好看，又好聽。

花姑媽的笑一直是很有名的，非常有名，雖然不能傾城傾國，可是要把滿滿一屋子人都笑得七倒八歪却絕對沒有問題。

現在屋子裏除了她之外只有一個人。

牆上的破洞已經她用一塊木板擋住，隔壁房裏的黑竹竿已暈迷睡着，桌上還有酒有菜，胡鐵花已經被她笑得七葷八素，連坐都坐不住了。可是他也不能躺下去。

如果他躺了下去，問題更嚴重。所以他一定要打起精神來。

「你爲什麼要叫黑竹竿他們去刺殺史天王？」胡鐵花故意一本正經的問：「是誰叫你做這件事的，你爲什麼要做？」

「因爲我不想讓人把一朶鮮花去挿在狗屎上。」

「難道你也不贊成這門婚事？」胡鐵花顯得有點吃驚了：「請我護送玉劍公主的那位花總官，明明告訴我他是你的二哥，他請我來接新娘子，你爲什麼要叫人去殺新郎倌？」

「因爲新郎倌如果忽然死了，這門親事也就吹了，那才眞的是天下太平，皆大歡喜。」

胡鐵花皺起了眉，又問花姑媽：「你二哥是玉劍山莊的總官，你呢？你是不是杜先生門下的人？」

「也可以算是，也可以算不是。」

「你究是誰的人！」

「這句話你不該問的，你應該知道我是誰的人，」花姑媽甜甜的笑着說：「我是你的人，我一直都是你的人。」

× × ×

胡鐵花簡直快要喊救命了。

他知道楚留香一定在附近，他剛才親眼看見的，他希望楚留香能够忽然良心發現，大發慈悲，到這裏來跟他們一起坐坐，一起喝兩杯，那就眞是救了他的一條小命。

因爲他知道這位要命的花姑媽喝了幾杯酒之後是什麼事都做得出來的。

「我的媽呀！」胡鐵花終於叫了起來：「君子動口不動手，你怎麼可以這樣子呢？」

「我本來就不是君子，我是你的媽。」花姑媽吃吃的笑：「你是不是我的乖寶寶？」

「他不是。」

× × ×

楚留香總算還有點天良，總算來救他了。

這個人的聲音聽起來雖然不像楚留香，可是楚留香的聲音本來就隨時會改變的，就好像妓女改變她對嫖客的臉色那麼容易。

這個人的樣子看起來當然也不像楚留香。

他穿着一身銀色的緊身衣，蒼白英俊的臉上帶着種又輕佻又傲慢的表情，就好像把自己當作了天下第一個美男子，就好像天下的女人都要爬着來求他讓她們替他洗脚一樣。

這麼樣一個人，手裏却托着一個特大號的樟木箱子，看樣子份量還很不輕。

胡鐵花在心裏嘆息。

他實在想不通楚留香這一次爲什麼要把自己扮成這種討人厭的樣子。（未完）





捨生取義感人故事

鬼魅江湖

諸葛青雲·文
盧令·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江湖敗子」金不換在「鐵胆龍女」高小紅的護理下，身體已漸趨康復。一天，高小紅外出，探悉「龍鍾酒魅」蕭三偕一人前往「幽靈門」拜會「飛鴻仙子」林如雪，而蕭三相偕的人，竟然喬裝金不換。她回來之後，即將情形告知金不換。金不換大感意外，他奇怪那人冒充他、打着他的旗號，居然瞞過蕭三那久歷江湖的閱人精目。而高小紅認爲那人可能並未瞞過蕭三。兩人互相討論，金不換終於作出結論，他認爲是蕭三找一個人喬裝成他同去拜訪幽靈門……

忠義婢女　代主受死

高小紅道：「我的看法正是如此，只不知道他們的圖謀何在？」

金不換突然憂形於色地，叫了一聲「不好！」

高小紅方一詫然注目，金不換已劍眉深蹙說道：「蕭三兄是性情中人，他定是以爲我已身遭慘死，相偕往幽靈門總壇，尋那『紅斑人豹』鮑南山的晦氣，替我報仇雪恨……」

高小紅聽至此處，方一搖頭，金不換又復說道：「但『幽靈門』臥虎藏龍，好手無數，『紅斑人豹』鮑南山，『玉面飛狐』胡小莊，更是刁狡無比的惡魔頭，蕭兄等以兩人之力，深入虎穴龍潭，豈非大大不妙，我們應該趕緊……」

說至此處，瞥見高小紅滿面笑容，不禁詫然問道：「紅妹，你怎麼滿臉笑意，一點也不替蕭兄他們担心？」

高小紅笑道：「當然我不必替他們担心，因爲蕭三、金不換前往『幽靈門』之舉，是安入安出，一點也未發生過衝突，只是與『飛鴻仙子』林如雪，訂了一樁約會！」

金不換問道：「他們定在何時何地相門？」

高小紅道：「不是劍影刀光的打門之約，而是衣香鬢影的幽期密約！」

金不換好生詫異地，剛一目注高小紅，高小紅笑又復道：「林如雪邀約金不換於今夜初更，單獨前往『西洞庭山』西面的『太湖』舟上，與她作深談，豈非毫無殺氣刀光，充滿旖旎風味？」

金不換「咦」了一聲，有所不解問道：「他們互訂密約之事，怎會被紅妹知曉呢？」

高小紅道：「蕭兄等離開『幽靈門』總壇後進入酒肆談心，並買辦小舟，準備初更赴約，以致洩漏了這樁香艷秘密！」

金不換皺眉道：「這位與蕭兄合謀，扮成我形相，用我名號之人究是誰呢？」

高小紅秀眉雙軒，目閃神光說道：「此人身份究竟是誰，我認爲不必關心，我所關心的是那位『飛鴻仙子』林如雪，不知道逃不逃得過今夜初更的這場刦數？」

金不換蹙眉說道：「刦數，紅妹不是認爲其中只有鬢影衣香，沒有刀光劍氣的麼？」

高小紅笑道：「金哥哥，你想想看，蕭三兄既是性情中人，在你生死未卜的凶險情況之下，他應不應該費盡苦心，弄出個假的『江湖敗子』，在『飛鴻仙子』林如雪的身上，享受風流艷福？」

金不換想了一想，點頭說道：「紅妹疑心得對，蕭三兄等不會有這種心情，也不會有這等作法！」

高小紅嘆道：「那就在衣香鬢影中，隱伏了劍氣刀光，我認爲蕭三兄可能在用『美男計』，換句話說，這也就是他設法爲你報仇的手段之一！」

金不換道：「由得他去鬧吧，若能由此摧毀『幽靈門』，也算是件好事！」

高小紅接口道：「不行，不能由得他們胡鬧，因爲『幽靈門』可以摧毀，『飛鴻仙子』林如雪却不能加以傷害！」

金不換向高小紅望了一眼，含笑問道：「紅妹，我只知道你對『絳雪仙娃』長孫宮主，十分欽佩，却不知道你與『飛鴻仙子』林如雪，也有深厚交情……」

高小紅嘴角一掀，嬌笑說道：「不是我和她有甚麼深厚的交情，而是這位『飛鴻仙子』，可能和你有過某種密切的關係呢？」

一提到這件事兒，金不換便不禁有點面紅耳赤！

高小紅笑道：「金哥哥請想，你是個多情人，萬一日後證明在『西洞庭山』山底水洞中，對你獻身相救之人，竟是林如雪，而這位對你愛重情深的『飛鴻仙子』竟被你的好朋友，辣手摧花，香消玉殞，你會不會問心難安，補天乏術，一輩子都將負担着沉重內疚？……」

金不換無話可答，只有默然點頭！

高小紅正色道：「兩害相權，重其輕，兩利相權，取其重，在無法確定誰是對你獻身救命之人以前，只好認爲長孫姊姊與林如雪兩人都是，否則，大錯一鑄，悔恨終身都來不及了……」

金不換眉峯深蹙地，長嘆一聲！

高小紅笑道：「故而，我說『幽靈門』可以摧毀，林如雪不容傷害……」

金不換聽出她的話意，注目問道：「紅妹，這樣說法，是否想對蕭三兄等所定謀略，加以破壞？」

高小紅搖頭道：「謀略我不破壞，我只想做名護花使者！」

金不換道：「紅妹也要參加那初更密約？」

高小紅點一點頭道：「我當然要去，一來在林如雪萬一有貞節或生命之險時，設法救她，二來聽聽背後之言，也許會對究竟是誰與你織夢合歡之迷，獲得綫索，三來，設法把你脫險之訊，告知蕭三兄，免得他憂急悲痛，並設法引他來此，與你相見！」

金不換說道：「紅妹，今夜，我也想去……」

一話未畢，便被高小紅搖手阻止道：「你絕不能去，這場大病，差點兒送了小命，正在緩緩復原，尙未痊癒的身軀抗力極弱，亟須調養之際，怎能再冒風寒？金哥哥，旬日之內，你已兩度投湖，若來個第三次下水，恐怕連眞的『東海龍女』，也無法保得你平安無事的了！」

金不換滿面通紅地，望着高小紅，神色十分憂急！

高小紅對他安慰笑道：「金哥哥，你不要不放心，我因禍得福，服了『金綫鯉王』的腦血後，對先天弱點，已以彌補，功力增強不少，不是以前的高小紅了。」

金不換苦笑道：「我不是担憂紅妹的功力不足而是覺得今夜的場面微妙……」

高小紅接口笑道：「場面確實相當微妙，大概香艷緊張，兼而有之，但我有『殺手鐗』絕招，定足以應付一切！」

金不換惑然問道：「什麼？殺手鐗絕招？……」

高小紅「嗯」了一聲，道：「你，就是我的『殺手鐗絕招』，萬一場面太以微妙複雜，無法因應之際，我便揭破冒牌『金不換』的身份，說明眞的『江湖浪子』，已脫大刦，現在漁舍，大概一切將迎刃而解！」

金不換表示同意道：「這倒是條好計，蕭三兄若知我未遭刦數，作起事來，自然不會不留餘地！」

高小紅笑道：「但金哥哥千萬不許跑開，若是蕭兄來此，找不着人，那位難惹難纏的『龍鍾酒魅』就放我不過的了。」

金不換自然連連點頭。

兩人計議一定，高小紅遂獨駕漁舟，悄然前往「西洞庭山」的西面湖上，充任林如雪的護花使者。

× × ×

但到了「西洞庭山」湖上，高小紅依恃一身極傑出的水性，離開漁舟，由水中潛上胡小莊的船兒，窺探情勢。

高小紅再也想不到這位「飛鴻仙子」林如雪，竟是「玉面飛狐」胡小莊所假扮，却從言語中聽出金不換所料不差，假金不換果想殺死林如雪，而這位假金不換竟是「青衫狂客」宇文狂假扮。

她聽得心中充滿驚奇焦急！

驚奇的是天下事無巧不有，金不換假扮宇文狂在先，宇文狂便不約而同地，扮作金不換在後。

焦急的是宇文狂要殺林如雪，自己怎樣相救？是硬來，還是……

就在她不知如何是好之際，另一位帶着滿臉醋意，匆匆趕來的「八臂哪咤」姜天雄，已憤然出手，以滿天花雨般暗器，向宇文狂發動襲擊！

高小紅趕緊乘着這宇文狂應付姜天雄暗器突襲的大好機會，進艙抱起穴道被制的胡小莊，便自縱入湖中。

誰知，姜天雄竟也不容她把胡小莊抱走，也自藉着宇文狂的掌勁，落水電疾趕來！

「龍女」可以鬧海，「哪咤」也可以翻江。

這兩位，在水性上較量起來，有「龍女」之稱的高小紅，至少要高出一籌！

但此時她却擺不脫姜天雄的糾纏，被那「八臂哪咤」，追得越來越近，這原因自然在於她多帶了一名本身不能泅水的胡小莊。

高小紅的目的在搭救林如雪，莫被宇

文狂殺死，既見擺脫不了姜天雄，便索性把手兒一放鬆，讓胡小莊的身軀，衝波浮上！

一來，高小紅放開胡小莊後，速度大增，宛如一條「美人鮫」般，不再是姜天雄追趕得上。

二來，對方既已放手，姜天雄自然不追高小紅，而搶救似乎已身受人制的胡小莊。

高小紅覺得把林如雪交給她師弟姜天雄後，安全定已無慮，遂趕緊泅水復返「西洞庭山」的西面湖上……

她回轉之時，是心知蕭三與宇文狂，定是以為是金不換已死，才想以如此報復手段，先殺門主林如雪，然後再設法大破「幽靈門」！

故而，她不辭勞苦，想把金不換倖脫大難之事，告知蕭三，宇文狂，同往相見，並說明「幽靈門」可破，林如雪却不可殺的微妙因素！

誰知她一去一回，費時不少，蕭三與宇文狂那裏還會像兩隻傻瓜般，在湖上「守船待高」？

高小紅重回舊處，只見烟水蒼茫，那裏還有半點人影？

無可奈何之下，高小紅只得再找自己的漁舟。

還算好，漁舟錨重，飄未及遠，總算是被她輕易尋着……

高小紅遂駕舟回轉漁舍，準備將前後經過，細對金不換敍述。

但一回漁舍，高小紅的臉色大變！

金不換又告失去踪跡……

起初，她以為金不換是放心不下，也趕赴「西洞庭山」。

但目光再轉，才知不是！

推翻了高小紅想法之物，只是八個字兒……

不是甚麼觸目驚心的可怖血字，而是用毛筆寫在竹桌上，字宗二王，銀鈎鐵劃的「救苦救難，大慈大悲」！

字的書法，看來令人激賞！

字的涵義，看來令人安詳！

故而，高小紅的臉色大變，是驚奇，不是憂慮！

驚而不憂之故，是「救苦救難，大慈大悲」這八個字兒的書法，和涵義雙方着眼！

從書法方面，高小紅隨金不換甚久，認得出這是「江湖敗子」武達文通的親筆所書！

金不換既能揮筆留書，又寫得這等神完氣足，龍飛鳳舞，可見得未遭不測，甚至於有甚奇遇。

連這兩天的沉重病勢，也已告復原痊癒！

從涵義方面，這「救苦救難，大慈大悲」八字，與「絳雪仙娃」長孫玉珠曾扮過形相，並用過諧音顛倒化名「殷世官」的「觀世音」有關！

在高小紅心中，對長孫姊姊的佩服程度，幾乎比對金不換尤有過之！

金不換無恙，長孫玉珠有關，她還憂些甚麼？

驚奇的是金不換明知自己即將歸來，並帶回「西洞庭山」湖面的重要訊息，甚至還可與蕭三等老友見面，却為何不肯靜靜在此等候，而告突然離去？

尤其，這決定使他離去的時間，竟如此匆匆？只够使他寫下「救苦救難，大慈大悲」八個字兒，而來不及作更多留述！

人，失踪了，要找！

心中有驚奇之事，要設法加以探悉解答！

高小紅要找的人，第一個自然是金不換，但苦於不知去向。

第二個，第三個……則是「觀世音」長孫玉珠，和「龍鍾酒魅」蕭三，但也同樣不知踪跡。

高小紅秀眉深蹙，靜心沉思，終於有了辦法！

她再三研究，一切事變，均由林如雪的「幽靈門」引起！

蕭三和宇文狂一擊未中，決不甘就此罷手！

長孫玉珠與金不換同在一處，他們為弭江湖血腥，為主武林正義，也必對「幽靈門」有所作為！

既然如此，自己何必在三萬六千頃的太湖水面，或四週湖岸，苦苦找尋，乾脆也去「幽靈門」總壇，鬧上一鬧，或是就在那附近來個守株待兔！

主意既定，高小紅把卓紫絹所送的「朱紋雪刄」，圍在腰間，又帶了「天河釣叟」遺贈的「陰沉寶竹」釣竿，三丈「天蠶釣絲」，便欲離開這三間漁舍。

但她又恐金不換萬一轉來，又要苦尋自己，遂於把門戶倒鎖之際，伸指在茅扉上鐫了「已去禍源」四字！

她認為「禍源」一語，含意不深，像金不換那等達武文通的絕頂聰明人，必然一看便知，會尋往「幽靈門」總壇，彼此相聚！

「天河釣叟」的那三間漁舍，距離「幽靈門」總壇，約有三十來里，高小紅沿湖疾行，約莫再有十里便到地頭之際，時光仍值深夜，東邊未透曙色。

驀然間，一聲悽呼，起自岸邊一艘船艙低矮的小舟之內！

高小紅聽出這是個妙齡女子悲呼，疑有強暴案件，方一止步回頭，向那小舟注目，舟中又有個語調悲悽的少女口音叫道：「老天爺，路已走到絕處，我別無選擇，只好拚一拚了！」

語音才了，一條婀娜倩影，突自艙中走出，站在船頭，向暗影內的高小紅抱拳叫道：「這位姑娘的身法好快，定是位武林高手，可否借光一步說話？婢子想懇求一事！」

語音悽楚，語氣懇摯，使俠義肝腸的高小紅，不忍不理，身形微幌，便橫飄五丈，上得船頭。

到了近前，看出對方是個十六七歲，貌相極為秀美的白衣少女，但芳容憔悴，目中失神，好似已有相當長的一段時間，未進飲食，也未曾睡眠！

高小紅一見生憐，含笑問道：「姑娘有何困難，我或許可以為助？」

白衣少女苦笑道：「驚弓之鳥，心胆皆寒，姑娘恕婢子失禮，先動問一聲，姑娘所行方向，莫非是去『幽靈門』麼？」

高小紅領首道：「正是，姑娘問此則甚？」

白衣少女道：「婢子身有大難，但必需先知姑娘與『幽靈門』是敵是友？方能決定是否宜於乞助？」

「『幽靈門』驕橫跋扈，圖霸江湖，門中更多極惡窮凶如『玉面飛狐』胡小莊，『紅斑人豹』鮑南山等，姑娘看我會和他們同流合污麼？」

白衣少女聽出高小紅語意，天眞可愛地，合十當胸，唸了一聲「阿彌陀佛」道：「這就好了，婢子一見姑娘，就覺得和藹可親，一團正氣，可否賜告芳名？」

高小紅見她如此愼重，心中又是嘉許，又是愛憐地，含笑說道：「我叫高小紅，聽說過麼？」

白衣少女「呀」了一聲說道：「列名當世武林的二十高手中，『寰中十劍』之一，『鐵胆……小龍女』高姑娘麼？」

小姑娘乖巧可人，她竟把高小紅外號中，比較不好聽的「刁蠻」二字刪去。

高小紅微笑道：「姑娘不必為我刪去『刁蠻』二字，我是對敵人刁蠻，對朋友決不刁蠻，這兩個形容詞，只是性格上的評語，並不算是甚麼下流邪惡字眼。」

語音略頓，目注白衣少女笑道：「姑娘既已知我來歷，可以說出你究竟有何困難，願不願需我為助了麼？」

白衣少女道：「當然亟願乞助，但不知高姑娘身邊有沒有甚麼解毒靈藥？」

高小紅點頭道：「有，有，姑娘是中了甚麼奇毒？」

這位白衣少女的福澤不薄，她算是誤打誤撞地，找對了救命福星！

金不換原本醫道極精，煉有專解百毒靈藥，但因江湖游俠，濟人太多，用得身邊只賸一粒，又一時大意，未加補充配製，才在「鮑家祠」的那次大厄，用僅賸的一粒解毒丹，救了「龍鍾酒魅」蕭三，幾乎使他自己到枉死城中走了一趟！

高小紅是曾共憂急之人，當然知道這種藥物重要，遂向金不換要了藥方，乘着為他購藥調理疾病之際，配了不少，一瓶交給金不換，一瓶便帶在身畔。

如今既聽白衣少女問起有無解毒靈藥，她自然極有把握的，一口應承。

白衣少女一雙妙目中，淚光浮動地，悲聲答道：「不是婢子本身，是我家主人，中了『玉面飛狐』胡小莊所用奇毒！」

高小紅道：「姑娘怎樣稱謂？」

白衣少女道：「婢子白苧。」

這「白苧」二字，頗使高小紅一怔，好像曾在何處聽過，可是偏又一時想它不起……

她一怔之後，也就撇開，向白苧含笑說道：「白苧姑娘請帶我去看看你家主人，她是當世中那派人物？怎會受了『玉面飛狐』胡小莊暗算的呢？……」

在她說話之際，白苧已十分情急地，引高小紅進入船艙。

這隻船兒甚小，故而高小紅才一進艙，便看見躺在艙中，昏迷不醒的一位絕代嬌娃！

目光才注，高小紅便不禁臉色大變地，往後退了一步！

白苧見狀，訝然問道：「高姑娘，你莫非竟認識我家主人？」

高小紅又向那位昏迷不醒的絕代嬌娃，細看兩眼，搖頭嘆道：「仲尼陽貨，虎賁中郎，原以為只是過分渲染之言，誰知世上人兒，果然竟有相像到這等地步？」

白苧也微帶好奇地，目注高小紅道：「高姑娘認為我家主人像誰？」

高小紅道：「她與『幽靈門』的門主『飛鴻仙子』林如雪，委實太相像了！」

白苧嚶嚀一聲，突然垂淚說道：「不是相像，我主人正是『幽靈門』的門主，『飛鴻仙子』林如雪呢！」

高小紅聞言之下，突然道：「白苧姑娘休要胡說，林如雪昨夜還在『西洞庭山』湖面，與人約會，身遭大厄，是我救了她的性命……」

白苧目含痛淚，接口說道：「高姑娘，其中有絕大隱情，請相信婢子，不會虛言，你昨夜所救的『幽靈門主』，定是個冒牌貨色！」

高小紅這時也突然想起，曾聽蕭三說起金不換與林如雪所扮「凌公子」的結識經過，而林如雪的身邊，又確實有白苧，紅綃二婢，遂點頭說道：「看你主人，中毒甚久，情況危急，我先餵她服下一粒解毒靈丹，白苧請把你所謂『隱情』，說來給我聽聽！」

說完，立即取出解毒靈丹，餵給那被指為「飛鴻仙子」林如雪的昏迷女郎服食，並因她中毒甚久，似乎情況嚴重，遂一連餵她服了兩粒。

白苧在旁照拂，並向高小紅問道：「高姑娘，你知不知道我主人曾與東海『蕊珠宮』的『絳仙雪娃』長孫玉珠宮主，在『西洞庭山』，有過一場約會？」

高小紅聽了白苧此語，已知這位「飛鴻仙子」的身份，大概屬於眞牌實貨，其中情節，定甚奇幻曲折，遂點頭說道：「我知道，是不是你主人自『西洞庭山』赴約回來後，神情大有轉變？」

白苧「咦」了一聲道：「高姑娘眞是神奇，竟猜得出當時情事，我主人赴約歸來，神情異常抑鬱，一再自語低稱：『對不起長孫宮主！』並淡盡名心，想要解散『幽靈門』，不再參予江湖雄霸之舉！」

高小紅道：「你主人的這種心意，可曾對旁人表露？」

白宇答道：「我主人曾向她師弟姜副門主表露，姜副門主口中唯唯，却立即背人與一向和他打得火熱的『玉面飛狐』胡小莊，商量毒計，『幽靈門』的另外一位供奉『紅斑人豹』鮑南山，也參予了這項機密……」

高小紅道：「既屬機密毒謀，你却怎會知曉？」

白苧道：「伺候胡小莊的婢女，與紅綃情同姊妹，是她覓得機會，冒死向紅綃加以揭露！」

高小紅猜測當時情況，皺眉問道：「大概是這樁揭露，略為遲了一步？」

白苧頷首道：「紅綃與我，既得此訊，趕緊奔告主人，但主人已在毫無防備中，中了胡小莊所用奇毒，於胡小莊辭去『飛虹水榭』後，立即暈倒，不能言語！」

高小紅恍然道：「於是，你們就立即把你主人救出……」

白苧搖頭道：「那樣不行，因胡小莊

，鮑南山，姜天雄等，扳念已堅，又素知主人極獲『幽靈門』上下愛戴，一被逃脫，毒謀成空，奇禍立至，非四外緊密追踪，貫澈毒念不可！我主人奇毒未祛，人尚昏迷，豈不仍難逃過刼數？」

高小紅聽得連連點頭道：「說得有理，你們是如何處理？」

白苧一雙妙目中，又淚落如泉，悲聲答道：「我姊妹既受主人深恩，自應臨危効命，因紅綃精於易容，身材又與主人相若，遂由她倉卒化裝，佯作突然失音，不能講話，在『飛虹水榭』代死，我則掩護主人，藏在暗處，等待機會逃出虎口！」

高小紅失聲道：「紅綃其智堪佩，其人可敬，她如今何在，是否已遭毒手？」

白苧珠淚狂流，語不成聲，免强鎮靜片刻，拭淚答道：「胡小莊二度再來，見紅綃所扮主人，業已失音，佯驚問故，並詢及紅白二婢，紅綃以指作書，答以突中奇毒，二婢侍應欠週，已予逐退，胡小莊狂喜之下，突出辣手，震倒紅綃，姜天雄，鮑南山也衝進『飛虹水榭』，雙劍同揮，使紅綃分屍慘死……」

高小紅銀牙微咬，失聲一嘆！

白苧續道：「胡小莊雖兇狡絕倫，但也萬想不到，毒謀先洩，在片刻之間，竟會發生紅綃替死之變，以為『飛鴻仙子』巳死，志得意滿，與姜天雄，鮑南山等狂歡慶祝，防範甚疏，我才獲得機會，把主人救出虎口，安置在這破舊小船之上，一來不易引人注目，二來萬一有警，還可藉着太湖，畧為逃避，否則，螳臂當車，婢子這點微薄修為，怎會是那幾個蓋代凶人對手？」

高小紅聽清經過，業已深信白苧所說，全是眞話，遂目注這位滿面淚漬的年輕女郎，點頭讚道：「白苧姑娘，你智勇雙全，一腔忠義，着實令人嘉許敬佩！」

白苧玉頰微紅道：「但虎口雖脫，奇毒難祛，婢子已用盡心力，主人仍昏迷不醒，一步步接近死亡，萬般無奈下，只得移船攏岸，企圖一試機緣，誰知神明默佑，天不絕人，竟遇見高姑娘這身邊帶有解毒聖藥的救命福星！但……」

她語音略頓，有點不好意思地向高小紅囁嚅問道：「但……我家主人服下靈藥，已有不少時光，怎……怎的尚未……」

高小紅知道義婢護主，心情焦急，遂含笑說道：「想是你主人中毒太久，藥效發揮，也就比平時延緩，我來為她診診脈象！」

話完，便把三指搭在林如雪的右手寸關尺上。

白苧見高小紅起初是滿面笑容，但診脈未久，笑容忽斂，不禁芳心狂跳，顫聲問道：「高姑娘，我……我主人莫……莫非有甚不……不對勁麼？」

高小紅臉色沉重地，又復細診片刻，縮回手兒，搖頭嘆道：「胡小莊所用，大概是多種毒物組合的複雜藥物，威力極為厲害，幸虧你主人功行深厚，一覺有異，便放棄强抗，以殘餘眞氣，護住心脈，才留得一息尚存，否則的話，早就無救慘死的了！」

白苧聞言，急得失聲嬌啼……

高小紅道：「白苧姑娘不要過份着急，我已給你主人服兩粒靈丹了，如今再隔體傳功，助以眞氣，發揮藥效，性命定可無恙，但若想全祛完毒，恢復功力，却非等尋得另外一位神醫，由他施展回春妙手不可……」

白苧聞言，急急問道：「高姑娘，你所說的另外一位神醫是誰，他住在何處？難……難道不……不好找麼？」

高小紅笑道：「那位神醫，白苧姑娘也該認識，就是你主人遠遊北方時，所傾心結納，贈以貂裘，和『黑美人珠』的『江湖敗子』金不換。」

白苧透了一口長氣，嬌笑說道：「金相公麼？我主人為了他，確實費過不少心思，他既屬罕世神醫，應該毫不拒絕地，為我主人，一展回春妙手。」

高小紅點頭道：「金不換當然樂於為你主人効勞，但他也身遭險厄，如今行踪難卜，我們是否能在極短時間之內，找得着他，却屬毫無把握。」

話完，又把金不換的情況，扼要擇粹，並瞞去無法出口的旖旎春光，向白苧約略說了一遍。

白苧聞言，神情又立時陷入了悲悽狀況……

高小紅忙加安慰道：「白苧姑娘莫要悲憂，你既有位胸羅萬有的高明主人，腹笥當亦不儉，你來替你主人診診脈象，便知她性命已然無慮的了……」

白苧半信半疑地，伸手一試，果覺林如雪奇毒已祛，只是臟腑間好似受損過甚，以致中氣甚虛，人極軟弱！

她有所發現，心內雖寬，却仍皺眉說道：「哎呀，我主人太虛弱了，要讓她好好……」

高小紅不等白苧再往下說，便即點頭接道：「對了，要讓她好好將息，充份睡眠，絲毫莫加驚動……」

邊自說話，邊自輕輕在林如雪的「黑甜穴」上，略加按摩，使她香息漸酣，進入了沉沉夢境。

白苧惑然問道：「高姑娘的這樣做法，是準備尋着金相公之後，才使我主人醒來？」

高小紅頷首道：「你主人的臟腑間，承毒太久，受損極重，如今毒力雖祛，內臟尚在虛弱狀態中，開始慢慢復原，故而多睡兩日，對她有絕對好處，我們也趁此瞬間，討論討論怎樣尋找金相公，和設法替紅綃報仇之事。」

白苧目注高小紅道：「高姑娘在湖上所見之人，當眞和我主人極為相像？」

高小紅道：「可說是一般無二……」

白苧銀牙一咬，恨恨說道：「此人必對『幽靈門』中一切，極為熟悉，並精易容之術，定是『玉面飛狐』胡小莊了。」

高小紅冷「哼」一聲，唇角微披地，不屑說道：「我如今也確定是她，怪不得她會對宇文狂所扮的金不換，那等下流無恥！」

白苧眉峯一動，目注高小紅說道：「高姑娘趕赴『幽靈門』總壇之意，是想下手……」

高小紅抬頭道：「凡事貴謀定後動，以我一人之力，怎鬥得過鮑南山，胡小莊，姜天雄等三凶聯手，我是想在『幽靈門

』總壇左近，等待並尋找金不換，或蕭三，宇文狂等踪跡，大家會合一處，再復掃穴犂庭！」

白苧眼珠一轉，揚眉說道：「高姑娘既是這般想法，『幽靈門』中，倒還有人可用。」

高小紅喜道：「白苧姑娘之意，是指『幽靈門』中，尚有你主人的心腹？」

白苧點點頭道：「其實『幽靈門』中，除少數胡，鮑，姜等三凶的狐羣狗黨之外，多半均對我主人効忠，但在對抗實力，尚未組合完成前，暫時尚不宜將此驚人訊息，告訴他們，免得萬一驚惶洩漏，反而招致災禍……」

高小紅道：「白苧姑娘此處十分週到，暫時也不應把林門主死裏逃生之事，讓胡小莊等知曉！」

白苧道：「但『幽靈門』知客香主中有一名叫葉延林之人，却與我主人略沾遠親，十分可靠，人又深沉機智，高姑娘可尋着葉香主，告以實情，叫他在『幽靈門』中，暗加注意，只要一有金相公，蕭三大俠訊息，便設法加以聯絡，豈不比高姑娘在左近呆等，來得有效得多？」

高小紅深以為然說道：「好，白苧姑娘在此照拂林門主，我去『幽靈門』總壇，找找那位葉香主看……」

白苧遞過一支長才三寸的奇形小箭，向高小紅含笑說道：「因我主人還在酣睡，為了安全起見，高姑娘離去後，我便立把小船搖離岸邊……」

高小紅笑道：「這是特製火箭，我來時便以此擲空為號？」

白苧搖頭道：「我會密切注意岸邊情況，萬一疏忽，高姑娘也只消以傳音及遠功力，向湖面三呼『白苧』，婢子便立即駕船來迎……」

高小紅聽至此處，恍然有悟，舉着那奇形小箭道：「那麼，這是信物……」

白苧頷首道：「高姑娘說得不錯，你見了葉延林後，只消出示此箭，他便對你所說的離奇經過深信不疑。」

高小紅聞言，又向白苧問清葉延林的形貌，方告別下船，白苧也帶着滿懷欣慰，與無窮希望地，把那一葉扁舟，搖往水雲深處。

×　　×　　×

幽靈門總壇的會客室中……

一位玉面朱唇的藍衫少年，正在室中負手徘徊，室外突然響起一陣宏亮笑聲道：「葉延林眞的該死，我怎麼想不起這位高白竹高公子，是那位江湖舊識？」

隨着話語聲，一條身着青色長衫，三十來歲的瘦削精悍漢子，手中還團着兩粒鐵胆，步履瀟洒的，走入室中。

名叫高白竹的藍衫少年，自然是高小紅所扮，立即轉過身來，辨出來人正是白苧所說的形相，遂一抱雙拳，含笑說道：「葉香主你眞是貴人多忘事，雁蕩龍湫一別，小弟對你想念殊深，我在鎮上嘉賓酒樓，訂有菲餚，葉香主有暇與故人一醉麼？」

葉延林初見高白竹之名，便感陌生，等看到高小紅後，更確定從未謀面。

尤其他曾遊「雁蕩」未到「龍湫」，聞言越發驚奇，但他為人素極機智沉穩，猜出必有重大隱情，只把雙眉略蹙，靜聽究竟，未曾立予叫破……

果然，高小紅一面含笑發話，一面却把衣袖微翻，把白苧所交的那根小箭，向對方閃電般一示即隱。

葉延林神情微震，但却竭力保持鎮定地，接着高小紅的話頭，哈哈大笑道：「原來竟是昔日未及問名的雁蕩舊友，葉延林照樣懸想多時，高兄遠來是客，嘉賓酒樓的東道主却要讓給我呢！」

他一面笑語，一面便神情親熱地，伸手過來，要和高小紅把臂同行。

高小紅一閃避開，飄然舉步，却嘴皮微動地，暗以「蟻語傳聲」功力，向葉延林耳邊說道：「葉香主，我是女子……」

葉延林又是一怔，耳邊密語又起：「但事關重大，葉香主仍對我稱以高兄，到了嘉賓酒樓，你要問僻靜雅室，我才好奉告一樁足令你暨整個『幽靈門』都為之驚魂盪魄之事。」

葉延林也算「幽靈門」中佼佼人物，僅從密語傳音的功力表現之上，已覺察這化名「高白竹」的男裝佳人，身份絕非流俗，必具驚人來歷。

故而，他毫不多問，一路上只是笑語寒暄，絕未有半點可疑痕跡，落入旁人眼內。

高小紅暗自點頭，覺得白苧果然識人，這葉延林確堪共同機密，托以重任。

直等進入嘉酒賓樓僻處一角的雅座之中，葉延林叱退小二，見四外無人，方對高小紅，抱拳為禮，壓低語音說道：「姑娘……」

高小紅先取出小箭遞過，含笑說道：「我叫高小紅，化名『高白竹』之故，便因此來係受林門主貼身愛婢，白苧姑娘所託……」

話方至此，葉延林已驚訝欲絕地，失聲說道：「原來是『鐵胆龍女』高姑娘，但白苧不是……」

高小紅接口笑道：「白苧之事，暫不必提，葉香主有沒有覺得林門主近日有甚異狀？」

葉延林為人果極精明愼重，絕不輕易作答地，先仔細一尋思，方自緩緩說道：「不瞞高姑娘說，我與林門主，略沾遠親，才受任主持招待賓客，暨蒐集各門各派的江湖動態……」

高小紅笑道：「我知道，白苧姑娘已然對我說過。」

葉延林道：「以往，門主除了出外，只要人在總壇，每日都至少對我召見一次，詢問賓客情況，暨一般江湖形勢，但近數日來，却極少與屬下相談，更對葉延林未加召見。」

高小紅微嘆一聲，打斷葉延林的話頭說道：「葉香主，你大概萬想不到如今的『幽靈門』門主，已經不是『飛鴻仙子』林如雪，大概換成原任『供奉』之位，與副門主姜天雄早就發生姦情，互相勾結的『玉面飛狐』胡小莊了！」

『葉延林全身一震，目注高小紅道：「高姑娘這樣說話，有根據麼？」

一語方出，又向手中小箭，看了一眼，苦笑說道：「葉延林失言，高姑娘既然有此信物，當然不是虛言，只請把這件驚

人之事，對我說得詳細一點。」

高小紅點了點頭，先略爲凝神傾耳，察出無人在週圍偸聽，才壓低語音，把「飛虹水榭」慘變，紅綃替死，白苧救主等情，對葉延林細述一遍。

葉延林聽得額間冷汗涔涔地，一連拭了幾次。

高小紅又把自己與白苧所定謀略，再加敍述，並向葉延林正色說道：「葉香主知其事，務須在時機未至前，切實保密，尤其於晉見胡小莊，更須加意戒愼，那隻『玉面飛狐』，狡黠狠辣異常，她只要發現你神色稍有失常，便可能先發制人，使你有殺身之禍。」

葉延林頷首說道：「我知道，我會儘量尅制自己，力使擧措自然，不露絲毫痕跡？」

高小紅道：「至於傳訊方面，因葉香主主持招待賓客，豎蒐羅江湖動態，較易達成任務，你只要獲得金不換，蕭三，宇文狂，或東海蕊珠宮宮主『絳雪仙娃』長孫玉珠訊息，便設法通知他們速往『幽靈門』總壇東三十里左右，有大片蘆葦的太湖岸邊，與我相會，若能羣俠聚合，林門主再一康復，就可以下手誅除胡、鮑、姜等三名叛逆巨惡的了。」

葉延林連連頷首道：「我回去便命心腹手下，偵查金大俠踪跡，然後親自傳訊，以免洩漏機密。」

高小紅道：「葉香主要不要與我先去見上林門主一面？」

葉延林搖頭道：「門主既在沉睡養神的復原期中，此時去見，既無必要，又易洩漏痕跡，我還是趕緊設法先找尋『江湖敗子』金不換金大俠，去爲門主施展回春妙手爲要！」

高小紅笑道：「好，葉香主聰明穩健，確可信賴，傳訊之事，交你主辦，羣凶環伺，白苧姑娘一人衞主，實力太單，我還是去保護林門主的安全爲要。」

葉延林滿面感激神色，對小紅深施一禮道：「高姑娘深恩大德，容俟後謝，門主若是醒來，請代葉延林叱名問安。」

兩人商量既畢，出得嘉賓酒樓，便自東西爲別。

高小紅到了與白苧所約的太湖岸邊，不見小舟踪影。

她知道白苧爲了愼重，不肯將舟攏岸，如今不是隱於水雲，便是藏在蘆葦之深處。

高小紅獨立岸邊，正待凝聚眞氣，發出千里傳音，忽然聽得身邊蘆荻叢中，發出「哼」的一聲冷笑。

這一聲冷笑，着實使高小紅大吃了一驚！

當然，高小紅原本已列名二十高手，武學頗爲不弱，自太湖遭難，服食「金綫鯉王」的內丹以後，眞氣內力，均有增强，又得了「天河釣叟」傳授，根本不懼任何人物挑釁？

她吃驚的是這地方居然伏有外人，難道就這一展眼的工夫，白苧竟有所失愼，踪跡已洩？

高小紅心驚之下，霍然轉身，目注那片茂密蘆荻，發話問道：「蘆中是那位朋友，請出相見，不必這等鬼鬼祟祟。」

蘆荻中又是一聲陰笑，有人接口說道：「高姑娘，你大概萬想不到，竟會是我這陰魂不散的尹宇清吧？」

「尹宇清」三字入耳，高小紅不由秀眉更蹙。

因爲這「尹宇清」，也列名「寰中十劍」，號稱「龍游劍客」，是對高小紅刻骨相思，竭力追求的人士之一！

一來，高小紅熱戀金不換，芳心早有所屬，二來，這「龍游劍客」尹宇清，相貌雖還英俊，但心胸却嫌狹隘，性格並有點陰險，自然不會被她加以辭色……

尤其是現在，高小紅等於已與金不換定了名份，聽得尹宇清居然又追踪而至，心中越發覺得厭惡！

厭惡之念方起，蘆荻中已閃出一條英挺人影，那位「龍游劍客」尹宇清，帶着滿面相思，目注高小紅，搖頭一嘆，緩緩說道：「高姑娘，天下事，眞是難說已極，我追你，追得碰了無數個釘子，空自相思刻骨，難獲一眼青睞，片語溫存，你追金不換，大概也只追得腸斷心傷，空留幻夢？」

高小紅沒好氣地，白了尹宇清一眼，冷冷說道：「你怎麼知道我沒有追上金不換呢？」

尹宇清嘆道：「高姑娘，你不必再打腫臉，充胖子了，假如你追上了金不換，他的懷抱中，怎會有別的嬌娃？難道像『鐵胆龍女』高小紅這樣的天姿國色，還不能使『江湖敗子』收心，仍要竊玉偸香，朝秦暮楚？」

高小紅聽出他話中有話，臉色微變問道：「你在那裏見到金不換了？」

尹宇清苦笑道：「我尹宇清行走於鬼魅江湖中，對於別的人，處理別的事，或許稍存機心，略有陰險，但對於你高小紅，却句句都是掏心窩子的話，竭誠服務，從無怨言，你怎麼還疑我所言不實。」

高小紅聽他說得可憐，心中也微覺得不忍地，嫣然一笑說道：「尹兄，你說不出是在何處見過金不換，却叫我如何相信呢？」

尹宇清高興得身軀一幌，語音也由於太以興奮，有點失常地，大聲道：「你……你……竟叫，叫我尹兄？可憐我追你數年，開口閉口，都……都是連名帶姓的『尹宇清』三字，這……這『尹兄』之稱，聽得我太高興了。」

高小紅看了他那副痴相，搖頭笑道：「我不是不肯對你客氣一點，是怕你越纏越深，因爲緣份之事，無法免强，我們之間，不會有結果的。」

尹宇清剛才還高興得笑容滿面，如今俊目中，微孕淚光，低聲吟道：「春蠶至死絲方盡，蠟炬成灰淚始乾……」

吟聲一住，尹宇清望着高小紅緩緩說道：「高姑娘，追不追得上？在你，追不追？却在我，你可以對我逃避，對我冷淡，甚至於對我叱罵，對我侮辱，但在你與金不換携手同上禮堂之前，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總不算是甚麼逆情悖理，或違法之罪？」

高小紅暗嘆自己雖與金不換尚未携手同上禮堂，却已携手同入羅幃，尹宇清那裏還有甚麼萬一之望？

但是，這種秘密，無法明言，她只有佯作嬌嗔地，瞪了尹宇清一眼道：「尹兄，你到底是在何處見着金不換的，說是不說？」

情人眼裏，已出西施，何況高小紅又眞是位不讓西施，並比苧羅仙子更爲健美的絕代嬌娃，她的一顰一笑，委實具有相當魔力……

又一聲「尹兄」。叫得尹宇清神魂飄蕩……

一個佯嗔白眼，瞪得「龍游劍客」遍體皆酥……

他如奉綸音的，立即答道：「在這太湖岸邊的三間漁舍之內……」

地點對了，高小紅已完全相信，秀眉微蹙，又復問道：「你看到金不換時，他是甚麼情況？」

尹宇清唇角方啓，却欲言又止地，搖頭苦笑道：「我不想說，因爲，我和他是站在情敵立場，說了，有點像是故意挑撥離間，你不僅未必會相信，也許會相當生氣！」

高小紅委實被他引起了滿腹疑雲，又佯作不悅說道：「你剛才還說對我句句都是掏心窩子的話，難道就是這般扭扭捏捏，呑呑吐吐的掏法！」

尹宇清委實受不了她的含嗔薄怒，遂嘆息一聲說道：「你說一定要我掏心窩子，我就從實直言，我偶然在一片湖岸的漁舍之中，看見金不換懷中抱着一個青衣美女，並四唇相接，親吻不開，從漁舍走出，向東馳入深林，我因知你對他形影不離，生恐擅上誤會，遂暫時匿身未動，等發現別無他人後，再入林察看，已失去那青衣美女，和金不換的踪跡！」

高小紅目注尹宇清，嘴角微披，不住冷笑！

尹宇清道：「你笑些甚麼？是不相信我的話兒？」

高小紅道：「對了，我一點都不相信，金不換不是那等輕浮之人，更不會在行走間，還親吻不捨地，那等急色！」

尹宇清急道：「高姑娘，我當時也覺得有點奇怪，但却全是實情，若有半句虛言，叫我尹宇清，死於千刀萬剮之下！」

高小紅見尹宇清急得發誓，知他不是說謊，遂嫣然一笑道：「尹兄，我不是不肯信你，只因事太不合常情，你……你不會認錯人吧？」

尹宇清苦笑道：「金不換是我情敵，我對他妬恨敬佩，晝夜縈心，怎會錯認到別人頭上？」

高小紅道：「他懷中所抱的女郎，有多大年紀，長的是甚麼模樣？」

尹宇清答道：「一身青衣，容貌絕美，年齡則因只匆匆一瞥，不敢十分斷定，約莫是在十八九歲的青春妙齡而已！」

高小紅皺眉道：「這……看來又不大對了……」

尹宇清詫道：「怎麼不對？」

高小紅道：「假如你所見的是金不換，則他懷中所抱，只可能是位二十二三，風華絕代的白衣美女，十八九歲的青衣女郎則絕不會是！」

高小紅的這種說法，不是隨口亂言，沒有根據！

因爲，她對金不換的爲人品格，太以了解！

由於太湖舟中，風流合體之後金不換已絕不會再辜負自己，他的紅粧膩友，心上佳人，也決不止只有自己！

原因在於自己之前，還有一位身份神秘女郎，曾於水洞中，甘貞獻操，救他一命！

自己與金不換曾細加研判，認定這位甘獻貞操，對他恩情無限的女郎，不出二人，不是東海「蕊珠宮」的宮主「絳雪仙娃」長孫玉珠，就是「幽靈門」的門主，「飛鴻仙子」林如雪！

但，林如雪身中奇毒，如今尙由義婢白苧，殷勤將護，暈睡舟中，則能令金不換對她親吻不捨的女郎，除了長孫玉珠，還有那個？

何況，自己湖上歸來，發現金不換突然失踪，桌上留書的「救苦救難，大慈大悲」八字，也和長孫玉珠曾化身的「觀世音」，或曾化名的「殷世官」，頗有密切關係！

根據情理判斷，金不換懷中之女，已是長孫玉珠無疑……

但尹宇清所見事實，偏偏不然！

長孫玉珠向來愛着白衣，只是在髮間輕籠一條別具妙用的絳色絲帶，故而武林中公送美號「絳雪仙娃」，她怎會突然換上青衣，年齡方面，也小了三四歲的光景呢？……

尹宇清看見高小紅面帶迷惑神色，詫然問道：「高姑娘，你……你爲甚麼認爲應該是位二十二三歲，風華絕代的白衣少女……」

高小紅覺得這不是甚麼不可告人之事，遂應聲答道：「因金不換除我以外，還有一位紅粧膩友……」

尹宇清聞言，急急問道：「那位姑娘是誰？」

高小紅不肯騙他，從實說道：「就是東海『蕊珠宮』的宮主，也就是二十高手，名氣比『江湖敗子』還要大的『天外一珠』！」

尹宇清失驚一咦道：「是『絳雪仙娃』長孫玉珠？」

高小紅頷首道：「不錯！」

尹宇清以一種不是知羨？是妬？的神情，默然片刻，目注高小紅道：「高姑娘，金不換既能將感情分給別人，你難道就不能……」

高小紅當然一聽便知他言外之意，不禁看着這位對自己萬分痴情的多情俠士，搖頭一嘆，微微吟道：「妾家高閣玲瓏起，良人執戟光明裏……」

尹宇清文武兼資，聽得悚然一驚道：「這是『還珠吟』嘛！難……難道你和金大俠已……已……」

高小紅委實不忍再令這位「龍游劍客」，痴迷於毫無結果的情孽之中，遂毫不避諱地，玉顏一紅，點頭答道：「尹兄，還君明珠雙淚垂，我和金不換地老天荒，海枯石爛，身心已不可分……」

話雖說得文雅，但尹宇清也聽得出這「身心已不可分」，再加上一句「還君明珠雙淚垂」的委婉含意！

（未完）



俠情中篇故事

英雄槍下美人血

財可動人心　義字值幾文

龍乘風・文
盧令・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夜魔門派出十個高手，想闖入天房樓找郎如鐵查問海飄的下落，但被該樓掌櫃包可靠攔阻，並打得他們落花流水，結果，十個人之中死了七個。剩下三個，集中力量向包可靠反擊。包可靠在暴虎憑河的猛烈反撲下，險象環生，幾至喪命。就在這時，出現了一個黃衣老翁，一揮手中軟劍，就把三個人的兵刄震脫落地，救了包可靠的命。三個人抱頭鼠竄，倉徨走了之後，包可靠正想向黃衣老翁道謝，但郎如鐵却表示不須謝他，因爲即使黃衣老翁不出手相救，包可靠也絕不會死的。包可靠與八腿貓都聽得莫名其妙，不知所云。郎如鐵則解釋謂八腿貓最後必會出手相救……

但八腿貓回心一想，郎如鐵也未嘗不是一番好意，最少，他是給自己的臉上貼金了。

八腿貓就算想救包可靠，但在那樣的情況下，憑八腿貓的武功是絕對無法可以救得了包可靠的。

郎如鐵不會袖手旁觀，那倒是不假。

黃衣老翁上上下下的打量着郎如鐵，半晌才道：「你招惹麻煩的本事好像越來越大了。」

郎如鐵悠然道：「不是好像，而是實在越來越大。」

黃衣老翁冷冷一笑：「年青人，你以爲這是一種很有趣的事？」

郎如鐵道：「據前輩看來，這種事必然一點趣味也沒有？」

黃衣老翁搖搖頭，道：「那也不是，老夫年輕的時候，也是和你一般脾氣。」

郎如鐵嘆道：「既然如此，前輩一定很了解晚輩了？」

黃衣老翁道：「可以這麼說。」

郎如鐵的瞳孔在收縮，良久才道：「前輩這一次來這裏，是否要殺我？」

黃衣老翁目光一閃，冷然道：「老夫有殺你的理由嗎？」

郎如鐵嘆了口氣，搖頭道：「晚輩不知道，但曾三已經死了。」

黃衣老翁的眼睛變得很深沉，道：「老夫知道。」

郎如鐵淡淡道：「他是一個很不錯的殺手。」

黃衣老翁並不否認，緩緩道：「他的殺人手段若不高明，也不敢要價如此之高啊。」

郎如鐵嘆道：「但他還是失敗了。」

黃衣老翁沉默了半晌，忽然道：「他令老夫很失望。」

八腿貓突然跳了起來：「是你聘請曾三來殺郎如鐵的？」

黃衣老翁却連睬都懶得睬他一眼。

幸好八腿貓並不介意。

他一點都不介意。

（二）

雨點仍不停的灑在路上。

黃衣老翁帶着郎如鐵，離開了天房樓走了。

八腿貓沒有跟隨着，因爲黃衣老翁顯然並不怎樣歡迎他。

八腿貓忽然發覺這座天房樓是「自己付錢開設」的，那種感受的確很有趣，就像是一個呆子張開嘴巴打呵欠，而天上忽然掉下了一個大肉包子，把他的嘴巴塡得滿滿的一樣。

在這裏，他是很安全的。

最少，包可靠一定會保護他。

× × ×

雖然雨點早已打濕了他們的衣裳，但這一老一少仍然在濕滑的泥濘上一步一步的走動着。

他們一直向北而去。

過了半個時辰之後，他們來到了一間古老、陰沉的大屋。

屋內沒有燈光。

黃衣老翁推門而進，裏面一片漆黑。

黃衣老翁燃點着一支蠟燭，然後問郎如鐵：「難道你不怕老夫會誘殺你？」

郎如鐵沉默了很久，才淡淡道：「前輩已有多久沒有殺人？」

黃衣老翁乾咳一聲，道：「超過二十年了。」

郎如鐵道：「前輩若要殺我，絕對不會親自動手，而且我也不見得這樣可惡，前輩非殺我而不甘心。」

黃衣老翁似是怔了一怔，繼而長長嘆道：「去年老夫確有殺你之心，但曾三失手之後，老夫已打消了這個念頭。」

郎如鐵道：「當時前輩要殺我，是否認爲晚輩會對白小姐不利？」

黃衣老翁搖搖頭，道：「你怎會對小姐不利？老夫唯一忌憚者，是你會影响到她的身體。」

郎如鐵聳然道：「她有病？」

黃衣老翁嘆道：「她也許沒有甚麼病，但女孩子在情場上遭遇到挫折，就可能會害起大病來。」

郎如鐵吸了口氣。

「她已病過一次？」

「不錯。」黃衣老翁道：「柳平彥死在海星堡中，對她的打擊是很沉重的。」

郎如鐵目中露出了極痛苦的神色。

柳平彥被殺，對他來說，又何嘗不是一個極沉痛的打擊？

只有他才知道，他與柳平彥的友情是何等深邃。

他絕不能寬恕殺害柳平彥的兇手！

黃衣老翁嘆息着，又道：「老夫是過來人，知道男女間的事，絕對不能免强，老夫在去年聘兇刺殺閣下，就是不想小女有太多的煩惱。」

郎如鐵吸了口氣，道：「晚輩曾讓白小姐有很多煩惱？」

黃衣老翁點點頭，道：「倘若世間上不是有柳平彥這一個人，她的選擇也許是你，你雖然狂野不覊，但無可否認相當吸引女孩子。」

郎如鐵黯然道：「可惜晚輩緣慳福薄，這是命中註定。」

黃衣老翁嘆道：「小女屢勸你莫再興報復之念，但你全不聽從，老夫一氣之下，就去找曾三。」

說到這裏，長長的吐出口氣，良久才慢慢接道：「想來當時老夫也未免是太糊塗一點，你雖然可惡，但却並不該殺。」

郎如鐵淡淡一笑，道：「每個人偶然也會有糊塗的時候，而且前輩完全是爲了白小姐着想，就算殺了我，也不是一件錯事。」

黃衣老翁沉吟着，道：「這半年來，你一直都沒有採取直接的行動，對付海星堡。」

郎如鐵點頭承認。

黃衣老翁接道：「目下的形勢相當微妙，海星堡與强秦帮互相按兵不動，這大半年來，雙方的活動，幾乎陷於中止的狀況。」

郎如鐵道：「那只是表面上的情況而已，實際上，雙方都已密鑼緊鼓，一場慘烈的火併隨時都會展開。」

黃衣老翁點點頭，道：「你說的不錯，海三爺與秦大官人都是老謀深算之輩，他們按兵不動，其中最少有一半理由，是因爲你仍然活着。」

郎如鐵並不覺得這句說話很奇怪，而且點頭不迭道：「晚輩的確牽制着這兩個帮會，他們都希望晚輩與對方首先發生衝突，而讓自己有坐收漁人之利的機會。」

黃衣老翁道：「你年紀並不大，居然能憑個人之力，影响强秦帮與海星堡，確然是難能可貴。」

郎如鐵嘆道：「只可惜這並不是一件值得驕傲的事。尤其是强秦帮它在江湖上多存在一天，天下蒼生就多受一天殘酷的毒害。」

黃衣老翁道：「海星堡和强秦帮都冀圖坐收漁人之利，而你呢？」

郎如鐵茫然道：「我又如何？」

黃衣老翁道：「你是否也想坐收漁人之利？」

郎如鐵道：「晚輩有一件事放心不下的。」

黃衣老翁目光一閃，道：「你掛念着海飄？」

郎如鐵點點頭，道：「這個女孩子是無辜的，她若遭遇到甚麼意外，晚輩實在難辭其咎。」

黃衣老翁嘆道：「唉！你真的這麼關心她？別忘記她的父親是殺害柳平彥的兇手。」

郎如鐵凝注着那根將燃盡的蠟燭，突然道：「海三爺是兇手，但海飄不是。」

黃衣老翁道：「你對她這麼好，並不是因爲你喜歡她，而是因爲她是柳平彥最心愛的女人，所以你不忍心她受到任何的傷害。」

郎如鐵黯然一笑：「前輩是不是覺得我很卑鄙？」

黃衣老翁立刻搖頭，道：「你就算不能算是一個正人君子，但也決不是卑鄙小人，而且無論是誰交着你這麼一個朋友，都是一種天大的福氣。」

郎如鐵目光一亮，道：「前輩把我帶到這裏，未知有何指示？」

黃衣老翁默然半晌，才緩緩說道：「你是不是打算血洗海星堡？」

郎如鐵道：「血洗二字，未免太隆重一點，但晚輩一定要海三爺血債血償。」

黃衣老翁搖頭嘆息，道：「你的觀念

怎會如此齷齪?難道你沒有聽過『冤冤相報何時了』「這句老話?」

郎如鐵的目光忽然變得鬆馳下來。

黃衣老翁道:「海三爺並不是甚麼好人,這一點老夫比誰都清楚,但與秦大官人相比下來,他最少還有點假仁假義。」

郎如鐵已明白黃衣老翁的意思。

黃衣老翁沉聲接道:「你若先去動海星堡,獲得最大利益的就是秦大官人!」

郎如鐵緩緩道:「前輩說的不錯,晚輩一直都在顧慮着這一點。」

黃衣老翁道:「所以,在强秦帮還沒有遭遇到嚴重挫折之前,你絕不能去動海星堡。」

郎如鐵道:「相反的,晚輩要與海星堡聯手,務求先把强秦帮毀掉再說。」

黃衣老翁連連點頭,道:「老夫之意,正是如此。」

郎如鐵忽然長長的嘆了口氣,道:「其實晚輩也很明白,秦大官人是絕對不會放過我的,他一定要爲方殺報仇。」

黃衣老翁道:「秦大官人在方殺身上花了不少心血,你一手把他毀滅,這段仇恨他永遠都不會忘記。」

郎如鐵道:「去年晚輩曾與秦大官人相遇,他並沒有動手。」

黃衣老翁道:「你雖然是他的眼中刺,但比起海三爺來說,還是猶有未及,當時他不動手,是因爲你正在與海星堡爲敵之故。」

郎如鐵道:「依前輩之見,該當如何才是?」

黃衣老翁道:「先對付强秦帮,柳平彥的事,慢一步再說。」

郎如鐵長長的吸了口氣,閉目沉思。

過了很久,他忽然問道:「這是前輩的意思?」

黃衣老翁緘默着。

郎如鐵忍不住又問:「這是前輩的意思?還是白小姐的意思?」

黃衣老翁仍然無言。

就在這時候,燭光已熄滅,但另一道明亮的火光却燃亮起來。

那是一盞美麗的燈籠。

燈籠雖然美麗,但更美麗的却是提着燈籠的手。

這一隻柔荑般的手固然美麗,人更是漂亮的出奇。

能令郎如鐵衷心讚美的女人,直到現在爲止,還只有兩個。

其中一個就是海飄。

但海飄還沒有成熟,而且她並不是郎如鐵朝夕思慕的人。

能令他衷心讚美,而且每一個晚上都出現他腦海裏的人,是白盈盈。

午夜提燈而來的這個女郎,就是白盈盈。

(三)

白盈盈的影子,就像是一個足以讓郎如鐵心碎的夢,忽然活脫脫地出現在他的眼前。

他並不是第一次有這種感覺。

他每次看見白盈盈的時候,都有這種感受。

這種感受彷彿是興奮、哀愁、飄浮、錯愕一併交集在一起的,你永遠不能分辨出,這究竟是一種怎麼的滋味。

郎如鐵分不出。

這好像是喝醉了酒,但却連這種酒叫甚麼名字還不知道。

他多久沒有看見過白盈盈了?

時間算來說長不長,說短不短。

上次見面的時候是大雪天,而現在積雪早已融化,一切都是和暖的,充滿生命氣息的。

但這間屋子却是未免太沉寂,太沒有生氣。

郎如鐵本不希望在這種地方遇見白盈盈,但現在他已無暇去計較這一些。

只要能不時的看到她,就算在另一個世界相會却又何妨?

這種想法也許很消極,很不切實際,但你若是一個無可奈何的人,你就會深切的瞭解到,無可奈何的人唯一能想着的,也許就是這些無可奈何的事。

× × ×

空氣是沉悶的。

白盈盈的臉上沒有笑容,但郎如鐵看見了她的時候,心裏還是覺得很愉快。

他凝視着白盈盈。

她並沒有逃避他的目光,也靜靜的看着他。

沉默了許久的黃衣老翁突然問郎如鐵:「你是否還記得她的父親是誰?」

郎如鐵平靜的回答道:「晚輩怎會忘記?」

黃衣老翁目中寒芒閃動,道:「她的父親是中原第一名俠,雖然他早已病逝,但他的名字還是沒有人能忘記。」

郎如鐵道:「晚輩若能及得上他父親三分之一,已很了不起。」

黃衣老翁正待說話,白盈盈已先一步說道:「你也是一個很了不起的男人。」

郎如鐵免强一笑:「可惜我一直都覺得自己不中用,既對不起父親,也對不起腰間的英雄槍。」

白盈盈道:「你具有凌雲壯志,胆識比令尊更强。」

郎如鐵默然。

白盈盈忽然幽幽一嘆,道:「倘若柳平彥仍然活着,憑你們兩人的力量,强秦帮實在不足爲患。」

郎如鐵臉色一變,道:「妳爲甚麼老是在我的面前提起他?妳可知道,我是多麼的悲痛?直到現在爲止,他還是沉寃未雪!」

白盈盈搖搖頭,道:「這一段仇恨你暫時不必再記掛在心上,難道你忘記了老尉遲?」

郎如鐵突然重重咳嗽起來。

他的心在絞痛,他的腸臟在收縮,他全身的每一根毛管,都彷彿在刹那間直豎着。

他當然沒有忘記老尉遲,也沒有忘記老尉遲這一筆血債。

白盈盈嘆息一聲,道:「老尉遲是親眼看着你長大的,你就算要報仇,首先該去算帳的人,並不是海三爺,而是强秦帮的帮主!」

郎如鐵沉默了很久,終於,說出了兩個字:「不錯。」

白盈盈道:「秦大官人絕對不會放過

你,但現在却是你反撲的最佳時候。」

郎如鐵道:「爲甚麼現在是最佳的時機?」

白盈盈道:「强秦帮已把全部的力量,集中對付海星堡,而且秦大官人已決定在八月十五那一晚,進攻海星堡!」

郎如鐵道:「妳怎麼明知道這個消息的呢?」

白盈盈隨即答道:「是血狐親口告訴我的。」

郎如鐵道:「血狐?」

白盈盈道:「難道你沒有聽過血狐這個名字?」

郎如鐵點頭,道:「我聽說過,他是海三爺的秘密殺手。」

白盈盈道:「他不但是個殺手,而且消息靈通,據說世間上幾乎沒有甚麼事能够瞞得過他。」

郎如鐵忽然笑道:「如此說來,血狐倒是江湖中的諸葛亮,甚至是一個吃飯神仙了?」

白盈盈的臉上却是毫無笑意,她淡淡的說道:「他的消息絕對正確,而且秦大官人決定了的事,通常都不會改變。」

郎如鐵道:「但假如他忽然改變主意呢?」

白盈盈道:「他若改變了主意,對海星堡並沒有任何不利的地方,海星堡早已隨時隨地有所準備,而且他們這一戰無可避免,乃是江湖中人人皆知的事。」

郎如鐵悠然道:「所以强秦帮在甚麼時候大舉進軍,都絕不足以讓任何人感到半點意外。」

白盈盈道:「不錯。」

郎如鐵道:「妳要我怎樣去對付强秦帮?」

白盈盈道:「我要你組織一個秘密的帮會,我們推舉你爲帮主。」

郎如鐵一怔。

白盈盈正色道:「我並不是在跟你說笑,你必須重視這一個帮會的實力,只有它才可以在最後關頭,讓秦大官人陷入萬劫不復之境。」

郎如鐵吸了口氣,道:「妳是要我組織一個秘密帮會,在强秦帮進攻海星堡的時候,突然掩殺,給予强秦帮致命的襲擊,是嗎?」

白盈盈點點頭,道:「這是唯一可行之法,否則,我的看法,海星堡可能會給秦大官人吞掉,而且秦大官人的勢力,將會又有進一步的擴展。」

郎如鐵沉吟着。

白盈盈忽然掏出了一塊令牌,交到郎如鐵的手中。

令牌是用青銅鑄造的,上面彫刻着一條栩栩如生,神態威猛的飛龍。

白盈盈道:「這是飛龍帮的令牌,是我特別爲你鑄造的。」

「飛龍帮?」郎如鐵吟哦着,忽道:「這帮會的名字很陌生。」

白盈盈微微一笑,道:「當然,在今天之前,江湖上根本就沒有任何一個帮叫飛龍帮。」

黃衣老翁目注郎如鐵,忽然道:「從現在開始,你就是飛龍帮的帮主。」

郎如鐵怔住了。

白盈盈道:「這是一件非同小可的大事,你切莫讓我失望。」

郎如鐵苦笑着。

他從來都沒有想過自己會成爲「一帮之主」。

他既沒有這種興趣,也沒有這種野心,而且也不相信自己會是一個很好的領導者。

倘若提出這意見的人不是白盈盈,他一定會推辭不迭,甚至早已溜開老遠。

但現在他沒有拒絕。

就算白盈盈叫他去跳崖,他也未必會拒絕,何况她只不過要求他成爲飛龍帮的帮主?

但實際上,郎如鐵是寧可跳崖,也不想去當甚麼帮主的。

× × ×

飛龍帮成立了。

它是草草創建出來的,唯一比較像樣者,就是那一塊飛龍令牌。

郎如鐵本來不喜歡這種東西。

他總覺得這種東西雖然代表了權力,但却太碍手碍脚。

但現在這令牌却令他不忍離手,因爲這是白盈盈親自交給他的。

你說他是不是一個呆子呢?

× × ×

飛龍帮成立之後,郎如鐵變成了一個很忙碌的人。

他每天都要籌劃着這一個帮會的大小事情。

加入這一個帮會的人雖然並不多,但却都在江湖中有着很大的名氣。

八腿貓當然也是其中一份子。

當他知道郎如鐵已成爲一帮之主的時候,他興奮得像一隻喝醉酒的猴子,爬到樹上手舞足蹈。

但他很快就被黃衣老翁揪了下來。

八腿貓嚇了一跳,這老頭兒的武功怎麼這般厲害?

他悄悄的去問郎如鐵:「這老東西是誰?」

郎如鐵一本正經的回答道:「他是你的祖宗。」

八腿貓笑了。

「難道他也是一隻貓?」

郎如鐵點點頭。

八腿貓又笑了,笑道:「他是不是叫老貓?」

郎如鐵又點點頭。

八腿貓一呆。

過了半响,他才緩緩道:「你不是在誆騙我罷?他眞的叫老貓?」

郎如鐵道:「還差一個字。」

「還差一個字?」

「不錯。」

八腿貓想了一想,又嚇了一跳。

「難道他就是『老山貓』?」

郎如鐵第三次點頭。

「不錯,他就是老山貓,你算是猜對了。」

八腿貓呆住了。

眞的完全呆住了。

× × ×

老山貓也是貓,而且,是一隻吃人的貓。

老山貓當然比八腿貓兇惡得多，郎如鐵可以保證，只要老山貓一動殺機，八十隻八腿貓也得立刻乖乖躺下。

在二十年前，提起了老山貓，誰能不打個寒顫？

直到中原第一名俠白坤雄把他降伏，並易名爲白天爭之後，這一隻兇悍的老山貓才沒有繼續殺人。

白坤雄就是白盈盈的父親！

× × ×

飛龍帮秘密成立，的確是秘密得很。江湖上，誰也不知道這個帮會已成立，而且它建立的目的，是要對付實力强大的强秦帮！

艱苦經營飛龍帮

（一）

飛龍帮的成立，雖然是匆忙一點，但經過老山貓和郎如鐵一番整頓之後，它已長出了根。

郎如鐵是一帮之主，雖然欠缺一種威風八面的氣勢，但他的說話却也沒有誰敢不遵從。老山貓是飛龍帮唯一的老供奉，但他看見了郎如鐵，還得執下屬之禮。

這一個帮會的名字，在江湖上是寂寂無聞的，除了帮會中人之外，誰都不知道江湖上有飛龍帮的存在。

× × ×

八月十一，風已冷。

海飄忽然在江湖上出現了！

（二）

夜風漸寒冷，但天鳳樓內却是暖烘烘的。

天鳳樓是天鳳集內唯一比較像樣的酒家。

天鳳集並不是一個大地方，面積只及雪城的十分之一。在這種地方能够有一座天鳳樓這樣的酒家，已算是相當不錯。

這天晚上，天鳳樓的生意似乎比平時興旺了一些。

在最接近廚房的一張桌子，圍坐着八個長相粗魯，身上都携帶着武器的漢子。

他們顯然都是過着刀頭舐血生涯的江湖人，而且說話中帶着濃厚的蘇、浙口音，絕不會是本地上的人。

桌上已杯盤狼藉，其中還有兩個腰間佩着大刀的漢子，喝得酩酊大醉。

這兩人的酒量未必會比他們的同伴差，但他們却在猜拳、拚酒。

他們喝得比其他六人多得多，喝得多自然也醉得快。

但就在他們幾乎快要醉得倒下去的時候，其中一人突然一腿蹬在另一人的小腹上。

那人臉色一變：「老四，你瘋了？」

其他六人也紛紛制止住動腿踢人的醉漢。

「藍四，你喝得太多，醉了。」

那個叫藍四的人，原本的確醉態可掬，但忽然間他臉上的神態好像完全清醒過來。

「我沒有醉，沒有醉，」他的眼睛瞪得很大，道：「我看見了她！」

「她？」

「她是誰？」

藍四吸了一口氣，道：「是海三爺的女兒！」

「海飄？」

「不錯，是海飄！雖然我從來都沒有見過她，但却認出她的劍。」

「甚麼劍？」

「當然是飛星劍！」

刹那間，八個人十五隻眼睛都一齊亮了。就連那個小腹被蹬了一腳的人也不例外。

八個人怎麼只會有十五隻眼睛？

原來那個被人蹬了一腳的醉漢，他只有一隻眼睛。

左眼。

所以，他的外號就叫左眼豹。

（三）

自從海三爺的懸賞生效之後，江湖上不少高手都來到了這個酷寒的北方。

這八個人也是高手。

黑道上的高手。

在淮陽一帶，不少人都曾吃過風流八義的苦頭。

風流八義，就是八個自命風流的江湖大盜。

近兩年來，他們已沒有在淮陽一帶犯案，他們的足跡漸向北移。

最近一次犯案，是在一年之前，地點是長白山下的長怡鎭。

長怡鎭雖然並不是一個很大的市鎭。但這裏却有兩個腰纏萬貫的鉅富，他們一個是參商，另一個却是二十年前在京師裏人稱珠寶大王的甘二爺。

這兩人非但富甲一方，而且在地方上也很有點勢力。

他們的府宅上，當然不乏武功高强的護院武師，而甘二爺更是武當派的俗家弟子，劍法和掌法都具有相當的造詣。

在一年前的秋天，風流八義實在很窮了，八個人的身上加起來還沒有一千兩銀子。

以風流八義花錢的習慣而論，這幾百兩銀子還不够賭一手骰寶、牌九，當然非幹一票買賣不可了。

就在一年前的一個秋夜裏，風流八義闖進甘家莊，與甘二爺血戰整個時辰，殺了三十二人，刼去三萬兩紋銀，還有珠寶奇珍無數。

但他們並未滿足，又以閃電手法刼殺參商，斬獲更是豐富。

他們八人總共駕駛着八輛馬車，空車而來，滿載離去，其中還有幾個姿色不俗的良家婦女。

他們唯一的損失，就是林豹不見了一隻右眼，那是被甘二爺刺瞎的。

自此之後，林豹有了一個外號，就叫「左眼豹」。

缺少了一隻眼睛的林豹，比以前更殘酷，他的豹尾鞭也更兇悍、更辛辣。

但風流八義最厲害的人並不是他，而是皇甫老大。

（四）

皇甫老大也就是風流八義的老大。

他既不算老，個子也不算大。

唯一最大的，就是他的眼睛。

他的眼睛雖然很大，但却混濁無神，好像已經病了十幾年似的。

但當他驀然聽見「海飄」這兩個字的時候，他的目光忽然變得就像是黑夜裏的貓頭鷹。

一年前，他們刼回來的財富，雖然還有不少存放着，但現在尋獲海飄的懸賞已提高到二十萬兩，這實在是一個極大的誘惑。

而且只要找到海飄，把她送回海星堡，實在是易如反掌的事。

雖然這裏暖烘烘的，但他們却毫不考慮就向外面衝了出去。

天鳳樓的伙計沒有追出去，因爲這八個人並非白吃白喝，當皇甫老大離開這裏的時候，已在櫃枱上留下一錠最少有五兩重的金子。

掌櫃的瞧着這錠金子，不禁張大了嘴巴，直到許久許久還合不攏。

以前也曾經有人用金葉子付賬，但份量遠遠及不上這錠金子。

這一錠金子已足够這八個人再回來吃喝幾十次，但付賬的人臨走時却說：「餘下來的都是伙計的賞錢。」

聽到了這句說話，掌櫃的和那些伙計又焉能不呆了大半天？

（五）

藍四的外表雖然也和他的伙伴一樣粗魯不文，但他的眼光和眼力都在其他人之上。

雖然剛才他已最少有八分酒意，但他還是一眼就看見了街上有五個美麗的女郎，騎着五匹駿馬緩緩走過。

藍四本來就是個淫賊，忽然間看見五個絕色美女，他的眼睛當然不會輕輕便放過。

他的眼力實在厲害。

他的眼光實在看得很準。

雖然只是驚鴻一瞥，但居然給他看出了最漂亮的一個長髮女郎，她背上揹着的就是飛星劍！

除了海飄之外，世間上又有誰能有機會擁有飛星劍？除非海飄已然遇害，那才自當別論。

但藍四却幾乎敢肯定，這個長髮女郎就是海飄。

海飄雖然年紀輕輕，但一早就已被人推許爲北武林的第一大美人。

而剛才過路的長髮女郎，實在太美麗，而且年齡和外貌上，都與江湖傳言極爲脗合。

基於這些理由，這個長髮女郎極有可能就是海星堡主懸賞二十萬兩要找尋的寶貝女兒——海飄！

而且，他也相信憑風流八義的武功，實在很容易就可以把這個千金小姐制服。

（六）

天鳳集唯一的客棧，就在天鳳樓西南五十丈之外的一座竹林後。

這間客棧雖然並不大，但地方和房子都像它的名字同樣幽雅。

它的名字是芳竹小館。

× × ×

芳竹小館雖然並不是酒家，但却也有飯點供應。

這裏只是不賣酒。

幸好海飄和那四個女孩子都沒有喝酒的習慣。

她們現在要求的，是舒適雅潔的房子，和一頓可以讓她們塡飽肚子的晚飯。

芳竹小館都令她們感到很滿意。

她們每人都點了一樣菜。

蔗糖點的菜是蜜汁火腿。

花枕兒點的菜是香葱爆羊肉。

不懶點的菜是蝦子燒海參。

小紅娘點的菜是醋溜腰片。

海飄點的菜最特別，她要了三十隻生鷄蛋。

芳竹小館的伙計雖然覺得奇怪，但顧客的吩咐是如此，倒也不敢多問。

一盤爲數總共三十隻的鷄蛋，很快就被端了出來，放在她們圍坐着的桌子上。

其他四個女孩子都看得有點出神。

花枕兒瞧了一口唾沫，皺眉道：「妳要我們每人都吃六隻鷄蛋？」

海飄露出了一個神秘的笑容，忽然壓低聲音說道：「這些蛋，妳們一個都不能吃。」

小紅娘瞪大了眼睛：「難道妳一個人就能把三十隻鷄蛋全部都吃掉？」

海飄搖搖頭。

「我也不吃。」

「妳也不吃？」蔗糖也忍不住開口。

「當然不吃，」海飄眨了眨眼睛，道：「這些蛋是既不能吃，也不能碰的。」

花枕兒舌頭一伸：「聽妳的口氣，莫不是這些蛋都有毒。」

「本來無毒，但很快就會變成有毒了。」海飄一面說，一面把一包粉末撒在蛋上。

粉末是黃色的。

鷄蛋也是黃色的。

粉末撒在鷄蛋上，看來完全沒有甚麼異狀，如果不是親眼看見海飄把粉末撒上去，別人根本就很難察覺出來。

花枕兒的舌頭又再伸了一下，瞧着海飄道：「妳在攪甚麼把戲？」

海飄沒有回答她。

花枕兒也沒有追問下去，因爲她已發現，這裏又來了幾個顧客。

但他們一點飢餓的樣子都沒有。

他們不是酒氣薰天，就是吃得飽飽的，連嘴角肥膩膩的油都沒有揩掉。

他們總共有八個人，其中一個只有一隻左眼！

這一隻左眼色迷迷的，老是盯在花枕兒胖胖白白的臉龐上。

花枕兒氣極了，她恨不得把桌上的鷄蛋擲在這個獨眼人唯一的左眼上！

她沒有擲，只因爲她知道蛋裏有毒，自己用手拈蛋，可能會給自己惹來麻煩！

她只好沉下臉來，看看海飄有甚麼打算。

海飄背對着那八個人，好像根本不知道背後最少有十幾隻眼睛，不斷的打量着她們。

這時候，香葱爆羊肉來了。羊肉好香。

這時，一個黃衣、黃臉、黃牙，連一雙眼睛都黃黃褐褐的漢子，嬉皮笑臉的走了上來！

「唔，好香！好香！」

沒有人理睬他。

連平時說話最多，辭鋒最厲害的小紅

娘都不發一言。

她們舉筷，吃肉！

黃衣人笑了！

他的身子幾乎挨到小紅娘的臉上，笑着說：「這麼香、這麼滑的肉，能不能給我嚐一口？」

他的說話實在露骨，實在肉麻！

這是「風流」？他的同伴笑了，笑聲就像是七隻在泥沼裏打滾的山豬。

海飄差點想吐。

她吐不出，也許是因爲她已很餓，肚子裏根本沒有甚麼東西可以讓她吐出來。

但小紅娘却再也忍不住了，她突然站起，一雙筷子就向這黃衣人的鼻孔插去！

爲財可斷義

（一）

黃黃褐褐的眼睛一直都盯着小紅娘・直到筷子幾乎插進鼻孔的時候，黃衣人的眼睛還是沒有眨動一下。

他是風流八義裏的上官八・

上官八一向自命風流，但其實却是一個下流人物。他的尊容猥瑣不堪，絕對沒有半點值得女人欣賞的地方。

他最大的本事，就是能够把自己當作是一個漂亮的小白臉。

他多情，可惜却無法擺脫「自作」二字。

自作多情的男人，通常都有一個毛病，就是不懂得拈拈自己的份量！

上官八不自作多情的時候，已給人一種面目可憎的印象。

當他自作多情的時候，他臉上的表情簡直就可以同時嚇呆三百頭河馬。

河馬也許不會吐。

但女人却會。

海飄和小紅娘雖然沒有吐，但不懶却眞的吐了！

× × ×

竹筷雖然並不是甚麼厲害的武器，但從小紅娘出手的姿勢和速度看來，要刺穿上官八的鼻樑，實在並不是一件很意外的事！

無論怎樣，小紅娘的出手已絕不能算慢。

不但不慢，而且江湖上已很少人能比得上！

但上官八却也有值得驕傲之處，雖然小紅娘出手快如閃電，但當竹筷幾乎命中目標的時候，他的雙掌突然用力向竹筷上挾去。

這一手功夫很冒險。

但他成功了，竹筷已被他緊緊的挾住，無法再移動分毫。

風流八義一起狂笑！

小紅娘突然踢出一脚，踢的是男人最重要的地方！

她這一脚更快，而且比一把鋒利的尖刀還更要命！

上官八嚇了一跳，連忙退後。

「我的姑奶奶，妳怎麼給相好的來這麼一手？……」

他雖然給嚇了一跳，但臉上還是一副嬉皮笑臉的樣子。

他退後，以爲小紅娘一定會再追上來，再踢幾脚。

但小紅娘沒有追上去！

她不但沒有追前，而且以一種絕快的身法向後急退。

上官八雖然覺得有點意外，但却還不致於意外到吃驚的程度。

但接着，一團小小的黑影向他的臉上飛射過去。

一時之間，上官八也看不清楚那究竟是甚麼東西，只好向左一側閃避。

但這一團小小的黑影却實在來得太快，一陣怪響，這團黑影「噗」聲爆裂，擊中了上官八的右半邊臉龐！

上官八又驚又怒，伸手向臉上一抓，指掌間盡是又濕又濡的感覺！

他自己還沒有看見臉上究竟被甚麼東西擊中，但他的同伴却已看得清清楚楚！

那是一隻鷄蛋。

這一隻鷄蛋外表上和別的鷄蛋沒有甚麼分別，但當它爆裂之後，風流八義的臉上全部變了顏色。

這鷄蛋的蛋白和蛋黃都已變成了慘綠之色。

（二）

上官八盯着自己的手掌，整張臉彷彿已變成了慘綠之色。

其餘的人都看着他！

也有人目不轉睛的盯着海飄。

因爲這一隻古怪的鷄蛋，就是海飄出手向上官八的臉上擲去的。

她這一擲之勢看似簡單，但却已足够讓風流八義人人的心中爲之一陣跳動。

尤其是那隻古怪的鷄蛋，不問而知是有毒的！

左眼豹縱身上前，在上官八的臉上看了好一會，但却看不出半點頭緒！

這究竟是一隻怎樣的鷄蛋？

鷄蛋上究竟有些怎麼樣的毒？

× × ×

桌上還有蛋。

這二十九隻蛋當然也和上官八臉上的蛋一樣，全是有毒的。

上官八雖然是個大男人，但他的身上居然會有一塊紅色的小手絹，上面還繡着一雙栩栩如生的黃蝴蝶。

黃蝴蝶是江南名妓，她對男人的餽贈，往往就是這種小手絹。

這一雙蝴蝶是黃蝴蝶親手繡上去的，但黃蝴蝶却從來沒有把這種小手絹送給上官八。

上官八所以能擁有這種小手絹，是因爲他把黃蝴蝶先姦後殺，然後還在她身上搜出一塊小手絹，作爲「永留紀念」。

這就是他的「風流」！

（三）

蛋漿已抹淨，那塊小手絹也被上官八拋到老遠。

但他的右半邊臉仍然是一片慘綠！

風流八義臉色俱是一變。

左眼豹本已有幾分醉意，他一搖一晃的走到海飄面前，大聲道：「海小姐，咱們兄弟一番好意，妳怎麼出手傷人？」

海飄冷冷一笑，眼睛却只是盯着桌上的二十九隻鷄蛋，道：「你是不是也想吃一隻鷄蛋？」

左眼豹板着臉，道：「拿解藥來。」

海飄搖搖頭：「沒有解藥。」

左眼豹冷冷道：「毒是妳放的，居然會沒有解藥，這種謊話能騙得了誰？」

海飄橫了他一眼，忽然笑了笑：「就是用來騙你們這種寃大頭的。」

左眼豹心中一動！

他剛才還是怒氣沖沖的，但海飄的笑容實在是太甜、太美麗了，居然一下子就把他的火氣熄滅得乾乾淨淨。

左眼豹吸了口氣，道：「他是我們的兄弟，我們總不能看着他受痛苦！」

海飄悠悠一笑，道：「他現在很痛苦嗎？」

左眼豹一怔！

他望了上官八一眼，只見上官八的右半邊臉龐雖然一片慘綠之色，難看到極點，但却沒有絲毫痕癢，或是痛苦的象徵。

左眼豹忍不住問上官八：「你臉上癢不癢？」

上官八搖頭。

左眼豹又問：「痛不痛？」

上官八道：「也不痛。」

風流八義又是爲之面面相覷，難道這隻古怪的鷄蛋居然完全沒有毒？

海飄淡淡一笑，道：「你們儘管可以放心，這種鷄蛋絕不會毒死人，因爲根本就沒有毒。」

左眼豹道：「他臉上的……」

海飄截然道：「他臉上的並不是毒，現在不會毒發，將來以後也不會出任何的毛病。」

說到這裏，她的眼珠子轉動了一下，半晌才道：「只不過臉頰上的綠色，却必須等到一段時期之後，才能漸漸消散。」

皇甫老大忍不住道：「要等多久？」

海飄淡淡道：「這倒很難說，要看看他的壽命有多長久才能決定。」

皇甫老大一怔！

「這句說話是甚麼意思？」

海飄眨了眨眼睛，笑道：「他若明天死掉，這種慘綠的膚色明天就會漸漸消失，但他若長命百歲，那只好等待好幾十年了。」

風流八義十五隻眼睛的目光都變了！

花枕兒却鼓掌笑了起來！

「好極了，讓他留個記號，好讓他永遠都忘記不了我們的海小姐。」

不懶却搖搖頭：「這有甚麼好？他本來就是一隻癩蛤蟆，只不過現在變成了一隻比癩蛤蟆更難看的畸型癩蛤蟆而已！」

蔗糖忍不住笑了起來，道：「這種有特別記認的癩蛤蟆最少有一種好處，就是以後再也不會以爲自己是個小白臉。」

小紅娘吃吃一笑。

「剛才我以爲他是再世潘安，所以才和他玩兩手，想不到再世潘安這麼快就變成了癩蛤蟆，唉……」

上官八的右半邊臉龐一片慘綠，但左半邊臉龐却已因憤怒而變成了紫醬之色。

他突然像一隻發了瘋的野狗，向海飄飛撲過去。

（四）

風流八義一向都是兇慣了的大惡人，而且睚眦必報，海飄把上官八的臉孔弄得一塌糊塗，上官八要報復，那是天經地義的事。

但他一出手，立刻就最少有六隻手把他攔阻住。

攔阻住上官八的人，其中一人更是皇甫老大。

上官八怒極揮臂。

「你們爲甚麼攔着我？讓我把這婊子一刀砍爲兩段！」

他的說話剛出口，一道森冷的刀光已沖天飛起。

刀光！

血光！

兩種令人心悸的光芒同時在芳竹小館內暴現。

一個人的身子攔腰被砍爲兩段，兩截已分離了的軀體猶自痛苦地在掙扎。

這個被一刀砍爲兩段的人並不是海飄，而是上官八！

× × ×

把上官八一砍刀爲兩段的刀，本來就是上官八的刀。

他的刀比一般人所用的都略長，施展起來的時候也是別具一番威力。

但他的手還未把刀拔出，另一個人的手已把刀拔出刀鞘，而且毫不留情就在他腰間揮砍過去。

這一刀極快，這一刀極具殘酷！

而且拔刀殺上官八的人，赫然竟是皇甫老人！

（五）

皇甫老大一刀把上官八揮砍爲兩段，衆人雖然覺得意外，但却沒有人埋怨他。

他們都明白皇甫老大爲甚麼要殺上官八。

上官八得罪的人是海飄，而海飄却是他們的大財神爺。

初時大家都沒有注意到這一點，但當皇甫老大遽施毒手之後，他們都省悟過來了。剛才上官八居然要殺海飄，而且言出不遜，罵她「婊子」！

上官八的眼睛猶自瞪着！

他也許至死還不明白，他的性命和二十萬兩銀子相比下來，實在是太微不足道了。

皇甫老大殺了他，臉上毫無表情。

他緩緩的去到了海飄面前，說：「他實在太不像話，海小姐，切莫見怪。」

海飄冷笑，用一種鄙夷的目光盯看着他。

藍四忽然朗聲說道：「轎子和馬車都已在外面準備停當，白小姐，我們現在可以啓程了。」

「轎子？」小紅娘一怔。

「馬車？」花枕兒也脫口嚷了出來。

不懶冷冷一笑，目注藍四：「你叫甚麼名字？」

「在下藍四。」

「藍先生，今天像喝了不少酒。」

「在下仍然很清醒。」

「你備轎備車，是不是要想把海小姐迎娶回去？」

藍四微微一笑。「在下無德無才，那有如此艷福？」

小紅娘冷冷道：「你要把海小姐送到甚麼地方？」

藍四沉默半晌，終於說出了三個字。

「海星堡！」

（未完）



俠義奇情
長篇連載





黃鷹・文
盧令・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公孫弘與獨孤鳳在路上騁馳，突然接到飛鴿傳來訊息——十三分舵被挑，弟子無一倖免，這一噩耗，使兩人驚愕不巳。於是便撥屬轉回該分舵，在當地一查，始知行兇者叫管中流，巳朝武當山方向而去。公孫弘獲悉這一情況之後，便立開劇鬥。結刻放出飛鴿傳書，要寒江釣叟攔途截擊。一天，寒江釣叟在江邊截獲管中流，雙方即展果，寒江釣叟不敵，節節敗退，管中流窮追不捨，殺至江邊，寒江釣叟即來一個水遁，借水逃向對岸。隨後，管中流繼續向武當進發。在武當，堅苦思辱，而仍未蒙掌門收到門牆的雲飛揚，那日釣獲一尾鯉魚，送與倫婉兒共享……

武當戰雲湧　賓主爭上陣

倫婉兒吃了一口，不由讚出來。「好鮮甜。」

「當然了，我用一條大鯉魚煑的。」

「是眞的？」倫婉兒嫣然一笑。「太辛苦你了。」

雲飛揚看見倫婉兒這樣開心，不由大樂。

× × ×

粥在笑語聲中吃光，雲飛揚本以爲太多，現在反而又嫌不够了。

他只望能夠逗留多一會，所以收拾起東西來，也是慢吞吞，毫不着急。

夜色這時候巳深沉。

「琤琮」的紘聲忽然响起來，彷似近在咫尺，又像遠在天外。

紘聲一入耳，倫婉兒就變得更開心，她本來在帮忙雲飛揚收拾東西，也是一面在笑語。這時候笑語聲一頓，動作却快起來。

雲飛揚並沒有在意。

「就放在這裏，讓我替你洗乾凈。」

倫婉兒看已經收拾妥當，這樣說。

「不用不用。」雲飛揚當然搖頭，才將瓦煲捧起來，倫婉兒巳往外走。

雲飛揚只有跟着。

紘聲琤琮不絕，非常悅耳，倫婉兒走出房間，也似爲紘聲吸引，顯得有些兒精神恍惚。

她接着對雲飛揚道：「那我也不送你回去了。」

雲飛揚連聲：「不必。」方待要再說什麼，倫婉兒巳舉步走前去。

走出了院子。

——她急着去那兒？

雲飛揚方在奇怪，就看見一樣東西從倫婉兒身上掉下來，連忙叫住：「婉兒姑娘——」

倫婉兒忙應一聲：「我們改天再好好的談一談。」一轉消失。

雲飛揚聽說又是一怔，才再舉步走過去。

一個香囊棄在那邊的地上，雲飛揚絕對肯定，那是倫婉兒之物，一向隨身携帶，珍如拱璧。

——她看得這麼重要，怎會這麼輕易失落在地上？

——莫非是有意留給我？

雲飛揚欠身拾起香囊，又怔在那裏。

× × ×

紘聲來自一株古松之下。

星光凄冷，古松蒼勁，盤膝坐在古松之下的傅玉書，看來更加上瀟洒脫俗。

一張五紘古箏放在他身前一方大石之上，他雙手悠然撫箏，彷彿亦沉醉在琴聲中。

倫婉兒躡足走至，一聲不發，只恐驚擾傅玉書。

傅玉書却仍然發覺倫婉兒到來，彈着琴突問：「師妹，你來了。」

倫婉兒微笑應道：「師兄，繼續彈下去。」

傅玉書一笑，紘聲「琤琮」的不絕，倫婉兒在這邊一方石坐下，傾耳靜聽，很快就陷入忘我之境。

看情形，她巳不是第一次聽傅玉書鼓箏，而且顯然還發生了很大的興趣。

傅玉書目注倫婉兒，雙手不停的拂動，曲調始終未亂，在那方面的造詣無疑甚高。

古老的曲調有如清溪水流，所有的疲倦、憂鬱彷彿巳經被紘聲濾盡。

曲盡處，傅玉書神采更飛揚，倫婉兒却似未覺。

傅玉書笑問：「師妹，這曲子你覺得怎樣？」

「很好。」倫婉兒如夢初覺。

傅玉書接道：「你喜歡就最好。」

「怎麼？你是奏來給我聽的？」

傅玉書無言頷首，倫婉兒的臉頰不由紅起來，低聲道：「師兄，你文武全才，眞是了不起。」

「又說這些了。」

「是啊，師兄，什麼時候，你敎我奏這個？」

「你眞的要學。」

「當然是眞的，你說啊，什麼時候才開始敎我？」

「現在怎樣？」傅玉書說得很認眞。

倫婉兒不假思索，立即點頭，急步走過去。

傅玉書起來讓開，倫婉兒在石前坐下，雙手按在紘綫之下，問道：「是不是這樣？」

傅玉書搖頭，俯身一手輕按在紘上。

「看穩了。」

兩人的距離巳非常接近，傅玉書巳嗅到發自倫婉兒身上的淡淡幽香。

他的手一撥，「琤琮」的一聲，心紘亦震盪起來。

倫婉兒依樣畫葫蘆，又是「琤琮」的一聲，却是那麼的低沉無力。

她不由抬頭望去，就發覺傅玉書正在注視着自己。

四目交投，倫婉兒嬌靨一紅，垂下了頭，輕聲道：「怎麼你彈的我就是彈不出來。」

「因爲你的左手姿勢雖然正確，右手却按錯了，應該這樣。」傅玉書輕輕捉住倫婉兒的右手。

倫婉兒沒有作聲，也沒有掙開，一張臉巳紅到脖子去。

傅玉書看不到，却感到倫婉兒的手在微微的顫抖。

「琤琮」又一响，終於撥出了那一聲，傅玉書接問：「是不是？」

倫婉兒無言頷首。

× × ×

房中一燈如豆，雲飛揚手抓着香囊，呆坐在床沿，只顧想着方才倫婉兒吃粥的情形。

他的臉上有笑容，笑得却像個白痴。

也不知過了多久，他才從回憶中醒過來。

周圍望一眼，颯地跳下來。

他東翻西抄，終於找到了文房四寶，磨了滿滿的一硯墨汁之後，又呆在[illegible]旁。

他眉頭深鎖，好容易才展開笑臉，隨即揮筆疾書，字寫得居然還很不錯。

× × ×

燈更淡，地上遍是一團團的廢紙，雲飛揚寫了又改，改了又丟，丟了又寫，足足化了半個多時辰，才寫好他要寫的那封

信。

他將黑漬吹乾，搖頭擺腦的讀了幾遍，才將信摺起來。

看看香囊，再看看那封信，他終於有了分寸，將那封信再一摺，小心翼翼地塞進香囊內，又呆在那裏。

他的目光逐漸迷濛，倏的一笑，手執香囊，往外就走。

才走到門前，又停下，伸手掩住了心胸。

「怦怦」心跳聲清楚可以聽到，他呆在那裏想了一會，將香囊往懷中一塞，霍地轉身回奔到床前，俯身從床下抓出了一罈酒，將蓋子扳開，捧起來，仰首痛快的喝了幾口。

酒珠濺濕了他的衣衫，他完全沒有在意。

幾口酒喝下，他的臉頰已發紅，也不知是因爲心情太興奮還是酒力已經發作。

「蓬」一聲他將小酒罈放在桌上，立即衝前推開門，放步疾奔了出去！

× × ×

一口氣奔到倫婉兒房門外，雲飛揚腳步「霍」地一頓，定神往四周一望。

院子中就只有他一個人。

一咬牙，他探懷取出那個香囊，本待衝上去，結果却還是躡着腳步走上門前石階。

房中有燈光透出，雲飛揚在門前打了一個轉，却走下石階。

他張口欲呼，話到了咽喉，又嚥了回去，那樣子，比方才送粥來的時供還要緊張。

因爲他現在送的是一封情信。

他繞着院子打轉，倒希望倫婉兒又像方才那樣，在自己身後出現，省却那許多麻煩。

他打着轉，忽然聽到了腳步聲。

——果然又在後面來了。

腳步一頓，他裝作若無其事的踢着腳，等到腳步聲在身後停下，才回過頭去：

「婉——」

一個字出口，他整個人就一呆，雙手忙往後一縮。

站在他身後的不是倫婉兒，是赤松。

赤松的鼻樑正在抽動！

雲飛揚傻笑，雙手將香囊藏在背後。

「你在幹什麼？」赤松終於提出了質問。

「沒什麼——賞……在賞月……」雲飛揚支吾以對。

「混賬，今天是初一，那來月賞。」

雲飛揚一呆，抬頭望去，天上果然就只是星光閃鑠。

赤松鼻翅又一陣抽動。「你喝過酒來麼？」

「我……我……」

「你收着什麼東西在身後？」赤松探頭望去。

雲飛揚慌忙廻避：「沒……沒……沒收着……」

「拿來！」赤松暴喝，伸手，目光如電。

雲飛揚無奈將香囊交出來。

「一個香囊？」赤松隨即發現那封信。「這又是什麼？」說着將信抽出來。

雲飛揚大驚失色。

「三更半夜，滿身酒氣，手執香囊，行動鬼祟。」赤松接喝問：「一定是做了什麼不可告人的事情。」

「我……我沒有……」雲飛揚一急，說話也不清楚了。

「沒有？」赤松手指香囊。「那這個香囊，是誰的？」

雲飛揚說既不是，不說也不是，並不知如何是好，傅玉書已伴着倫婉兒走了進來，看見兩人的情形，加快了腳步。

雲飛揚更驚慌，赤松亦回頭望去，倫婉兒一見奇怪道：「師叔，怎麼我的香囊會在你那兒？」

「是你的？」赤松一怔，手指雲飛揚。「那你得問他，我是在他的身上搜出來的。」

倫婉兒「哦」的一聲，望向雲飛揚，雲飛揚只有苦笑。

「裏頭還有一封信。」赤松接將信一抖。

「這封信不是我的！」倫婉兒奇怪之極。

「那又是誰的？」赤松將信抖開來，目光一落。「信末的署名——雲飛揚！」

他瞪着雲飛揚，雲飛揚幾乎沒有昏過去。

「玉書看他寫什麼——」赤松接將信遞給傅玉書。

傅玉書接過。「碗兒妹——」只讀了三個字，就皺起眉頭。

赤松一呆。「讀下去！」

「一日不見，如格三冬……」

倫婉兒聽不懂，雲飛揚却急如鍋上螞蟻。

「玉書，你到底讀什麼？有沒有讀錯？」赤松亦眉頭大皺。

「弟子只是信上寫什麼就讀什麼。」

赤松將信取過來一看，轉塞到雲飛揚手中。「你來讀！」

雲飛揚接信在手，尷尬之極，也不知如何啓齒。

「讀！」赤松暴喝。

雲飛揚硬着頭皮，讀出來：「婉兒妹，一日不見，如隔三秋……」

赤松恍然大悟，哈哈大笑，「哦，原來是一封情信。」

那一邊倫婉兒却紅了臉龐，怒瞪了雲飛揚一眼，飛步疾奔了過去，衝進房間，「砰」的將房門關上。

雲飛揚惶恐的望着那扇關上的房門，也不知道如何是好。

傅玉書走了過來，道：「雲兒，時間不早了，你還是回去睡覺。」

雲飛揚當然聽得出一心在帮忙自己，一點頭，便待轉身舉步却立即被赤松喝住。「沒走得那麼簡單。」

「長……長老……」雲飛揚內心慌了出來。

傅玉書亦急了起來，道：「師叔，這件事……」

赤松冷笑。「交給掌門師兄，看他怎樣處置了。」

雲飛揚一聽，面色大變，豆大的冷汗滾滾落下。

× × ×

燈光蒼白，青松蒼白的臉頰却升起一抹紅暈，顯得生氣之極。

傅玉書看在眼內，不敢作聲，赤松却一副幸災樂禍的樣子。「師兄，你可要好好的教訓一下你的人。」

青松反而冷靜下來，目注雲飛揚，沉聲？「飛揚，不問自取，是爲賊也，屢犯規條，非要重罰你不可。」

雲飛揚垂下頭。

「由明天開始，罰你担水一年。」

「多謝主持……」雲飛揚反而喜出望外。

「不要太歡喜，本座是要你由山下水井担上來。」

雲飛揚傻了臉，由山下到山上，要走多遠，他當然心中有數，就空着身子，也得冒出一身汗，何況還要担着兩桶水？

「還有。」青松正色。「一路担水，一路背誦本派戒條，讓你穩記在心，知所悔改。」

雲飛揚只有點頭。

「還有——」青松意尤未盡。

雲飛揚却駭出了一身汗，道：「主持，你老人家開恩……」

青松一揚手中信，自顧道：「看你錯字連篇，實在有失我武當派體面。」

雲飛揚慚愧的垂下頭，青松轉向傅玉書：「玉書，爲師想你平日抽暇教他唸書寫字，你意下如何？」

傅玉書不假思索，道：「弟子亦早有此心，只是……」

「只是怎樣？」

「弟子恐怕有負師父所託。」

「你是說他不堪造就？」

「非也，飛揚兄天資聰敏，只是師父罰他每天担水，經年累月，難保心疲力倦，無意向學……」

「你的意思是……」

「求師父將罰期縮短。」

「你所說也有道理。」青松沉吟了一會。「那爲師也就網開一面，改罰他担水一月。」

「多謝師父！」傅玉書一推雲飛揚。

「多謝主持。」雲飛揚不忘一句：「多謝傅兄。」

赤松却悶哼一聲。

「去！」青松接揮手，那封信在他手中落下，未及地，已片片碎裂。

九轉金丹

蚝風吹開了朝霧，也吹起了管中流那襲披風，七寶六安手捧琴劍，緊伴左右。

他們已經在武當山下。

仰首望去，武當山淒迷在朝霧中，氣勢非凡。

「近山遠水千里畫，洞天福地四時春——」管中流看着淡然一笑。「武當山人稱武林聖地，果然是一處好地方。」

六安却前望。「公子，前面有幾條小路，不知道那一條才是上武當山去？」

管中流道：「去問不就知道了。」

六安道：「問誰？」

管中流目光一轉，雲飛揚担着兩桶水，從那邊路口轉出來。

他一面前行，一面沉吟道：「第一條，尊師重道，第二條，苦練功夫，第三條，鋤強扶弱……」

他也不知道已唸上多少遍，語聲已有些含糊。六安急步走過去，追上雲飛揚，雲飛揚竟無所覺。

六安再追上，一轉，攔住雲飛揚前面，雲飛揚一怔，讓開。

六安喝問：「你，我問你，上武當山走那一條路？」

雲飛揚沒有理會，自顧道：「第一條……」語聲含糊，六安還未聽清楚，雲飛揚又道：「第二條……」

六安喝問：「到底是第一條，還是第二條？」

「第三條……」

六安「哦」一聲，呼道：「公子，他說武當山該走第三條。」

管中流點頭，舉步，雲飛揚這時候才如夢初覺，急嚷道：「是第二條才對！」

管中流冷然一笑。

六安這邊却跳起來。「你方才又說第三條？」

「我……」雲飛揚才說出一個「我」字來，六安已大罵：「我們面前你也敢胡說八道。」突起一腳，將雲飛揚担着的一桶水踢翻。

管中流急喝道：「六安！」

「公子——」

雲飛揚只道管中流要教訓六安，那知道管中流却道：「平日我怎樣教訓你，應該要自顧身份，何必與下人爭執？」

雲飛揚只聽得怔住在當場。

× × ×

縹繞青烟中，青松看來更顯得憔悴。

白石將管中流引至，退過一旁，管中流看見青松那樣，又添了幾分傲氣，却仍然一揖到地。「峨嵋弟子管中流，奉家師之命，前來向前輩請安。」

青松雙目半閉，這時候微一張。「貧道最後一次與一音道兄在黃山論道，到現在已經十有二年，令師別來無恙。」

「家師清健如昔。」

「不知道這一次一音道兄要賢侄來有何指點？」

「不敢。」管中流緩緩將頭抬起。「家師得悉前輩與無敵門獨孤無敵決鬥，爲獨孤無敵暗算受傷，着令晚輩携來本派九轉金丹，容或有助……」

「貧道並非受暗算，玉皇頂一戰，乃爲一場堂堂正正的較技。」

管中流「哦」的一聲，道：「這樣說，獨孤無敵的武功實在非同小可。」

青松「嗯」的淡應一聲。

管中流自負地道：「晚輩降魔衞道的責任看來實在不輕。」

青松淡然一笑，白石雙眉輕蹙，管中流接將一個小匣子奉上。

青松目光一落。「峨嵋九轉金丹，乃江湖中人夢寐以求的靈丹妙藥，貧道受之不起。」

「晚輩下山之前，家師千叮萬囑，吩咐晚輩必須將金丹送到前輩這裏，前輩若是不肯收下，叫晚輩如何回去覆命？」

「既然如此，恭敬不如從命，有勞賢侄，代我多謝一聲令師。」青松接呼道：

「白石——」

白石應聲上前將小匣接下。

管中流笑道：「晚輩還有幾句話，如骨鯁在喉，但是說出來，又恐怕冒犯。」

「武當峨嵋，向來有如手足，賢侄有話，無妨直說。」

「武林中每當論劍，都一致推擧武當兩儀，天下第一。」管中流盯着青松。「這十年以來，晚輩苦練峨嵋落日劍法，却自覺其中並無任何破綻可尋，所以一直以來，都想找機會上武當，領敎一下兩儀劍法，今日身在武當……」

青松截道：「各家劍法，均有長短，只視乎學劍人的造詣。」

管中流道：「晚輩却認爲劍法原就有優劣之分。」

「一音道兄的落日劍法，得自峨嵋獨臂神尼的眞傳，乃劍術中之極品，即使平日沒有事，貧道亦想非對手，何況貧道如今尙帶病在身？」

「前輩……」

白石欠身道：「家師已經說得很清楚，管施主……」

管中流白了白石一眼。「自古有言，名師出高徒，武當派弟子衆多，其中想必已經有盡得眞傳，前輩倘若是不便，不若就由貴派弟子來賜敎……」

白石一軒眉，一步踏出，立即被青松喝住：「不得對貴客無禮。」接向管中流道：「練武之道，在乎强健體魄，只求勝負，不難誤入魔道。」

「只是——」

「白石——」青松又呼：「好好的招待貴客。」又向管中流說道：「武當山上，值得劉覽的地方不少，賢侄不遠千里而來，無妨多留幾天，好讓貧道一盡地主之誼。」

「好。」管中流冷冷一笑。

× × ×

武當山上風景的確極佳，但在管中流看來，却總不是味道。

他到來武當，根本就沒有遊覽意思。七寶六安也看出管中流心情不大舒暢，不敢作聲，只是緊跟在後面。

走過了九曲橋，管中流忽然停下了脚步。「六安七寶！」他背負雙手，並未回頭。

「公子——」

「你倆看武當山景色與峨嵋山有何不同？」

六安七寶交換了個目光，七寶道：「武當山地勢險峻，壯觀有餘，却秀氣不足，不似峨嵋山秀氣冲天，集天地精英。」

管中流滿意地微笑，正當此際，一個聲音道：「峨嵋弟子的確秀氣有餘，就是英氣不足。」

謝平姚峯金石玉石傅玉書等應聲從管中流身後樹叢中走出來。

管中流聽若罔聞，背立如故，彷彿根本就沒有那些人的存在。

謝平等了一會，喝問：「你就是峨嵋弟子管中流？」

「不錯！」管中流仍然不回頭。

謝平冷笑。「武當門下謝平，想向閣下討敎幾招！」

「哦？」

「方才有人說，峨嵋落日劍法獨步天下，今日若不來見識一下，亦未免虛渡此生。」

「可惜我的劍已經留在解劍巖。」管中流仍然背着身。

姚峯道：「我着人去替你拿上來。」

管中流即時回轉身來。「不用了，兵器無眼，武當峨嵋同氣連枝，還是點到即止！」

語聲一落，身形隨拔，一拔丈高，一翻腕・已然將一支樹枝拗在手中。「我就以這支樹枝領敎幾位高招。」

謝平大怒：「樹枝？」

管中流笑道：「哈！以枝代劍，何足爲奇？」

傅玉書「哦」的一聲。「管兄未免太自負。」

管中流目光一轉。「樹枝在我手中不下於精鋼長劍，謝兄千萬要小心。」

謝平悶哼一聲，游身上前，雙掌一合一分，霹靂聲響，疾攻向管中流！

管中流樹枝連挑，封掌截筋斬脈，用的果然是劍招，且毒辣之極。

謝平喝叱連聲，以攻還攻，雙掌霹靂聲響不絕，氣勢懾人！

管中流却完全不爲所動，身形飛閃，避六掌，還十劍！

樹枝刺空，「嗤嗤」作响，一聲裂帛，已刺破謝平一角衣袖！

謝平沉着應戰，雙手靈蛇掣動，便要奪樹枝，管中流劍走輕盈，却瞬息讓開。

「夕陽斜照！」管中流輕喝一聲，樹枝一招七式，一式七變，攻向謝平！

謝平走式「天龍卸甲」，再變「玉女穿梭」，眼前突然一花，右脅一痛！

那剎那之間，管中流的樹枝已點在謝平的右脅之上！謝平面色大變，急退一步，方待再攻，管中流樹枝已垂下，淡笑道：「謝兄，你敗了。」

謝平面色一變再變，咬牙退下，旁邊傅玉書，立即欺前，道：「在下傅玉書，領敎管兄高招！」

「我來！」姚峯却搶在前面，金石玉石也不怠慢。

管中流大笑。「好，一起來，省得一個個打發！」

這句話有如火上加油，羣情更洶湧，即時風聲暴响，白石凌空落下，一聲：「住手！」

「大師兄——」

白石冷靜的接道：「家師大殿恭候，有事奉商，管兄，請。」

管中流一笑，將樹枝拋下，左六安，右七寶，跟着白石，一齊往大殿內走去。

謝平一衆面有餘忿，搶在前頭。

論劍

大殿中酒筵已開，菜雖然是素菜，酒却是好酒。

青松坐在上首，白石侍候一旁，赤松蒼松列席左右，再過是六絕的其他弟子。

管中流席設白石對面，兩童肅立於一旁，一面的輕視之色。

青松只等管中流坐好，輕呼道：「謝平——」

「弟子在——」謝平垂頭喪氣，左右

各人都噤若寒蟬。

「是誰叫你這樣無禮？」

「弟子一時氣忿，得罪貴客，甘受懲罰。」

「那還不快過去向管兄賠罪？」

「師父——」

「快去。」青松臉色一沉。

謝平硬着頭皮走過去，抱拳道：「謝平無禮，冒犯管兄，尙祈恕罪。」

「不敢當。」管中流回禮，笑顧青松。「果然是名門正派。」

衆人怒形於色，青松却毫不動容，道：「方才聽劣徒說，被賢侄一招『夕陽斜照』擊敗，賢侄果然已盡得峨嵋派落日劍法精髓，可喜可賀。」

管中流一笑。「精髓不敢說盡得，但也已接近，『夕陽斜照』這一招，七式七變，晚輩亦總算兼顧得到。」

青松亦一笑，「劣徒以『天龍卸甲』來接，也並無不可，但接一招『玉女穿梭』却是大錯，敗於賢侄劍下，一半可以說是咎由自取。」

管中流一蹙眉。「不用『玉女穿梭』又該用什麼呢？」

「該用『朝陽式』，上攻賢侄的將台穴。」

「那晚輩破以『金烏西墮』，避上路，回斬他腰腹！」

「朝陽式的作用，正是要賢侄施展那一招『金烏西墮』。」

「哦！」管中流連聲冷笑，神情却已變緊張。

青松接道：「到時只要踏辰位，化掌爲指，點賢侄期門，再下曲池，賢侄又將如何？」

「辰位，期門，曲池……」管中流滿頭冷汗紛落。「這個……」

「到時賢侄手中樹枝，非要脫手不可了。」

「沒有可能，既然踏辰位，又怎能攻期門，曲池？」

「賢侄可要一試？」

管中流以行動答覆，身形一動，翻過酒席，落在殿內。

青松笑笑，緩步踱出，管中流只等青松走至，一聲：「得罪了！」左手捏食中三指一捏劍訣，右手食中二指並合如劍。

青松悠然道：「請！」

管中流輕叱：「夕陽斜照！」右手食中指如劍刺前！青松走「天龍卸甲」，接變朝陽式，上擊管中流將台。

管中流急變「金烏西墮」，青松口吟：「踏辰位，小心期門，曲池！」語聲一頓，從不可思議的方位點出，正點在管中流曲池穴上！

管中流整條右臂頓時一麻。

衆人看到這裏，齊聲喝采，管中流却呆住。

青松背負雙手，道：「十二年前，貧道與一音道兄黃山論劍，也是以此變化爲難，一音道兄當時却是以『落霞與孤鶩齊飛』一招還擊，破貧道朝陽式。」

管中流面色一變。「『落霞與孤鶩齊飛』是落日劍法最後的三式變化之一。」

「不錯，賢侄莫非尙未學會？」

「正是——」管中流汗流浹背。

「山外有山，量小易溢，賢侄好自爲之。」青松語重心長。

「佩服，佩服。」管中流接又搖頭。「可惜可惜。」

青松錯愕。

「晚輩佩服的是武當派劍術果然天下第一，可惜的却是——」管中流一頓，環視各人。「武當弟子都未能學得到前輩的武功多少，只怕今後後繼無人。」

衆武當弟子又是一呆。青松的面色亦沉下，若有同感，一聲輕歎。

管中流緩步回位，斟下了第一杯酒。

寒潭老怪物

黃昏已逝，烏雲濃霾。

風漸急，一片山雨欲來的跡象。

雲飛揚做妥了一切的工作，立即飛奔向傅玉書居住的地方。平日這時候，傅玉書一定於房中等候他，敎他讀書寫字，可是現在他推門一看，傅玉書並不在。

——去了那裏？

雲飛揚正在奇怪，「琤琮」聲入耳。

——原來在那邊院子鼓箏。

心念再一轉，雲飛揚箏聲來處奔去。

他果然看到了傅玉書，鼓箏的却是倫婉兒，兩個人並肩坐在樹下，唧唧噥噥的，也不知在說什麼。

雲飛揚看着，實在不是味道，只得回身走，傅玉書已看見他，起來招呼道：「飛揚兒。」

「傅大哥。」雲飛揚只有停下。

倫婉兒亦站起來，看着雲飛揚，突然冷冷道：「不用担水了？」

雲飛揚垂下頭。「担完了，我是來跟傅大哥唸書的。」

倫婉兒轉望傅玉書。「我眞是不明白，爲什麼你要替他求情，若是我，還要請師父重罰，最少要担水十年！」

雲飛揚苦笑。「婉兒妳……」

倫婉兒冷截：「別叫我，恨死你！」

雲飛揚囁嚅着：「爲……爲什麼？」

「誰叫你連我的名字也寫錯，」倫婉兒轉身就是。

兩人都欲追，相顧一眼又停下。

雲飛揚苦笑，道：「傅大哥，你們還是繼續練箏去好了。」

傅玉書尙未答話，一下旱雷落下來。

旱雷未絕，怪叫聲就劃空傳來。

那也不知道什麼叫聲，淒厲恐怖，一叫之下，風雲也彷彿要爲之變色。

傅玉書一驚。「什麼人來了？」

雲飛揚却很鎮定：「那只是寒潭傳出來的叫聲，沒什麼。」

「寒潭？」傅玉書很奇怪。

「傅大哥，你難道不知道這兒後山有一個寒潭禁地？」

「不知道。」傅玉書追問：「到底是怎麼回事？」

「後山那邊有一個寒潭，冰冷徹骨，鎖着一個人，混身白毛，我們這兒都叫他做老怪物。」

「老怪物？」

「聽說他鎖在那裏已經多年，只因爲偷學武當絕技，失手被擒，被挑斷六筋，用鐵鍊鎖進寒潭。」

傅玉書呆在那兒，雲飛揚無意看了他一眼。「你是不是在聽着我說？」

傅玉書驚醒，慌不迭的點頭。「怎麼不是，說下去。」

雲飛揚接道：「每當一下雨，寒潭水漲，他就會被浸起來，所以一聽到雷响，他就會嚇得沒命的大叫。」

「那浸在水中，是必很痛苦的了。」

雲飛揚點頭。「主持吩咐過，任何人都不能夠走近寒潭，違令者重罰，只有我例外。」

「哦？」傅玉書詫異。

雲飛揚笑道：「我不給他送飯，他早就死了。」

「你負責這個工作。」

「每十天一次，山洞內寒冷，所以也不會變壞。」

傅玉書目光又轉向那邊，忽然一怔。

「那邊有人。」

雲飛揚轉頭一望，果然看見一條白影向後山掠去。

傅玉書皺眉。「好像是那個管中流，莫非聽到了怪叫聲，要過去一看究竟？」

「這得阻止他！」雲飛揚冲口而出。

傅玉書身形一展，急掠了前去。

× × ×

白影果然是管中流，幾個起落，停在後山一叢花木之前。

——分明由這邊傳來，再前去看看。

他方待動身，傅玉書已如飛掠至，遠遠就叫道：「管兄請留步！」

管中流看着傅玉書掠至，道：「怎樣了？」

「這邊是本派禁地。」

「禁地？」

「即使本派弟子，也不許進入，管兄請回。」

管中流冷冷的盯着傅玉書，看似將要發作，但終於忍下來。冷笑道：「好一個名門大派，原來還有這許多不可告人的秘密。」

「管兄請回。」傅玉書仍保持冷靜。

管中流悶哼一聲。

「擅闖禁地，格殺勿論——乃是家師吩咐，弟子不敢有違。」

管中流沒有作聲。

雲飛揚這時候奔過來，看見果然是管中流，又怔住。

管中流只是冷瞟了雲飛揚一眼。

即時暴雷暴响，又一聲怪叫從樹林深處傳來。

三人一呆，管中流又冷哼一聲，霍地轉身離開。

× × ×

夜愈深，雨愈大。

閃電奔雷，彷彿天翻地覆。

雲飛揚燈下苦讀不已。

× × ×

在那邊客房，管中流獨坐椅上，似乎在閉目養神。

霹靂一聲，他霍地起立，移步窗前，將兩扇窗戶推開來。

窗外雨勢滂沱。

× × ×

傅玉書已經在床上，眼都張着，望着窗外的夜雨輾轉反側。

閃電一亮，清楚的照亮了他一面的煩惱之色。

× × ×

又一道閃電，照亮了武當後山。

一條人影冒雨飛掠在後山小路上，閃電一亮那刹那，他身形不覺一縮，閃進一株大樹後。

到閃電消逝，那條人影又掠前，掠向禁地寒潭那邊。

× × ×

同一時，武當山外十里的郊道上，公孫弘獨孤鳳兩騎冒雨狂奔。

× × ×

清晨，雨已停下。

殿後的一個密室中白石捧上了九轉金丹，青松從容的接過，道：「峨嵋九轉金丹，不是一般藥物可比，對爲師的傷勢，不無帮助。」

「是，師父。」白石退過了一旁。

「在我閉關療傷期間，武當一切事務，就由你負責了。」

「師父放心。」

「赤松蒼松你二位師叔，心胸狹隘，一定不服你。」青松一沉聲。「不過你也不可太忍讓，他們有不是之處，亦無妨出聲。」

「弟子知道。」白石猶疑。

「出去！」青松揮手。

白石告退，到了門外，立即吩咐四個隨來道士。「師父閉關期內，所有人等，不得騷擾，你們二人一組，要日夜緊守着門戶。」

四個道士，一齊合十稱是。

再闖武當

接近中午。樹木枝葉經雨水洗刷，更蒼翠，泥土未乾透，有些枝葉仍然滴水。

白石在密室門外轉了一趟，方待往偏殿，鐘聲就傳來。

旁邊一個弟子奇怪問：「大師兄，這鐘聲……」

「是有人闖山的鐘聲，我們下山看看。」白山飛掠奔出。

才奔出大殿，一個弟子已氣急敗壞的奔上來，一見白石，脚步加快，叫道：「大師兄——」

「誰闖山？」

「無敵門的人。」弟子忙稟道：「一個就是上次闖山的無敵門使者公孫弘，還有一個據說是獨孤無敵的愛女獨孤鳳。」

白石一皺眉：「只來了兩個？」

「只兩個。」

「這一次不知又是什麼事了。」

「赤松師叔已率人下去阻截。」

白石雙眉更深鎖，傅玉書，謝平，姚峯，金石，玉石，這時候亦奔過來。

傅玉書忙問：「要不要給師父說一聲去？」

「師父在閉關養傷，沒有必要，不要驚動他老人家了。」白石目光一掃。「幾位師弟，我們去！」

衆人齊應一聲，緊隨白石奔下。

× × ×

陽光下，解劍岩屹立不倒，巖下却已倒下了幾個武當弟子，都被打傷了臂膀，

兵器盡脫手。

公孫弘獨孤鳳繼續往前闖，獨孤鳳鴛鴦雙刀，公孫弘已換過一對日月輪。

七個道士堵在他們之前，欲動未動，赤松已帶着他的十幾個弟子趕至，老遠就大喝：「什麼人大胆闖山。」

獨孤鳳目光一轉，問道：「師兄，那是誰？」

赤松自應道：「武當赤松，」當中奔出來，一見公孫弘，大笑。「又是你，怎麼？沒劍用，上武當拿劍？」

公孫弘大怒，獨孤鳳接問：「青松是你的什麼人？」

「是掌門師兄，現正在閉關，刻下武當一切大小事務，都由我打點。」

公孫弘一揚日月輪，「那我就先殺了你！」

赤松一驚，忙道：「你是貧道師兄手下敗將，貧道不屑與你交手！」

一頓接呼道：「叫那個女的上前來受死！」

獨孤鳳雙刀一展，立即掠上前，雙刀滾起了兩團刀花，疾刺了過去！

赤松劍慌忙出鞘，大喝一聲，一劍疾刺前，一式居然有七變！

叮叮噹噹一陣金屬交擊聲响，獨孤鳳身隨刀走，刀在身前，急如疾風烈火！

赤松連接幾招，不禁有些心寒，再接幾招，便已有了分寸。

他武功雖然比不上青松，但却有自知之明，一看出勢色不對，立即就安排後路了。

他再接三劍，三步急退，突喝道：「停！」

獨孤鳳一怔，冷笑道：「哼！不敢再戰了。」

赤松冷然道：「貧道是什麼身份，豈能夠與你這般婦人女子交手！」

獨孤鳳冷笑。「由不得你！」縱身疾刺了過去！

赤松再退三步，獨孤鳳緊追不捨，赤松屬下弟子左右齊上，公孫弘却已經有準備，一騰身掠上，日月輪一分，「叮叮噹噹」亂响中，將那些長劍一齊封開。

一聲暴喝及時劃空傳來：「住手！」

白石聲到人到，奔馬一樣，奔至公孫弘獨孤鳳二人面前。「兩位施主，有話好說。」

公孫弘打量了白石一眼，冷笑。「久違了！」

「原來公孫兄——」

「我也沒有忘記你就是白石，是青松首徒。」

「閣下這次又闖上武當……」（未完）

新派武俠奇情長篇故事

無憂公主

蕭逸・著
盧令・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史銀周把褚杰打跑之後，無憂公主的侍婢新鳳走出船頭，史銀周便問她剛才打鬥有無驚動公主，新鳳答以公主已於中午悄然離船他往。正在此時，無憂公主朱翠突然躍落船頭，直入內艙，史銀周與新鳳一同跟進，兩人先後將午後船上發生的事故稟告。即行退出。朱翠乃就椅假寐，突有暗器破窗射入，朱翠驚覺，奪門掠向水面，施展踏波功，在四週搜索敵踪，卒在一蘆叢中發現。朱翠追入，原來是一個矮老頭，與朱翠一經交手，即呈敗象……

淒風冷月夜　驚心動魄天

「公……主……開恩……小的……下次再也不敢了！」嘴裏說着，一雙閃爍着狡怯的目光，頻頻在四下轉動着。

無憂公主右腕力帶之下，矮漢子「噗噗！」一連向前踣進了三四步，兀自拿不住勢子，連連幌動不已！

「是誰叫你暗箭行刺的？那個人在那裏？」無憂公主緩緩的說着：「這裏還有些什麼埋伏，說出來我就饒你不死。」

「我……說……我說……」矮漢子大聲的喘着氣：「小人周平，隸屬大內，在內廠當差。」

「我不是問你這些！」無憂公主冷冷的道：「你的出身我當然知道，我只問你曹老頭子在那裏？這裏有些什麼埋伏？」

矮漢道：「這個……小人只是奉令行事，這裏並沒有什麼埋伏……」

「曹老頭子呢？」

「他……曹大人的行蹤，小人那裏知道？公主……開恩！」

「這麼說你是什麼都不知道了？」

「小人確是不知道！」

一面說，這個叫周平的矮漢，頻頻打躬不已，無憂公主眉頭輕顰，正思忖着如何發落對手，却不知這個周平乃是有名的暗器行家，全身上下皆有暗器的裝置，就在他彎身打躬之際，耳聽見「咔！咔！」一連兩聲輕响，一陣黃烟昇起，却有兩顆雀卵般大小的硫磺彈丸，直循着無憂公主站立之處發射了過去！

無憂公主想不到對方生命已在自己控制之中，近在咫尺却會有此一手，當下淸叱一聲，霍地騰身而起，身方掠起，即聽得足下「轟」然一聲大响，激起了丈許高下的大片火光。

無憂公主還是第一次見過這麼厲害的暗器，起勢雖快，却亦不免當琉磺彈飛星所濺——一粒極小的硫砂在她敞開的緞披間炸開，立時燃燒起來！

矮漢周平想不到對方功力竟是如此的高，在如此近的距離之內，竟然能躲過火彈爆射之威，話雖如此，却也未能完全免於波及。

把握住這一剎難能之機，周平一不做二不休，迎合着無憂公主騰起當空的勢子，一聲怒叱，霍地揚動右手，把手上西瓜般大小的流星錘，直向着無憂公主當頭猛擲了過去！

——周平的流星錘不謂不快，手法不謂不準，念頭也不謂不狠，奈何今夜晚，他所遭遇的這個敵人，實係出乎意外的呢，身手之高，可以稱得上爲他生平僅見！

流星錘一經出手，還來不及看淸是怎麼回事，只覺得眼前人影一閃，對方已臨面前。

由於無憂公主一領披風已爲火焰引着，乍看過去，簡直就像是一個大鳳凰。

周平猝然感覺到一股平生從來也未曾遭受過的絕大勁風——這陣風力顯然是隨着無憂公主襲進的身子一齊逼進過來的。

在這種風力之下，周平難以自持的向後打了個閃，驚駭之際，彷彿感覺到對方那張美麗面頰上所顯示出來的凌厲殺機！

事實上，這也是周平今生今世，最後唯一所見的一張臉了。

隨着無憂公主閃電出手，周平慘叫了

一聲，直挺挺的仰面朝天倒了下去——

當然他並非是僅僅倒下去而已。

——他付出了慘痛的代價……一雙眼珠。

周平慘厲的號啕着，在地上一連打了幾個滾，頓時就痛昏了過去。

無憂公主痛懲周平之同時，已把後領爲火勢所燃燒的短披摘下來——

說時遲，那時快——

就在這一刹間，兩股勁風，一左一右，同時向着無憂公主兩側襲到。

火光照射裏，來犯者二人，各人皆戴着一個娃娃似的面具——兩口雪亮薄刄的「鋸齒長刀」，夾着尖銳的刀風，直向無憂公主兩肋劈到。

——然而，當他們所面臨的敵人，是江湖中只聽傳聞而絕少一見的「無憂公主」時，似乎這番伎倆便屬多餘之事。

黑夜裏，眼看着無憂公主身上那領起火的披風，火龍似的一個盤旋，「嗆啷啷！」一連串淸脆的金鐵交鳴聲，兩口鋸齒長刀，已被雙雙掄向當空。

無憂公主緊接着側身振腕，手上短披火勢已熄，却被她權作兵刄——一片尖銳聲掃過，右面那個敵人慘叫了一聲，喉管已被割開了寸許長短的一道口子，怒血狂噴裏，身子已不由自主的倒了下去！

左面敵人目睹及此，早已嚇了個魂飛魄散，一聲呼叫，擰身向外縱出——

隱約裏，像是傳來尖銳的胡哨聲！

這人身子方才落下，無憂公主快速的身勢，如影附形的已經附了上來！

這人原本亦非弱者，只是「無憂公主」這個敵人武功太過高，上來就挫了銳氣，這一剎，他由無憂公主隨身的風力，已判斷出敵人緊追身後，當下猛地一個快速旋身，吐氣開聲「嘿！」雙掌齊出，用「雙撞掌」式，直向無憂公主胸前猛擊了過去！

無憂公主輕哼一聲，身形翩然的一個側翻，右手已輕巧的遞了出去！

動手過招，主要在於出手的時間與動作是否能配合的恰到好處！——這件事說來容易，其實可並不簡單。

眼前這位公主，的確是個中高手，每一次出手，都能恰到好處的把握住一剎良機！

「娃娃臉」漢子，雙掌上用的是全身之力，奈何才撒出了一半，即爲無憂公主一隻纖纖細手捉住了右手的脈門！

「娃娃臉」用的是實力，無憂公主用的是巧力！

「側身」「抖腕」！看來宛若一式——無憂公主施展時顯然是那麼從容輕鬆！

「娃娃臉」發出了一聲吼叫，整個身子空中飛人般的已被擲了出去！

「碰！」的一聲，撞在了山壁上！當塲濺血而死！

無憂公主以快速手法，一連傷斃了三人，看來兀自餘怒未熄！

她預忖着這片山陌岸邊，一定還埋伏着對方的人，只是却担心着坐舟的走失，不得不從速趕回，遂即施展身法，循着岸邊一逕快速趕下去！

所幸，這條沿江岸道並不十分難走，河道又狹，江面上並無別船，追下去一程，已看見自己乘坐的大船在望，——就在她顧盼前望之際，一艘快舟，已悄悄涉水，自相反方向遁去！

無憂公主忽然發覺，正待追踪上前，可是一個念頭閃過腦海，不禁使得她爲之一怔，驚出了一身冷汗，當下再也顧不得追趕敵船，一逕施展輕功，倏起倏落自岸邊追隨着自己那艘大船快速趕下去！——

以她身法之快，自是不消一刻已追到近前，施展出「凌虛渡波」的極上輕功，趕到了大船，人不知鬼不覺的躡入大艙！

就在她脚尖方一踏入大艙的一剎，已被跟前所見吓得呆住了。

原來這間嚴禁外人出入的大艙裏，這時竟然多了兩個持劍的紅衣武士——

只憑背影一眼所見，即可認出來，來人正是隸屬皇族的「內廠」武士！

無憂公主最最担心的事情畢竟發生了，剛才只顧着追傷敵人，却沒有想到敢情竟然中了敵人的「誘敵」之計，眼前一家老小，只怕是凶多吉少了。

——這個陡然興起的念頭，只把她吓出了一身冷汗，以至於猝然發覺到兩名持劍武士的背影徒然驚惶而不知所措！——

站了很長的一段時間，才使她緩過了念頭！

奇怪的是，那兩個大內武士，竟然也同她一般模樣，站着不曾移動，二人雖然手裏都拿着劍，也曾作出跨步前進的姿態，妙在那隻抬起的脚，却只是停止在半空中，始終不見放下！

平靜之後的無憂公主，立刻警覺到了事情的蹊蹺！

再定了一下神，她確定面前的兩個人敢情已不能移動，如非是存心做作，那麼就只有一個結論——被人點了穴道！

後一個念頭一經興起，更不禁使她打了一個冷顫，當下身軀微閃，已到了二人身側！

兩名武士敢情眞的被人點了穴道——死穴！

同一個顯明的現象——眼睛睜得極大，臉色微微發黑，更特殊的是那雙睜得又圓又大的眼睛，却是其紅如血，顯然已積有過多的血！

無憂公主內心的驚詫，自是不在話下，她試着向其中之一推出一掌——不過是用了三成勁力！

掌風過處，左面直立的武士微微前傾，遂即倒了下去——發出了「碰！」的一聲！

艙門開處，史銀周倏地自內閃出，乍見此情，大驚失色，無憂公主手指按唇，禁止他出聲說話！接着轉向第二具站立的屍身前，如法輕推一掌，那屍體一如前狀，也倒了下去！

史銀周表情更糊塗了。

無憂公主也不比他淸楚多少，她身軀微閃，已進入內艙，在狹窄但懸有壁燈的弄這裏，一名衣衫深紫，頭戴銅冠的長身武士，一手持着一口「厚背紫金刀」，另一隻手正似在推動迎面臥艙的旁門——這間臥艙正是宮嬷嬷帶着小主人所居住的那一間！

目睹及此情景，無憂公主幾乎全身發冷！——

所幸，她的判斷夠明夠快，雖然一顧之間，却已斷定，這紫衣銅冠武士，也同前艙那兩名紅衣武士一般無二，多半是被人點了穴了。

「天哪——」無憂公主由不住心裏暗暗吶喊了一聲，也顧不得察看這銅冠武士死活，立時趨向門前，試着推了一下門，裏面還上着鎖，她的心稍稍安定了一些！

當下試着在門上輕叩了一下，輕聲喚道：「宮嬤嬤！」

門內立時應出了宮嬤嬤警覺的聲音道：「誰？——是公主麼！」

無憂公主輕聲道：「小主人可好？」

「好得很——睡得好極了！」

說着房門打開，探出了宮嬤嬤滿頭灰髮赤紅的頭臉——

「公主妳還沒有睡……？」

才說了這麼一句，一眼看見那個推門待進，手持大刀的銅冠武士，由不住吓得「哦——」了一聲。

「公主——他……？」

「哼！」無憂公主冷冷的道：「事情已經過去了，進去照顧小主人去吧！」

「這……」宮嬤嬤嚥着唾沫，只是看着當門的銅冠武士發呆：「這……是怎麼回事呀？……他又是誰？」

「噓——」無憂公主小聲嗔道：「閉上你的大嗓門，小心驚着了娘娘——」

「是——是……」宮嬤嬤一面答應着，遂即收回了身子，關門下鎖！

無憂公主長長的吁了一口氣，目光才轉向面前的銅冠武士，只見來人有着一張長長的馬臉，偏偏在長下巴上，還留着一綹山羊鬍子，紫色長衣的左前胸處，佩有兩枚閃爍着金光的金星！

出身王族的無憂公主，自然很清楚這種標誌所代表的意思——那是當今大內的「二品」帶刀侍衞，這種入品的侍衞，連曹老頭在內，全部皇族不過才二十四人，每人無不具有一身傑出的武功，身上所佩金星，各以品級決定多少——星數愈少，品級愈高，一顆星爲一品，兩顆星爲二品，三顆星三品，四顆四品——似乎祇有四品階級，——這類有「品」的侍衞是不輕易出走江湖的，以其品級大可高踞州府發號施令，地方官鮮有胆敢不買賬的！

正因爲有了這番認識，才使得無憂公主心裏格外吃驚，這一刹那心緒顯然亂極了。

假想之一：來人必然武技高超，可以想得到，他已經奔入內艙，却沒有驚動史銀周、新鳳、宮嬤嬤，以及外艙馬，杜二衞士任何一人！

之二：這人手已觸門，一旦入內，小王爺性命休矣，宮嬤嬤看來亦非其敵。

之三：到底又是誰在此臨危之一瞬，人不知鬼不覺的救了朱家滿門上下？這個人武功顯然高不可測，未免有點出神入化了吧……

這麼多的念頭，一股腦的都湧出來，卒使這位一向秀外慧中，冰雪聰明的俏麗公主也有些心裏忐忑，意亂神迷了。

一旁房門「吱呀！」一聲推開來。

——新鳳一隻手扣着鈕子，睡眼惺忪的走過來，倏地目睹及此，吓的呆住了。

「公主……這是——？」

「哼——好睡性——差一點命都沒有了！」

說時，她閃身來到左面艙前，用隨身鑰匙開了房門，向裏面探望了一眼，看見母親高臥銅牀，睡態安寧，兩名內侍各踞左右，也都睡態安寧，顯然外面這些變故，裏面的人是一個也不知道！

無憂公主一顆心這時才算是放了下來，輕輕關好了門，她向着新鳳招招手。

新鳳驚吓的趨前道：「公主……」

「噓！」無憂公主小聲道：「到前艙再說！」

新鳳應了一聲，匆匆向外面步出！

無憂公主打量了一下面前的銅冠武士，移步向前，伸手抓住了他的背衣，另一隻手托向他的後腰，把他抬了起來，只覺得這個人身材僵硬，倒是一個不折不扣的「殭屍」——遂即向外艙步出！

大艙裏，史銀周與新鳳驚吓欲絕的發着呆，乍見公主步出，俱都自位子上站起來！

無憂公主把手上屍身放下來，看了史銀周一眼道：「史大叔，你可認識這個人麼？」

史銀周應了聲「是！」，遂立即走向屍身，細看了看，頓時臉色一變，道：「啊——」

「這個人大叔認識？」

史銀周面現驚吓的連連點着頭道：「卑職認得，他是『紫狐』玄化！」

「紫狐玄化？」無憂公主思忖着點點頭：「原來是他，我知道這個人！」

史銀周道：「他是曹老頭跟前四名最得力的高手之一，武功很高，怎麼……怎麼會……？」

無憂公主臉上也不禁現出了訕訕之色，微微苦笑道：「我們都太大意了，尤其是我，只顧一時追敵，却沒有想到會中了敵人調虎離山之計，要不是暗中這個人插手幫忙，唉……後果簡直不堪設想！」

史銀周更不禁慚愧得低下頭來！

新鳳納悶的道：「暗中這個人？……公主是說暗中還有人幫着咱們？」

無憂公主瞪了她一眼，新鳳立刻發覺到自己的失言，這句話，問得太多餘幼稚了。

史銀周嘆息一聲道：「卑職一時失察，只想在牀上養一下神，却沒想到眼睛一閉竟然會睡着了！」

無憂公主搖搖頭道：「史大叔不要自責，這兩天每個人都付出了太多的精力，過度疲累，自然一倒下就睡着了！新鳳還不是一樣！」

新鳳剔了一下細細的眉毛道：「可是——外面都打起來了，我們還睡得着？會睡的這麼死？」

史銀周吶吶道：「我也是這麼想，這眞是不可思議的事情——」

無憂公主冷冷一笑：「沒有什麼好奇的——」

她的眼神兒在二人臉上轉了一轉，自然而然的就吸引住了後者的目光！

——然後，她才緩緩的道：「第一，這三個人都有一身很好的輕功，他們是乘我出去追殺的時候偷進來的，你們當時正在睡覺，他們動作既輕，你們當然不會

發覺！」

新鳳點點頭表示同意！接着問道：「可是後來他們動手總應該有聲音——」

「不是這樣的！」無憂公主冷冰冰的說：「他們根本就沒有動手，以我看，暗中幫我們忙的這個人，武功才是不可思議的高，很可能他悄悄進來，不過是一擧手之間，就分別把這三個人給料理了！」

史銀周慨然嘆息一聲，嘆息中包含着無限慚愧！

無憂公主很遺憾的輕嘆一聲，道：「想不到船行大江之內，竟會遇見拔刀仗義的高人！」

說到這裏，情不自禁的却被眼前一樣物件所吸引住，身子微晃，翩然躍出，伸手由窗扇上取下一張布絹似的東西——迫不及待的注視之下，才見上面龍飛鳳舞般的寫着幾行字跡——

「公主無憂，小王命危，移棹而東，尚有可爲！」

沒有上欵也沒有下欵署名——字是寫在月白色的綢衫一角，一勾一撇俱見功力——看着這張留書，無憂公主臉上泛起了一片紅潮！

這位目高於頂，一向自視極高的王族女劍客，顯然被暗中人首句戲筆所激怒，感到無限羞辱，看着手裏的留字，漠漠不發一言，遂即轉手把它遞與史銀周。

史銀周接過來細看之後，轉手又交給新鳳，新鳳看後再雙手送還朱翠。

「眞怪！這個人會是誰呢！」新鳳直直的看着朱翠道：「公主，妳知道麼？」

無憂公主緩緩的把這截絹布收好身上，臉上不着表情的道：「無論如何，這個人對於我們總算是有恩。我們早晚會見着的，倒也不必猜測於一時！」

「可是！」史銀周含有隱憂的道：「這個人主張我們往東去，公主明察。」

無憂公主朱翠輕輕哼了一聲道：「這也正是我的意思，其實一開始我就沒打算去鄱陽湖。」

「哦！」新鳳驚愕的道：「我們難道不要回家？」

朱翠直直的眼神盯住她，冷冷的道：「只有妳這種傻瓜才會想着回家。哼，家？妳以爲現在我們還有家麼？」

新鳳臉上一陣發紅，心裏却觸發起無限傷感，當時低頭不語。

「可是妳記住！」朱翠叮囑道：「這些話可不要在娘娘面前提起！」

新鳳點點頭表示知道。

朱翠心裏岔集着太多的事，想到了父親的生死、母親與弟弟以及自己此行的安危，內心頓時感覺到異常的沉重，她轉過身子來，在一張椅子上緩緩坐下來，新鳳忙着去張羅給公主倒茶。

史銀周打量着地上的三具屍體，請示道：「這三個人……？」

朱翠一雙澄波眸子，緩緩的在三具屍體上轉過，徐徐的說：「史大叔先慢着發落，我還沒來得及仔細的看看他們！」

史銀周應了一聲，立刻把三具屍體仰面朝上的提到了無憂公主身前放下來！

朱翠仔細的看了三個人的臉面一下，道：「史大叔，請你驗看一下他們三個人的額頭！哼——我想這就是他們致死的關鍵了！」

無憂公主朱翠這麼一說，才使得史銀周忽然注意到，敢情死者三人，有一個共同的象徵，那就是三個人每人前額眉頭，都深深的蹙着，以至於形成了深深的一道痕跡！

當時聆聽之後，史氏遂即動手驗看其中之一，他輕輕分開了這人眉頭，赫然發覺到一道淺淺朱痕，陳現在這人兩眉之間，狀若「懸針」！

他立即驗看第二具，第三具、三人形狀完全一樣，每人兩眉之間處，俱都有一道淡淡朱痕。

不需要再告訴朱翠，她已經看見了。

「我沒有猜錯！」朱翠緩緩說道：「他們果然是死在這種手法下的！」

「公主說的是……？」

新鳳端茶出，也在留神聆聽。

朱翠輕輕呷了口茶，模樣兒顯得有點兒疲倦，看了二人一眼，她才緩緩地說道：「這是一種神秘的功夫，名叫『定海神針』……」

說到這裏，她的神色充滿了驚異，接下去道：「這是一種極爲玄奧的內家功力，比內功中的『乾元一陽指』力，更要精進一層，運施這種功力時，並不須直接命中敵人眉心穴道，身上下任何一處穴道，都可以下手，因爲施展的人，本身有足夠功力，可以借助本身所練的天磁眞力，使對方全身血液聚集一處，炸開血脈因而致死……這種死症，唯一的現象，就只有眉心這淺淺的一道朱痕！」

新鳳嚇呆了。

「一掌飛星」史銀周喟嘆一聲道：「好厲害的指力，若非是公主見解高超，卑職是萬萬認它不出！」

朱翠冷冷的道：「據我所知，如今江湖上，也只有『點蒼』一派的『齊眉老人』會這種功夫，但是老人自從當年被『雷火姑婆』傷了左腿以後，好像已經沒有再聽到過他的消息……莫非這一次他老人家親自下山了……？」

史銀周心裏不勝詫異，他無論如何也難以理解，像朱翠這樣的一個王府千金，竟然全身負如此功力，一如她久居深宮，却又對江湖中事瞭如指掌。實在是「匪夷所思」，心裏想着，一雙眸子便不禁現出了疑惑！

朱翠微微一笑道：「史大叔是奇怪我所知道的這些武林逸事和典故吧！」

史銀周抱拳道：「卑職不敢！」

朱翠輕嘆一聲道：「一個拿起劍的人，很難再放下來，也許我一開始便不該習武，然而，一旦我學會了武功，有了一身功夫，便很難再過於寂寞，這個家有時候便留不住我了！」

史銀周道：「公主這麼說就錯了，這一次如非卑職親眼看見，也萬萬不敢相信，公主竟然會有這麼一身了不起的功夫，如非有公主同行，這一趟，可就十分之危險了！」

朱翠苦笑了一下：「要不是我半年前出遊金華，爹爹也許還不至於……」

史銀周切齒道：「這完全是馬永成、谷大用、劉瑾這幾個奸賊的陷害，像王爺這等好人，竟然也會被誣上一個謀反的罪

名，眞是天理何在？」

一剎間，他義形于面，眸子裏聚滿了淚水，新鳳也黯然垂下頭來！

朱翠輕輕一嘆道：「這完全是劫數，哼！朱泰這個皇帝想不到昏庸到如此地步，偏偏我爹爹一腦子的忠君思想，直到現在還沒有淸醒……」

才說到這裏，却聽得裏面艙房傳出了一聲輕輕的咳嗽，新鳳立刻警覺道：「娘娘醒了。」

朱翠示意史銀周道：「快把這些淸理了！」

史銀周以快速手法，匆匆把三具屍體拖到了自己艙房之內，遂見隔斷大艙之間的珠簾撩處，一個身材適中、眉清目秀，雍容華貴的婦人緩緩步出——這婦人雖然實際年歲已四十出頭，可是也許身居富貴，平素又善於調養，看上去不過二十八九，頂多三十歲人。一身湖水色白結長裙，腰繫碎玉長縧，想係連日不勝舟車旅途之勞累，再加上心情的惡劣，略嫌淸瘦的臉上，染着重重的憔悴！

隨着她身後，一個年輕女侍雙手捧着一碗香茗。

朱翠忙越身見禮，史銀周，新鳳執禮甚恭的各自參見，中年婦人含笑點頭道：「我只當你們都睡了呢，天還沒亮，怎麼都起來了？」

朱翠道：「風大，船搖得這麼厲害、睡不着，乾脆就起來了，史大叔他們也在，我們商量着這一趟該怎麼走！」

因爲娘家姓沈，在王府裏，人家都稱呼這位娘娘爲「沈娘娘」。

沈娘娘點點頭，看了近側的史銀周一眼道：「這一趟，難爲你了，馬裕和杜飛他們兩個呢！」

「回娘娘的話！」史銀周抱拳道：「他們兩個在外面小心侍衞，娘娘放心！」

沈娘娘緩緩坐下來，一隻手輕掠着前額的秀髮，輕輕嘆道：「但願這一趟皇天保佑，能讓我們安全的回到九江，見着了劉健，也好探聽王爺這一次被解晉京的安危下落……唉……這幾天我寢食不安，總好像覺得像是有大禍要臨頭的樣子……」

說到這裏，她語音淒楚，眼睛裏滾動着晶瑩的淚水，側過臉來，看了女兒朱翠一眼。

「我一直在担心，妳爹爹的脾氣……谷大用，劉瑾這些小人，早就居心叵測，萬一要是中了他們的計……我們這一家，可又怎麼是好？」

朱翠强忍着心裏的難受，陪笑道：「女兒想也許還不致於，娘娘還是保重身子要緊！」

沈娘娘看了一下窗戶，轉向史銀周道：「現在什麼時候了？」

史銀周道：「寅時剛過，還有一會才天亮，娘娘還是回房再休息去吧！」

沈娘娘搖搖頭道：「我睡不着。」轉臉看向新鳳道：「少主人睡的可好？」

新鳳道：「少主人睡的很熟，宮嬷嬷一直在侍候着，娘娘請放心吧！」

沈娘娘總算安慰的點點頭，道：「這孩子，這幾天好像也乖得多了，平常也聽不見他吵的聲音，大概他也看出了家裏發生了事情！」

朱翠道：「娘娘不要想這麼多，天大的事情有女兒與史大叔他們來應付，女兒就不相信，谷大用、劉瑾他們還能把我們怎麼樣！」

沈娘娘默默的注視着女兒，徐徐的道：「那一年妳遊湖失散，我和妳父王只當妳遇見了壞人，被拐騙走了，只以爲這一輩子再也見不着妳了，却沒想到離家八年以後又回來了！却學會了這一身本事。更沒有想到，我們家會有今天的巨變……妳的這一身本事，倒是正好用上了，這一切就好像老天早已經註定了似的！」

說話之間，就聽見艙外傳來馬裕的聲音道：「報告統領！」

史銀周立刻向娘娘公主抱拳告退，急步而出！

沈娘娘一怔道：「什麼事？」

朱翠道：「不會有什麼事的，我看娘娘您還是回房裏歇着去吧！」

一面說時遂向新鳳施了個眼色，新鳳立刻會意，站起來趨前道：「婢子扶侍娘娘進去吧！」

沈娘娘看着女兒微微一笑道：「妳這孩子……想是有什麼事怕娘害怕是吧…好吧，天還早，我就再上床躺一會也好！」

新鳳及兩個侍女陪着沈娘娘轉回臥艙，她們進去不久，即見史銀周敲門而入。

朱翠看了他一眼，問道：「有什麼事麼？」

史銀周眉頭微微一皺，道：「馬侍衞發現有兩艘大型快船迫近，不知道是什麼路數，卑職一時也難以定奪，還請公主決定！」

朱翠輕挑細眉道：「啊！」

史銀周已走過去，將接近後方的一扇窗戶打開！

朱翠道：「慢着！」

史銀周手扶着扇窗將開之際，聆聽下忙行止住，即見朱翠雙手同時微微揚出，懸掛在艙頂的一雙琉璃吊燈，立刻爲她掌風應勢熄滅！

史銀周瞎狀暗暗叫了聲慚愧，自己偌大年歲，半生江湖，竟不及對方一個少女遇事之細心謹愼。心裏想着，遂即打開了側後臨江的兩扇長窗！

一片大江景色，映入眼前，雖係夜晚，但當空秋月皓如銀盤，流光似霜，渲染得大江內外，更見俏麗，江水拍岸處另具肅殺！

不須史銀周的指點，朱翠立刻發覺到那兩艘認爲是可疑的船。

那是時下頗爲流行的平頂虎頭快舟，船身頗大，絕不在自己等所乘坐的這艘大船之下，月色雖好，亦難以得窺全豹，只覺得二船左右沿江而馳，却在船頭部位，豎立着一尊高有半人的巨大燈座，還有孔明遠射照燈，只是此刻並未亮起！

史銀周注視着朱翠道：「公主以爲如何？」

朱翠冷冷的道：「這還用說！不過，我們先沉住了氣，倒要看看他們下一步要幹些什麼？」

史銀周應了一聲，剛要抱拳告辭。

「史大叔！」朱翠眼珠子一轉道：「我忽然想起來了！」

史銀周道：「公主有什麼差遣？」

朱翠道：「請大叔吩咐船家，就在這裏下錨！」

史銀周一愕道：「在這裏停船？」

朱翠點點頭道：「對，船泊江心！」

史銀周想了一下，立刻明白，應了一聲，遂即向艙外步出！

緊接着「撲通！」水响之聲，大鐵錨拋向江心。

大船在水上搖晃了一下，打了半個轉兒，遂即定住不動。

朱翠面向着後窗坐下來，遠遠的打量着那兩艘大船，倒要看看他們採取什麼態度。

只見兩艘平頂虎頭快舟，悄悄的泊向岸邊，像是彼此事先商量好的一樣，都不動了。

——時值秋日，沿江蘆花翻白，遠望過去，宛若大片雪野，二舟泊處，正當蘆花深處，如非事先密加注意，無論如何也是難以認出。

「好狡猾的東西！」史銀周直着眼睛道：「果然是衝着我們來的！」

朱翠點頭道：「很好，我們就在這裏停一會再說！」

史銀周疑惑的道：「公主——」

朱翠一笑，打斷他的話題：「史大叔不必多問，這裏是最安全的地方——」

她目光向着遼闊的江水瞭望着：「——這麼寬的水面，我想就算是曹老頭輕功再好，有踏波而行的功力，也是難以施展——再說他們剛才在我和暗中那位朋友的手下吃過大虧，這一次絕不敢再輕易冒犯，我們只停上一些時候，對方人多，總會耐不住而顯出一些痕跡——」

史銀周道：「還是公主設想的週到——卑職的意思——我們是不是應該過去瞧瞧！」

朱翠微笑道：「我也正在想這個問題，不過——一動不如一靜，我們還是稍安毋躁的好！」

史銀周應了一聲，抱拳道：「卑職告退了！」

朱翠站起來道：「史大叔多費心了，我想馬杜二位也應該休息一下了！」

史銀周應道：「卑職知道！」遂即告辭退出。

大艙裏頓時顯得十分寂靜，因爲沒有點燈，顯得異常的黑暗，只有皎皎月色映自水面的波譎鱗光，才彷彿有些生機，泛動的光蛇，又似含蓄着無限的神秘，點點滴滴的啓發着人的靈性。

朱翠默默無聲的倚身在一張籐椅上，儘量的把身心鬆弛，本意只是想練習一下吐納功夫，靜坐片刻，以却疲意，無如才調息片刻，却自感覺到一陣濃濃的睡意。

自從家門猝生變故以來，這幾天她根本就不曾好好的睡過一覺，雙眼一合，立刻進入睡鄉——

然而，像她這種身負奇技的非常人，即使在濃重的睡鄉裏，也都保持着幾許的自覺！

原來大凡一個研習內家功力的人，在其本身功夫達到一個相當水平之後，都自然能形成了一種功能保護自己身體的氣機，內行人稱之爲「游潛」，其功用要看本人功力之深淺而決定，這種「護身游潛」主要在防護猝然加諸本體的攻擊之力，迅速的有所反應，也就是某些人所謂的「內力感應圈」，一般練武者，如非精於門濫，有明師指導，即使窮畢生之力，也難以達到如此境界，當知這是一種至高的內家功力境界。

朱翠顯然具有這種功力境界，雖然在沉睡之中，也可保持着相當的自我——

隨着她均匀的氣息，本身的那個感應氣圈，漸漸的向外擴大，到了一定的限度，才行自止。

短時間的酣睡，爲她帶來了精力的復甦！

忽然，一種尖銳的東西，試探性的正自向她護身的「潛力圈」有所突破！

朱翠驀的一驚，睜開了眼睛！

一隻肥大的老鼠，正自立在艙中，好奇似的向她打量着，「鼠」的感應力，在任何一方面來說，都是極具敏銳的，也許牠對於發自朱翠本身那種離奇的氣圈，感到奇怪，正自試圖突破，想不到却因此而使得朱翠警覺！

不待朱翠坐好了身子，那隻老鼠已迅速的逃開一旁！

朱翠怦然一驚，倒不是驚於這隻老鼠的出現，而是驚於自己的沉睡——大敵當前，些許的疏忽，就足以引發不堪設想的後果。

心念一動，她正想站起身子來。

就在此時，身邊彷彿輕輕响起了一點水花聲——這個聲音，如非她處身極靜，再是所坐的位置過於接近窗口，萬萬難以聽出！

朱翠本能的把身子向後倚了一下，使自己的身子，恰恰遮掩着窗扇內側，如此也就正好對窗外的景象一目了然——隨着那片水花之後，一顆人頭，徐徐的自水中探出，由於雙方距離過於接近，朱翠甚至於可以淸晰的聽見發自那人的嘴裏的喘息聲！

月色下，並不能看淸這個人是一副什麼樣的長相，却能辨出他閃露着烱烱兇光的一雙眼睛！

朱翠所坐的這個位置，本可一舉手發出掌力，制對方於死命，但她却計不出此，倒要定下心來，看看他到底是何居心！

這人想係受過嚴格的水功訓練，由於外艙上有史銀周與馬杜二衞士的注意防守與觀察，只要略現端倪，勢必逃不過此三人的眼睛，而他却能一逕的順利接觸來船，如非朱翠及時醒轉，也幾乎爲他瞞過。

兩方船舶，距離既是如此之遠，設非這人具有極深的水功，擅於長時潛水，那是萬難接近到這艘大船近側來的！——能具有如此長時閉氣功力之人，當然絕非是泛泛之輩，朱翠在未認淸對方來意之前，更加謹愼出手！

隨着水波拍打在船舷的起伏勢子，這人並不忙於行動，一面喘息，一面轉動着那雙機智的眼睛——臉上遂即現出了狡詐的陰笑！

大概他竊喜於自己在人不知鬼不覺的情況下，竟然來到了大船，尤其意外的是後艙的窗戶竟然是敞開着，不啻更與自己有可乘之機！

經過了相當時間的一番觀察之後，才

見這個人自水裏探出了另一隻手——兩隻手輕輕扳着船邊，緩緩把身子升起來，直到整個身子平平的與船舷平貼爲止！——等到他作好了這個動作之後，如非事先即以注視着他的一切，連朱翠也幾乎分辨不清！

漸漸的一雙脚由窗外探入，接着雙腿、小腹，進而全身，蛇也似的都進來了！

現在朱翠所處身的位置，恰恰就在這人的背後，彼此距離伸手可及！

朱翠在對方現身之始，早已經提聚內力，聚之於雙掌，確信在一舉手之間，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法，可制對方於死命，是以，眼前情形雖然大有迫在眉睫之勢，她却並不驚慌！

那人一身黑色的油綢子水衣靠，兩腕兩膝處，俱都經過一番綁紮，是以看起來顯得極其悧落！

朱翠心裏正自盤算着如何下手處理對方，却見那人已蹲下了身子！

——他面前是一張擺設在大艙中央的方桌，正好用以掩身，在他背後緊緊插有一柄薄鞘的細窄長刀！

這個人自一現身起，即處處顯着機智，可笑他一心全意只是注意着前面的一切，對於身後最以致命的煞星，却是未能顧及！

朱翠仍然耐心的等待着，倒要看他是什麼居心！

這人在蹲下少事觀察之後，遂即探手入懷，須臾摸出了一個扁扁的盒子，又拿出了一根細細的管子，裝接以後，即成一個可以口啣的噴盒！

朱翠禁不住心裏爲之怦然一動，暗忖着莫非這個傢伙是想施毒還是用迷香之類的什麼下流手段不成？

一念之及，由不住大吃了一驚！

果然，這個人在裝配好手裏的小小噴匣之後，東張西望了一番，身子微微前聳，一個輕快的前竄之勢，縱身七尺以外，已接近向內艙入口！

到了這個時候，朱翠自然是再也難以保持鎮定，當下霍地自暗中站起身來！

雖然是一個不聞聲音的動作，却足以使前面那個人有所驚覺——一腿前跨，翩然側身，「唰！」的一聲，這個人已把身子轉了過來！

——當他猝然發覺到面前的朱翠時，禁不住大吃了一驚，足下一個踉蹌，向後面退了一步，接着脚尖用力一點，猛可裏直向敞開的船艙躍出！

朱翠一聲輕叱，雙掌同時向外封出！

她早已蓄勢以待，雙掌推出，雖然未必是十成功力，却萬萬非比等閑，隨着她遞出的掌勢，整個船艙都爲之大大震動了一下！

這人想是猝然領略到朱翠的掌力，感覺到難當其鋒，身子就空一個倒折，已落了下來！

整個大船再次起了一番震動。

這人忽然驚覺到朱翠的不可輕侮，發覺到不妙，右手後翻，已把揹在後背的那口細長窄刀拔在了手上——

朱翠冷冷一笑，身子徐徐向前逼近了兩步，即有大股的力道，自她軀體內逼運而出！

來人顯然不是弱者，正因爲不是易與之輩，才會在一接觸朱翠身上所傳出的無形力道之後，立刻發覺到大爲不妙，那張原本就十分白的臉上，更形蒼白！

「妳——」說了這個字，他忽然口啣噴管，用力的吹出了一口！

黑暗中看不清他到底是噴些什麼，總之，有大股烟霧由那個小小的匣子裏噴出來！

也就在同一個時候，新鳳恰恰由內艙奔出——

朱翠一驚道：「新鳳注意——」

她原本想提醒新鳳，要她暫時閉住呼吸，只是還來不及說出下文，新鳳已着了道兒，頓時雙眼一翻，直挺挺的向後倒了下去！

朱翠心驚之下，足尖飛點，快速把身子欺過去，那人却侍機把握住此一刻良機，身子再次騰起，直向窗外掠出，朱翠一個擰身，情急之下，再也顧不得心存厚道，右手撩出，竟然運施出久已不曾施展的「乾坤翻雲手」來，掌勢一翻，勁力十足，轟然大响聲中，連帶着那人一聲淒厲的長嘶，「撲通！」墜入江水！

朱翠趕向窗前，但見浪花滾滾，再也看不見那人的踪影——忖思着他必已沉屍江心，萬萬不會再有活理——心裏未免有些悻悻！

她原意是想擒住對方一個活口，好問知敵方一切，以及父親眞實下落，却想不到一時情急，仍然是送了對方性命，未免有些懊喪！

艙門開處，史銀周急奔而入。

朱翠來不及出聲呼止，雙掌抖處，直向史銀周猛擊了過去，史氏大吃一驚，面對着朱翠充沛的掌力，還不知道是怎麼回事，已被朱翠逼出門外。

他身子一個踉蹌，倒撞在艙板上——

面前人影一閃，朱翠雙手托着新鳳直挺的身子當門而立，叱了聲快，遂即率先向另外一間艙房轉入！

史銀周莫名其妙的被朱翠掌勢逼出，這時見狀更着了慌，快步跟隨着朱翠進入，後者已把新鳳的身子平平的放在牀上！

燈光下，新鳳面如金錠，牙關緊咬，全身兀自簌簌戰抖不已——

朱翠試了一下她的鼻息，又翻開她的眼皮細看了看，輕嘆一聲道：「好險！」

說話之間，右手飛點，一連在新鳳正側面七處穴道上各點了一下，新鳳忽然身軀一長，就不動了！

史銀周驚道：「噢——」

朱翠轉過臉，輕吁一聲道：「她中了毒——大艙裏遍佈毒氣，剛才我來不及告訴你，只好用掌力把你逼出——」

史銀周一怔道：「毒氣——」

朱翠道：「放毒的人已被我打落江心，多半是死了，史大叔先在這裏代我看好新鳳，她雖然已爲毒氣所中，幸好吸進尙少，毒氣還未攻心，我已把她全身七處主要穴道封住，只候所中餘毒排出，才可以恢復知覺！」

史銀周憾恨兼具的重重嘆息了一聲，心裏却是想不透，敵人是怎麼潛進來的！

朱翠道：「我現在要趕回前艙，把散留在空中的毒氣處理乾淨，新鳳如果有什麼動作，史大叔只須待機點她的兩處『氣海穴』，她就又會回復平靜！」

史銀周愧疚的道：「卑職記住了，公主快去吧！」

朱翠這才匆匆趕回前艙——

她生怕毒氣厲害，所以未進艙前，先自閉住了呼吸，候到推門進入之後，却不禁爲眼前的另一景象，驚得呆住了。

原來她記得淸淸楚楚，離開大艙之前，僅僅只有後面面對江心的窗扇是敞開的，其它中間的幾扇窗戶都是嚴密的關着，然而現在那幾扇窗戶，全數都已敞開；由於空氣暢通，更不見先前散置當空的毒氣雲烟。窗外月白風淸，時見魚兒躍波——這一切，根本就像什麼事也不曾發生過！

朱翠下意識的感覺到，一定有人進來過了。這個念頭驀地使她驚出了一身冷汗，不假思索的迅速轉向內艙，經過一番觀察，證明母親弟弟一切安好，這才鬆下了口氣！

當她再次回轉前艙，燃起了燈，才發覺到桌上有人以指沾水寫的幾行字跡——

「九品紅，劇毒，再棄母弟於不顧，二失也！」

朱翠心中一駭，情不自禁的坐了下來，暗忖道：原來那人所噴的毒，竟是聞名已久的人間至毒「九品紅」，怪不得這麼厲害！

她知道，所謂的「九品紅」，乃是耆集了世間九種最厲害的至毒，加以提精研粉相互滲合，或溶於水，或搓爲丸，只須芥子般大小，投以飲水湯食，即可置數十人於死命，倒不曾想到，竟然被用以爲吹散散播空氣之間！

（未完）

民族英雄軼事

秦中客

張巡

羅雀掘鼠守睢陽。

唐朝時代，安祿山造反，聲勢非常大，黃河南北各州各縣，都非常害怕，紛紛的被安祿山攻佔。張巡那時是眞源縣令，縣城已經被他的上級長官獻給安祿山，他已經失去憑藉，他還有什麼作爲呢？可是張巡這個人，生成一副赤胆忠心，一心報國，當時號召地方人民，起來對抗賊寇，集結大約一千多人，在雍丘縣令令狐潮投降賊寇時，就很快佔領了雍丘城，這時，令狐潮引導賊寇四萬人回來攻打雍丘城，張巡已經憑藉城牆，嚴陣以待，令狐潮攻了很久，都攻不來，便架起雲梯爬城，張巡叫士兵用草沾油，火燒敵人的雲梯，賊兵敗退，令狐潮勸張巡投降，張巡大罵說：「我爲國家而死，甘心情願，就是死了也不後悔，不會因爲貪圖一時的富貴，認賊人作父親，而不怕讓後代的人罵的。」

張巡在雍丘城守了四十多天，賊寇始終攻不進去，因爲內外隔絕，時間太久，士兵所用的箭都已經用完，張巡想了很久，便用諸葛亮草船借箭的故事，叫士兵連夜紮了一千多個草人，穿上黑衣服，在天黑時用繩子墜於城下，賊兵以爲張巡的兵出來了，急急忙忙的發箭射擊，一會兒張巡把草人吊上，得了幾十萬枝箭，繼續再戰。

第二次，張巡再用草人墜下城去，被敵人識破大笑，不再發射一箭，於是張巡立刻組織敢死隊由城墜下，敵人仍以爲是草人，沒有防備，敢死隊奮勇殺入敵人陣地，敵人大敗逃走。

令狐潮心有不甘，再領兵來攻，張巡派雷萬春巡視城防，敵人突然發箭，雷萬春臉上中了六枝箭，仍然不倒，令狐潮見狀大驚，對張巡的軍令非常敬佩，雷將軍都如此，對士卒可想而知了。

過了幾天，張巡派人向令狐潮借馬三十四，詐稱得馬即刻離去，令狐潮爲了急於得到這地方，信以爲眞，便答應了。那知張巡得到馬以後，挑選三十個最勇敢作戰的人，開城突擊賊營，賊營大亂，又大敗逃走，從此不敢再來侵犯，雍丘縣城也因此保住了。

第二年，賊寇首領尹子奇領兵十幾萬人把睢陽包圍，睢陽太守許遠，知道張巡對守城很有研究，急忙派人去向張巡求援，張巡認爲睢陽在戰略上非常重要，絕不可失陷，如果失陷江淮都失去保障，因此連夜發兵去救睢陽，許遠一見張巡派兵來了，胆量也就壯大起來，請張巡主持軍事，他自己負責軍中一切需要的事務，一面殺牛羊給將士們加菜，鼓勵士氣，軍心大振，而守城的士卒們，總共才有六千人左右。

尹子奇攻城非常急，張巡與他苦戰了很久。後來採用了種種奇計，常把賊兵打敗，堅持有半年多的時間。

睢陽被圍了半年多的時間，城裏的糧草都用完了，兵士每天只能吃到一點點米，米吃完了，改吃草根樹皮，草根樹皮吃完了，便把馬殺死吃，馬吃完了，張巡叫人在天空張網，捕捉鳥雀，或地下老鼠，供給士兵充饑。這時期，士卒病死很多，所餘下的人只有一千多人了，最後，張巡在不得已的情形，把自己的愛妾也殺了，做成食物。如此堅守了十個月之久，外援斷絕，實在無法支持下去，睢陽城被敵人攻佔了。

尹子奇勸張巡投降，張巡大罵不降，把他的舌頭割下，仍舊吱唔的在罵，便被尹子奇殺害，一代忠良便爲國殉職了，許遠被俘後，也被殺害在洛陽。

張巡以數千人守睢陽，抵抗賊兵十餘萬，內無糧草，外無救兵，竟能堅守十個月，眞可稱得上是軍事上的奇蹟，在城破被俘不屈，罵賊而死，實在令人敬佩。



武俠長篇故事

臥龍生・文
子成・圖

金筆點龍記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俞秀凡收服了無名氏和黑袍啞子爲手下之後，帶他們去見白衣羅刹，雙方經過一招相鬥之後，白衣羅刹也對俞秀凡的身手折服了，正談話間，一名女子前來引他們去人間閻羅殿，也即是漆黑的石室，俞秀凡正在冷眼旁觀，四個鬼卒忽然出現，並向俞秀凡等人攻擊，俞秀凡等人一一把他們制服，此時陰府判官龐龍又出現，龐龍也在一刹那間被俞秀凡制服，俞秀凡才知他們目前處在「斷魂壘」中，同時，無數瘋狂而武功奇高的幪面漢正向他們襲來……

主僕習仙律　同闖斷魂壘

同時，無名氏在俞秀凡掌力護衞之下，檢起了地上的鐵索，也使他在這等瞬息死亡的空間中，獲得了一些餘暇，從容的看了四週的形勢一眼。

碧綠燈火，悲慘景像，瘋狂的怪人，看一眼就叫人頭皮發炸。

忽然間，無名氏覺着雙手有些發軟，似乎握不住手中的鐵索。

回頭看黑衣啞巴，手中的鐵牌有如輪轉一般的快速，帶起了疾勁的風聲，渾如一體，逼住了週圍的狂人攻勢。

無名氏長長歎一口氣，道：「在下闖蕩江湖，身經百戰，從沒有見過今日這等場面，眞是觸目驚心，終生難忘。」

他自說自話，也沒有人理會於他。他猛的一提丹田眞氣，運勁行入雙臂，抬起手中的鐵索。

目光一瞥間，發覺文雅、瀟洒的俞秀凡，此刻似乎也變了樣子，雙目圓睜，臉上是一股無法描述的神情，半是悲忿，半是驚恐。

忽然間，響起了悠揚的聲音，清亮、明脆，傳入耳中。像歌聲那樣的好聽，但却有符咒一般的力量，狂如湧潮，不畏死亡的瘋人，突然間停下了手，臉上一股暴戾之氣，也逐漸的消去，緩緩的向後退去。

那是一種平和的歌聲，入耳之後，有着春風過體一般的溫柔。

俞秀凡、無名氏，都停下了手，但那黑衣啞巴，還在狂舞着手中的鐵牌。

無名氏歎口氣，手中鐵索一抖，直向鐵牌迎去。一聲金鐵大震，黑衣人狂掄的鐵牌，力道强大，幾乎震飛了無名氏手中的鐵索。

但這一擋之勢，也封住了黑衣啞巴手中的輪轉鐵牌。

俞秀凡借勢欺入，一把扣住了黑衣啞人的右腕脈穴，奪下了他手中的鐵牌。

凝目望去，只見黑衣啞人，臉上肌肉僵硬，雙目發直，似是已陷入了神志迷亂之境。

俞秀凡輕輕一掌，拍在黑衣人的背心之上，內力透入，道：「啞兄，醒一醒！」

在極度緊張後，突然間恢復了過來，黑衣人忘我的冲口說道：「我不啞。」

俞秀凡微微一笑，道：「是的，你本來就不是啞子。」

黑衣人回顧了俞秀凡一眼，道：「多承相救。」

俞秀凡放開了黑衣人的右腕，道：「咱們生死一體，談不上相救二字，如非無名兄，適才一掌遙擊，在下恐已死在那些狂人的指掌之下了。」

無名氏道：「如非小主人，那等凌厲掌勢，深厚功力，咱們恐早已被這些狂人撕成碎片了。」

這一聲小主人，確是由衷而發，出於一片敬意之中。

黑衣人突然歎道：「裝了近三年的啞巴，眞是蹩的難過。」

俞秀凡道：「忍三年不說一句話，該是天下最難的事，閣下這種堅毅之志，實是叫人敬服。」

這時，那平和的歌聲，已然消失，碧火綠光的大廳中，却坐着一個長髮披面的怪人。

俞秀凡緩步行了過去，三尺外停下脚步，一抱拳，道：「多謝援手之情。」

長髮人突然一甩頭，覆面長髮，抛到腦後，露出了一張清麗的面孔。敢情，竟然是一位女的，長長的柳眉，端正的五官，嘴角帶着微微的笑意。

俞秀凡、無名氏、黑衣人臉上都泛出了驚異之色，雖然都沒有說話，但三人的神色，可以看出了三人心中的震動之大。

那長髮女子只是望着三人笑笑，似是極不願意先開口。

俞秀凡輕輕咳了一聲，抱拳一禮，道：「姑娘的歌聲，充滿着祥和之氣，竟能使那些瘋狂的人完全聽命行事。」

那長髮女子笑一笑，道：「誇獎了。」

她穿的衣服，到處破損，但臉上却綻開着百合花般的笑容。

這女人除了一副美麗的笑容之外，還具有着一種特殊的氣質，那氣質給人一種春風化雨的感覺，她好像不論多麼暴虐、顚狂的人，一和她目光接觸，立刻就平靜下來。

俞秀凡突然間有一種慚愧的感覺，回顧了那些屍體一眼，緩緩說道：「在下很慚愧，殺了這許多人。」

長髮女子輕輕歎息一聲，道：「說起來，也不能全怪你們，他們這些人都已失去了理性，成了無法控制自己的狂人，你們就算願意忍讓，他們也無法感受得到。」

無名氏道：「姑娘，在下敢說一句，就算把天下修養最好的人請入此地來，也一樣無法忍讓，在下半生江湖，身經百戰，經歷的事情不能算少，但在我的記憶之中，從沒有經過這等恐怖的所在。這地方，這些人，就算是眞的有地獄，也不會比此地還恐怖。」

長髮女人道：「他們雖然瘋了，但他們也是人啊！」

無名氏道：「人，他們還算是人麼？世上如若有鬼，也沒有他們可怕。任何正常人，到這裏，都無法忍受、相處下去。」

長髮女人道：「我！」

無名氏呆了一呆，接道：「妳！妳」

長髮女人緩緩問道：「我是否也是瘋顚的狂人！」

無名氏道：「妳不像。」

長髮女人道：「我不是不像，而是根本沒有瘋。但我和他們相處的很好。」

無名氏道：「這倒是一樁很奇怪的事了，好生叫人難解。」

俞秀凡道：「唉！無名兄，這位姑娘是具有大智慧的人，心悟妙諦，行如慈航，普渡衆生，歌如梵唱，能叫頑石點頭。」

長髮女子道：「這太玄妙了。我那能有如此大智慧，不過我瞭解他們，才能以聲音引渡他們回復到自我之境。」

俞秀凡歎道：「姑娘不要客氣了，在那等生死一髮，全力搏命的時刻中，姑娘幾句清音妙歌，使他們忽然間收住了狂性，這一份神奇德能，就算我佛說法，也不過如此了。」

長髮女人兩道清澈的目光，投注在俞秀凡的臉上，微微含笑。

她笑的是那麼純潔，那麼仁慈，如朝陽旭日，和風拂面。她緩緩站起身子，道：「閣下讀了很多書？」

俞秀凡一欠身，道：「小生出身寒儒，因一點機緣引渡，棄書學劍。」

長髮女子穿了一件黑色的羅裙，但已多處破裂，隱隱間露出渾圓的小腿和雪白的肌膚，赤着一雙天足。

只見她舉手理一下披肩的長髮，說道：「三位請坐息一陣，我去去就來。」舉步向前行去。

破裂的長裙，在她舉步行動之間，忽張忽合，一雙玉腿，更爲清晰可見。

她是個很美的女人，行動之間，可見一副好身材。在那個時代中，像這樣暴露肌膚的女子，可算是絕無僅有的事。

但俞秀凡等三人，不但心無雜念，反有着一種崇敬無比的心情。只有領悟到佛門上乘大法的人，才能有這樣的仁慈，和這些瘋人們相處一起而不生厭惡。

只有具有着大勇的人，才有這樣無畏的勇氣，面對着這失去理性的狂人，不生畏懼。

忽然間，俞秀凡內心中生出了無比的敬慕，對着那長髮少女的背影，恭恭敬敬的行了一禮。

無名氏、黑衣人學着俞秀凡，也各自抱拳一個長揖。

俞秀凡道：「咱們的鎭靜功夫太差，適才咱們和那一羣狂人動手時，似乎已經到了神智迷亂的境界。只要再打下去，就算咱們不死於那些狂人之手，自己只怕也要變成了瘋狂之人了。」

無名氏微微一笑，道：「不錯。和那些狂人動手，如是不變的瘋狂，那就會丢了性命，單是他們那股擁上來的氣勢，就足以嚇震人心了。」

黑衣人望了無名氏一眼，欲言又止。

無名氏道：「閣下，現在兄弟不能再叫你啞兄了，對麼？」

黑衣人歎口氣，道：「想不到啊，我數年之功，廢於一旦。」

無名氏道：「咱們也想不到這人間地獄中會有這麼一座斷魂壘。」

黑衣人道：「無名兄，你貴姓啊！」

無名氏怔了一怔，道：「無名氏三個字叫起來蠻順耳的，閣下如是覺着不對，叫我無名兄也行。」

黑衣人笑一笑，道：「兄弟是恭敬不如從命，你以後也還叫我啞兄就是。」

無名氏笑道：「閣下這麼不肯吃虧，倒叫兄弟想起一個人來。」

黑衣人道：「咱們如若能生出斷魂壘，兄弟還要恢復啞巴的身份。」

無名氏笑道：「其實，你裝了數年啞巴，也沒有人眞的相信，如今你既已開了口說了話，再裝下去，就叫兄弟不解了。」

黑衣人道：「有什麼不解的。不論他們是否相信，兄弟只要不說話，久而久之，他們不信也得信了。」

無名氏道：「這是自欺欺人的說法。」

黑衣人冷笑一聲，道：「無名兄，你說話最好能留心一下修詞，咱們經過了這番對敵搏殺，總算有過了一場生死與共的經歷，別要再鬧的反目相向。」

無名氏聳聳肩，道：「你可是覺着咱們還能回到萬家別院？」

黑衣人道：「爲什麼不能？」

無名氏道：「咱們如不死在這斷魂壘，造化城主如何還會放過咱們。」

黑衣人道：「如若這斷魂壘中這些瘋狂殺手，無法殺死咱們，這人間地獄之中，只怕再沒有什麼能對付咱們的力量了。」

無名氏道：「咱們逃過了這次刼難，一是那位女菩薩的無敵禪唱，消去了那些狂人的悍戾之氣；二是小主人强勁的掌力，拒擋住他們的攻勢，你如認爲是你那面鐵牌之能，那就謬誤千里了。」

黑衣人道：「在下適才全力拒敵，已經記不起搏殺的經過了。」

無名氏道：「多虧小主人的强猛掌力，才算把咱們從死亡中解救出來。」語聲微微一頓，接道：「你閣下裝啞巴跑到人間地獄中來，大概不是自己的原意吧？」

黑衣人道：「你閣下呢？」

無名氏笑一笑，道：「在下是受人之託而來。」

黑衣人苦笑道：「兄弟命苦，我是奉命而來。」

無名氏微微一笑，道：「閣下有沒有受毒癮控制？」

黑衣人道：「兄弟有備而來，自然不會受福壽膏的控制了。」語聲微微一頓，接道：「無名兄呢？」

無名氏道：「在下既是受人之託，自然要忠人之事，所以，兄弟也不敢中毒。」

黑衣人目光轉注到俞秀凡的臉上，只見他微閉雙目，盤膝而坐，神色肅穆。心中一動，笑道：「無名兄，咱們可是眞要跟着這位俞少俠，作三個月或半年的從僕麼？」口中說話，右手一探，突然按在了俞秀凡的背心之上。

無名氏呆了一呆，道：「閣下，你要幹什麼？」

黑衣人道：「在下不想跟人作爲從僕，所以，希望和這位俞少俠再談談了。」

無名氏冷冷說道：「假啞巴，你如殺了俞少俠，咱們兩個人，立刻都將被這些狂人撕成片片碎肉。」

黑衣人笑道：「那些狂人，不是爲那位女菩薩的禪唱之聲，完全控制住了？」

無名氏冷笑道：「所以，你就想殺了俞少俠。」

黑衣人道，「如若咱們眞的跟着他，作了三個月或半年的從僕，那可是終身大恨大憾的事。」

無名氏道：「就算是一大恨事，但咱們也不能冒着生命之險，賭這一記。」

黑衣人道：「人死留名，雁死留聲，在下覺着，就算咱們要死在此地，也不能留作別人的話柄啊！」

無名氏雙眉聳動，冷冷說道：「閣下多想想，你如眞的傷害了俞少俠，第一個咱們就沒有朋友作了。」

黑衣人道：「看來，無名兄作人從僕的癮頭很大，是麼？」

無名氏道：「我覺着事有緩急、本末，咱們作一從僕，那只是名義上的損傷，但俞少俠却是關繫着江湖上整個大局的安危。」

黑衣人道：「這樣嚴重麼？」

無名氏冷冷說道：「何止如此，在下在江湖上走動的時間不短，見識也不能謂不多，但在下從沒有見過像他那樣武功的人，舉手投足之間，就能制住像你閣下這樣的高手。」

黑衣人道：「不錯。他武功誠然很高，但在下覺着，他這點年齡，如何配作咱們的主人呢？」

無名氏暗自提一口氣，道，「閣下，你未必能殺害得了俞少俠，只要你一擊不能置他於死地，俞少俠的反擊，可能一掌取你之命，何況，還有在下。」

黑衣人道：「你要帮他？」

無名氏道：「不錯。你只要敢傷害俞少俠，在下立下毒手。」

俞秀凡突然睜開雙目，笑道：「閣下可是覺着眞的已制住了在下的心脈麼？」

黑衣人怔了一怔，道：「你．．」

無名氏哈哈一笑，接道：「俞少俠是何等人物，豈會受你暗算。」

就在黑衣人心神一分之際，俞秀凡突然斜裏滑開了五尺，脫出了黑衣人的掌勢控制。

無名氏微微一笑，道：「朋友，你够陰，但却不够穩。」

俞秀凡已緩緩站起了身子，笑道：「閣下，可是還想和兄弟動手麼？」

黑衣人突然轉身一躍，隱入了暗影之中。

原來，這座大廳上的碧綠火炬，光焰都對着裏面和門口照射。但那火炬後面，却是一片陰影。黑衣人就竄入那陰影之後不見。

無名氏低聲說道：「小主人，可要把他搜出來。」

俞秀凡搖搖頭，說道：「這斷魂壘中，充滿着殺機，他這一闖，必將引起一陣擾動。如若咱們再跟着亂闖一下，只怕立刻要章法大亂了。」

無名氏道：「他如闖入了囚禁狂人之處，必將引起那些狂人的攻擊，以那些人的武功，他闖出的機會不大。」

話未說完，突聞一聲大喝，人影閃動，那隱入火炬後面的黑衣人，突然飛奔而出。

無名氏沉聲喝道：「過來！」

那黑衣人大約已經吃了苦頭，竟然不再堅持己見，身形轉動，人已閃在俞秀凡和無名氏的身後。

俞秀凡雙掌揮出，拍出兩股强力，一先一後，攔住那些狂人。

當先奔行的狂人，被俞秀凡遙發的掌力擊中，向前奔行的身軀，突然一頓。

那長髮狂人身受掌擊，突然轉身向俞秀凡撲了過來。

但俞秀凡第二波掌力，却又及時而至，蓬然一聲，擊中那狂人前胸。

這一擊的力量很大，那向前奔行的狂人，突然張口噴出一股鮮血，身子忽然停住。

但後面的狂人，却未停住，雙手一推，當先一個狂人的身軀，忽然飛了起來，直向俞秀凡等撞了過來。

無名氏雙手伸出，抓住那飛來的屍體，俞秀凡却連續拍出了兩掌。强猛的掌力，擱住了三個狂人的撲攻之勢。

他發出掌力，只用出六成內勁，生恐再傷到了人。

三個狂人，却不知俞秀凡手下留情，身形一頓之後，忽然散開，分由三個方位，向俞秀凡等撲了過來。

無名氏和那黑衣人分別拒擋兩側撲來的狂人，俞秀凡只好迎上居中攻來的敵勢。

這一次，幾人手中都無兵刃，而且是一對一的局勢。

俞秀凡一招擒拿，抓住敵手的左肩，順手點了他的穴道。

回頭看時，只見無名氏、黑衣人和另外兩個狂人，却展開了一塲十分激烈的搏殺。

但見拳脚紛陳，指影點點，打鬥的難解難分。

俞秀凡不敢出手助拳，目睹四人搏殺的激烈，心中感慨萬端。忖道：這些狂人，一個個武功如此高强，不知是原來具此等身手，或是變成了瘋顚之人後，才在武功上有此進境。無名氏和這位黑衣人，既然受託奉派來到這人間地獄中，自然都是武林中一流人物了，但這兩人之强，竟然也不過和這些瘋顚之人打上一個平分秋色，這斷魂壘中，人人都可以列爲武林中一流高手了。

心念轉動之間，突聞歌聲傳來，兩個狂人手脚同時緩了下來。

那祥和的歌聲，有如春風過體一般，使得人頓時生出一股心平氣和的感覺，不自覺間，齊齊停下了手。

兩個狂人緩緩轉過身子，行入那火炬光亮之外的暗影中不見。

俞秀凡迅快的拍活了另一個狂人的穴道。在催眠般的歌聲下，那人也緩緩行入了火炬之後。

歌聲頓住，耳際間，傳來了清亮的女子聲音，說道：「三位，請坐息片刻。這些人雖然受我的天龍禪唱感染，暫時失去了野性，但他們受不得一點撩撥，任何人只要受到一點撩撥，立刻就激發出他們的狂性，這一點，希望記着。」

長長歎息一聲，接道：「諸位殺死一個狂人，心中也許沒有什麼感覺，但他們沒有瘋狂之前，大部份的人都是武林中極有名望的人物，他們的成就，他們的盛名，都是武林中一時之選。現在，他們神志迷亂了，忘去了自我，如是他們能够報出了自己的姓名，只怕諸位都下不得手了。」

俞秀凡道：「姑娘是菩薩化身，深入瘋人羣中，救苦救難，德行崇高，令人欽敬。但望能指明我等一條出路。」

那女子聲音又傳了過來，道：「諸位請稍候片刻，容我把他們安撫好後，再和諸位作長談。」

俞秀凡一抱拳，道：「姑娘如此吩咐，咱們只好恭候待命了。」

無名氏望了那黑衣人一眼，道：「閣下，現在可以告訴咱們姓名了吧！」

黑衣人望望俞秀凡，歎一口氣，道：「在下石生山。」

無名氏道：「失敬，失敬，閣下原來是大名鼎鼎的飛雲劍。」

石生山道：「無名兄，在下兩度承蒙俞少俠相救，看來也只好承認他主人的身份了。」

俞秀凡道：「石兄，談不上什麼主人身份，咱們目下的處境，是個同生共死的局面。」

石生山道：「小主人，咱們既然認了你，你也不用推辭了。」

目光轉到了無名氏身上，接道：「無名兄，這無名二字，大概也不是你的本名了吧？」

無名氏道：「兄弟有名字，不過，我目下不能說出來。」

石生山道：「我這個啞巴已開口了，你這無名之人，爲什麼不能說名字？」

無名氏歎道：「兄弟進入這人間地獄之前，立過誓言，如是不能打開這人間地獄，在下就不再以姓名聞世。」

俞秀凡微微一笑，道：「這一次，咱們進了斷魂壘，見識了這羣瘋人，也是咱們對造化城主又多了一層認識。不過，兄弟覺着最好的收穫，就是經過了這一番同生共死之戰，使兩位盡吐眞言，彼此之間，隔閡盡消。」

無名氏道：「兄弟實在抱歉，不能奉告姓名，但兄弟這份心意，可對天日。」

石生山揶揄道：「如是你無名兄不幸死了呢？」

無名氏道：「那就請石兄把兄弟埋了。」

石生山道：「替你立個碑，上寫無名氏之墓。」

無名氏道：「那時，石兄撕去兄弟前胸的衣衫，自有兄弟的身份來歷。」

石生山道：「原來你不是眞的無名氏！」

無名氏道：「就算是一株草木，也該有個名字，何況在下是個人呢！」

石生山歎口氣，道：「無名兄，既有這樣的苦衷，兄弟也不便再問了。」

無名氏道：「多謝石兄。」

石生山目光轉注到俞秀凡的身上，道：「小主人，這座人間地獄中，有這樣一座斷魂壘，在下等竟然全無所知。唉！看來，只怕還有很多的隱密，沒有被咱們發現，這幾年我們眞是白白度過了。」

無名氏輕歎道：「石兄，這人間地獄，只不過是造化城中的一個環節，這裏面圈囚的高手之多，放眼江湖，就沒有能够抗拒的實力。不過，好的是，這些人大部份都還心存着武林正義，未完全屈服在造化城主的威武之下。」

俞秀凡道：「兩位以我佛捨身餵虎的大仁大勇，混入這人間地獄之中，單是這一份豪氣，就足以叫武林中人敬重無比。」

無名氏道：「在下混入此地，已經三年多了。十方別院的情形，倒是瞭解了十之八九，但對十方別院以外的情勢，那就完全隔閡了。不過，萬萬沒有料到，這斷魂壘中瘋的人，竟都具有武林中第一流的身手。」

俞秀凡道：「問題在造化城主，用什麼手段把他們磨練成這樣的狂人，在神智迷亂之下，而能够武功不失。」

無名氏道：「對！只要先找出他們被折磨的辦法，才能想出對付之法。」

俞秀凡突然微微一笑，道：「無名兄、石兄，古往今來，不知有多少的兇殘惡毒之人，企圖霸謀江湖，但却就有那一些心懷正義的仁俠之士，不畏强暴，不顧生死，揭發、誅絕了這些奸惡之徒。看到了那位絕世才女，在下這份信心，就更爲堅定了。」

無名氏道：「說起來，當眞是一件不可思議的事，那位姑娘，怎的能混入這羣瘋人之中不被發覺呢？」

只聽一個清脆柔和聲音接道：「方法很簡單，我也變成了瘋人，他們就疏忽過去了。」

俞秀凡轉目望去，只見那女子已然換了一身可蔽肌膚的灰色衣裙，長髮也被一條灰色的布帶束起，露出了清晰的面目。那是一張很美的臉，蓮步姍姍的行了過來。

俞秀凡三人，內心中對這位灰衣女子，生出了敬意，齊齊起身，抱拳一禮。

灰衣女子欠身還禮，道：「三位請坐，這地方沒有錦墩木椅，咱們就席地而坐吧！」

盤起雙膝，當先坐下。

俞秀凡等依樣坐好，道：「這斷魂壘中，沒有管理之人麼？」

灰衣女子搖搖頭，道：「沒有，等閒之人，誰也不敢進入一步。」

俞秀凡道：「這些人的吃喝之物呢？」

灰衣女子道：「那碧火之後，有數十間小室，整個斷魂壘用黑色的巨石砌成，堅牢異常，另外還設有機關埋伏。吃喝之物，都用機關控制，送入那小室之中。供應的食物，倒是十分豐富，便溺也可排洩出去，這是一座設計很精密的機關壘。」

俞秀凡問道：「這些人又怎會變成瘋狂的呢？」

灰衣女子道：「就賤妾研究所得，他們用一種藥物，和一種奇怪聲音，使他們逐漸的消失了意志、記憶，腦際間變成了一片空白，這

時，他們唯一能記憶的，就是一種聲音，他們的一舉一動，也就被控制在聲音之中。」

無名氏道：「眞是曠古絕今，聞所未聞的惡毒法子。」

灰衣女子道：「他們對聲音有一種特殊的感應，任何一個輕微的聲音，都可能引起他們的反應，而且一出手，就很難自禁。」

兪秀凡點點頭，道：「精神、藥物並施，改造了人性，當眞是可怕的很啊！」

灰衣女子道：「他們並未完全失去理性，一日中，總有一個半時辰，變得十分正常。」

兪秀凡接道：「在精神和藥物雙重摧殘之下，怎能還保有人性？」

灰衣女子點頭一笑，道：「兪少俠這份過人的才智，好生叫人佩服，破鏡、覆水，很難再收和重圓。後來，我仔細的查尋之下，才發覺，每一天有一種極低微的樂聲，傳送進來，那是常人很難聽到的聲音，但這些狂人的聽覺，勝過常人十倍，在那樂聲下，他們恢復了某種清醒。」

兪秀凡道：「樂道本是娛人性情，却不料竟能變爲毀人的利器。」

石生山道：「可怕呀，可怕！姑娘所言之事，都是江湖上罕聞罕見的奇事。」

灰衣女子道：「這大約是音律學上最高的成就了。只可惜，那具有此才慧的人，未把它用於正道。」

無名氏道：「在下和他們兩番動手，覺着這些狂人武功之强，可列江湖上頂尖高手，如若他們無法恢復了正常的神智，那眞是可怕的殺手。」

灰衣女子沉吟了一陣，道：「這就是我留此不去的用心了。」

兪秀凡緩緩說道：「姑娘可是準備以無邊的仁慈、愛心，度化他們麼？」

灰衣女子道：「我是這樣想。但能不能做到，連我也沒有把握。」

兪秀凡道：「姑娘，如若很不幸，無法渡化這些狂人，那將如何呢？」

灰衣女子道：「這個，我還沒有想到。」

兪秀凡道：「在下初出茅廬，江湖上識見不多，但這位無名兄和石兄，卻都是見識廣博的人，評論這些狂人的武功，都可列於第一流中高手，這般人如若不能控制，一旦放入江湖，造成的殺刦悲劇，那眞是不可想像了。」

灰衣女子歎息一聲，道：「這確是一個很大的問題，已經困擾了我很久時間，我一直想不出一個適當的辦法，兪兄經綸滿腹，何以教我？」

兪秀凡未想到她竟然倒打一耙，不禁一呆，道：「唉！姑娘，在下覺着，如若上乘大法無法渡化這些狂人，那只有一個辦法了。」

灰衣女子道：「什麼辦法？」

兪秀凡道：「與其日後讓他們造成江湖大刦，不如現在把他們毀去。」

灰衣女子道：「你是說殺了他們？」

兪秀凡道：「如是有別的更好辦法，自然是用別的辦法了。」

灰衣女子道：「這一羣狂人，有很多固然是未瘋狂之前，就作惡多端，死有餘辜。但也有很多，未入人間地獄之前，是江湖上有名大俠，如若把他們全數毀去，心中實有不忍。」

兪秀凡道：「兩害相權取其輕，如若無法兩全其美時，只有擇一而行了。」

灰衣女子道：「我倒想過一個辦法，不過一直找不到適當的人，助他們一臂之力，今見兪兄武功高絕，又具文才，對音律一道，似也有極深的修養，眞是最爲恰當的人了。」

兪秀凡道：「姑娘的意思，可是要在下爲那些狂人効力。」

灰衣女子道：「正是此意。不過，賤妾卻不敢免强兪兄，願否爲之，還是由兪兄自作決定。」

兪秀凡道：「這個，在下希望能先請說明內情，兪某人能够作到，自然會助他們一臂之力。」

灰衣女子道：「那樂聲能使他們暫時恢復神智，如是樂聲不停下來，他們就可以永遠清醒了。」

兪秀凡道：「就道理上說，應當如此。」

灰衣女子道：「那樂聲能傳入此地，想來，離此地不會太遠。」

兪秀凡道：「在下奇怪的是，他們如何能把聲音控制的那樣細小，而又能淸晰可聞。」

灰衣女子道：「這不是太難的事，在這座斷魂壘的牆壁上，有着傳音的鐵管，就是爲了訓練這一批狂人，才建了這座斷魂壘。」

兪秀凡沉吟了良久，道：「姑娘，那散播樂聲的人，不會在這斷魂壘中吧？」

灰衣女子道：「自然不會。」

兪秀凡道：「姑娘聽過那樂聲，是弦管，還是鼓鈸？」

灰衣女子搖搖頭，道：「都不是，聽起來，好像是一種由人口內發出的聲音。」

兪秀凡怔了一怔道：「也是一種禪唱？」

灰衣女子道：「那應該是一種魔音。聽起來，比我的天龍禪唱，更爲柔媚、動人。」

兪秀凡道：「以姑娘的才慧去分析，這些狂人是藥物所致呢，還是魔音所迷？」

灰衣女子道：「藥物爲本，魔音爲輔。」

兪秀凡道：「如是未服藥物的人，會不會受到魔音的影響？」

灰衣女子道：「自然會受到影響。不過，個人的修爲、定力，也有很大的關係，善於控制自己的人，那就不至於受害太重。」

無名氏道：「這眞是一處充滿着神秘的地方，發現越多，越是可怕。」

灰衣女子道：「是的，這地方有很多奇怪的所在，但賤妾的看法，這地方最厲害還是那些能够控制人神智的魔音。」

兪秀凡經過了連番的搏殺之後，突然對自己的武功有了信心，最顯明的一件事，就是適才和幾個狂人動手的情形，無名氏和石生山只和兩個狂人，打的秋色平分，而自己只一招，就擒拏住了那狂人的穴道。

心中風車般打了兩個轉，緩緩說道：「姑娘，如若對方只憑武功和在下動手，在下決不害怕。不過，如若對方唱魔音，在下就無法應付了！」

灰衣女子道：「你有足夠的聰明才智，我可以把天龍禪唱傳給你，學會此技，你就不用再怕魔音了。」

兪秀凡微微一怔，道：「傳給我？這要多少時間？」

灰衣女子道：「那就要看你的聰明、才慧了。」

兪秀凡道：「姑娘估估在下呢？」

灰衣女子道：「大約要三天時間，你才能學到要訣，至於要多少時間，能夠用於克敵，那就很難說了！」

兪秀凡道：「既非短期內能夠用於克敵，在下學來，也是無法濟急了。」

灰衣女子笑一笑，道：「用於克敵，自然是需要一段時間，但你如用來自保，只要學會就行了。」

兪秀凡道：「原來如此。」

無名氏道：「照姑娘的說法，咱們必須留這裏很久了。」

灰衣女子道：「這座斷魂壘修築的很奇怪，整座的堡壘，都是用生鐵和堅石合鑄而成，

堅牢無比，決無法破壁而出。」

無名氏道：「難道這裏沒有門戶麼？」

灰衣女子道：「有門戶。但這座堡壘在建築時就已經決定了用途，所以，門戶由外面控制。」

兪秀凡道：「在下進入堡壘時，似乎是由裏面開的。」

灰衣女子道：「那只是一個樣子，不讓你們心中懷疑罷了。」

兪秀凡道：「這地方果然是步步殺機，處處凶險了。」

灰衣女子道：「所以，你們必需留在這裏，等候着門戶大開。」

無名氏道：「照姑娘的說法，對方一日不打開門戶，我們就一日無法出去了。」

灰衣女子道：「是！」

無名氏道：「他要是十天不打開門戶，我們豈不都要餓死此地了？」

灰衣女子道：「不錯，他們若眞的硬了心，十天不打開堡門，你們只有留在這裏十天，不過，諸位不要担心餓死的事情，我可以想法子給你們吃的東西。這地方，大約是天下最奇怪，最冷酷的地方，處在這樣的環境之中，只有一個字『忍』，等待着他們打開堡門。」

無名氏道：「唉！這眞是一片絕地，一切都要聽人擺佈了。」

兪秀凡道：「這斷魂壘中只怕食物也有一定的數量，如是加了我們三人之量，豈不剝奪了別人的食量。」

灰衣女子微微一笑，道：「別忘了你們殺的人，何止三個呢？」

兪秀凡面泛慚色，道：「姑娘說的是。」

石生山道：「姑娘不是說過麼，這裏的食物都有毒藥。」

灰衣女子道：「這一點倒是不能不顧慮，這些人未瘋狂之前，他們的食物中，都混有毒藥。但現在是不是仍然有毒，連我也不太清楚了。」

兪秀凡道：「姑娘在此甚久，是否也吃的混有藥物的食物？」

灰衣女子道：「起初之時，我也不顧食用，但餓了幾天之後，說不得只好冒險吃下去了。不過，吃了這多時間，並無中毒之徵。」

無名氏道：「姑娘內功深厚，也許已到了百毒不侵之境。」

灰衣女子沉吟了一陣，道：「我是否有這樣的功力，連我自己也不知道。不過，我沒有中毒就是。」

兪秀凡道：「如若我們中了毒，那將如何是好？」

灰衣女子長長吁一口氣，道：「別把我看的無所不能，我不是萬能主宰，你們會不會中毒，那由你們自己決定了。」

無名氏回顧了躺在地上的屍體一眼，道：「這些屍體又如何安排呢？」

灰衣女子道：「這倒不用你費心，我會有處理辦法。」

兪秀凡道：「姑娘，咱們儘量忍耐，如是實在忍耐不住時，那就只好試試看了。」

灰衣女子正容道：「三位請作一件事情如何？」

無名氏道：「但請姑娘吩咐！」

灰衣女子道：「三位急於想離開這斷魂壘，那就想法子多找點機會了。」

無名氏道：「自然如此。」

灰衣女子道：「三位把身上的衣服脫下一件，分穿三具屍體身上。」

無名氏道：「多承指教。」

灰衣女子道：「我去替你們安排一個住宿之處，你們運氣好，也許很快就會打開堡門。」站起身子，緩步而去。

兪秀凡等脫下衣服，選了三具屍體穿好。

灰衣女子去而復返，帶三人行到了一隻火炬後面。

推開一扇木門，是一座形如山洞的小室。

灰衣女子道：「這是最靠在外面的一座小室，你們在這裏，正對堡門，堡門一開，你們就可以看到了。」

兪秀凡道：「由現在開始，我們開始打坐，儘量減少體能的消耗。」

灰衣女子笑一笑，道：「你要跟我來。」

兪秀凡怔了一怔，道：「學天龍禪唱？」

灰衣女子道：「不錯。你雖然才慧過人，滿腹經綸，但至少也得三天時間。」

兪秀凡道：「如是這三天之內，開了堡門，在下也是無法出去了！」

灰衣女子道：「不錯。所以，最好他們第四天打開堡門。」

兪秀凡道：「天下事不如人意者十之八九，怎會有那樣的巧事？」

灰衣女子道：「碰碰運氣吧！你如不學會天龍禪唱，如何能抗拒魔音？」

無名氏一皺眉頭，道：「小主人，如是這三天之內，堡門開了，我們又該如何？」

兪秀凡怔了一怔，道：「這個，這個，在下也無法確定了。」

目光轉注那灰衣女子的身上，道：「姑娘，這件事，應該如何？」

灰衣女子道：「你們三位一體，如是不願分開，兩位最好等他了。」

無名氏道：「如是他們發覺了我們嫁禍江東的作法，那豈不是被人拆穿了把戲。」

灰衣女子道：「這斷魂壘中的凶險，愈是熟悉的人，也愈是害怕。所以，他們進入了斷魂壘後的驚惶情形恐又比你們超過十倍了。」

無名氏道：「姑娘的意思，可是說他們心情緊張不敢查看。」

灰衣女子道：「是的。他們不敢仔細的辨認，能夠交代就行了，更不敢在此搜查。」

無名氏道：「說的也是。不論何等武功高强的人，都沒有多在此地停留的勇氣。」

灰衣女子道：「利害得失，諸位都已經很清楚了，應該如何，由你們自己決定。」

無名氏道：「石兄有何高見？」

石生山道：「兄弟覺着，我們應該等候小主人。」

無名氏道：「好！我們等候三天，不過，在下希望姑娘答應我們一件事。」

灰衣女子道：「你可以說出來，但我希望不是和我談條件。」

無名氏道：「這個我們怎敢，只是請求姑娘。」

灰衣女子道：「好！你請說吧！」

無名氏道：「可不可以把敝主人留在此室學習天龍禪唱，一則，我們可以爲他護法，二則我們也可以學習一下天龍禪唱的心法。」

灰衣女子道：「你們的才慧，只怕很難學習此門武功。」

無名氏道：「就算我們才慧不足，但至少也可以懂點皮毛，對我們堅志淸心，抗拒魔功上，也好有點作用。」

灰衣女子沉吟了一陣，道：「好吧，你們既有此想，那就不要有失望的感受才好。」

無名氏道：「咱們此刻尊兪少俠爲小主人，已是由內心中生出了敬服。他的武功，不但是高過我們，而且和我們已在一種完全不同的境界裏。我們不會失望，而是覺着應該。」

灰衣女子微笑道：「人貴自知，你們有這種想法，已然摒棄了嗔、忿之念，勘破人生兩關了。」

石生山突問道：「姑娘，人生有幾關。」

灰衣女子道：「酒、色、財、氣、貪、嗔、忌，着相即關，你這樣問我，就着了相。」

沉吟了一陣，接道：「佛門本無渡，慈航在自心，但這等大乘之法，世間能有幾人參透。所以，兩位還是先學學做人的道理。」

無名氏一抱拳，說道：「在下愚昧，多謝姑娘指點。」

灰衣女子微微一笑，道：「三位請在此室中等候片刻，賤妾去安排一下就來！」

兪秀凡道：「姑娘，有一件事，在下想請姑娘指點一二！」

灰衣女子道：「你請說。」

兪秀凡道：「這些狂人受不得一點刺激，一旦受到了刺激，立刻就激發狂性，如若他們發了狂性，又開始向我們攻襲，我們又該如何應付呢？」

灰衣女子道：「當然你們可以保命，假如要你們存着捨身餵虎的心，那也未免太不公平了。」

兪秀凡道：「但殺害他們太多，我們又心有不忍。」

灰衣女子嘆聲道：「那也是沒有法子的事了。」

兪秀凡道：「姑娘如此指示，在下等就有所遵循了。」

灰衣女子道：「兪兄，別把我看成神，我也是一個人。」

兪秀凡道：「人有很多種，像姑娘這種人，雖然也和我們這凡俗之人一般，但妳的精神，已接近了神的境界了。」

灰衣女子歎口氣，道：「你們把我看的太高了。」轉身緩步而去。

兪秀凡望着那灰衣女子的背影，輕輕歎息一聲，道：「無名兄，對這位姑娘，你們的看法如何？」

無名氏道：「絕世才智，慈悲心腸，確實已接近了神的境界。」

兪秀凡道：「說的也是。」

無名氏道：「不過，小主人，在下心中還有一種想法，不敢說出來！」

兪秀凡道：「爲什麼？」

無名氏道：「說出來在下怕褻瀆了那位姑娘。」

兪秀凡道：「那位姑娘很偉大，但咱們對她的瞭解還是不夠。」

無名氏道：「小主人如此說，在下就斗胆直言了。」

兪秀凡道：「你只管請說。」

無名氏道：「我覺着她像霧裏之花，帶着一股神秘的味道。」

兪秀凡道：「哦！」

石生山道：「不錯，在下也有此感。這位姑娘才華博大，實在叫人敬佩，但她好像和咱們之間，有着很遙遠的距離！」

兪秀凡道：「她的博大仁慈，有如當空皓月，咱們只能見她的光輝，却無法和她接近。但她又能兼顧情理，就事論事，說她是神，也許稍有過奬，至少她是位超人。」

無名氏道：「江湖上有這等人物，爲什麼我們竟然未聽說過。」

石生山道：「疾風知勁草，這些高人，平日都息隱不出，直到江湖危亡關頭，他們才挺身出面，不求名利、不求聞達，只是爲蒼生盡心力。」

無名氏微微一笑，道：「石兄高見啊！」

石生山道：「眼下現有咱們小主人在此，以他的武功成就，豈是咱們能望項背，但咱們在江湖上走動之間，却從未聽過他的姓名。」

無名氏點點頭，道：「石兄，你看咱們小主人多大年歲了？」

石生山道：「兄弟的看法，他應該有四十上下。」

兪秀凡聽得一呆，道：「我這樣老麼？」

石生山道：「一個人的內功修行到了某一種境界，不但可以延年益壽，而且青春長駐。如若單從外形上看，你小主人只不過二十左右，但以你武功而論，如無四十年的火候，決難達到這等境界，單以外貌取人，那就失之千里了。」

兪秀凡啞然一笑，未置可否。

石生山看兪秀凡沒有承認，心中大是不服，道：「無名兄，你的看法如何？」

無名氏道：「兄弟和石兄的看法一樣。」

石生山哈哈一笑，道：「這就是英雄所見略同了。」

無名氏輕輕咳了一聲，道：「小主人，可否把你出身，來歷，見告一二，也不枉我們追隨你一場了。」

兪秀凡微微一笑，道：「人之相交，貴在知心，在下開罪兩位，要你們作爲從僕，只是一種手段罷了，用心在求證兩位進入這人間地獄的用心，經過了這一番生死與共，兩位都已經證明了乃心懷大願的義人，從此之後，咱們以兄弟相稱就是。」

語聲微微一頓，又接道：「至於在下的來歷，就算據實說了，兩位也很難相信，不說也罷。」

這時，那灰衣女子已去而復返。

對這位獨處於瘋人羣中的美麗姑娘，三人內心中都有着無比的崇敬，齊齊起身行禮。

灰衣女子一擺手，道：「不用多禮，請坐下，我傳你們天龍禪唱。」

三人聚精會神，集中心意，聽那灰衣女子講解禪唱心法。

三人的才慧、禀賦，各不相同，那灰衣女子雖是一樣的傳授，但三人成就，却是大不相同。兪秀凡對音律之學，素有研究，學起來自然是事半功倍，而且很快有成，但無名氏和石生山，却只能一知半解。

壘中無日月，三人只覺着腹中的饑餓，十分難忍，却不知過了多少時間。

這時，壘中高燃的火炬，早巳熄去，整個的壘中，黑暗如漆，好的是三人都已經適應了這份特別的黑暗，隱隱可見近身景物。

無名氏歎口氣，道：「兪公子，不行了，咱們不能這樣餓下去，我已經全身無力，這時，只要一頭野狼，就不是我能對付了。」

石生山道：「人是鐵，飯是鋼，一頓不吃心直慌，與其餓死，還不如中毒死了算啦！」

只聽步履聲響，那離開許久的灰衣女子，突然行了回來道：「三位，是否覺着很餓？」

兪秀凡道：「是的，我們都很餓。」

灰衣女子道：「我帶了一些飯菜來，你們是否吃一點？」

兪秀凡道：「在下試試看吧！」

灰衣女子拏過飯菜，兪秀凡開始進用。

無名氏、石生山，輕輕咳了一聲，道：「公子，飯菜多麼？」

兪秀凡道：「三人分食，雖不全飽，但也差不多了。」

無名氏道：「好！寧叫毒死，也不能餓死啊。」

灰衣女子微微一笑，道：「三位放心食用吧！賤妾已經再三試用過了，好像沒有毒。」

石生山道：「就算有毒，也是咱們自己吃的，和妳姑娘無關。」

三個人大約是餓壞了，一陣狼吞虎嚥，吃個點滴不剩。

灰衣女子微微一笑，說道：「三位吃飽了

麼？」

兪秀凡道：「八成多了。」

灰衣女子道：「好！三位養養精神，可能他們有人要來。」

兪秀凡道：「什麼人？」

灰衣女子道：「我不知道來的什麼人，但他們一定會來。」

兪秀凡道：「我們應該如何？」

灰衣女子沉吟道：「我想，你們應該出去了。」

兪秀凡道：「姑娘呢？是不是要跟我們一起離去？」

灰衣女子道：「多謝好意，你們三位走吧！不用管我。」

兪秀凡道：「姑娘還要留在這裏？」

灰衣女子道：「是的。我的心願還未完，我要留這裏照顧他們。」

兪秀凡道：「唉！姑娘這份博大的精神，實在可欽可敬！」

灰衣女子道：「三位，咱們就此別過了，目後有緣，也許咱們還能再見。」

兪秀凡道：「在下也希望日後有機緣能夠重見姑娘一面，俾能多得一些教益。」

灰衣女子未謙辭也未再多言，轉身快步而去。

兪秀凡長長吁一口氣，道：「無名兄、石兄，兩位是否好一些？」

無名氏道：「飽餐一頓，精神恢復了不少了。」

石生山道：「大概可以和人動手了。」

兪秀凡道：「那位姑娘，似乎已到了通靈境界，對她的話，咱們不能不信。」

無名氏道：「不錯。咱們應該好好的坐息一下，一旦有何變局，咱們也可以應付。」

兪秀凡道：「這幾日，咱們集中全神學習天龍禪唱，又餓的筋疲力盡，初次飽餐一頓，最好能活動一下身體四肢。」

三人活動了一下手脚，感覺到氣力已復，然後才盤坐調息。

三人都對那灰衣女子有着極深的崇敬之心，也對她有着無比的相信。

等約一頓飯工夫左右，突然有一陣燈光透入。不知何時，壘門已經大開，一個手執綠燈的人，當先行了進來。身後面一排跟着八個手執三股义，赤着上身，生有一寸多長黑毛的大漢。

燈光耀照下，看的甚是清楚。這八人全是本來面目，一點也未改變。

無名氏一皺眉頭，道：「想不到，這八人也在這人間地獄之中。」

兪秀凡道：「怎麼，你認識他們？」

無名氏道：「是，這八人號稱南荒八怪，本是生長南荒的蠻人，已進入中原十餘年了，一度在江南道上稱雄爲霸。後來敗在海院主長城的手中，銷聲匿跡，想不到在此碰上了。」

兪秀凡接問道：「這八人在江湖的名聲如何？」

無名氏道：「殺人如麻，聲名狼藉。」

兪秀凡道：「在下想通了一件事，殺一個壞人，可以救千個好人。」

無名氏道：「不錯。所以，咱們不用手下留情了。」

兪秀凡緩緩站起身子，道：「咱們以最快的速度，衝近壘門，退出壘外。」

無名氏點點頭，道：「小主人的武功，強過我們甚多，你先去搶佔壘門。」

兪秀凡心中明白，對自己輕功並無把握，當下說道：「咱們三個人同時向壘門衝去。」

這時，八個手執三股义的大漢，巳然行到了大廳中間。

兪秀凡一揮手，三個人同時飛步搶出，直向壘門衝去。

三個人舉步快速，八個執义人發覺時，人已衝到了八人身後。

只聽一聲大喝，八個人，齊齊一揚右腕。八柄飛义，帶着一股疾風，分向三人背後襲去。

原來，八個人除了手中的三股义之外，每人腰中繫着一根寬皮帶，上面插着十二把小型飛义。

三人掌勢齊出，拍落近身暗器，直向壘門外面衝去。

也許那一聲大喝，驚動了狂人，十幾個狂人，呼喝着奔了出來，直對八個人衝了過去。

兪秀凡等三人以急速無比的奔馳，衝出了壘門。

南荒八怪，大約也知道這些狂人的厲害，並不迎戰，返身向外奔去。

兪秀凡三人衝出壘門，有四個執义人已經如影隨形般衝了出來。

大約操縱壘門的人，未料到有此變化，一時關閉不及，直等兪秀凡等三人衝出了壘門之後，四個執义人追了出來，壘門才突然關上。

兪秀凡等奔出了兩丈多遠，回頭見只有四個執义人追了出來，也就不再逃避，突然停了下來。

四個執义人奔行極快，幾乎撞上了兪秀凡等。未待對方的三股义刺出，兪秀凡已搶先出手，左右手一探，抓住了兩把鋼义。他的動作，是那麼快速，自然，有如隨手取物一般，那麼輕鬆的抓住了兩個人的鋼义。

無名氏、石生山同時出手，向兩把鋼义上抓去。兩人雖然是蓄勢而發，但却沒有兪秀凡那份快速自然，一把竟未抓住對方的兵刃。

兩個被兪秀凡抓住鋼义的大漢，猛力向後一拉，竟未能掙脫，心中大駭，齊齊吐氣開聲，全力向後奪去。却不料兪秀凡突然一鬆雙手，兩人用力過猛，無法控制，直向後面退去。

兪秀凡一上步，即飛起雙足，踢向兩人前胸。

兩人正在無法控制自己的時刻，自是無法閃避那攻來之勢，雙脚落處，踢個正着。

但聞蓬蓬兩聲，兩個身體直飛起來，跌摔在一丈開外。

兪秀凡一照面間，收拾了兩人，目光轉動，只見無名氏和石生山，正和兩個執义人打的難解難分。

兩人已然欺入兩個執义大漢的身側，三股义是長兵刃，已近身即無法施展，無名氏和石生山雖然赤手空拳，反而佔盡了優勢。

兪秀凡沒有出手助拳，站在一側，靜靜的觀戰。

他發覺無名氏和石生山，武功都很高明，兩人忽掌忽指，變化不已，實有着神鬼莫測之妙。但有一點，却叫兪秀凡想不明白，爲什麼兩人如此高明的武功，在對敵之時，竟然不能像自己一樣，克敵致勝。

足足打了二十合，無名氏才一掌擊倒強敵。石生山也在二十一合中點中了敵手的死穴。

兪秀凡微微一笑，道：「二兄武功很高明啊！」

無名氏道：「慚愧！慚愧！」

石生山道：「公子一招克敵，而且是以一對二，我們兩人，却費了二十回合的手脚，全力施爲之下，才算擊斃了敵人，你誇獎我們，豈不是叫我們難過麼？」

兪秀凡心中暗道，幸好我是一招克敵，如是遇上了三五招我不能收拾的敵人，眞還不知道該如何打法呢。一念及此，突然想到了自己的長劍，不該那麼相信水燕兒，把兵刃也交了

出去，自己既是貴賓身份，如若堅持帶劍，或可通融一下。

他覺得自己的劍招，比掌法，擒拏要高明很多，而且招式也多了很多，尤其是參悟了驚天三劍之後，更覺着自己劍法上變化極多，勝過拳掌。

無名氏輕輕歎息一聲，道：「小主人，咱們現在應該如何？」

兪秀凡道：「兩位久居此地，難道對這人間地獄，一點也不熟悉麼？」

無名氏道：「這地方到處都是一樣，就算是住上數年的人，也不易分辨出方位來。何況，我們大都沒有離開過那十方別院。」

兪秀凡道：「咱們旣然沒有辦法找他們，只好讓他們來找咱們了。」

無名氏道：「對！咱們照着一個方向走，遇上阻力，就全力破除，照一個方位走，至少可以找到盡處，一處不行，咱們再找一處走，總可找到出路。」

兪秀凡點點頭，道：「不論那造化城主有多大的能耐，也不可能把這樣大的一座山腹挖空。所以，在下覺着這可能是一處天然的地形，再經過人工的一些僞裝改造，造成了這樣一個局面。」

無名氏道：「不錯，這地方不見日月星辰，却有風透進來，這樣大的規模，人工實是無法改造。」

石生山肅然而立，側耳聽了一陣，道：「走！咱們向左面彎過去。」

無名氏道：「爲什麼？」

石生山道：「左面有風吹來，而且風力不小，所以，咱們先到左面看看。」

兪秀凡道：「好，請石兄帶路。」

石生山道：「這地方想來不會太大，咱們保持一個適當的距離。」轉身向前行去。

兪秀凡、無名氏併肩而行，隨在石生山的身後，雙方保持着四五尺的距離。天色太黑，幾人也不能離開的太遠。

行約十幾丈外，突聞一聲厲喝，道：「站住！什麼人鬼鬼祟祟的亂闖。」

石生山停下脚步，兪秀凡和無名氏却加快了脚步，分守在石生山的兩側。

無名氏冷笑一聲，道：「你是人是鬼，站出來，給我們瞧瞧！」

兩丈外突然閃起了一道綠光，站起了四個黑衣人。

碧綠的燈光下，只見四個黑衣人，每人手中執着兩個飛輪一般的怪兵刃。

兪秀凡從沒有見過這樣的兵刃，看的十分奇怪，一皺眉頭，道：「這是什麼兵刃？」

無名氏道：「名動江北的飛輪四煞，竟然也投入了人間地獄。」

靠左首的一個黑衣人，冷笑一聲，道：「閣下認出我們四兄弟，想來也是江湖上有名人物了。何不報個姓名上來。」

無名氏哈哈一笑，道：「在下無名氏，四位聽人說過麼？」

左首黑衣人低聲誦道：「無名氏，無名氏，簡直胡說八道。」

無名氏冷冷說道：「看你形貌如常，還具有人的味道，顯然是志願的投入在人間鬼獄中了？」

左首黑衣人道：「不錯。咱們兄弟身受造化之恩，情同再造，自願投入造化門，担任地獄巡守之職。三年以來，妄想逃出地獄的人，何止你們三位，但却從無一人能夠如願，這幾年，咱們兄弟年事增長，不願再殺人，給你們一條生路，快快退回去吧！」

無名氏冷冷說道：「你們除了那套飛輪手法外，還有什麼驚人之技，竟敢出此狂言。」

石生山一語不發，身子一側，向前衝去。

兪秀凡一把抓住了石生山，說道：「等一下。」

目光一掠飛輪四煞，道：「四位認識在下麼？」

只見綠光閃動，又燃起兩盞綠色的燈火，光焰更加明亮，景物也更爲清晰。

左首黑衣人仔細打量了兪秀凡一眼，搖搖頭道：「不認識。但看閣下這身衣着，却又不像地獄中囚居之人。」

兪秀凡淡然一笑，道：「我本來不是地獄中人，四位可曾聽說過水燕兒請來了一位貴賓的事麼？」

左首黑衣人道：「你就是那位貴賓麼？」

兪秀凡道：「正是區區在下。」

左首黑衣人道：「閣下雖然是貴賓身份，但旣身陷地獄，一樣的不能隨意亂闖。」

兪秀凡道：「我走過十方別院，也闖過斷魂壘，這人間地獄中，也許還有更高明的所在，但我去過的地方，都平平安安的出來了。四位如想攔住在下，那要看四位的能耐了。」

飛輪四煞，臉上閃掠過一抹驚異之色，緩緩說道：「閣下能够生離斷魂壘，倒是叫人難信。」

兪秀凡道：「信不信是四位的事，很快就可以證明區區是否誇口，不過，咱們在動手之前，我想請敎四位一件事。」

爲首黑衣人道：「閣下請說！」

兪秀凡道：「四位在江湖上，也許是惡名昭著的人，但却有一點可取之處，那就是知恩必報，四位肯在這不見天日的所在，担任巡守之職，而且一巡數年，不生怨忿，這一點，頗爲可取。」

爲首黑衣人道：「咱們兄弟在江湖上雖然名聲不好，但一向是恩怨分明，言而有信。」

兪秀凡哈哈一笑，道：「有此一德，就可敎化。四位身受造化之恩，但不知能否告訴在下個中詳情？」

爲首黑衣人道：「這也不是什麼不可告人的事，有什麼不能說的。」

兪秀凡道：「在下洗耳恭聽。」

爲首黑衣人道：「咱們四兄弟，身受少林、武當兩派人物聯手追殺，負傷十餘處，倒臥荒野，自忖必死，遇上造化公主……」

兪秀凡接道：「且慢。那造化公主，可是水燕兒麼？」

四個黑衣人齊聲說道：「造化公主只有一個，自然是她了。」

兪秀凡嗯了一聲，道：「說下去。」

他自具有一股震懾人心的氣度，爲首黑衣人竟未覺着他的話有什麼不對，緩緩接了下去。道：「她以造化手法，治好了我們沉重的外傷，又傳了我們吐納之術，療好內傷，豈不是恩同再造麼？」

兪秀凡道：「療傷需要藥物，爲什麼稱它爲造化手法？」

爲首黑衣人道：「但公主不用藥物，只用她一雙玉手，療好了我們的外傷，無以名之，只好稱它爲造化手法了。」

兪秀凡點點頭，道：「此中定有原因，只可惜四位沒留心罷了。」

爲首黑衣人冷冷說道：「你問完了麼？」

兪秀凡道：「沒有。還要勞請四位，代我通報水燕兒一聲，就說我已遊過地獄，想進入造化城中觀賞一番。」

爲首黑衣人怔了一怔，道：「你想見我們公主？」

兪秀凡道：「不是想見她，而是非要見她不可！」

（未完）